武俠世界



$2.00

674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無名怪風** 馬雲·著



每當一股熱帶風暴形成之後，天文台例給它定一個名，即如溫黛，露斯等，這些潑辣的風姐都會令人談風色變，有一次南中國海突然刮起了一口無名怪風，氣象衛星事前一無所覺，各地天文台甚至以爲儀器失靈，其實它却是一股人造的風暴，許多國家正受到空前未有的威脅，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請看本文。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7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集空手道國術等武技 黃家達創忍者空手道



忍者空手道始創人黃家達



門徒練習飛身過六關碎木塊

圖文：專欄作家　梅元欽

忍——這個字已成爲下一些武林界中人作警戒徒弟之詞。

事實上，一個練武的人，假如他能够堅守着忍字訣，則會減少很多不必要的痲煩，假如所有武林人能堅守忍爲前題的話，則武林亦絕不會發生種種恩恩怨怨或械毆等等事件。

「忍者空手道」的始創人黃家達，就是以忍字，創出新的空手道，並以忍字來督促所有學生，以忍耐精神來修練自己。

「忍」字來源出武林

考源「忍」字，是武術在日本發源後，一般武林中人爲了發揚自己的武技，造成殺風大盛，經過一段長時期後，一些武林有識之士爲了遏止此種武林殺風，乃以忍字來約束門下弟子。

武林精神就是忍

日本的武士，就是以忍字來作榜樣，組成一大批正派的武士，以「忍者」作號召，後來，「忍者」大爲盛行，各門各派武林中人均爭相以忍字來約束自己及門徒，是以，使日本一般人以「忍者」作爲對武士之稱號，換言之，忍者，武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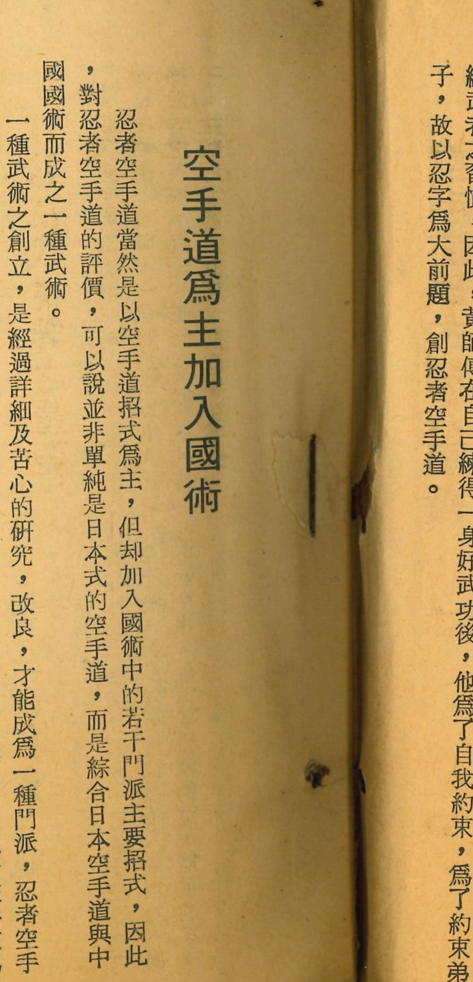
在日本空手道發揚後，流派的分支甚廣，如剛柔流，糸東流，和道流，松林流，少林流，空眞流，神道自然流等等，以上各流派分支後，開始自行發展及推廣，其實，空手道是源出中國少林，俗稱「唐手」，自流入日本後，由日本人發揚，成爲空手道，而且稱之爲日本的武術。

黃家達創忍者空手道

創立「忍者空手道」之黃家達君，他的創立此拳派，就是强調忍字在武術中的重要性，以忍字來訓勉其習武之門人爲主旨。

忍在武林界之重要

黃家達君解釋他創「忍者空手道」的用意時表示，一個練武的人，可能是在個性方面比較剛强，有時，一個練好武功的人，就恃自己有一身武功，恃武技凌人，這是一般練武者之習慣，因此，黃師傅在自己練得一身好武功後，他爲了自我約束，爲了約束弟子，故以忍字爲大前題，創忍者空手道。



黃家達的無影脚

黃家達與門人合攝



黃家達拜合氣道金段池漢載爲師後，由池氏親授飛身踢輕身功。

空手道爲主加入國術

忍者空手道當然是以空手道招式爲主，但却加入國術中的若干門派主要招式，因此，對忍者空手道的評價，可以說並非單純是日本式的空手道，而是綜合日本空手道與中國國術而成之一種武術。

一種武術之創立，是經過詳細及苦心的研究，改良，才能成爲一種門派，忍者空手道既具備了空手道的精華，加入中國國術的各門各派特別招式，故此，以忍者空手道爲名，創立一新拳派，當然有其價値及優點存在，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忍——這個字已成爲下一些武林界中人作警戒徒弟之詞。

左：黃家達以鐵釵對棍
中：雙節棍對木棍
下：黃家達表演飛身踢碎木板。



創出影壇奇蹟

創立忍者空手道之黃家達師傅，就是當今本港電影公司力捧武俠新星，黃師傅可算是一個幸運兒，他在過去的二十多個寒暑中，從他開始學武至嘉禾公司聘他爲影星的時間，黃師傅從未涉足電影界，此次突然被嘉禾電影公司聘任，而且一開始就担任該公司開拍的武俠片「合氣道」片中當男主角，這在國語電影圈中是罕見的現象。

多年刻苦的收穫

黃師傅現年祗二十四歲，身裁健碩，生就一副武打人的身形，他能一踏入電影界便當起男主角來，這可以說並非他的幸運，而是他多年來刻苦的收穫。

黃家達師傅是在澳門出生，在澳門長大，在澳門讀書，黃家達就是他的原名，現在當了影星，也是用黃家達這個名字。

集空手道國術泰拳一爐

一名像黃家達師傅這樣年輕的人而能創立了一種武術，實在是難能可貴，但黃家達却經常很謙虛地對人表示：「我自己學過中國國術，後來又往日本學過日本空手過，也學習泰拳，摔角，但我學習空手道的時間比較長，因此，我以空手道爲主，加入各種我會運用，我認爲好的武術於空手道中而創出忍者空手道，這並非爲了個人名利，而是爲了達成個人的願望，因爲我自小已對任何武術都感到興趣，自小已希望長大後能創出一種自己喜歡的武術，所以我集合了我所學到的武術而創出忍者空手道。」

自少開始勤習武技

黃家達師傅在澳讀書時，對武術極感興趣，這段時間，也就是黃家達涉足武林的重要階段，當時，黃家達雖然未有正式拜師，但他已開始利用課餘的時間，分別隨人學習泰拳，國術的蔡李佛，摔角。

黃家達力碎三塊木板



黃家達與外籍門人練習兩節棍。

在黃家達十六歲那年，他來港，正式拜國術界之龍形派名師李發爲師，開始作正常的武功訓練，在他學習龍形武術時，他是經過非常艱苦的日子，才練就一身好武功，而李發師傅對黃家達的練武精神亦極爲讚許，經常私下授以龍形秘傳，並授以個人德性的秘訣，也就是忍。

不斷被忍字來約束着的黃家達，他已成爲忍者之能手，就算他遇到極不愉快的事，忍字就出現在他的腦海裏。

在他練習幾種拳時，已建立一個良好的武術根基，體格也由那時起長得更爲健碩，但他並不以自己懂得多種武術而恃勢凌人，他那時已得幾位武林前輩的告誡，練習切勿意氣用事，凡事以忍爲上。

忍在心頭終得成果

黃家達就把這個「忍」字，深深地刻在自己心中。



門人以指尖刺開木板

隨名師習空手道

在黃家達一生中的一個轉捩點就是在十七八歲時，當時，黃家達家裏突然來了一位日本籍人，這是黃家達之令尊翁之朋友，這位日籍世伯就是在日本極負盛名的空手道七段，及柔道五段高手神谷正男。

當時的神谷正男是挾技週遊，在前往南美巴西







上左：拳掌之勢
上右：伏拳
下：護胸拳

忍——這個字已成爲下一些武林界中人作警戒徒弟之詞。

後，專程來港，住在黃家達的家裏，當了黃家達的貴賓。

當時的黃家達是一位武林中人，識英雄重英雄下，黃家達在這個難逢的機會中不會放過這大好機會，於是乘此機會與神谷正男先生求教。

神谷正男盡授奧秘

當時的神谷正男見這位世姪的虛心求教，而且黃家達已有武術根基，說話也極爲投機，再經黃家達的令尊翁要求下，神谷正男大師遂答允傳授武技與黃家達。

由於黃家達與神谷正男日夕相處，而黃家達在這段期間裏，下了最大的決心，最大的精神，希望盡得名師的眞傳，也日夕不辭勞苦地苦練，在神谷正男方面，見收得像黃家達的徒弟，也私心自喜，乃將所學毫無保留地傳給黃家達。

至一九六七年間，神谷正男因爲返回日本料理他的武館業務，乃離港返日，但在神谷臨離港時，神谷正男爲了使黃家達的武技能有進一步的深造，乃命黃家達日後赴日習技。

赴日拜千段高手爲師

黃家達爲了服從師命，乃於一九六七年七月間赴日，並得其師神谷正男的介紹，在日本隨日本空手道谷派掌門人長谷治郎紅帶十段習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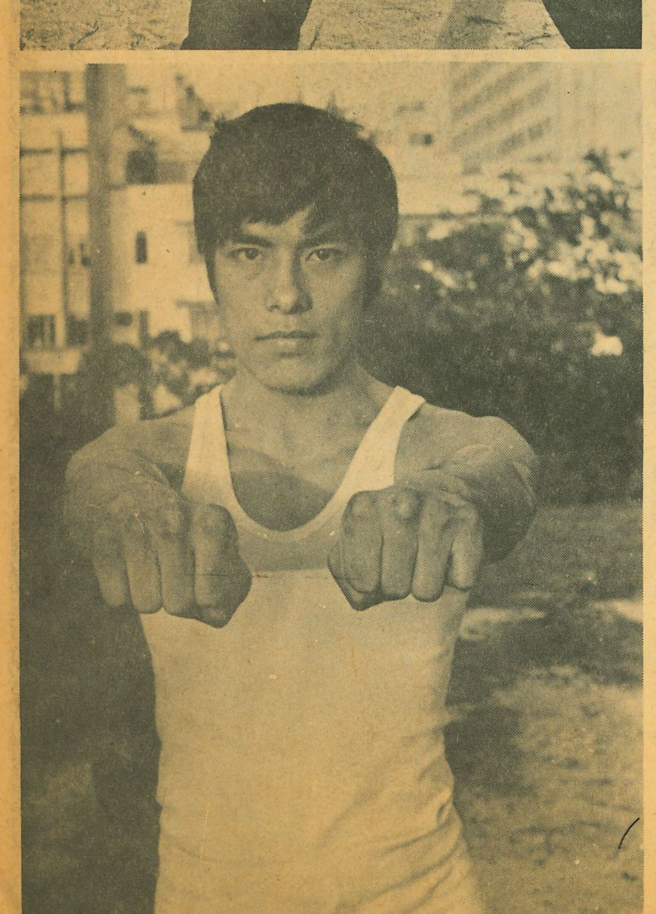
在當時黃家達決定赴日之前，他已嚮往冲繩的武術，事實上，空手道的前身是發源冲繩（琉球羣島）的唐手，也就是由中國傳往的少林武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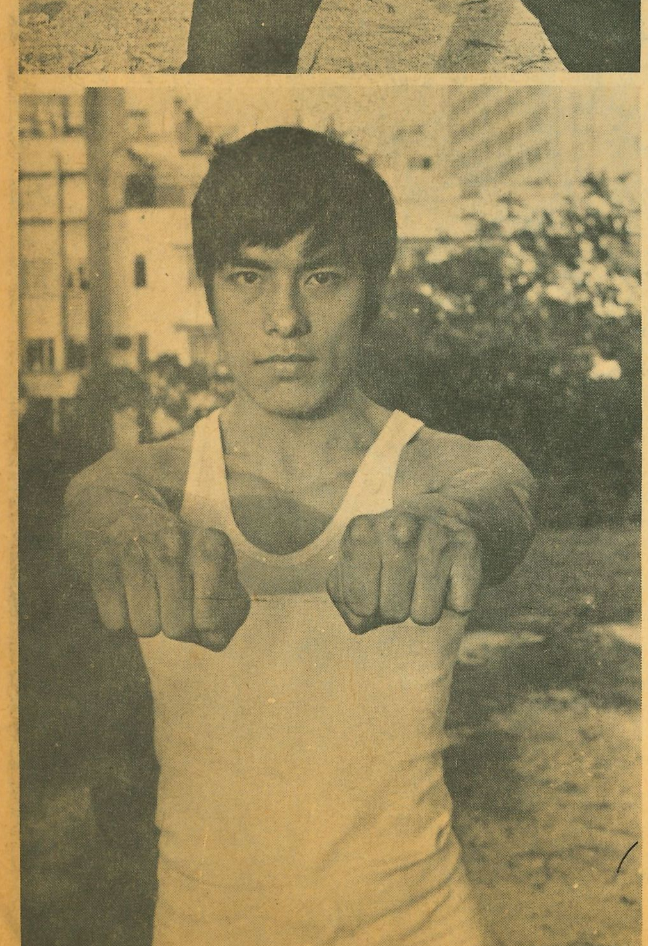
長谷治郎十段眞傳

爲了對空手道有更深切的認識及追求個中奧秘，黃家



右上：運氣丹田
左上：平拳
右下：雙龍出海





達赴日時，就在中途的冲繩島逗留了四個多月，在這段時間裏，黃家達在冲繩再深入的考究空手道後，才赴日本正式拜掌門人長谷治郎紅帶十段爲師，勤習高深的空手道。

黃家達在日習武時，因由名師指導，武技一日千里，而且黃家達是位極爲虛心的習武者，因此，在日本的數個月期間，他除了獲得谷派掌門人長谷治郎的悉心指導外，更得同門的協助，武技深得師傅的稱讚，認爲是不可多得的門人。

經過一年時間後，到一九六八年中，黃家達終於盡得谷派所傳，載譽返回本港。

返港創忍者空手道

黃家達返港後，由於他覺得一種優良的武技，應集合各種各類，各門各派的武術精華，於是他將十多年來習武的經驗，詳加研究，卒悟出一種新的武技——忍者空手道，把空手道，國術中的蔡李佛，白眉，泰拳，摔角等等招式集中，成爲一種優良的武技。

在黃家達創了忍者空手道後，於一九六八年間，在九龍成立忍者空手道武館。

武館成立後，聞風參加學習這種新武術的青年及成年人極衆。其中包括服

後來，黃家達師傅更應北角蘇浙公學，澳門白鶴健身院之邀，亦開設了忍者空手道班。

黃家達達成了願望

事實上，黃家達師傅之創立忍者空手道，是他希望達成他的願望，來實驗一個自個人的理想。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理想，黃家達之創忍者空手道，就是達成他個人理想的一步驟。

得國術界高手支持

黃家達是一位虛心的練習者，他並不以自己有良好的武術而自豪，他經常對人表示，他之能够成立忍者空手道，是得到國術界的支持，包括國術界大師陳達夫，孔懷，李發，周坤及澳門梁雄等等協助及糾正。


側身飛踢


正身飛踢

黃家達表示：他在今後仍繼續向各門各派師傅學習武術，他表示這一門技術，是要不斷的求進步，求深造，絕對不能固步自封，一定要向好的武術方面不斷學習，才有進步。

嘉禾力捧一片成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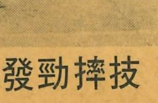
嘉禾公司之力捧黃家達，當然是看好了黃家達的精湛武術，才大胆聘黃家達當一部片的男主角，這部純以介紹武術的影片「合氣道」，除了黃家達担任男主角外，並聘韓國合氣道的總館長池漢載金段爲男主角武術指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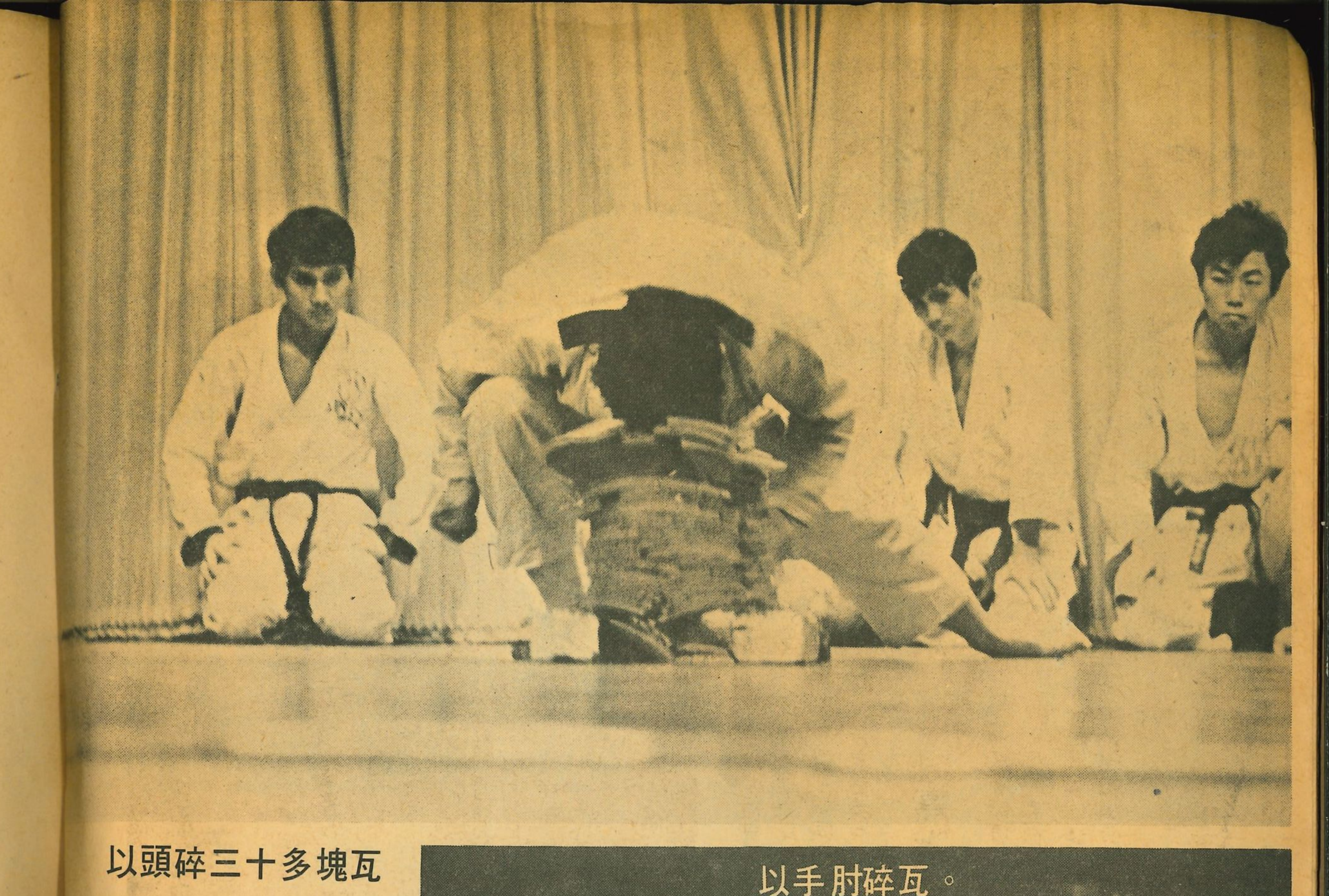
再拜池漢載爲師習合氣道

合氣道一片現已在拍攝中，但在黃家達首次拍片時，他的武技獲得合氣道金段池漢載的讚賞，黃家達對池漢載的驚人武技亦佩服得五體投地，於是乘機懇求池漢載金段收他爲徒，在黃家達的不斷要求下，池漢載才容允收他爲徒，在拍片之餘，傳授黃家達合氣道之武技。

黃家達可算是武林中的幸運兒，他首先得空手道十段長谷治郎的眞傳，現又得合氣道金段池漢載之授技，在經過兩位十段名師悉心教導後的黃家達，相信將來在武林界放一異彩，也達成了他的願望，學盡所有各門各派各國的武術。

黃家達現在已是武俠片的大明星了，他目前日夕隨池漢載金段勤習合氣道輕身武功及脚法，即合氣道最著名的凌空飛身踢絕技，這些武技，將可在「合氣道」一片中施展出來，同時，在合氣道片中，黃家達與池漢載兩師徒將有極精彩的演出，在打鬥的鏡頭中，他們將採用合氣道的特別招式，換言之，合氣道的絕招，將在銀幕上表露無遺。


發勁摔技


以頭碎三十多塊瓦



以手肘碎瓦。

務在警察部的現役偵探人員，亦抽空參加學習，目前，忍者空手道武館在黃家達師傅主持下，擁有數以千計的門徒。

奔走港澳門徒日衆

黃家達的忍者空手道武館辦得相當成功，因此，引起電影圈中人注意，過去曾有人力邀黃家達師傅加入電影圈，但因當時黃家達館務繁忙，而且，黃家達更把忍者推廣至澳門，在澳門的霖生英文書院內設忍者空手道班，又獲得澳門武術界支持，黃家達即開始來往在港澳之間，分別在港澳授徒。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無名怪風

馬雲·文
培新·圖



刀風箭雨 災難重重

下午三點，又不是什麼公衆假期，但辦公室裏的男女職員都紛紛收拾好桌子上的東西，準備下班了。

一名男職員問小斷：「現在是幾號風球了？」

「七號。」小斷答了他，這小斷也在忙於檢查窗戶，看看有沒有關牢。

有人在咕咕嚕嚕地埋怨：「怎麼不早點掛七號？如果上午掛出，我就不用吃了午飯之後又趕回來。」

原來這家公司的經理有個規定：天文台掛起七號風球，才准男女職員返家。其實五號至八號的風球都是一樣，表示平均風力時速在三十四海哩或以上的烈風，將吹襲本市，至於五，六，七，八，這四個數字，只是代表了四個不同的方向。但是，那位經理先生爲什麼要規定七號風球才准職員下班？眞令人莫明其妙。

不過，當大辦公室外面的男女職員紛紛離去之後，那位經理先生仍然留在他的經理室之內打電話，那是打給他的情婦的，相約在不久之後，就會跑到她的香閨裏去了。

可是，當電話剛剛掛斷，鈴聲又响了起來，這一次是他家中妻子打來的。經理太太問道：「怎麼你還不回來？七號風球啦！」

「唉！我的好太太，七號風球又怎麼樣？我還有正經事要辦嘛！」他想了想又說道：「而且，這時候，也沒有渡輪過海了。」

經理太太似乎是個經驗老到的「緝私員」，她立即說道：「誰說沒有渡海小輪？如果你立即趕到碼頭去，也許能乘搭最後一班小輪回來。」

「可是，我還有些重要的事情沒有辦妥呢。」

「那麼，你就留在辦公室等我，我立即乘搭渡海小輪過來陪你！」

「……」那位經理先生登時呆在一旁，半晌也說不出話來！

以上不過是颶風侵襲時，無數有趣事例中的一個而已。

事實上每次當風球高懸之際，市面上交通固然一片亂混，就是做妻子的也心情混亂，主要當然還是担心丈夫藉故不歸。

不過，當海底隧道可以通車之後，相信那些須要渡海辦公的不忠丈夫，又要重新找過新的藉口了。

儘管科學昌明，人類已經可以旅行其他星球，但對自然環境却始終無法加以控制。

即如颶風吹襲時就是一例，試問除了預防措施之外，還有什麼辦法？

每一年當熱帶風暴來臨時，東南亞國家的沿岸城市損失最大，此外大西洋和太平洋也常有風災，眞的是防不勝防，令到地球上的科學家們爲之困惱非常。

颶風又有人稱颱風，但根據「福建通誌」一書的記載，風大而烈者爲「颶風」，又甚者則爲「颱風」。

若以此爲準，則颱風無疑是最強大的災害性風暴。

颱風的名稱很多，它的正確學名應該是「熱帶氣旋」，但一般人叫慣了「熱帶風暴」。

年前由美國連同其他七個東南亞國家的科學家們，曾在東京召開一次有關颱風的會議。

結果科學家們亦認爲至今爲止，只可以試行改變颱風的方向，甚至希望稍減其風力。

至於要完全消滅一股颱風，在目前階段而言，只屬一種幻想。

不過，科學家是萬能的，也許有一天人類會有辦法控制大自然天氣的變幻亦未可料。正如未登陸月球之前，也有人認爲

是無稽之談一樣。

目前科學家正研究使用「碘化銀」洒入颱風的風眼中，因爲乾冰和碘化銀可以製造人造雨，科學家就利用這一個原理希望加速雲層的凝結，破壞風眼中心的平衡，而希望減弱其風力。

其實遠在一九四七年開始，美國的科學家們已開始一項名爲「捲雲計劃」的實驗，其目的就是希望設法控制颱風，或者減弱它的威力。

但結果二十多年來，幾乎可以說毫無成就。

一九四四年太平洋的一股颱風，曾將五艘美國驅逐艦吹沉，傾覆在太平洋的海洋裏，同年九月大西洋的一股颱風，也將另一艘美國驅逐艦「華盛頓」號吹翻。由此可見颱風的威力比炸彈更厲害！

東南亞國家即如菲律賓，就是長年受到颱風威脅的。

至於×市市民，更是談風色變！富有的先生太太們也許仍然希望借風娛樂一番——例如有錢先生借故出外尋歡，太太們躲在三合土大廈內聚賭。但是，住在舊樓或木屋區的居民就眉頭皺了。

現在×市的天文台已經由七號改掛九號風球，「綠綠綠」的燈號，表示烈風風力即將增强。

天色已經入黑，街道上已經不見有行人，即使有，也只能躲在梯間等候有街車經過才跑出來招手。

但是，公共交通工具已紛紛回廠，不受收費限制的，則將車費提高幾倍。

富有人家有私家車可坐，苦只苦了那些爲口奔馳的小市民。

爲了一家大小的生活，他們明知躲在家裏最安全，但如果不工作至最後一分鐘，明天即使風平浪靜，他的家人也要挨餓了。

於是他們便變成最後一批在街上等候交通工具返家的人，想不到竟然要付上數倍的交通費，其苦況亦可想而知。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正駕車經過一條街道，他們是剛剛赴一位朋友的約會，吃過了晚飯之後而準備返家去的。

就在他們那輛車子經過這條街道的時候，突然有一團黑影凌空壓下，登時嚇得阿生連忙把車掣煞住！

「轟隆」一聲，不知道有些什麼東西從高處掉下，直壓向了他的車頂！

呂偉良這輛汽車是特製的，除了具備多樣用途之外，車身的構造也十分堅固，但剛才那沉重的物件掉向車頂時，使到坐在車內的師徒二人也感到震盪了一下。

一些木料由車頂跌向了車旁，呂偉良立即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對阿生說：「快下車看看，可能有些不幸的事情發生了！」

阿生剛推開車門，又有一團黑影自高空直壓下來，阿生這時已踏足落地，要是退縮回車廂之內，勢必來不及了，他可能被那物件壓個正着！因此，阿生立即飛身撲向路旁！

本來路旁的距離還遠了一些，但是阿生當時是打算下車的，所以往前衝總比往後退來得方便而迅速，這是配合了心理和行動一致的緣故。

也是阿生剛飛撲至路旁，腦後已傳來「嘩啦」連聲，一些木箱似的東西在車旁撞得粉碎！

呂偉良這時正想繼續阿生之後下車，見狀也不禁猶疑起來！

呂偉良想了想，把車門關好，把車子退回路旁，如此一來既不阻碍交通，也較爲安全！

師徒二人在路燈的照耀下，發覺剛才掉下的木料有好一大堆，大概不是一兩個木箱那麼簡單。而且至今爲止仍然斷斷續續的有物件由上面飛掉而下，間中還可以聽到「叮叮噹噹」的金屬聲，那顯然是一些鍗鍋之類的炊具。

阿生現在才明白他師父所講的「可能有些不幸的事情發生」，大概是附近有些天台木屋被颱風吹毀了！

每一次有颱風吹襲，受害最大者莫如木屋居民。呂偉良久居×市，固然明白到個中苦況。於是他立即帶着阿生由一道梯間拄杖而上！

梯間十分黑暗，師徒二人幾乎要摸索而上，幸而呂偉良的萬能枴杖之中有電子電筒，由光圈的帶引下，終於來到了四樓至天台的梯間。

那兒人影幢幢，呂偉良把電子電筒的光圈移過去，發現一個頭髮蓬鬆的婦人躲在梯間轉角處，滿面淚痕，可憐巴巴的，手上還抱着一名小童。

那婦人顯得有點驚慌，呂偉良說道：「你是不是住在天台外面的？」

那婦人點點頭，她顯然猜不透呂偉良這問話的眞正用意。她說：「先生，是不是這孩子剛才吵着你？眞對不起，我已經極力設法哄着他了。」

原來她以爲呂偉良和阿生是住在下面四樓的，也許是那兒的住戶曾經責罵過他們，難怪她剛才顯得有點驚慌了。

呂偉良搖了搖頭，安慰她道：「不！我們不是這兒的住戶，是由街上經過的，你的屋子，可能已被吹毁，怎麼還留在這裏？」

婦人說道：「左隣右里的人都到親友家裏去避風了，但我們沒有親友，你叫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阿生說道：「政府有避風站的，你沒有收音機麼？收音機每次打風之前都有報告。」

婦人輕輕嘆息道：「自從我丈夫年前不幸去世後，我們母子連吃也成問題，那裏還有多餘的錢去買收音機呢？唉！」

呂偉良覺得這女人實在太可憐，道：「你在本市沒有其他親友麼？」

「有是有的。」婦人嘆了一口氣，「唉！這地方的人情比紙還要薄，正如俗語說：『窮在路邊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像我們目前這種處境，那裏還有親友呢？」

她突然哽着咽喉，說不下去！

呂偉良往天台的梯階走，風聲虎虎之中隱隱約約仍然可以聽到天台外面「砰砰嘭嘭」的响個不休，由天台通往梯間的一度木板門，雖然關上了，却被大風吹得搖搖欲墮！

呂偉良由門縫中外望，天台上一片黑漆，但是，霓虹管以及附近人家——那兒

較高樓宇的燈光透射之下，仍然可以讓呂偉良看見天台上的情形。

天台外面一片凌亂，那些木屋早已被大風吹得七顛八倒！有些搭木屋用的木板擱在矮牆之下，搖搖欲墮！呂偉良知道那是向街的地方，剛才一些木箱木板之類的東西就是由那兒掉下去的。

呂偉良沒有跑出去，他要看的已經看到了，外面沒有人，也許有是有的，說不定躲到另外一些梯間去了。因爲這天台是一系列的舊樓之上，互相貫通的。

呂偉良和阿生代那婦人抱住她的兒子，但她不放心。呂偉良對她說道：「你不要害怕，我只是把你帶到防風站去。你在這裏，已是一無所有，獃下去也不是辦法的。」

婦人含着淚，手抱嬰兒，黯然跟着呂偉良下樓去。

這時風勢更大，雜物，玻璃，光管招牌等等，紛紛由高處飛墮而下，街上早已不見行人，耳畔除了虎虎風聲之外，便是一片「砰砰嘭嘭」之聲，實在令人感到心驚胆戰！

呂偉良拄杖走在前頭，拉開車門，讓那手抱嬰兒的婦人先上了車。

阿生坐到司機位上，回頭問呂偉良：「師父，我們現在到那兒去？」

「當然是到最近的避風站去！」呂偉良又對那婦人道：「你現在已是身無長物了，避風站只能照顧你食宿一兩天時間，風過天晴之後，只怕你母子的生活也成問題。」

呂偉良說到這裏頓住了。他掏出一疊鈔票，還有一張印上他姓名的咭片，又問那婦人道：「你叫什麼名字？」

婦人道：「人家都叫我金大嫂，亡夫是姓金的。」

阿生已將車子開動！

呂偉良把鈔票和咭片交到金大嫂的手中，又說道：「這裏有些錢，希望對你有點帮助，但這點錢總會化光的，爲今後你母子的生活打算，這裏有我的名咭一張，這場風吹過了之後，你可以到『貧苦援助處』找一位柳姑娘，如果仍有困難的話，就出示我的一張名咭，他們就會給你帮助的了。」

金大嫂接過了，幾乎以爲自己在發夢，這也難怪的，這個社會能够眞正帮助別人的試問又有幾個？

金大嫂的手在發抖，她忽然感到猶疑地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你們爲什麼要這樣帮助我？」

呂偉良深明她的心理，他苦笑道：「我帮助別人向來沒有充份理由的，只知道你值得我去帮助。不過，無論如何，只要你依我說話去找着那位柳姑娘，她一定會解釋給你知道。」

車子不久停下來！

這是一間政府建築物，每逢颱風來襲時，它就會開放，給一些木屋和危樓的居民作避風之用。那小小的木牌寫住「避風站」三個字，小得幾乎看不見。

裏面擠了不少人，秩序有點混亂。一些穿制服的人在呼喝着，金大嫂看見這情形，幾乎裹足不前。

呂偉良冒着風雨，把金大嫂陪進內。那名穿制服的人在呼喝中質問呂偉良到這裏幹什麼，呂偉良儘管不喜歡他的態度，但爲了金大嫂可能要整夜留在這裏，只好啞忍着，向他交代。

師徒二人居於此地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們明白到吃公家飯的人都帶有一點自大狂——當然也有不少眞正存心爲市民服務的。但是政府機關裏態度令人滿意的，眞的是鳳毛麟角。

呂偉良向穿制服的人交代了之後，正想與阿生離去，金大嫂面色大變，她瞪住手抱嬰兒，驚呼道：「不好了，小寶在發高燒！」

那管理人員鼻子朝天：「你以爲這裏是休養所麼？有得吃有得住還不够，還要醫生護士麼？」

呂偉良冷冷地笑了笑，道：「你有福氣，可以吃一口公家飯，不斷的加薪，又有津貼。等到有一日你也要住到木屋區去，你就會明白到給人受氣看面色是一種絕大的罪過！」

那穿制服的傢伙獃在一旁，他從來只有痛罵別人，想不到今天竟給呂偉良教訓了一頓！

呂偉良沒有去理會他，帶住金大嫂走了。

他要用車子把小寶送往公共醫院去！

金大嫂感到不好意思。但是，內心的焦慮，使到這婦人如坐針毡，她也不知道該對眼前這恩人說些什麼才好。

街上風雨交加，呂偉良那輛特製的車子早已把所有的玻璃關上了，本來這是十分危險的，風這麼大，車窗全部封閉會吃風更大，車身稍輕就會引致翻車。但是，車子既是特製的，加上阿生的一流駕駛技術，車子很快就從街道上掠過！

街道上堆滿垃圾，忽見有塊塑膠招牌迎面飛來，要不是車窗玻璃是不碎的，擋風玻璃一定被撞得稀爛不堪！

路旁停放着的汽車已有不少被毁，樓上的花盆有如炸彈，事實上整個都市也有如陷入一場驚心動魄的「巷戰」之中。

街上已見不到有其他車輛經過，甚至警察巡邏車也不見一輛，也許聰明的警察先生明知這個時候既無違例車輛可拖，也不會有小販可捉吧？

阿生突然要把車子停下來，因爲前面有個竹棚倒塌了。

呂偉良對阿生說：「快把車子掉頭，別獃在這裏了！」

阿生把車子掉頭，繞了一個大圈，雖然化去了不少時間，總算是到了公共醫院了。

呂偉良陪着金大嫂母子進入急救室，門口柜枱內數名當值警員正在談笑風生，一片輕鬆，也許他們對於這種風災已是見怪不怪！

呂偉良幾乎走到柜枱邊緣，其中一名警員，才瞥了他一眼，問道：「怎麼啦？摔跛了麼？」

呂偉良苦笑搖頭道：「不！不是我，是這位金大嫂的兒子發高燒！」

那警員很不耐煩地攤開一本登記巨册，道：「報上你的姓名、地址，有身份證麼？」

呂偉良回頭望望，看見金大嫂已急不

及待地進了急救室裏去！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好把自己的姓名地址寫了上去。

但他立卽發覺不對，因爲求診的是金小寶，所以他又要把寫好的更改，如此一來，却給那警員臭罵了一頓。

不過無論如何，呂偉良只有啞忍着！他知道這時候跟他們鬥氣，可能會對金大嫂母子諸多不便。

呂偉良登記完畢之後，進入急救室之內，發覺那金大嫂正在苦苦哀求一名護士小姐替她叫醫生。

但是，那名護士小姐的面目比風姐的更醜陋，嘴臉和眼睛也好像給颱風吹歪了似的，瞧也不瞧她一眼。呂偉良看得心裏生氣。

這所謂「急救室」也不是一間房或者限於一角的「室」，而是一個大廳堂，其間用白布屏障隔成許多小單位，每個小單位之內有一張病床。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過去也到過這兒來，知道在這裏工作的人的態度。他們不知道是否日夕面對病人而感到痲木，總之在常人看來他們這班人就不大正常。有道「醫者父母心」，但到這裏來的病者，往往候上一小時也不見有一個當値的醫生到來。

呂偉良截住那護士小姐，告訴她這孩子可能受了風寒而發高燒，要是還不替他治理他可能會抽筋，但那位護士却瞪了呂偉良一眼：「你候一會兒也不可以嗎？要快最好去找私家醫生！」

呂偉良呆了一呆！眞想不到一個正式接受過訓練的看護人員會這麼兇！什麼「南丁格爾」精神，相信這輩早已忘得一乾二淨！要求加薪，要求男女同工同酬，要求晉升機會同等，要求……一連串的要求大概早已把她們的腦袋充塞滿了。

呂偉良知道每次有颱風吹襲時，醫院的急救室都會忙得不可開交，但現在可能時候還早，這裏很淸閒似的。爲什麼連當値醫生也沒有？呂偉良覺得這裏的公共醫院越來越不像話了。

呂偉良忍不住，又追問着剛才那位護士問：「到底當値醫生，什麼時候才回來的？」

那護士愛理不理似的，道：「誰知道？這是什麼時候，你也知道？這是颱風來襲的時候，萬一交通阻塞，誰知道他什麼時候才到？」

呂偉良有點生氣地說道：「難道這麼大的一間醫院，就只得一名當値醫生不成麼？」

「我不知道，你爲什麼不去問問院長去？」

「你的院長在那裏？」

「怎麼啦？」那護士把眼睛睜得大大的，「你把我當作犯人麼？你有什麼權質問我？」

呂偉良本來無意跟她吵嘴，但看見她這種態度實在再也忍不住了。他說：「你化納稅人的錢，我就是納稅人之一，爲什麼沒有權問你？我不但有權這樣做，還要你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嘿！本姑娘就是偏不告訴你！」

呂偉良笑了笑，道：「但我記得你這副尊容，到頭來我會讓全市市民知道你們這裏的工作態度，尤其是你的態度！」

金大嫂忙過來勸開呂偉良。其他急救室的工作人員，包括一些男護士和雜工在內，都過來做好做歹的把他們勸開。

其中有一名男護士這時候似乎「有空閒」了，過來問金大嫂道：「你的兒子什麼事？」

金大嫂如奉詔旨似的，受寵若驚地說：「他可能受了凉，發高燒！」

男護士道：「抱他到這邊來，先替他探熱！打口針就會沒事了。」

呂偉良本來就不是爲了鬥氣而來的，只是有些事看不過眼，現在既然有人理會金大嫂，他當然也悄悄舒了一口氣！

但是，呂偉良和阿生並沒有先行離去，尤其是當他們想起剛才那女護士的態度，就更加不大放心。

探熱的結果，金小寶的體温高達一百零五度，呂偉良要求讓他在這裏留醫，但護士們說這是小事，不足大驚小怪。

爭持之際，急救室漸漸忙了起來。政府救傷車陸續把一些在風災中受傷的人送進來，有被硬物擊傷的，也有在家中被玻割璃傷的。

更有一些在塌樓中身受重傷的。

整間急救室出現一片愁雲慘霧，不少傷者的家屬和親友們顯得焦慮，傷感，但是，反而看看那些工作人員，依舊是要理不理的樣子。

差不多整間急救室裏擠滿了人，才看見一個年青人由樓下上來，據說，他就是當値醫生了。

如果呂偉良猜得不錯，他只不過是一位見習醫生而已。

政府每年從市民身上抽取大筆稅欵，——衣食住行無一不是納了稅的，但是，對市民生命直接有關係的公共醫院，竟然會弄到這副樣子，要不是身歷其境的話，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呂偉良心裏不免會想：平時報紙的讀者版也經常有人公開指責公共醫院的工作人員態度不佳，但是爲什麼醫院最高當局會視若無睹？難道他們平日都不看報紙的嗎？眞叫人難明究竟？

呂偉良耳畔聽到的盡是悽厲的叫聲，眼中所見的却是極不平衡的鏡頭，急救人員的懶洋洋與傷者家屬的焦慮，完全不平衡。

阿生走過來對呂偉良說：「爲人爲到底，不如把她送到私家醫院去，金大嫂在飲泣呢！」

呂偉良跑過去看看金小寶，他仍在昏昏迷迷的，呂偉良問金大嫂道：「退了熱麼？」

「似乎退了一些熱度，但是——」金大嫂哽咽道：「他這樣子叫我如何放得心下？」

呂偉良想找當値醫生談談，但他這一回眞的忙碌了起來，那裏有時間和呂偉良談？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有翻開電話小册子，打電話給一位「似曾相識」的私家醫生。

所謂「似曾相識」是因爲呂偉良平時很少光顧醫生，這些醫生住宅的電話都是

在偶然場合中抄錄回來的。

但是，對方的電話響完又響，仍然沒有人接聽。在這颱風吹襲的時候，相信那位大醫師不會舉家跑去郊區別墅渡假吧？

呂偉良內心覺得這太過商業化的世界，把人的善良人性也埋沒了，許多私家醫生家中的電話裝上了插掣，晚上索性不聽電話。

這就是當地醫生的普遍「醫德」了。呂偉良於是又開始打另一位私家醫生的電話。

這一次總算有人接聽，是醫生的女工人。那女傭說，醫生夫婦去朋友家中飲宴還未回來。

眞是活見鬼！這種天氣，誰相信他會跑去「飲宴」，除非這位大醫師是餓鬼投胎。

呂偉良沉住氣打出第三個電話給第三位私家醫生，接聽的是他的妻子，她說醫生在俱樂部裏。呂偉良故意說：「我稍後時間再打來找他好了。」

那位醫生太太立卽說道：「不！外面風太大，今晚他不會回來的，有事你明天到他的診所去吧！」

呂偉良忍不住狠狠地說道：「好吧！明天我會送一枚炸彈給他！」

「什麼？你……你說什麼？」那位太太果然相信這是眞的。

呂偉良却在這邊掛了綫。

阿生過來問：「怎麼了？」

呂偉良悻悻然道：「湊巧找着三個毫無醫德的傢伙！」他嘆了一口氣，又問：「金小寶怎麼樣？」

「金大嫂担心得要死了！」阿生說道：「她也明白到孩子發高燒可能造成肺炎，腦膜炎等等危險的迸發症！」

當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站在電話旁邊談話時，那邊有兩個人在口講指劃的，其中一個是急救室中的男護士，他正向一名中年人陳述一些什麼。

中年人頸上掛住一對診症用的聽筒，看來可能是正式駐院醫生。

剛才態度較好的男護士大概對他提及剛才呂偉良教訓女護士的情形，所以一邊講話一邊指指呂偉良，又一邊指指金大嫂兩母子。

中年人過去替金小寶聽脈，呂偉良和阿生這時也由那邊跑過來了。

呂偉良不相信所有公共醫院的醫生護士都是醜陋的，他希望他所遇到的只屬一小部份的「害羣之馬」，所以沉住氣站在一旁！

直等到那位駐院醫生看完了小寶，呂偉良才問道：「醫生，這個小孩子怎麼樣了？」

中年醫生十分有修養，他說：「這小孩子發高燒，他可能要留醫，你是他什麼人？」

呂偉良一邊把自己的名咭遞上，一邊說道：「我跟這婦人絕不認識，但我覺得她須要帮助，她完全沒有親人。只要把孩子醫好，一切費用我願意負担！」

中年人道：「這是公共醫院，不收費用的，呂先生，你是呂偉良先生，素仰素仰！」中年人伸出手來，呂偉良自然想到他可能聽過了自己的名字。於是也伸出手來，跟他握了一下。

中年人又表示抱歉。原來他眞的是這裏的主理醫師，剛才因爲在樓上巡視病房，助理醫師又遲到，以至造成眞空！他表示要澈底改善，又叫呂偉良不要担心，他會好好治理金小寶。

呂偉良自然相信他是善意的，但以後急救室的服務態度是否眞的改善？那眞是天曉得！

呂偉良在獲得這位醫生的保證後，知道金大嫂也可以留下來陪伴她心愛的兒子，這才帶着阿生，駕車離開了那間公共醫院！

醫院位於近郊，那條山路本來就十分狹窄，加上雨天路滑，阿生儘管平時喜歡開快車，這時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事實上在風雨交加中，加上天黑路滑，危險的情形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當他們的車子駛回市區途中，間中還可以看見一些救傷車匆匆開過，大概又是把傷者送往醫院去急救的，每一次風災都有人受傷，但今晚似乎特別多。

呂偉良順手扭開車上的收音機，才知道現在已是十號風球。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他們也覺得風勢十分大，車子被吹得有點震盪，阿生把穩駄盤，因爲公路一邊靠山，另一邊便是懸崖，一不小心，就會墮下山脚下去，甚至掉入大海。

呂偉良想到這一場風雨又不知造成多少人無家可歸，心裏就感到難過。貧人本來就够苦的了，再加上天災，的確太殘酷了！

每一次風災過後，都須要大量的救濟欵項，而這一方面的錢大部份來自民間的捐欵，政府在這方面只担當了「分配」的角色。有人懷疑這個政府賺了那麼多錢，到底運往那兒去了？可惜有權提出質問的議員都是啞巴！

呂偉良正在想得糊糊塗塗之際，突然車子停了下來。原來前面公路上，倒下了一棵大樹，橫梗路心，阿生只能把車子停下。

雨，把擋風玻璃弄得模糊異常，儘管「水撥」把水珠撥開，但由於車窗完全關閉，師徒二人的呼吸也令到車廂中充滿了水蒸氣！

呂偉良道：「我們快些掉頭，希望可以繞道返回市區。」

是的，除了這條路之外，還有一條環島公路可以通返市區，但是，須要走多幾倍的路，而且，這裏有大樹倒下，誰敢保證那邊沒有？

市政府的馬路部是著名的貪污部門，招商承建馬路十條有十條偷工減料的，甚至不能用「十居其九」來形容。

這些馬路平時已經够糟了。一場大雨可以冲走半條馬路。

如果又風又雨的話，簡直就令人不敢想像。你能怪承建商麼？不！承建商是做生意的，請工人，買材料之外，還得把另項「預算」加上去，那就是監督他們的官員的「茶錢」。

偷工減料是要坐牢的，但是不要緊，如果閣下有律師代辯，也許只罰二千元作罷！不過不要忘記，「茶錢」足够，馬路

「爭氣」，只要不太早出醜，是沒有人去理會的。

難怪有人說這兒是「冒險家的樂園」了。

於是，市民們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可以看見馬路部有人在修路，翻鋪。誰敢說此地無建設？

每一次風災都替一些人帶來更多的財富，但同樣的也令更多人吃盡苦頭。

阿生把車子小心翼翼地掉了頭，聽他師父的指示，繞道開返市區。

那條路固然並不好行，沿途有山石滾下，也有不少路面凹陷。但是，僥倖未再遇到有大樹倒下的情形出現。起碼直至現在仍未見到。

呂偉良呆在車裏，他並不担心自己的安危，反正更危險的事他也見到了。

他在一邊收聽電台的廣播，一邊在胡思亂想！

電台的播音員在提醒了他，這股風得似乎太過突然！

過去每次有「風姐」出現，必先經過一番「醞釀」，同時天文台必然給它起了一個十分動聽的名稱，例如什麼「温黛，露絲」等等。但是，這一次似乎沒有。爲什麼？

其次就是在今天之前，完全未見提及這股風的行踪。

根據以往的經驗，總是颱風未到之前，照例先來一番捕風捉影，報章每日報導風姐的「芳踪」。於是報上也出現了什麼「蓮步姍姍」等字眼，大有恨不得它早些「光臨」似的。

但是，這一次天文台並未發出早期的警告，只是早上突然說本市海域附近出現一股熱帶風暴——這是十分罕見。過去熱帶風暴多數來自菲律賓海域附近，然後移向本市。

因此，當時有人以爲本市天文台又來一次大擺烏龍，想不到這一股風的勁度竟然達到了驚人程度。

市政府各部門大擺烏龍是常見——甚至可以說「見怪不怪」的事，但天文台的工作一向留給市民良好印象。爲什麼這一次竟然會糊塗到這個地步？

呂偉良正在胡思亂想間，發覺阿生又把車子停了下來。

呂偉良不必多問也知道爲什麼要停車，因爲前面公路上，有一塊大石擱在路中心！

阿生洩氣地說：「看來我們要在車中渡過今晚了！」

呂偉良透過擋風玻璃，看見那塊由山上滾下的大石足有二丈的直徑，看情形起碼有四五噸重。四周散滿大小不一的沙石，要憑他師徒二人的力量去加以清理，那是不可能的事，何況現在外面又是狂風暴雨。

呂偉良覺得留在路上很危險，前面的山上可以有大石滾下，這兒上面的山坡也一樣可能有山石滾下。

所以呂偉良當確定無法通過時，便叫阿生迅速把車子後退！

阿生把車子退到有足够地方掉頭時就問：「師父，我們怎辦？難道眞的在車中過夜麼？」

「當然不能困在車中渡過一宵。讓我想想，這近郊地區有沒有什麼相熟的親友？」呂偉良沉思着！

阿生已把車子退到一處較闊的路面，立卽掉頭。

呂偉良的記憶力很强，思想靈活得很，所以他很快就想到了，這郊區附近有個小鎭。鎭上有一間孤兒院，呂偉良過去常常以「無名氏」的名義，先後捐過不少金錢給他們。

當然，那些錢未必是他自己的，有些是從奸商私梟手中取來，有些從貪官污吏那兒奪得。

呂偉良於是對阿生說：「我們很久沒有去探望過顧院長了。」

阿生給呂偉良提醒了，他說：「是的，香溪孤兒院就在附近，我們到那兒去投宿一夜，倒是一個好辦法。」

車子依原路向後駛，然後轉入香溪鎭附近。孤兒院，就在鎭畔一個小山崗之上的。

阿生把車子開到了山下，突然間停住了。

呂偉良又是一怔，問道：「爲什麼停車？」

阿生俯首凝視着前面，說：「我們可能弄錯了方向！」

呂偉良循住阿生的注視望出車外，果然見不到「香溪孤兒院」那塊牌匾。

外面狂風暴雨，「水撥」的頻繁工作亦無法令到擋風玻璃弄得一淸二楚。呂偉良在黑暗中也幾乎以爲眞的走錯了路。

但是，在强光車頭燈的照耀下，却又隱隱約約可以看見前面路旁有一棵白楊樹，呂偉良記得孤兒院的牌示就是釘在樹身上的。現在雖然不見了那一塊大牌，却有痕跡留下。

呂偉良於是說：「把車子開上去吧！我想不會錯的。大概風太大，把木牌也吹落了。」

阿生在風雨飄搖中把車子開上了小山崗！

狂風夾着暴雨，把四周的樹木吹得東歪西倒，整座小山崗彷彿在搖撼！

車子在緩緩前進，前面的景物根本看不見，師徒二人坐在汽車裏，只能見到車頭燈所能照射到的路面！

兩旁的樹木在搖曳得十分劇烈，加上虎虎風聲，實在敎人聽了爲之心寒！

還好再走一段路，就可以隱約看見一度白屋擋在前面。

阿生一邊按响車上的號角，一邊把車子開到最靠近屋的地方。

屋內仍有燈光透出，這表示屋子裏的人還沒有完全睡去。

阿生把車子停好時，已有人開門出視，但風實在太大，橫風橫雨，大門只露出一條罅縫，但大風幾乎把那個人吹了回去了！

呂偉良冒雨下車，走到門旁，立卽認出開門的是顧院長的得力助手大牛。

大牛體格十分壯健，他當然認得呂偉良。這時阿生也匆匆下了車，二人入屋時已是渾身濕透了。

大牛急忙把大門關上，但門旁已是水漬斑斑的。門外雖則有很寬闊的屋簷，却

無法避免這種風刀雨箭的瘋狂侵襲！

呂偉良和阿生向大牛道明來意，那邊已有一個老年人走了過來，他就是這間孤兒院的院長。

顧院長年屆六十，但看來仍然精神奕奕。他沒有親人，畢生致力於撫育孤兒的工作。

呂偉良對這個老人十分尊重。其實，顧院長對呂偉良更爲欽佩，主要並非是因爲他時時送錢來，而是由於他的那一份愛心。

呂偉良和阿生都沒有更多的親人，他們自然會想到這班孤兒長大成人後，處境亦可能與他們一樣。顧院長沒有任何大機構加以支持，他只是出於一點善心。每年經費來自一些善長仁翁，政府的津貼只是極少數的。

這是一個現實的社會，一切事業都以盈利爲目的。

甚至有不少打着慈善爲招牌的善堂，也組織成有限公司。其他可想而知。呂偉良就是佩服顧院長這種精神，所以時時送錢來。

顧院長打着手勢招呼師徒二人到這邊來，阿生的步聲較响亮，也給他示意制止，原來他不許別人吵醒那班小寶貝。

呂偉良說：「他們都睡了？」

顧院長只是點點頭。

直至進入了他的會客室，關上了房門，他才說話。

看他對這班孤兒們的愛護備至，呂偉良就衷心感動不已。他知道這老人才是眞正有着一顆善心。

顧院長用他那慈祥的口吻道：「你們快些換過衣服，小心着涼啊！」

大牛泡了兩杯熱茶奉上，顧院長叫他去取來兩套乾爽衣服，大牛的身材與呂偉良差不多，但却比阿生高大了許多。

呂偉良道：「不要担心我們，這日子以來我們習慣了。」

阿生也說：「我們抵受得了的，顧院長你放心好了。」

但是，顧院長還是要大牛去取他的衣服來。

顧院長嘆氣道：「這場風來得眞突然，幾乎嚇壞了我這班小寶貝。過去每次有颱風吹襲之前，我的天文台都有預感，但這一次竟會一無所覺。」

阿生不禁一怔，問道：「你有天文台嗎？」

呂偉良笑着替顧院長解釋：「他有風濕症，每次有風雨他的老病就發作，比天文台還要準呢！」

阿生說道：「師父，天文台是不是屬於市政府的一部門？」

呂偉良道：「當然是啊！」

阿生道：「政府機構辦事不能用常理去推測的，何況過去他們也有過烏龍的紀錄呢。」

呂偉良平心靜氣地說：「平情而論，我覺得市政府各部門之中，只有天文台最正常。但凡事都可能有例外，我看，這件事可能有點問題，說不定儀器壞了，又或者外地發來的電報出了錯。」

顧院長插嘴道：「所謂天有不測之風雲，卽使偶然出錯，也不是奇事！」

阿生道：「那又不能這樣說，陸地上的市民固要及時防範，海上的船家和艇戶更加要從海上趕回來避風，這種人命關天的事，豈可出錯？」

「這也是道理。」顧院長道，「不過人也偶然會出錯的，何況是機器？」

這時大牛進來說，已經執拾好兩張帆布床，也準備好乾爽的衣服。

於是師徒二人向顧院長道了晚安，進入一間客房裏去。

師徒二人更衣就寢，但呂偉良躺在那裏總是無法可以入睡。

他閉上眼睛就想起醫院中的情形——那些受傷者，都是風災中的不幸者。

呂偉良覺得人類是萬物之靈，可以發明電腦，可以登陸月球，爲什麼不可以克服這種自然的災害？

他又想到像金大嫂一樣弄到無家可歸的，相信爲數一定不少。

呂偉良亮了燈，發覺阿生已經呼呼睡去。

像這陌生的環境，這風風雨雨的晚上，阿生竟然可以一覺睡去，呂偉良眞是羨慕得很。也許這就是少年人的特色。

呂偉良起床要到洗手間去。由於風太大，他必須小心翼翼把房門輕輕掩上，假如忘記了關門，又或者太過大意的話，都有可能發出「砰」然巨响！想起顧院長剛才放輕脚步，處處小心的神情，呂偉良就更加不忍吵醒他的小寶貝。

由客房到洗手間去，必須經過大牛的睡房。

呂偉良發覺大牛的睡房門脚底下仍有燈光透射出來，表示他還沒有睡。

大牛比阿生稍大，約莫二十歲左右。呂偉良似乎聽顧院長講過，大牛也是個無依無靠的孤兒，所以他才會留在這裏助協料理一切。

呂偉良正想在門前走過，突然聽到一些聲浪。似乎是收音機的聲音！

呂偉良不以爲意，掠過門前，進了洗手間。

當他由洗手間回來時，發覺大牛房內的燈光熄滅了，因爲門脚底下再也看不見燈光。

但是，那陣收音機的聲浪仍然隱約可聞。

呂偉良心裏在想，爲什麼大牛熄了燈還把收音機開着？也許他在留意着天文台的報告吧？但何必把燈光熄了？

呂偉良既有疑問，忍不住站了下來，傾耳細聽。不錯，那陣廣播的聲音是來自大牛房內的。他顯然把收音機開着了的。

×市電台習慣上每次有颱風侵襲時，例必通宵廣播的。說不定大牛想知道颱風的行踪。

呂偉良一方面爲了好奇，另一方面也是爲了聽一聽颱風目前的風勢如何！於是小心地聆聽着，豈料由房內隱約傳出的，却不是×市電台的廣播。

那是一個男子的聲音，他似乎說到：「……爲了證明我們控制了颱風，我們明天首先令到×市風平浪靜，雨過天青。但是，不要太快就高興，當我們的要求仍未達到目的時，颱風還是可能再來的！收到我們通知的幾個都市，請留心明日早上七

點正的一次廣播。」

呂偉良聽得一頭霧水。他想再收聽下去，但這時却清楚地聽到了「得」的一聲，也許是大牛把機掣關掉了。

呂偉良又看見門脚下有燈光透出，他迅速閃回客房之內。

他讓房門留下一條罅縫，發覺大牛正在房中出來，他也到洗手間去了。

呂偉良眞想到大牛的睡房中查看一下，就在這時，他却聽到背後有人叫他：「師父，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阿生醒來了。他看見呂偉良鬼鬼祟祟的，也覺得奇怪！

呂偉良把房門關好，然後才把剛才所見所聞對阿生說了。

阿生怔了一怔，說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沉吟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的確聽到了這古怪的廣播！」

阿生在帆布床上坐了起來，道：「這可能是電台廣播科學幻想小說。」

「也許是的。」呂偉良嘆了一口氣，也在帆布床上躺了下來。

這間被臨時用作客房的房間，本來就沒有床，兩張帆布床是臨時加上的。大牛的睡房就在隔鄰，要不是外面又風又雨，由窗口探首外望，也可以看得見鄰房的情形。

阿生默默無言，重新睡了下來，喃喃自語道：「如不是電台的廣播小說，一定是秘密電台，爲什麼他們會這樣說呢？」

眞奇怪！不知道是否心理作用，還是眞的風勢減弱了，外面似乎靜了下來！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也在不知不覺中，睡着了！

也是心裏有事的緣故吧，呂偉良睡得並不安寧，一紮醒，已是天色放亮的時份了。

揉揉雙眼，望向窗外，無風又無雨，一片平靜！

想起昨夜的情形，彷彿是一場夢。但呂偉良知道那絕對不是夢境，那一場風暴令到他們無法返回市區去，所以才會來此借宿。

呂偉良想起那奇怪的廣播，立即看看腕表，差不多七點了。

呂偉良放輕脚步落地，走到窗前，輕輕打開窗門，探頭望向鄰室，發覺大牛已經不在房間裏。但是，他的床頭上，却仍然有着一副收音機。

收音機是用乾電池的半導體那一種，附有盒式錄音機在內。但並非袖珍型的，可以用各種波段收聽世界各大電台的廣播節目。

呂偉良悄悄回到門旁，啓門出覘，走廊外面沒有人，也許大牛陪着顧院長到那邊去看看那班小孩子了。

呂偉良到房外去，然後迅速閃入大牛的睡房，開了他的收音機。

時間剛好是早上七點正。

收音機傳出一陣清脆的鐘聲，有若教堂的晨鐘一樣。

呂偉良雖然不是常常收聽本市電台的節目，也知道眼前紅針指示的波段不是本市各大電台的。

他怕驚動了外面的人，把音量較低了些。

一個男子的聲音在說話：「各位早晨，相信大家對我已不再感到陌生。我是颱風的主宰，也是寫信給各位的人。現在相信各位再沒有任何懷疑了，昨夜的一場風災，損失一定超過你們所想像的。但是，如果各位依時付出那數目的話，一切也會改觀。可是，各位就是偏偏不理會我的警告……」

話猶未完，房門突然給人推開了。

呂偉良是聽得出了神，冷不提防大牛由外面返回房間裏來。

呂偉良不好意思，大牛非常驚愕。二人相對呆了一陣。

呂偉良非常尷尬地說：「對不起！我只是想聽聽颱風的動向而已！怎麼你這樣早就出去？」

呂偉良以爲大牛一定十分憤怒，但是事實上大牛只是感到驚訝而已，並無半點怒意。

收音機仍在繼續播出那男子的聲音，但呂偉良因爲心情分散，以後到底他說了些什麼，呂偉良也不大清楚。

大牛走到收音機旁邊，那段廣播已告完結。他說：「你可知道，這是什麼電台嗎？」

呂偉良苦笑聳肩，道：「我正想問你呢。」

大牛道：「昨晚我聽了一次，實在太奇怪了！看情形，我們的政府可能隱瞞着一些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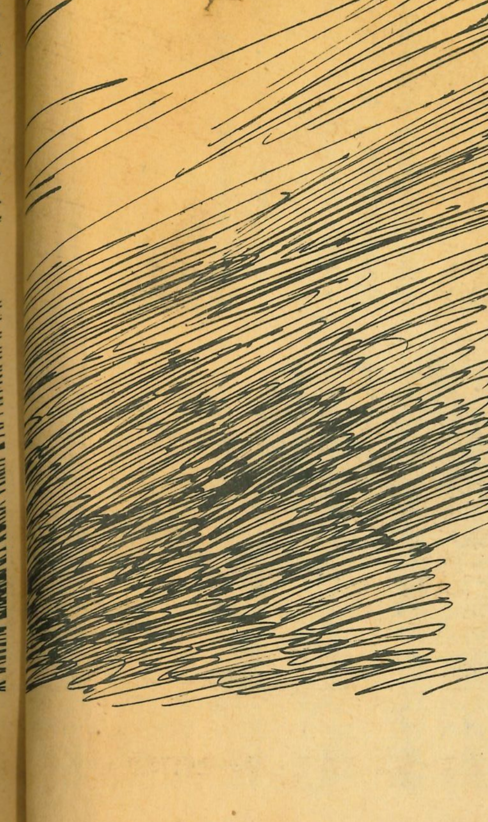
呂偉良昨晚無意中只聽到一段廣播，同時他也想到，大牛曾經把燈關熄，在黑暗中收聽這廣播。

因此，呂偉良故意問道：「你怎麼收聽到這電台的？」

大牛道：「我本來想收聽風暴報告的，但在選台的時候，收音機無意中出現了怪聲！」

「什麼怪聲？」

「我在這裏沒有什麼消遣，每晚只是收聽一下電台的音樂節目，因此，各電台



颱風吹襲，呂偉良與阿生駕車同家途中，突然隆然一聲巨响，不知什麼東西，從高處摔下，壓向他們車頂。

的波段，我很清楚，在某一個波段裏，向來沒有聲音出現的，但昨晚却出奇地有聲了。」

呂偉良道：「開始時，那神秘聲音說了一些什麼？」

「我收聽時已說了一大半，大意是說他們有辦法控制這場颱風。我當時也以爲他們開玩笑，但是現在——你瞧！外面不是風靜氣清麼？」

「是的，可能有人混水摸魚！」

「混水摸魚？」大牛不明白，他瞪住呂偉良問：「你的意思可是：有人利用秘密電台散佈謠言麼？」

「不！不是這個意思。」呂偉良反問道：「怎麼你在收聽的時候，會忽然熄了燈？」

「你說什麼？」

「昨晚你收聽這電台的廣播時，我是知道的，但爲什麼會忽然間熄了燈的？」

大牛苦笑道：「我還以爲是院長，原來昨晚進洗手間的是你。院長不喜歡我在晚上太夜的時候亮燈，我聽到洗手間的門响了一下，以爲是院長，所以連忙把燈關上了。」

呂偉良本來覺得大牛有點可疑，但聽他這解釋，倒也有點道理。

收音機還沒有關上，但却聽不到再有音樂或者聲音，只有一陣陣「嗚嗚」的電波聲浪。

呂偉良道：「你有沒有把這件事告訴別人？」

「還沒有。」大牛說：「我想，不會有人相信的。」

「是的，如果說有人能控制颱風，一定難令人入信。」呂偉良道：「不過，如果說有人企圖利用機會混水摸魚，倒還可以相信。」

「你的意思是：有人預知未來的天氣，向政府勒索金錢。是不？」

「是的，大致上是這樣。目前一般儀器雖則十分發達，但是，正所謂『天有不測之風雲』，事實上最新式的氣象儀器，還不是百份之百準確。甚至氣象衞星，也只是負起偵察任務，那兒有風眼，它便可以令到地面控制室看見。但對一些疏忽了的小氣旋，極有可能在忽然之間變成一股風暴。會不會，有此可能？我眞是有點懷疑了。」

大牛也同意了呂偉良的說法，他說：「無論如何，這宗怪事值得研究。政府是否已被人勒索？我想，今天的早報必有報導。」

呂偉良看看腕表，七點十九分了。剛才那一段神秘廣播，歷時不足二十分鐘。

呂偉良與大牛走出房間，顧院長剛由那邊過來。他對大牛說：「快去叫人準備早餐，孩子們快醒來了。」

大牛十分服從，匆匆走了。

顧院長道：「昨晚好睡麼？帆布床你們一定睡不慣，是不？」

呂偉良笑道：「不！要謝謝你的收留，否則，昨晚我們可能已經被送進醫院裏去！」

顧院長道：「你經常支持我們，我還沒有謝你呢。」

阿生這時也起來了。

顧院長極力挽留二人吃過午飯才走，但呂偉良心中有事，連早餐也沒有吃，便偕同阿生匆匆駕車離去。

車子離開那山崗上的孤兒院，沿途不少樹木給大風吹倒。現在雖然風已息，但滿目瘡痍，使人想到昨晚這一場風的勁度可也不小！

阿生道：「可不知公路上的大石搬開了沒有。」

呂偉良道：「不！不要把車子開返市區，先到醫院去看看金大嫂！」

阿生知道呂偉良最同情那些孤兒寡婦，於是把汽車開到公共醫院去。

但是，一件令呂偉良竟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根據詢問處的人說，金小寶昨晚深夜已經死了！金大嫂也在今天凌晨時份失了踪。

「這是怎麼一回事？」呂偉良呆了一陣。

阿生道：「公共醫院向來馬虎，醫死人已經不是新聞了。」

那女職員道：「先生，你不能這樣說，根據我們的記錄，金小寶已超過了危險程度才來這裏找我們診視，假如他早數小時來，也許不致如此嚴重。」

呂偉良問道：「然則，金大嫂爲什麼會突然失踪？」

「我們也不知道，她似乎受不起這打擊！」女職員說道：「當醫生確定了她的兒子已去世之後，她就不知所踪，這件事在我們這裏很轟動，因爲我們責任重大。但至今仍未找到她。先生，你是她的什麼人？」

呂偉良覺得金大嫂可能受不起刺激，一氣之下逃離醫院。她既然居無定所，到底逃到那兒去？

那女職員看見呂偉良怔怔地想得出神，忍不住又問：「你是她的貴親？」

呂偉良道：「我只是覺得她太可憐，所以才盡一點力量把她送到這裏來，想不到反而害了她！」

呂偉良說完，便與阿生匆匆離去，那女職員在後面叫他，他也不理會。

女職員所以叫住他，大概是爲了處理金小寶的後事，但呂偉良却在胡思亂想中，把好一些問題擠在一起，把整個腦袋都擠滿了。

呂偉良在想：像金大嫂那樣，沒有丈夫，就憑一雙手去撫孤携幼已經够可憐了，到頭來却爲了這場颱風，連自己那唯一的兒子也不幸喪生，她是否抵受得住這打擊？如果抵受不了，她會怎麼樣？同時金小寶之死，責任又應該由誰去負？

呂偉良一邊想一邊登上了汽車，阿生匆匆把車子開走，他沒有問呂偉良也知道應該把車子開返市區去了。

車子到了半途，有一些人聚集在道旁，消防車，十字車，警車和私家車等等，橫七豎八地停在一旁，數名警員在負責指揮，疏導公路上的汽車。

阿生以爲又是交通失事，但路上沒有傷者，也不見有撞毀了的汽車。

呂偉良叫阿生把車子在路旁靠邊停了下來，立即遭到警員的干涉。

「你是幹什麼？」一名警員走了過來問道：「爲什麼在這裏停車？」

呂偉良道：「這裏似乎發生了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警員很不高興地瞪了他一眼：「發生了什麼事不好，反正不關你事！走走走！快把車子開走！」

阿生沒有理睬他，把車子往前急衝數十碼，在路旁的草地上停了下來。

那警員要是走遲一步，可能給阿生用汽車撞死，因此他很生氣，一邊破口大駡，一邊衝了過來！

阿生停好車，呂偉良那邊已經下了車，他對警員說：「我只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反正車子停在這裏又沒有阻碍交通，你何必生氣？」

警員一邊摸出記事小册來，一邊說道：「你們犯了危險駕駛和不服從指揮二項罪名，給我出示駕駛執照吧。」

呂偉良知道阿生一定不會輕易讓他抄牌的，說道：「你所講的罪名都很難成立，我勸你還是別再與我們爲難了。」

話猶未完，另一輛汽車又駛上草地上來了。

警員看見又是一輛私家車，又要過去干涉，但是，當他看清楚車上下來的人是誰時，他又呆在一旁了。原來那是夏維探長！

夏維探長與呂偉良招呼，使到那名警員也不敢再嚕嚒下去！

夏維對呂偉良說：「你怎麼知道這裏有事發生？」

呂偉良道：「我只是偶然經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

夏維和他的助手們一邊橫過馬路，走向懸崖那邊，一邊說道：「我剛在警局開完一次緊急會議，立即接到報告，說這裏有人墮崖！」

呂偉良一怔：「是意外嗎？」

這時消防人員已從崖下把一具屍體吊了上來。那是一個女人！

夏維等人已湊近屍體旁邊，最先發現這件事的人以及救援人員圍了上來。大家都無非想看清楚死者的面目，但呂偉良一眼就認出了她——竟然就是金大嫂。

「太殘酷了！」呂偉良怔怔地說：「她爲什麼會這麼笨？」

夏維呆了一呆：「你認識她？」

「是的。」呂偉良說，「她的兒子在公共醫院死掉了，她可能受不起刺激而跑到這裏來自殺！」

「眞可怕！」人叢中有人叫了出來：「我駕車經過這裏，離遠看見她跑向路旁，往下跳，我立即想到不幸的事已經發生了，於是趕快報警！」

那人是向一名高級警官陳述他發現這件事的經過的。

但是，許多圍觀的人只瞥了一眼，就沒有勇氣再看下去！因爲金大嫂的死狀實在太可怖了！她睜大了雙眼，面部的肌肉突然收縮時那種極度痛苦的表情，令人不難想到她死時一定充滿了哀傷，然後才選擇這最後一條路！

一名警官招呼着夏維：「探長，既然有人目睹她跳下去，我相信沒有什麼可疑之處吧？這分明是死者蓄意自殺！」

夏維說道：「這不過是表面的事，一

切有待醫官的驗屍報告。」

說着，他走向崖邊。由路旁欄杆越過，大概還有數尺闊的地方可以站立，金大嫂除了給人謀殺之外，唯一個可能就是自殺，決不可能是偶然失足墮崖的。

一名警探在金大嫂身上搜出了一些鈔票，都是呂偉良昨晚送給她的。想不到原封不動，仍然留在她的口袋裏。

呂偉良和阿生不忍再看下去，他們好像痲木了一樣，木然離開那裏。

回到汽車上。阿生道：「我們去找公共醫院的人算賬，如他們稍爲負責一些，不把金小寶弄死，金大嫂就不會自殺。」

呂偉良冷靜地說：「別這樣，公共醫院的人雖則有一部份態度不佳，但我們可以信任他們的設備，金小寶可能早已起事，只是金大嫂發覺得太遲。我以爲到了這到地步，還是別找痲煩了，因爲我還有些更重要的事要去查個明白！」

夏維這時亦由那邊回來，他走到呂偉良的車子旁邊，嘆氣說：「這場風太可怕了！至今爲止，根據我們警方估計，已有超過一百人死亡，此外財物的損失，更是難以估計。」

呂偉良指指馬路那邊：「那女人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嗎？」

夏維說道：「表面當然沒有，看來，她是受不起精神上的打擊，而自尋短見的。不過，實情如何，我們總不難會找出答案。」

呂偉良儘管對警方有成見，但他絕對相信夏維這一番說話。

因爲警方的設備十分現代化，如果屍體經過解剖檢驗之後，相信很快就可以找出答案來。

假定金大嫂是先遭人襲擊才推下懸崖的，警方固然可以驗出，即使事前經過一番與人糾纏，相信亦無法逃得過偵探和醫官的眼睛。

呂偉良覺得一切悲劇都是由颱風而來，而大牛無意中收聽到的神秘廣播，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他忍不住問夏維：「這場風爲什麼沒有名稱？」

夏維說道：「風姐的名稱通常是由天文台加上去的，而且還是大部份由最早發現的馬尼刺天文台改名的。菲律賓海域是熱帶風暴的溫床。想不到這一次，這一股熱帶風暴竟然在我們附近的海域產生。而且，風勢來得非常突然！」

呂偉良故意說：「天文台的專家們可能全去渡假了，否則以這麼新式的設備，爲什麼不可以及早發覺？如果他們早些發覺而發出警告的話，可能會減少不少悲劇的發生。」

「今天的早報都集中攻擊天文台，但是……」夏維欲言又止地吞吞吐吐，「有些事情，外界是無法明白的。」

呂偉良道：「看情形，你是指那神秘的廣播吧，是不？」

夏維一怔，問道：「怎麼？你也聽到了？」

呂偉良道：「是的，剛才你說來此之前在警局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是否與此有關？」

「是的。」夏維又嘆了一口氣，「許多市民在埋怨市立天文台之際，當局正研究是否應該把這怪事公開。」

「如果眞有其事，當然非公開不可。不過，我就有點懷疑。」

「你懷疑什麼？」

呂偉良笑道：「難道你相信有人能製造一股如此强烈的颱風麼？」

「我又不是科學家，怎麼知道是否可以？」夏維又說：「不過，我不妨告訴你，在這件事未發生之前，當局已收到一個神奇的包裹。」

「什麼包裹？」

「包裹裏面有一具收音機，那是半導體乾電池發電的收音機。但是，我敢打賭，你從來未曾見過如此這般的一具原子粒收音機。」

呂偉良怔了一怔：「是不是最新式的？還是最袖珍的？」

夏維說道：「是一具特製的，只可以收聽一個電台的收音機，換句話說，他把選台器固定在一個位置，令人無從選擇。你見過這種收音機麼？」

呂偉良苦笑搖頭道：「的確未見過。除此之外，裏面還有什麼？」

夏維說道：「還有一卷聲帶——盒式的錄音帶，很普通的牌子，數塊錢就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購到一卷。」

「那麼，裏面不用說也是錄下了歹徒的聲音了。」呂偉良說。

「你很聰明，事情正是這樣。」夏維說道：「一具原子粒收音機加上一卷聲帶，這簡直是開玩笑，所以，市長大人也只是付之一笑。想不到，一股這麼大的風，竟然眞的刮起了。」

呂偉良問道：「聲帶裏怎麼說？」

「那是一個男子的聲音，他要本市政府在三天之內把一億元現金籌妥，否則，本市將無法避免，會遭到一場颱風的吹襲！」夏維說：「坦白說吧，如果我是市長大人，我也不會相信有這麼一回事。但事到如今，也不到我們不相信了。」

「科學家是萬能的，說不定有些先進的科學家已經發明了這麼厲害的東西，但是，我仍担心這是懂得看氣象的人在作怪！」呂偉良說，「你幹了這麼多年的警探，相信也知道這世界上什麼人都有。爲了金錢，歹徒不惜冒險看風駛悝，以及利用種種可以利用的機會。總之，是無奇不有的！」

夏維探長道：「本來我不能把這些向你洩露，但看情形，市政府方面今天下午一定會有發表聲明的可能。第一是歹徒勒索的數目太大，其次是歹徒的神秘廣播，你既然可以收聽得到，別人也有可能在無意中收聽得到。只要有一個人打電話給警局或報社，那時市政府當局想保守秘密也不可能了。」

呂偉良笑道：「這麼看來，你有得忙了。」

夏維瞪他一眼，說道：「你一定很高興吧？」

呂偉良又問：「歹徒的聲帶中，還有些什麼事情透露？」

「除了聲明要一億元之外，就是要市長派人一日二十四小時不停留心收聽神秘電台的廣播。」夏維說，「但是！市長大人既然當他開玩笑，那會依他說話去做？」

直到昨天吹起一股暴風，市長才如夢初覺，不斷留心那原子粒收音機。」

呂偉良道：「結果，當然收聽到一些什麼？」

「是的，當天文台認爲這場風不足爲患時，神秘電台就指出這是試驗性颱風，可能造成極大災害。」夏維又說道，「市長當時曾致電給天文台，台長却相信他們的精密儀器，以及各地的情報。結果，證明是那歹徒說對了，這是一場災害性的風暴。」

呂偉良問道：「然則，警方採什麼步驟？」

夏維苦笑道：「你以爲會叫我們去領獎金麼？還不是叫我們去找綫索，抓歹徒麼！」

「你們的反特工組織，應該有足够的儀器可以追查出對方之所在！」

「是的，利用雷達追踪儀，的確可以查出秘密電台設在什麼地方。但是，無奈廣播的時間太過短促！」

呂偉良道：「然則，最高當局準備採什麼行動？」

「天曉得！」夏維聳聳肩，把手一攤，「你也知道我只是一名探長，這件事連局長也不知道，一切操縱在市長大人的手裏。」

夏維說完就想回到他的汽車裏去，呂偉良立即把他叫住：「你以爲應該從那兒落手？」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才會跑到這裏來。」夏維回頭又說：「但是，這件命案也不是我所須要的綫索。」

夏維說完，頭也不回地跑到他的汽車旁邊，他的一名偵探助手打開車門，讓他上車去。

夏維探長的座駕車開走了之後，呂偉良仍然獃在那裏。他雖然沒有立即把車子開走，但是，附近的警員都不再去理會他。也許，他們現在都明白到呂偉良到底是什麼人了。

阿生後來把車子開返市區時，沿途所見到的，是一堆堆的垃圾，一塊塊由山上滾下來的大石，一棵棵連根拔起的大小樹木……無一不令人驚心動魄！

公路上有人在清理，工人正把倒下的樹木鋸斷，搬走！

市區的大街小巷，玻璃碎片，光管招牌，大小木塊等等，幾乎觸目皆是！

停在路旁的汽車，難以找到一輛絲毫無損的，要不是被高處墮下的雜物撞碎了擋風玻璃，就是撞陷了車頂！

有些招牌被大風吹得扭彎了，吊在半空中，搖搖欲墮！

一處建築地盤外面的竹棚，倒在街上，橫擱在馬路心！於是所有由此經過的汽車都非改道不可！

馬路路面上，東一穴，西一洞，都藏了雨水，汽車在上面經過，水花四濺，過路的人被濺得滿臉盡是污水，又在破口大罵駕車人！

呂偉良叫阿生把車子停在一家茶樓的面前，目的本來是要購買幾份早報，但阿生却吵着肚子餓了。於是師徒二人便跑進茶樓裏去！

茶樓裏擠滿了人，鬧哄哄的，要找一個座位可不容易。

茶博士忙得無暇兼顧！這時相信有人吃了「霸王餐」也沒有人理會。

剛好有個人要走，阿生有理沒理先坐了下去。

呂偉良也拉了一把椅子來，在阿生身旁擠了進去！這張大圓桌本來已經够擠迫了，加上呂偉良，擠得旁邊二名人客也嚷着走！

這個都市百物漲價，商場鬧着不景氣，偏偏就是吃的人沒有減少，即使食品也漲了價，但茶樓酒家，大小食品店，經常擠滿了人。到底這是什麼道理，眞的敎人難明！

茶博士的快速動作，看得師徒二人眼花繚亂，尤其是杯杯碟碟，砰砰嘭嘭的，更加叫人有點心驚胆戰！眞有點像在玩雜技！

茶客們在談論着昨天那場風，甚至有人在大罵天文台渾蛋！

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幾乎未打開報紙，已經從隣近幾張枱的茶客口中，知道了昨天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

茶博士替他們開了茶，阿生叫了一些點心，呂偉良却忙於打開手上的早報，幾乎每一份早報的第一版都刋登了風災的消息！

記者的工作的確是偉大的，報章上圖文並茂，就全憑他們冒着生命的危險，在風雨中採訪得來的。

那裏山泥傾瀉，那裏巨石阻路，那裏有人被淹，那裏危樓倒塌死了人……幾乎都可以在報紙上一一知道。

呂偉良看得怔住了！眞想不到這一場無名怪風會帶來如此大的災害！

阿生吃了一碟又一碟，一口氣吃了十多碟點心，這才向呂偉良討了一份早報來看！

呂偉良是眞的來喝茶，點心可以不吃，茶却非要多喝幾杯不可，偏偏茶博士忙到不可開交，呂偉良示意他冲點開水，他却視若無睹，眞氣人！

這裏廣東式的茶樓眞熱鬧，師徒二人想說些什麼，彼此完全聽不到，弄得他們爲之啼笑皆非！

秘密電台　危機處處

在市政府的會議室裏，除了市長之外還有着警察局長，天文台長，氣象學家以及政府顧問人員等等，他們都是奉了市長緊急召集而來的。

天文台長以爲這次災情太過嚴重，市長受不起輿論的龐大壓力而召集這次會議，然則，一切焦點將會集中在他的身上。因此，天文台長除了帶備氣象衞星發佈的資料圖片之外，還邀請了二名氣象學家同行，以便向市長解釋。

會議是秘密召集的，市長要求天文台長解釋這次颱風起源時，很客氣地說道：「天有不測之風雲，我也知道，這種事很難預測，但是，我們的天文儀器很齊全的吧？」

文天台長說：「是的，市長大人，我們的儀器的確很新式，也很齊備，但是，這場風很古怪，事前各地拍來的情報甚少

，氣象衞星的圖片都在這裏，我特地帶來給市長大人過目。」

豈料市長却說道：「不用看了，我只想你回答我一個問題，就是：颱風有沒有可能被人加以控制？」

天文台長與那幾位氣象學家莫名其妙地交換着眼色。

市長重覆着他的問題：「在理論上，有這種可能嗎？」

天文台長說道：「颱風是熱帶海洋氣候中的產物，由於水蒸氣的大量聚集，加上熱空氣的冲擊，形成一股氣旋，又由於地球的轉動，而令到這股熱核狀的氣流產生極大的激動，這就是所謂『熱帶風暴』了。」

一位氣象學家補充說：「台長的解釋是最簡潔的，因此，如果說有人能控制一股颱風，那簡直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另一位專家也說：「對了，人類雖稱萬物之靈，但到目前爲止，還沒有控制颱風的方法。屬於『颱風委員會』的成員國的專家們，就曾經開會研究，希望尋求出控制颱風的善法來，結果也沒有什麼辦法可想。」

天文台長道：「那次東京會議只有一個結果，就是準備在西太平洋從事更大規模的試驗——這可以說是積極性試驗的開始。

「但是後果還未知道。據我所知，頂多也只有減少風力，甚至希望改變一下風向而已，要一舉消滅颱風的威脅，目前來說是絕不可能的事。」

市長說道：「各位似乎誤會了我的原意，我的意思是會不會有人能够利用某些儀器，製造一股颱風？」

「當然不會！」這肯定性的回答，出自三個人的口裏，那是天文台長和二位氣象學家。他們不約而同地答了。

警察局與數名政府顧問，有若旁聽生一樣，竟然沒有機會讓他們發言。

市長說道：「既然各位說不可能，那麼，對於昨天的那場怪風，又有什麼解釋的？」

天文台長說：「一般來說，熱帶風暴大多數產生自南中國海——這是指能直接影响本市的風暴來說，至於西半球美國海岸城市當然不在此例。

「過去我們除了氣象衞星的報告之外，還有來自東南亞各地天文台的情報作參考。但是，這一次來自各地的情報太少，甚至氣象衞星，也沒有拍攝到這股風的行踪！」

市長道：「然則，各位對此又有些什麼解釋？」

天文台長道：「唯一的解釋就是：這股熱帶氣旋太小，而且非常接近本市海域，當時我們認爲不足爲患，豈料它突然作急劇的加强。這是我們天文台記錄中唯一的例外！」

市長到這時才搬出了他數天前所收到的「神秘包裏」，那包括了一架原子粒收音機，以及一卷只有十分鐘左右的錄音聲帶。

收音機開了，但沒有聲音，只有「嗡嗡」作响的電波聲浪。

聲帶未放進準備好的錄音機，拿在市長的手中。市長說道：「這是我四天之前收到的怪物，一名歹徒要我付出一億元代價，三天內沒有回音，他便製造一場可怖的颱風……」

市長話未講完，已一邊將聲帶安放在錄音機之內。

天文台長和二位氣象學家現在明白了，剛才市長的問話是有原因的。

聲帶播放出歹徒的粗俗聲音，他說：「市長大人！你好？也許你沒有耐性聽完這聲帶，但我不妨首先聲明，這是十分重要的，你一定要聽下去！我知道市政府每年賺了上億元，至今爲止，已有數十億欵項存在國家銀行裏，既然沒有利息可拿，難道留給你的祖母用麼？現在我代表一班弟兄，向你要求一億元的現欵，三天之內，你必須決定，詳細的辦法請一日二十四小時不停派人收聽我們的廣播。假如你置諸不理，一場颱風，將在三天之後吹襲本市。」

聲帶裏就只錄了這些說話，當然有好一大段餘下來是空白的。

「勒索？這是別開生面的勒索！」天文台長說，「很明顯的，他們是一個有組織的歹徒勒索集團。」

市長點點頭，一邊把錄音機上的開關關掉，說道：「我也以爲這是無聊的玩笑，結果，昨天的一場怪風，證明他不是靠嚇！」

一位氣象學家說道：「照道理這是不可能的事，颱風是天然氣流造成的，即使有更巨大的儀器，也不可能製造，除非那是一枚核子炸彈！」

另一位專家也說：「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們曾經研究過這數天來的氣候變化，說不定他們有些儀器更先進，於是測出了正確風向，而我們的天文台却疏忽了。於是他們向市政府勒索！」

市長說：「現在我只想知道昨天這場風是什麼時候發覺的？」

天文台長道：「是早上發覺的，所以我們懸出了强風訊號。到了中午已發覺風力反常，有變成風暴的可能，於是改掛三號風球——」他看看手中的一份記錄，又說：「下午二時以後，風勢越來越大，我們才確定它變成了一股烈風，而且可能直接影响本市，所以我們循以往的例，透過各電台，通知市民作必要的戒備。但是，奇就奇在風速出乎意外地快！所以我們到了黃昏時，已發出危急訊號。」

市長深深呼吸了一下，說道：「好了，現在事情十分明顯，歹徒手中擁有前所未聞的新式儀器，這場怪風，是他們製造的了！」

一位專家道：「但是，這在理論上是不能成立的。」

市長苦笑道：「科學家做事根據方程式，但我們處理日常問題却不能有一個正確的方程式。因此，閣下所說的理論，可能早已被人突破了。不幸的是，突破常規理論的是一班歹徒！」

警察局長忍不住說道：「收音機和錄音聲帶可以交給我嗎？」

是的，太過冷落了這位治安首長，他怎麼可以自始至終只充任「配角」？

市長說道：「當然，這是要交給你的

，我們現在確信有人搗亂。你今天就要召開一個記者招待會，把這件事公開澄清一下。當然你還要把這班歹徒抓回來，你要全力對付他們！」

警察局長早已到過市長辦公室一次，這已經是第二次奉召而來。但頭一次市長仍未決定要把事情公開，現大概沒有可能不公開了。

市面上一片混亂，交通亂得令人心煩，市民在埋怨，輿論在力責市政府辦事不力。因此，市長覺得把事情眞相公開是十分必要的。

下午四點鐘的一次記者招待會，竟然有人認爲市政府在推卸責任。歹徒勒索云云，只不過是藉口而已。不過，有不少市民也在風災中，無意間收聽過那些神秘廣播，即如呂偉良等，就是聽過了神秘廣播的人。

無論如何，這件事已轟動了全個市。一架只可以收聽一個電台的原子粒收音機，一卷只有十分鐘光景的聲帶，成爲記者們的攝影對象。

最令人關心的，就是歹徒的下一步行動。但警察局長卻用強硬的口吻說：「在任何情形下，政府是不會向歹徒屈服的。今天的招待會，只是當局要各界明白，這場風可能是人爲的……」

局長的話猶未完，已被一陣噓聲蓋過了！

局長儘管很生氣，在記者面前也只有忍耐着，事實上連本人亦不相信有人可以製造颱風，但市長卻限令他早日把歹徒拘捕歸案。

招待會正在進行中，放置在桌子上面的原子粒收音機，突然發出了聲浪！

所有在場的人都在警察局長的手勢示意中，沉寂下來！

一個男子的聲音說：「昨天×市一場颱風，市政府應負全責，他們吝嗇那一億元，結果造成一百人以上的死亡。財物損失已經超過數千萬元，我們的市長大人眞該死！他把人命視作兒戲！全市市民應該起來質問他！要他賠償！」

警察局長面色十分難看！

所有在場的記者現在都相信了局長的話是眞的，絕非向壁虛構。但是，歹徒何來這本領？根本也沒有人可以解釋。

招待會匆匆結束。那段短暫的廣播，也沒有持續下去！

有人要知道更多消息，也不獲答覆，警察局長是主持這次招待會的人，他一走，天文台長和幾位專家也都走了。

警察局長所以要提早結束這次記者招待會，目的無非要趕返警局裏去。

原來警局之內，已組成特別行動組。夏維探長是特別行動組的高級負責人之一，警察局長則是最高指揮官。

特別行動組利用了反間諜儀器，希望能夠測出那秘密電台之所在！他們一直在等待着這一次的廣播，因爲只能在秘密電台廣播時，才可以找出電波的來源及方向等等。

警方又配合了無綫電巡邏車，在必要時一舉將某可疑地區加以封鎖。

局長匆匆回到警局裏去。剛才的招待會是在市政府辦公大厦的新聞室舉行的，由那兒回到警局裏來，須要經過好幾條街道。

當局長回到他辦公室去的時候，已經有人告訴他，夏維探長在三分鐘之前，已經帶隊出發了。

組成特別行動組是在今天早上的一次緊急會議中，那是局長剛剛見過了市長之後，回到警局召開的。由那時開始，特別行動組的成員便利用反間諜儀器偵察秘密電台之所在。

至於下午的一次會議，只是市長決定把事件公開的一項步驟而已！

夏維探長知道這一次非同小可，撇開市民利益不說，他的上司——警察局長也必然要對市長有所交代，所以夏維打醒了萬二分精神，於截聽到秘密電台的電波之後，立即出動！

警方的反間諜組人員親自操縱着測量儀器，因此他們能在秘密電台開始廣播之後，立即找出電波的來源及方向。綜合了分組分站的無綫電連絡，他們初步確定了秘密電台設在東區。

當夏維探長帶隊趕到東區一條街道時，裝有無綫電的警察巡邏車已將附近幾條街道封鎖！

老早派到東區來的一個截聽小組，憑着他們手中的敏感儀器，已查出了秘密電台，就設在一幢十一層高的住宅大厦之內的。

這幢住宅大厦的環境十分複雜，偵探人員進入一座電梯時，幾乎踏着一堆狗糞，眞的是臭氣薰天，中人欲吐！

夏維對他身旁一名警員說：「不要忘記控告這座大厦的管理人。」

那警員眞的用記事册，記下了這件事來。

一干人等依了截查小組人員的指示，登上了十一樓，這也是該幢大厦的最高一層了。

依照建築形式，這是塔形的，越高便越少單位，到了第十一層，只有三個單位而已。即使如此，他們仍要確定到底是那一個單位。

就在這時候，A座的門突然開了！警探們紛紛戒備！

屋內走出兩個人，警探立即喝令他們舉手！但在那一刹那間，夏維探長卻呆住了！因爲那兩個人是他認識的。

出乎意料之外，他們並非別人，正是「鐵枴俠盜」呂偉良兩師徒。

相反，呂偉良和阿生卻一點也不會感到驚奇，因爲剛才他們已在窗口瞥見了大隊警車開到附近，把這裏封鎖了。

夏維出奇地問道：「你們幾時又搬遷了？」

呂偉良苦笑道：「我們不是住在這裏的。」

阿生把手中一副袖珍儀器舉高一下，道：「我們的儀器似乎比你們的更靈敏，所以，我們的行動也比你們迅速！」

夏維說道：「你的意思是：你們也查到了秘密電台之所在？」

呂偉良指指A座那邊，道：「是的，秘密電台就在那裏！」

警探們在戒備中散開，有些衝了入屋內，有些拔槍在手，指住門口，有些伏在

梯間，似乎都在担心屋內有人衝了出來似的！

呂偉良看見他們這樣子，忍不住笑道：「你們不必太過緊張，裏面根本沒有人的！」

夏維探長問道：「你們來時屋內有人嗎？」

「沒有。」呂偉良說，「阿生把電波追踪儀器改良過之後，最近的一次神秘廣播，播出之後不到三分鐘，我們就確定秘密電台設在這裏！」

各人進入屋內，B座與C座兩個單位的住客，也受到警探們的詢問。

根據呂偉良和阿生說，屋內的秘密電台是自動的，剛才一段廣播也是利用錄音帶的。一切利用自動時間掣加以控制，大概歹徒早已想到有這麼一天——終歸會被警方查出這秘密電台之所在了。

警方技術人員經過檢查之後，證明呂偉良所言不差！

不過，有件事令到在場的人十分震驚的，就是警探在屋內進行檢查時，竟然發現了一顆計時炸彈！

計時炸彈嵌在牆脚一個暗格之內，要不是警探搜屋的經驗豐富，根本無法查出這秘密。

在手電筒的光圈照射下，可以看見洞內的計時器尙差五分鐘就爆炸。

「快把它弄出來！」夏維探長在命令着！

但是，蹲在那裏的一名探員卻說：「我担心在五分鐘之內無法把水泥撬開，炸彈是嵌在水泥牆內的！」

「怎麼水泥乾固之後炸彈仍未爆炸？跑開跑開！」夏維親自去檢驗！

探長的意思是：計時炸彈可能是在不久之前放進去的，嵌進水泥中，目的當然是要防止警方發覺之後拆去！

但是，歹徒的目的何在？

也許是要毀滅現場上的一切證據和所有儀器。

但是，這幢十一層高住宅大厦之內的數百居民，生命財產將受到威脅！因爲這顆計時炸彈一爆炸，整座大厦就可能在震撼中倒塌！

夏維探長爲了安全計，立即下令整座大厦的人迅速撤離，甚至隣近幾座大厦的住戶也直接受到影响！

同一時間，十一樓A座這單位之內，只留下夏維探長和他的一名助手，二名軍火專家以及呂偉良師徒二人等，一共是六個人。

夏維探長曾勸呂偉良和阿生離開現場，因爲他們不是警方人員，萬一有什麼意外，探長這位高級負責人，便要負上全部責任！

但是，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視死如歸，無論如何也不肯離去！

計時器上的秒鐘在「的答的答」地响，尤其是在密不通風的牆洞之內，更加顯得响亮，「的答」一聲，秒針就走動一小格，算一算時間，只有三分鐘。

一名專家伸手入牆之內，希望不必動用鐵筆就能將計時炸彈拆卸。但是，一因牆洞太小，二因視綫困難，雙手動作難以控制自如。故此，那位軍火專家也急得滿額大汗。

其實焦急的並不限於動手的人，在旁觀看的更加忐忑不安，因爲大家都知道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也就是每一個人的性命一分一秒地靠近死亡的邊緣。

只要三分鐘一到，計時炸彈如果仍未拆開，就會「轟隆」一聲發生爆炸，屆時室內這幾個人，固然無法倖免，就是附近的民居到底影响到何種程度，也很成問題的。

如果炸彈威力猛烈，相信這十一樓屆時將飛沙走石，飛往隣近的街道和人家，所造成的災害，實在很難想像。

呂偉良看得焦急，說道：「讓我試試好嗎？」

時間還有兩分鐘左右，夏維向來鎭靜，這回也急得一額大汗。

至於那位蹲在地上一籌莫展的專家，正是恨不得有人來接手！豈料當他站起來時，才發覺另一名軍火專家早已不在這裏。他也急急離開那裏！

夏維很生氣，但際此危險關頭，也沒有辦法。只有任由他們離去！

呂偉良首先利用了他的萬能枴杖，進行一番探測，然後，才動手將計時炸彈拆卸。

時間只有一分鐘，然而呂偉良仍然慢條斯理地進行他的工作！

夏維問道：「一分鐘之內有辦法拆除麼？」

「不！絕不可能在一分鐘之內完成工作！」呂偉良說道。

夏維於是對他的助手，和呂偉良師徒二人說道：「我們放棄這工作，立刻撤退吧！」

夏維說着這話的時候，已經到了門緣，他的助手如獲大赦，立即衝了出去！

誰都可以想到，一分鐘之內無論如何不能到達樓下。

假如利用電梯，可能在一聲爆炸聲之後，樓宇受到震盪，而致電流中斷，那時就會被困在電梯裏，活活焗死！

因此，夏維探長和他的助手沿住梯級逃下去，明知逃不到樓下，但逃得一層得一層，總要遠遠離開那顆計時炸彈。

呂偉良和阿生也不是敢死隊，他們本來沒有責任代拆炸彈，但是，只因師徒二人看不慣這種卑鄙手段，不想歹徒的詭計太過容易得逞。

呂偉良已經在那牆洞中工作了三分鐘，比原來一分鐘的最後限期又過了二分鐘，但是，炸彈並未爆炸。阿生並未拋下呂偉良，他心裏想：師父不怕死，我又何必怕？

以其說阿生不知死活，不如說他相信自己的師父呂偉良吧！

這時，他卻忍不住問：「師父，怎麼啦？」

然而呂偉良卻沒有答他。呂偉良在專心一致地工作，可能根本未聽到阿生在說話！

實際上呂偉良此刻比起任何人都更加緊張，因此，他的額上固然滿是汗珠，背上也在大量流汗，那件襯衣也濕透了。

躲在梯間的夏維探長和他的助手一邊落樓，一邊暗自計算時間，三分鐘過去仍

聽不到爆炸聲，心裏難免有點奇怪！

夏維回心想想：他直接負責處理這次的搜查行動，如果這樣下去，萬一他的上司候在樓下，追問起來，如何交代？

因此，夏維探長立卽叫住急急下樓的助手！

他說：「我看呂偉良可能已經成功了，否則，不可能這麼久仍未聽到爆炸聲的。我們快些上去看看吧！」

他的助手雖則有點不願，也得上去看看。到底夏維是他的上司啊！

另一方面，二名軍火專家已經氣急敗壞地衝到了樓下。

街道上人們已經紛紛躲避起來！在遠處翹首上望！

二名軍火專家一直往街口飛奔，好像担心計時炸彈爆炸後，碎片會自頭頂飛下一樣。

街口一輛警車上，坐着警察局長，他揚聲向那二名專家問道：「炸彈拆除了沒有呢？」

「還沒有！」一名專家回答說，「計時炸彈嵌在水泥牆洞之內，根本無法可施的！」

警察局長又急又氣，坐在警車上直頓足！

十一樓上面，夏維和他的助手硬住頭皮走到A座門前。

屋內一片沉寂！

夏維探首入內，看見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蹲在牆邊之下，他忍不住問：「怎麼了？」

「你猜猜看！」呂偉良苦笑了一下說道。

夏維探長說道：「你把計時炸彈拆除了？」

「鐵拐俠盜」呂偉良說道：「我那有這種本事呢？」

「那麼，計時炸彈是假的？」

「是的，如果是眞的，我師徒二人還有命嗎？」

夏維鬆了一口氣：「原來只是一場虛驚！」回頭他又問：「怎麼軍火專家也查不出？」

「這也難怪！炸彈嵌入水泥牆洞之內，位置又低，洞內一片黑暗，視綫不清。要不是相命先生說我死期未到，我也不敢動手去拆！」

呂偉良當然不是那麼迷信的人，他說的「相命先生」大概是他的萬能枴杖吧！就是憑了枴杖中的測量儀器，呂偉良才會知道那牆洞中的計時炸彈是假的。電子儀器顯示出裏面根本沒有炸藥！

但是，呂偉良不想夏維知道他那根萬能枴杖的秘密，同時也想看看警方人員在生死關頭時的態度。結果總算看得淸淸楚楚了。

呂偉良現在已將嵌在水泥牆中的計時炸彈拆了出來。那牆洞是中空的，這可能是歹徒存心作弄警方的設計，因爲牆脚下只用木板掩上，稍爲留心點檢查，便可發覺那兒有個暗格。

但是，歹徒這樣做有什麼作用？

如果是眞炸彈，反而更有充份理由，因爲歹徒們可能要毀滅一切證據！但像現在這樣子，根本想不出理由何在！

呂偉良、阿生、夏維和他的助手等四個人圍繞着那附有計時器的假彈。他們都找不到一個正確的答案，唯一的解釋就是：歹徒可能要浪費警方的時間。

「他們爲什麼要浪費警方的時間呢？」呂偉良猛然想到了一個重要的關鍵，因此他也情不自禁地叫了起來：「糟糕！我們上當了！」

夏維也給呂偉良嚇得一跳，連忙問道：「到底什麼事？」

呂偉良道：「這幢大厦中的人，是否都給警方撤離了現場？」

「是的！」夏維說，「像剛才這情形，怎麼可以不把住客作緊急撤退？萬一這是眞彈，誰曉得它的威力如何？」

呂偉良頓足道：「我們上了歹徒的大當！他們一定是來不及撤退，所以利用這假的計時炸彈迫我們把住戶撤出封鎖網以外……」

不待呂偉良說完，夏維也明白了。他也拍腿叫了起來：「是的，我們太笨了！怎麼我早想不到這一點？他們必然混在住客中間，我們警方等於把網到的魚輕輕放走！」

話猶未完，電話响了！

夏維走過去接聽，他以爲是樓下或附近的同事打上來打聽消息的。

但是，聽筒剛剛拿起，就聽到一陣笑聲！

夏維一聽到這嘲笑聲，立卽示意他的取手到隔壁去，利用隣居的電話通知電話局，希望能夠查出電話的來源。

對方是個男子的聲音，他笑聲停止後，說道：「那個秘密電台遲早也會給你們發覺的，除非你們眞的是飯囊。不過，你們在飽受虛驚之後，切勿動那些儀器，否則，炸死了，你一定死不閉目。」

夏維故意要拖延一點時間，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哈哈，還用問麼？我就是那個要你們付一億元的人。」

夏維道：「那麼，我們可否安排一次會面呢？」

「會面？哈哈哈……不要把我當作傻瓜！」

「如果我們始終無法會面，如何可以談判那一億元的巨欵？」

「沒有什麼好談的。」

夏維希望他的助手可以查出電話來源，所以盡量拖延。他又說：「可是，我們市長希望減一點，數目太大了！」

那人傲慢地說道：「你以爲這是百貨公司麼？告訴你，一億元，少一毛錢，我也不要！至於付欵方式，我會另外通知市長！」

「請你等一等！」

「什麼事？想查出我之所在吧？」

「不！我只是想知道，你爲什麼打電話來！」

那人又是一陣格格大笑，道：「我只不過想道謝一句，因爲你們來得太快，我逃不了，本來已被你們重重包圍住，我既然變成了籠裏鷄，網中魚，你們大可以捉住我，但是，結果你們却輕輕放過了我，多謝，後會有期了！」

那人說完，又是一陣格格大笑。

在笑聲中，電話掛了綫，夏維氣得呆了一陣！

呂偉良果然沒有猜錯，對方利用這顆計時炸彈，令到警方輕輕把封鎖網打開，歹徒就是如此這般的，在那數百住客中，遠遠離開了這幢大厦。

夏維探長的助手雖然打電話到電話局去，但對方不相信他是警探，爭持間對方要覆電話到警局去查明身份，然後才答允代查電話來源。

探員無可奈何，而對方亦已掛綫。

呂偉良和阿生雖然只站在一旁，但電話十分清晰，所以不用夏維多作解釋，他們已知道那歹徒剛才在電話中說了一些什麼的。

呂偉良道：「看情形，歹徒很有計劃，他們能計算到警方的心理，自然也推算得到市長大人的心理，我看，那一億元必可送到他們手中。」

夏維探長說道：「怎麼，連你也這樣說的？」

呂偉良道：「如果我估計不錯，你們在這裏可能一無所獲！」

「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你等着瞧好了！」夏維又對他的手下說道：「通知我們的人上來吧！這裏必然有些綫索可以追尋的。」

阿生想動手檢查那些儀器——包括秘密電台的自動儀器及錄音機等等，但給呂偉良制止。

阿生不明白呂偉良的用心，說道：「師父，難道你會相信這裏有炸彈麼？嘿！我才不相信！」

呂偉良說：「不是怕炸彈，是希望保存一些指紋，希望警方眞的可以在這裏找到一點兒綫索！」

不久，警方人員又重新回來了。但爲安全計，這幢大厦各樓的住客，仍然未獲許可重返家中。

軍火專家又再度奉命在秘密電台的儀器中，找尋綫索，看看是否有炸彈藏着。結果，經過大批警方人員的搜索後，發覺儀器中沒有爆炸裝置，但那幅中空的圍牆，却有秘密綫路直通天台……那是秘密電台用以發射電波用的。

由呂偉良一手拆除的計時假彈，那具計時器分明是歹徒臨走時才開始走動的。但是，他們又怎麼會知道有人搜到這裏來，而作好事前這一連串的安排？

那起碼的安排包括：及時離開這裏，撥好假彈的計時器等等。

後來呂偉良等人終於明白了，他們每次廣播都用自動儀器加以控制——當配有時間掣的錄音機，將要廣播的聲音播完後，秘密電台也自動關掉，不再發出任何電波。

即使如此周密，但歹徒一定也明白到警方總有辦法查出他們之所在，所以每次廣播之前，例作一番安排，秘密電台廣播固然自動化，就是計時假彈也重新較過時間，目的就是要令警方在進退維谷中，把大厦居民撤退！

指紋組的人，在儀器中找出數人的指紋，證明歹徒不止一個人，而多至三四個人。

警探又把大厦管理處的人找來，他們說這是一對夫婦居住的，但印象模糊，似乎是新搬來的。隣居則說他們甚少露面，但宅內經過大事裝修，所以月前曾見A座有人大興土木。

由於每一單位換住客時，例必裝修，故隣居亦不以爲意，想不到原來有人在這裏設秘密電台。

根據管理處的租務登記，表示這對夫婦沒有孩子，只有二人同住，與其他各單位住客一樣，交了一個月上期以及一個月按金。

住客的登記名字是：石泉。

石泉可能只是個假名。但警方仍在檔案中查，希望查出一些端倪來！

至於室內的電話，則是上手住客留下來的。

設立私人電台必須向當局申請登記，即使由電器商店購買這些設備，店方亦須填報表呈交當局。因此，警方便開始向登記檔案中着手偵查。

但是，電器店爲了爭生意，顧客填甚麼他們也管不了，結果查出姓名地址是假的。

警方又開始在犯罪檔案中找綫索，假如那班人是有案底的，當然可以易如反掌地把他們找到。

但是，經過核對指紋之後，證明他們以前未在本市犯過罪。因此檔案中也沒有他們的記錄。

指紋組人員又在全市市民的指紋存底中找答案。×市市民有數百萬之衆，過去若要用一般方式遍查這數百萬人口的指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雖然專家們早已將全市市民的指紋分類，仍然是一件非常傷腦筋的事。

但是這是電腦時代，數百萬市民的指紋檔案，早已用電腦管理，說出來也有如神話一般，要查一套指紋屬於那一位市民，前後竟然不用十秒鐘。

不過，警方也開始感到迷惑了，因爲從儀器上印取下來的指紋，全部在電腦中出現了空白——這就是表示這數個人的指紋，未列入電腦管理的範圍之內。

爲什麼？

夏維探長獃在電腦旁邊，喃喃地說：「會不會是電腦壞了？」

電腦操縱員說：「不可能的，如果壞了，指示器會告訴我。」

夏維摸摸後腦，迷惑地說：「這麼看來，他們不是本市市民。」

操縱員道：「這也不奇！本市市民之中，本來就有不少是未登記的，例如偷渡而來的，他們未取得身份證明之前，指紋是不列入這範圍之內的。」

夏維是一位探長，他當然明白到本市的環境。

不過，他認爲一個偷渡而來的人，生活也成問題，那有心情犯罪？

看情形，這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匪帮。但他們來自何方？

夏維想到這裏，立卽叫人把捺取下來的指紋印成好幾份副本，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到東南亞幾個大都市去。

夏維的做法是非常聰明的。本市檔案中找不到答案，極有可能是其他城市的罪犯跑到這兒來活動。

另一方面，夏維又反覆把聲帶播放出來。這些聲帶包括寄給市長的一卷，以及後來從收音機廣播中錄取下來的。

從聲音中分析，顯然屬於一個人的聲音。但是，指紋為什麼有幾個人？

要解答這問題，其實也不難，大概這班人之中，這個人最好口才，又或者他們不想太多人露出破綻。好好歹歹都只讓一個人去負責好了。

從聲音談吐分析，這傢伙很粗魯，本地話講得並不好。這點與「他們來自外地」這想法脗合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不是警方人員，他們却在這件案件裏變了先鋒人物。最早到達現場的是他們，最危險的時候留在屋內現場的，也是他們！

因此，呂偉良現在也留在警局裏。夏維希望他提供一點意見。

呂偉良覺得歹徒既是外地來的，要找綫索的確十分困難。至於從聲音分析罪犯的籍貫，身份等等，也證明有效，但因此而破案的，似乎少之又少。

呂偉良對夏維說：「設立一個秘密電台，除非他們幾個人都是多方面技能的人才，否則，即如裝機，泥水和木工等等，也得找人協助。」

「是的，但他們事實上並未把其他人牽連在內。」夏維說道：「起碼我們還未找到第五個人的指紋，但那四個人的指紋，已被證明不是本市市民。因為指紋存底中找不到答案。」

這時候，有個探員入來，對夏維道：「馬尼刺警方有覆電了。」

夏維接過電文一看，才知道馬尼刺也受過同樣的恐嚇和勒索。但是，警方根本不把這件事放在心裏。因為他們長年累月的受到颱風的威脅，正是見怪不怪。

不過，他們却提供了一份資料，就是數名華籍罪犯的檔案，將由航空寄來，以供參考。

呂偉良担心的是下一次颱風的來臨，那一班人既然逃脫了，他們會不會老羞成怒？

阿生沒有跟呂偉良在一起，他去過圖書館，又跑去找過好幾個人，最後返回家中看書！

警局裏一片緊張，局長把夏維召入辦公室之內，呂偉良覺得留在那裏也沒有意思，於是離開警局，返家去！

呂偉良很少看見阿生安坐在家中看書的。

「你沒有出去嗎？」呂偉良一邊在沙發上坐了下來，一邊問阿生。

阿生道：「不！我回來不够半小時，警局裏有什麼新消息？」

「沒有，馬尼刺警方的電報，相信沒有多大的帮助，他們說稍後時間交航空公司把一些華籍罪犯的檔案副本寄來，以供參考。但是，我始終覺得，這些事不是一般罪犯所能做得到的。」

呂偉良說話的時候，阿生仍然在翻書本。

客廳裏一片沉默，好久沒有說話的聲音。

呂偉良閉目沉思，阿生有阿生在看書。看來他們師徒二人完全不再關心這件事了。

呂偉良想的是金大嫂和他的兒子金小寶，還有那傷亡百多人的可怕記錄。如果這是天災，還無話可說，但是，現在已越來越多證明這是一場人為的風災！

到底有沒有可能製造一場暴風？

呂偉良忍不住問阿生：「你在看小說嗎？」

「不！我在查科學性的根據。」阿生說，「今天我去找過幾個人，他們是物理化學的大學講師，氣象學家以及爆炸專家等等。」

呂偉良怔了一怔，問道：「你找他們幹什麼？」

「我要知道是否有人混水摸魚，必須印證一下。」阿生說，「如果真的在理論上可以製造一場風暴，那麼，這班歹徒必是有知識的技術人才。否則，他們只是懂得看看天象，然後乘機混水摸魚。」

「結果你證明了一些什麼？」

「專家們認為絕不可能。但是，一位爆炸專家講得對了。」

「他怎樣說？」

阿生道：「他說『建設難，破壞易』，颱風雖則不能控制，但熱帶氣旋可以被利用。我到頭來同意了他的說法。」

呂偉良知道阿生的求知慾很強，所以他入學的日子少，但各方面古靈精怪的知識多。

呂偉良也知道這個徒兒有許多地方酷肖自己，例如抱打不平，喜歡結識各階層的人。因此，阿生說他去找過一些大學教授，以及物理化學專家等等，呂偉良也都相信了。

阿生突然由沙發站起，捧住一本書走到了呂偉良的跟前。

他指住其中一頁，對呂偉良說：「師父，你看看這段記載！」

呂偉良接過書本，視綫集中到阿生指示的一段文字，上面印着：「一九五七年當颱風襲擊美國佛羅烈達州的時候，派駐貝爾慕德的偵察機隊隊長安德生上校，曾駕駛一架B十七型偵察機，將數枚科學炸彈投入風眼中心，結果，這些含有化學物質的科學炸彈令到風力大為減弱！……」

呂偉良把書本的封面翻過來，上面印着四個金字：「科學文摘」。

阿生一邊把書本取回，一邊說道：「既然科學家有辦法減弱風力，自然有辦法把風力加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歹徒利用複雜的科學知識，把一股熱帶氣旋加以擴大。既然科學家能以科學炸彈將風力減弱，自然亦可以相反地加强！這是相對的理論。」

呂偉良道：「你的意思可是：歹徒未必能憑空製造一股颱風，但却可以利用天然氣候的惡劣變化，變成一股風暴。是不是？」

阿生點點頭，道：「對了，我到過圖書館，也翻過不少書籍，所得的結論就是：可以製造一場人為的風暴，但必須有『材料』，而所謂『材料』，就是天然氣候的惡劣變化。舉個例，附近海域上空有一股熱帶氣旋，本來不可能一下子變成一股風暴，但是，倘若有人把一顆化學炸彈投

入，令到醞釀中的風暴加速形成，那就是一股威力龐大的颱風了。」

呂偉良也覺得阿生的理論可以成立。他說：「然則，歹徒可能不止四個人，而可能是個龐大的組織。」

阿生道：「對了，實情正是如此，他們不但要向本市勒索，可能還要向其他沿海城市下手。」

呂偉良道：「你也猜對了。根據馬尼刺警方說，他們也收過同類勒索信，但他們認為見怪不怪。原來馬尼刺長年累月的受到颱風的吹襲，他們根本不把這件事放在眼裏。」

阿生又說：「我也去找過一位氣象學家。」

「他怎樣說？」

「他同意了我的見解。根據本市天文台的記錄，最初發現南海有一股低氣壓，照理不可能一旦變成風暴，但事實却是威力驚人的。由此看來，分明有人在海面上作怪！」

呂偉良完全同意了阿生的見解。

他撥了一個電話到探長辦公室，接聽的是探長的高級助手辛尼。

辛尼認得呂偉良，他說：「探長仍在局長那邊開會，有緊要事嗎？」

呂偉良道：「不！只想知道有什麼新發展。」

辛尼當然明白呂偉良問的是那一件事，因為目前全市風聲鶴唳，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歹風帮」這件事。

「歹風帮」就是本市報紙給歹徒們的稱號。

辛尼說：「局長很鼓燥，我担心我的上司又要受氣，聽說市長接到歹徒的電話，這回他們要三億了！」

「真的是貪而無厭！」呂偉良不禁破口大罵！

辛尼又道：「他們怪我們破壞了他們的秘密電台。這三億元一星期內要籌妥，否則，又是另一場更可怕的風暴！」

呂偉良道：「你相信嗎？」

「我不相信，但市長相信。」辛尼說，「聽說他正準備付欵。」

「你不是開玩笑吧？是三億，不是三元，三十元或者三百元啊！」

「庫存數十億，三億元如果可以令到歹徒收手的話，還算值得。」

呂偉良說道：「想不到，你也會這樣說的。」

辛尼苦笑道：「人命要緊，如果再有人在颱風中死去，只怕這個政府也要跨台了。」

呂偉良道：「不過，如果政府輕易付出三億元，相信全市納稅人，也會齊聲抗議。」

「抗議又有什麼用？過去也有過無數抗議，後來怎麼樣？都沒有下文。」辛尼笑道，「不過我不妨告訴你，我的上司一定不贊成付錢！」

「那麼，他可能要被迫辭職了。」呂偉良開玩笑地說。

想不到他正要掛綫時，那邊辛尼却叫住他：「請等一等！」

聽筒那邊，傳來夏維的聲音。他說：「自從你離開警局之後，我一直在開會。看情形，我非辭職不可。」

呂偉良怔了一怔！剛才他本來跟辛尼開玩笑，想不到現在連探長也這麼說了。

呂偉良問：「為什麼？」

「電話不能多說，有機會見面再告訴你。」

呂偉良也沒有再問下去，雙方掛了綫了。

夏維探長嚷着要辭職，已經不止一次了。呂偉良見怪不怪！問題是：這一次到底是為了付欵的事，還是局長壓力太大而已。

坦白說，呂偉良絕對不希望看見探長辭職。過去呂偉良和夏維是對立的，一個是警探，一個是俠盜，水火不能相容，這是必然的事。

但是，識英雄重英雄，誰也沒想到他們竟會變成了好朋友。

目前警界良莠不齊，像夏維探長這樣盡忠職守的警探，不容易得到幾個。市面治安日壞，正是因為有經驗的警探紛紛辭職或退休去了，要在數百萬人口中維持平靜，簡直是夢話！

風聲鶴唳　人心惶惶

市長辦公室以及住宅，除了派有警探駐守之外，電話也被駁綫竊聽，目的是要查出匪徒的電話來源。結果，總算有了收穫！

最近一次打到市長辦公室去的電話，給駐防的警探查出了來源，那是第七街與二十五街交界處的一個電話亭。

自從夏維探長的一名助手因為無法在電話局的合作下完成任務之後，高級警官已奉命帶着技術人員，進駐電話局的接綫房。

電話局雖然採用了最新設備，一切駁綫均由機械自動接駁，但是，要查出某一綫路的來源，仍然是十分容易的事。

負責設下陷阱的警探，汽車上都裝配有無綫電通話機！

一部機動卡車之內，就是由高級警官坐鎮的活動指揮總部。

電話局內的警探於查出了電話來源後，立即利用專綫電話，告知總部的無綫電台，再由無綫電台迅速向全市巡邏車廣播的。

這時候，大部份的巡邏車，就會趕到現場去封鎖那個地區，而機動性的指揮總部也開到現場，負責部署一切。

夏維探長這時剛好開完了會議，聞訊亦偕同辛尼助手等，匆匆趕來。

由於警方的行動實在快速，那個電話幾乎還未講完，附近一帶街道，已被封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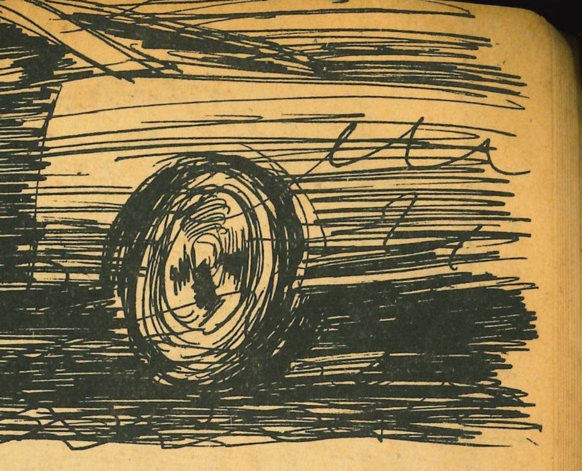
電話亭裏有個人匆匆走出來！跳上一輛汽車裏去，迅即開走！

一輛剛剛開到第二十五街的警車立即響起號角，直追過去！

但是，那輛汽車開得十分之快，轉眼間已在街口拐了彎。

幸好每一輛警車都有無綫電話，可與其他巡邏車連絡。

因此，迎面而來的一輛警車示意那汽車停下來！



逃車輪胎中彈，失去重心，整輛車闖入一間店鋪之內。

但是，那黑色私家車一扭駄盤，車子飛上了路旁的行人道上！

巡邏車來不及掉頭，立即又透過無綫電話，通知總部——總部電台有如一個轉播站，迅速的把這消息傳給其他巡邏警車了。

於是，紛紛開到這一邊來的數十輛巡邏警車，分別展開兜截！

那駕着黑色汽車的傢伙，有如出柙猛虎，橫衝直撞！前後避過了不少警車，但也有不少警車上的警員開槍向他射擊！

車子一個輪胎中了彈，失去了重心，「轟隆」一聲，整輛撞入了一間店鋪之內去！

這是下午四點鐘。

被黑色汽車撞入去的，是一間雜貨店，這時正有二名婦女在購物，想不到禍從天降！這時都變了肉醬！

柜枱內的店員也都受了傷。

警員紛紛撲入，黑色汽車雖然停下來，堵塞着整間雜貨店的舖面，但車內的男子却傷重昏去！

夏維來遲一步，看見這情形不禁破口大駡！他指責巡邏車上的警員，不該開鎗，如果追踪下去的話，決不會有此慘事發生！

不過，他發了一輪牢騷之後，又帶着辛尼跑開去了。現場交由高級警官去處理了！

夏維和辛尼等人，是爲了調查電話亭內的情形，因此他們的車子來到了第七街與二十五街交界處。那兒一座電話亭已被封鎖，任何人也不准入內。一輛巡邏車和數名警員正在那兒戒備！

夏維探長透過了電話亭的玻璃，隱約看見有些東西留在裏面，他担心是計時炸彈之類！

辛尼問一名巡邏車上的警長：「有人進去嗎？」

「沒有！」警長答道：「那傢伙逃脫後，我們一直守在這裏。」

夏維一邊吩咐那警長利用巡邏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總部派指紋專家來，一邊走進了電亭裏面去。

放在電話亭內的，並非計時炸彈，而是一個手提錄音機。

從錄音機旁的透明膠片可以看得見，裏面的一卷盒式錄音帶仍在不停地轉動！

但是，已經聽不到任何聲響了。

再看看那個公衆電話，講筒已經放回原位。

夏維探長摸出一方手帕，包裹着手指，先將錄音機按停了。這是可以避免把指紋弄得凌亂的方法之一。

夏維又把聲帶轉動，轉到開始的位置，將聲帶就地播放了一次，裏面播出一個男子的聲音。

那男子說道：「市長大人，請小心聽着，我上次說過了，那三億元現欵，必須在一星期之內交出，否則本市將受到另一場風災的困擾。現在我告訴你，你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明天晚上八點正，你必須用一輛黑色的私家車，載着那批鈔票，開到大鐘樓底下。假如你敢欺騙我們，下一場風災，足以將你由市長的寶座上吹跌下來！」

以後再也沒有任何聲音。

聲帶只錄了這麼一小段，以下就是一片空白。

警方總部派來的指紋專家到了，他們分別在電話亭內外，以及電話的聽筒上搽取指紋。至於那具手提錄音機，夏維叮囑他們更加要小心保存。

夏維又和辛尼駕車回到雜貨店那邊。十字車已將車內傷者送往醫院，黑箱車則將二具女顧客的屍體運入殮房！

大批記者湧到現場，街衆紛紛指責警方人員做得過火！但是，除了維持秩序的警員勸各人離開之外，沒有人把批評者抓去。這大概就是自由世界可愛的地方。

夏維探長什麼也不管，他只急於要知道那駕車逃亡的人是否有生命危險？

現場上一名警官對他說：「他的生命有危險，探長先生。」

夏維反問道：「救傷車上有我們的人嗎？」

「當然有，我派人隨車同往醫院，如果中途他甦醒過來，便可以錄取口供。」警官說。

夏維拍拍那警官的肩膊，道：「你做對了。」然後又問：「救傷車把他送往那一家醫院？」

「這裏最接近紀念醫院，所以我吩咐他們把他送往紀念醫院。」

「對了，這是十分重要的證人，他可能令我們把匪帮一網成擒。」

夏維說完，立即又回到車上，叫辛尼開車往紀念醫院去！

紀念醫院是位於市區的一間全科醫院，設有急救室。當然也是政府醫院之一。但是，大部份的建築物來自民間。

辛尼知道探長一定十分焦急，因爲這是一條極端重要的綫索！所以他把車子開得很快！

夏維也說：「我們不能讓那人死去，否則一切綫索也斷了！」

辛尼一邊開快車，一邊說道：「我們總算勝回一次了！」

夏維正想說什麼，却從望後鏡中發覺有些不對，他好像看見有一輛車子風馳電掣地追來！

辛尼也隱約見到了。他說：「會不會是我們自己人，他們可能要捉快車！」

夏維說道：「全市的交通警員也認得我的車牌，誰敢抄我車牌？」

後面那輛車子越追越近。當夏維看清楚車型之後，忍不住詛咒地道：「眞正是寃家路窄，我早就想到不可能是我們的人了！」

辛尼當然也認得了，那輛罕見的銀灰色特製汽車，就是「鐵枴俠盜」呂偉良的座駕車。

師徒二人是在出事現場離遠看見探長駕車匆匆離去，所以才急急追來！

阿生開快車是有過案底的，這時幸好大部份的巡邏警車已開往出事現場的幾條街道，否則，一定有警車追來！

阿生很快就把車子開到與探長的汽車併肩而行。

兩輛汽車同一速度前進，呂偉良透過了車窗，高聲問了過來：「聽說抓到了勒索的匪徒，是不？」

夏維也高聲回答：「對了，我們正要到紀念醫院去看他！」

×市的街道以狹窄馳名於世，前面又是只可行一行汽車的馬路，因此，二輛汽車不能再併肩前進，必須一先一後的了。

阿生一踏油門，車去如箭，辛尼只好讓他先行。

車抵紀念醫院，門外很沉寂，也不見有十字車放在那裏。

夏維下了車，呂偉良早已候在水泥通道上，那是走進醫院中去必經之路。

呂偉良問道：「落網的男子是怎麼樣的？」

「我也看不清楚，但他受了重傷，十字車把他送到這裏來。」夏維探長一邊說，脚步不停的，一邊已經進了醫院的大門了。

辛尼在外面停放好車子，下車之後四處張望也不見有十字車。他心裏想：可能是十字車數目太少，這邊完成一項任務，那邊又要出動吧！

夏維一入到醫院大堂，立即就走到詢問處的柜枱面前去！

他問一名職員：「剛才送來的一名重傷犯人在那裏？」

那職員莫明其妙：「什麼犯人？」

夏維生氣地說：「十字車剛剛送來的，還有警員陪同。」

職員搖搖頭：「今天未收過這一類症，到底怎麼一回事？」

夏維把身份證明出示：「我是探長，你切不可浪費時間。」

那職員苦笑道：「探長先生，我當然認得你，你就是警方的夏維探長，對嗎？但是，我們今天未收到有警員陪來，由十字車送來的病人。」

夏維剛才是急敗了，現在他才稍爲清醒，問道：「急症室呢？」

「急症室也很清閒！」職員指指那邊，「你可以過去看看，但裏面沒有病人。如果永遠像今天這麼清閒，眞是天下太平了。」

辛尼也入來了。

夏維對辛尼說：「快撥電話到總部查問，由十字車送往急救的匪徒是否中途改變主意，送往了別間醫院？」

辛尼跑去打電話。

呂偉良陪着夏維跑進了急救室。只見裏面幾位護士在閱讀雜誌小說和報章，的確是清閒得很。

阿生在醫院四周跑動。但是，找遍了附近一帶，也見不到有一輛十字車。

辛尼已經與總部連絡過了。總部無綫電台與機動指揮卡車經過無綫電話連系之後，也說押送犯人的十字車的確是奉命開到紀念醫院來的。

紀念醫院就只有這一間，並無分支。

到底又出了什麼意外？於是警察總部之內，又引起了一陣極大的騷動，大批巡邏車奉命出動，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搜索。

那輛闖連雜貨店的黑色汽車已經被查出車主是誰，車主是姓龍的，大約十五分鐘之前，已向警方報失。據車主解釋，半小時前他把汽車停在二十五街，當他購物完畢出來時，發覺汽車被人駕走，於是報警。想不到這時車子已被撞得稀爛！

一輛巡邏車最後終於在一個停車場內，發現了那輛失踪的十字車。

這停車場位於一個大球場附近，相當僻靜，尤其是沒有球賽進行時，連一般大小車輛也很少停到這兒來。要不是巡邏車找到這兒，只怕還有一段長時間才被人發覺。

巡邏車透過無綫電話通知總部，總部立卽轉告其他車輛，不到數分鐘，十多輛警方的車輛已將附近一帶街道封鎖。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所乘坐的車子，是唯一不屬於警方的車輛。他們緊隨着夏維和辛尼所乘坐的車子，到達了球場附近。

警方如臨大敵，把附近一帶街道圍得水洩不通。阿生把車子停在一旁，對呂偉良說：「難道歹徒還留在車內嗎？」

呂偉良道：「當然不會，車內可能空空如也。」他說着已經下了車。

警員在戒備中向十字車推進，手執手提機槍的全副武裝警員，都把槍咀對準了十字車那邊。好像担心一下子車門打開後有人由裏面衝出似的。

一名警長首先撲到十字車後面的門前，左手拉開車門，右手握槍，神情極之緊張。但是，當車門拉開之後，那位勇敢的警長就呆住了！

其他站得較遠的警方人員，紛紛湧了上來！同時他們也因爲車廂內的情形而獃在一旁！

原來車內有人，而且還有兩個，都是他們自己人。不過，那兩名警員，已經死了！

他們死得非常可怖，睜大了雙眼，蜷縮作一團。車廂之內，血漬斑斑，但看不出有半點掙扎的痕跡！

二名警員的佩槍已經不見了。

十字車內的担架床上，只留下一灘血漬，沒有人躺在那裏。

夏維探長呆了一陣之後，有如從噩夢中驚醒，他慢慢地登上了車，一陣血腥氣味混和了十字車內的藥水味，幾乎令他嘔吐起來！

十字車看來不會是假的，那陣氣味却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受得了的。

夏維翻翻二名同袍的眼皮，証明二名警員已經氣絕身亡。

總部已經接獲巡邏車的報告，趕派驗屍官和警犬到現場，攝影師，指紋專家等等，也先後趕來。本來集中在雜貨店和電話亭採訪的記者們，也及時轉移了目標，趕來這裏採訪！

平時十分僻靜的停車廣場，這時頓然熱鬧非常，只不過熱鬧之中添上了幾分恐怖，尤其是派在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員們，想起歹徒的殘酷手段，心情更加感到憤怒了！

很明顯的事實擺在眼前，十字車不會是假的，但給歹徒中途截住，然後制服了車上的人員，再把十字車迅速開往了現場，將受傷的歹徒搬走。

跟隨在十字車上的二名警員，一定猜不到車上的人員是僞裝的．所以給歹徒有機可乘．在毫無防備的情形底下，被槍殺了！

歹徒最後把十字車開到這裏來．大概是爲了轉換汽車。

種種跡象可以顯示出．歹徒不但十分有組織．而且行事迅速兼且機靈得很，再看看他們手段毒辣，就令到有經驗的警探明白到，這一回他們遇上十分高强的對手了！

是的，最感到頭痛的就是夏維探長，他是警方一切棘手案件的直接負責人．局長三番四次在緊急召集的特別會議中．當面訓令他．不惜一切代價．必須把歹徒一網打盡！

但是．直至到目前爲止．警方都在失敗的地位，甚至可以說．毫無收穫！

電視台的實地播映．以及電台的卽場廣播等等新聞節目．令到全市市民頓然之間陷於風聲鶴唳之中．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市長立刻把警察局長召到他的辦公室去！

局長早已心感不妙，但也沒法，惟有硬住頭皮吧，誰叫自己倒霉！

市長一見了他就大發雷霆，拍案大駡：「你到底怎麼攪的？這件事越弄越糟！我剛才在電視新聞中見到，你又有二名手下死在他們的手中，難道你要看着他們找到這裏來麼？」

局長滿臉慚愧地說：「市長大人，我已想辦法誘他們墮入陷阱了，想不到他們竟然如此狡滑。不過你放心，我們很快就可以抓到他們了！」

「豈有此理！你眞不像話！」市長生氣地說：「人家早就說你只懂得收規，對付歹徒完全沒有辦法，我還以爲有人誹謗你，想不到人家都沒有寃枉你！」

局長的面色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垂下頭來，不敢作聲！

市長又指住他的鼻尖大駡：「你快給我滾回去！三天之內如果你不能把歹徒抓來見我，你就準備好辭職信好了！」

局長半句也不敢反駁，悄悄退出了市長的辦公室。

出到門外，他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總部的無綫電台，叫人設法通知夏維探長和一批高級警官，趕回總部開會。

夏維探長正率領他的一批助手，在十字車旁邊展開偵查工作。

一名在巡邏車上接到無綫電廣播的警員，跑過去把局長召他回去開會的命令傳達了。豈料夏維聽了之後，氣得呱呱大叫起來！

夏維生氣地說：「一天之內開了幾次會議，說來說去也是那幾句。你去代我告訴他，開會不可以抓到歹徒的，叫他自己去開好了！」

警員不敢再說下去，匆匆走開了。

一頭警犬嗅過了車上的氣味之後，低哼着離開了十字車，鼻子一直觸着地面，走回到馬路這邊來！負責訓練牠的警員，一直用皮帶控制着牠，不讓牠跑的太快！大概是担心追不上牠！

那頭警犬沿住馬路，一直走回市區的繁盛街道來，數名武裝警員緊躡其後，夏維和辛尼也駕車在後跟住牠走！

看來，牠似乎嗅到一些什麼綫索了，說不定牠會帶警方人員到歹徒的秘密巢穴去！

警犬最後轉入一條橫街，那兒很髒，街口堆滿了垃圾。

轉眼間，警犬又拐了彎，進了一條橫巷！

所有尾隨其後的警員和探員都緊張起來！

夏維和辛尼已經下了車，後面一輛儎滿武裝警員的警車也停在街口，車上的警員在探長的指揮下，紛紛散開！

附近街上的店舖不知內裏，但見警方如臨大敵，担心殃及池魚，紛紛關門！

相反，馬路兩旁和附近一些住在樓上的住戶，都擠滿了好奇的羣衆！他們明知這幾天以來街頭巷尾都談論着這件事，但許多人仍未知道又死了二名警員！

那頭警犬企圖衝入一家店舖的後門去——這條後巷正是一列店舖的後座！但是，那名警員却拉住牠，其他警員已會意了。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紛紛推開後門衝了入內！

這是一家食物館的後門，裏面許多男女工人正在工作，突然看見一隊武裝警員闖進，無不嚇到面無人色！

靠近後門的天井上，擺放着不少生猪肉，鮮牛肉以及鷄鷄鴨鴨等。

夏維向店東表明身份之後，店東和店員也感到莫明其妙！

他們都口口聲聲說是正當商人，爲什麼會給警方懷疑？

警探在閣樓等處搜查，但一無所獲，也沒有什麼可疑之處。

再把警犬放入來，只見牠一直嗅着天井地上的鮮牛肉，各人才明白這畜牲又擺了烏龍。大概是牠嗅到了血腥，所以才會把各人帶到有血腥的地方來！

呂偉良和阿生也夾在人堆裏看熱鬧，但看見這情形也不禁爲之啼笑皆非！

這時天色漸黑。

夏維探長忽然接到總部的消息，說有人在一間車房中，發覺三個男子——他們手足被綑綁，口部塞了棉花，還貼上了膠布。

這三個男子正是十字車上的人員，包括一名司機和二名男護士。

那間車房是屬於一富戶的。日間當空下來的時候，本來是鎖上了的，車子回來時才把它打開．富戶的住宅就在斜路之上．而那間車房則建築在斜路下面的空罅之內！這可以說是充份利用了空間．事實上在這山城之內就有不少這一類車房。

三個人的被發現．是由於那位商人在黃昏時份把車子開回車房去。當初固然嚇得一驚．後來查明才知道他們是十字車的司機和護士。於是立卽報警。

根據這三個人的口供．他們是在一處十字路口的紅綠燈之前被人出其不意地制服的。對方的車子與他們並頭前進．當前面路口亮起了紅燈時．那輛車子的人就出其不意地拉開車門．要脅司機把車子開往一條僻靜的街道。司機在利刀揷腰的威脅下．果然無從反抗。

最後，車子開到那斜路底下的車房內，爲數約五名彪形大漢，分持刀槍，把他們要脅着。脫掉了他們的制服之後，加以綑綁，塞口，貼膠布。然後才把十字車整輛開走！

過程大致就是如此這般，可見歹徒組織嚴密，行事極之有計劃。難怪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受傷的同黨刦走！

警方覺得非常丟臉，局長更加在大發脾氣，他在警局裏氣得紮紮跳！

夏維等人收隊歸去時，有人傳出局長的命令，要他立刻進見！

夏維剛踏進局長辦公室的門口，就被他戟指大駡！大致上來說，局長的口吻正如市長駡得他狗血淋漓時一樣，他在市長面前所受的一口烏氣，現在又在夏維面前發洩出來！

但是，夏維却沒有那股耐性，局長只駡了幾句，夏維就截住他：「你不要駡了，我是來辭職的！」

「辭職？」局長呆了一陣！

「是的，這份差事我不幹了。」夏維很堅決地說。

局長意料不到。他回心想想，如果連夏維也辭職，他的處境會更加難堪！尤其是在目前這處境，警局裏的偵探人才正是「青黃不接」階段，辦案已感到人手不足，假如這位富有經驗的探長也走，實在不堪設想。

不過，局長氣燄正盛，這如何下得了台？

「誰批准你辭職？」局長的口氣還是那麼强硬！「如果你想不幹也可以，照正手續，把辭職信遞上來吧！但一日未獲批准，你就得受我指揮，你就得切實執行任務！」

夏維知道這老傢伙的脾氣，每一次夏維沉不住氣要辭職時，他都是這麼說的，這就表示他知道自己不對，不該駡人！

夏維是一位負責的高級警務人員，卽使眞的想退休，他也絕不會選擇這個時候的。

所以，他一言不發地，走出了局長的辦公室，局長不敢難爲他，只把其他高級警官召來，查問他們在外面執行任務時的情形。

夏維回到他自己的探長辦公室，他的一班高級助手已雲集在那裏。他們知道探長曾違抗命令，不肯回來開會，暗忖這回定不得了。豈料夏維却不再提這件事，反而與各助手商討以後破案的步驟！助手們這才知道一切已成過去。

大批警員及探員仍在幾個出事現場工作，但歹徒們却沒有一個落網！

警方一連幾次撲了一個空，夏維也覺得歹徒們的確高强得很。許多綫索，明明可以追尋的，到頭來又好像一根一根的斷了。

平時手上掌握有大批綫人的探員們，四出打聽，但綫人們却也束手無策！

夏維曾派人去跟踪一個姓龍的商人，他就是那輛黑色汽車的車主。但是，那探員的報告，也表示一點不值得懷疑。

另一方面，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也對那姓龍的商人起了疑心，原因就是他報案時，事情已經發生了。

換句話說，事發後姓龍的明知警方一定可以查出車主是誰，所以不能不報警說汽車被偷。師徒二人對他產生疑心，也就是由於他太遲報失汽車。

這商人叫龍如風，警探跟踪他的時候

，他曾經召來律師。

但是，呂偉良和阿生却沒有這樣做。他們偷拍了龍如鳳的照片，帶往一家商店去——這家商店就是位於二十五街的一家超級市場，據龍如鳳對警方說，他就是進入這間超級市場時，車子停在附近路旁被人偷去的。

超級市場一名售貨員看見呂偉良手上的相片時，呆了一呆，他沒有立即答呂偉良的問題，只是反問道：「先生，你是什麼意思？」

「我只想你告訴我，有沒有見過這個人？」呂偉良又重覆了他的問題。

那穿上了制服的男售貨員苦笑道：「每天在我們這裏出現的顧客成千上萬，叫我怎麼認得他們？」

這時候有一位部長級的高級職員經過，立刻走過來問：「發生了什麼事？」

售貨員道：「這位先生問我有沒有見過照片中這個人。他們可能是警探。」

呂偉良更正道：「不！我們不是警探，但這件事十分重要。」

那位部長接過龍如鳳的照片，瞥了一眼，道：「你們既然不是警探，爲什麼要查問我們？」

「告訴你，如果我是警探，我可能不會這樣客氣了。」呂偉良又說道：「我只是想你們証實一下，昨天是否有一位顧客——就是照片中的男子，曾到這個攤位來購物？」

照片有正面側面多款，是阿生用長距離鏡頭偷拍下來的。

部長反覆看見那數款龍如鳳的照片之後，忽然改變了態度，點點頭，說道：「是的，我記起了，昨天下午，這位先生的確到過敝店。時間是下午三點半至四點之間。」

呂偉良只說了一句謝謝你，便收回那叠照片離去。

在他們談話的時候，阿生沒有在場，他佯作顧客，在附近一些攤位，和櫥窗參觀。

數分鐘之後，師徒二人在那輛銀灰色的汽車裏再度會合。

阿生一邊把車子開走，一邊問：「你查到了一些什麼結果？」

「看來毫無結果，但疑點甚多。」呂偉良說道，「如果龍如鳳不曾在此出現過，我們便可以証明他說謊，是不？」

「是的。」

呂偉良道：「但是，剛才那位部長却說他來過了。」

「那就表示毫無疑問了吧？」

「不！我所說的疑點有幾個。」呂偉良又說，「例如那部長的態度，起初他很不高興，很不合作，這間超級市場是著名服務最好的，他們爲什麼會這樣？」

「可能其他警探也來查問過，他們覺得不勝其煩！」

「我不以爲這樣。那位部長最初不合作，但後來又太過份細心。」

阿生怔了一怔，問道：「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說他過份細心，是因爲他自動把時間也說了出來，我本來只問他昨天照片中的男子有沒有來過，他却說出龍如鳳昨午三至四點之間來過。」

「這有什麼不對？」

「依照一個人的心理分析，他本來無須多說，只須說：『他確是來過了，我認得他。』這就够了，但他的態度竟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爲什麼？」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大概不想我們逗留下去！」

呂偉良說：「是的，那售貨員答不出，爲什麼那部長却答得出？」

「也許售貨員太大意。」

「但售貨員是最直接接觸顧客的人，如果龍如鳳眞的來過了，他一定會首先記得。部長只不過在旁監督，他不可能比售貨員更有印象。」

「嗯……」阿生沉吟片刻，又說：「超級市場之內，設有秘路電視，你有留意嗎？」

「我當然留意到了。」呂偉良回頭又問：「還有一件事，你有沒有留意？」

「什麼事？」

「就是自從我們離開了超級市場之後，一直有人跟踪我們。」

阿生已暗吃一驚，差點兒就要把車子停了下來。

他往望後鏡瞥了一眼，果然有人駕了一輛小房車在後面苦苦追隨。阿生故意把車子拐彎，那小房車又照跟如儀。

阿生忐忑不安地問道：「師父，他們是誰？」

「我也不知道，但却不難猜得出他們是誰。」呂偉良說。

阿生道：「要抓住他們嗎？」

「不！」呂偉良笑了笑，「忠心的奴才是不輕易講眞話的。」

「那麼，我們擺脫他吧？」

「是的，擺脫他，然後反跟踪他們。明白我的意思嗎？」

阿生當然明白了。他把車子開到一家百貨公司門前去，然後下了車。

後面一輛小房車也停了下來，車上有二名大漢，其中一名跳下車來，也迅速進入百貨公司去，但是，裏面人山人海，他顯然無法找到呂偉良師徒二人。

不過，呂偉良却見到他，只是他故意跟這傢伙捉捉迷藏。

阿生已登上了二樓服務部，買了一件外衣和一頂帽子。

他問售貨員：「我可以就這樣把它穿上嗎？」

「當然可以啊！先生。」售貨員對他說：「你付了錢，我有發貨票給你，就沒有人敢說你是偷來的。」

阿生迅速付錢，同時也很快把身上的舊衣服脫下，交給那售貨員，故作尷尬地說：「這衣服實在太舊了。我立刻就要趕去見個女朋友，請你快些！」

那售貨員收了錢，交給收銀的，一邊替阿生把舊衣服包裹，一邊又說：「是的，這世界先敬羅衣後敬人，穿上一件光鮮點的衣服，人家的觀感也不同啊！」

阿生取過飾紙包裝好的衣服，立即走了。售貨員叫住他，無非想叫阿生取回找尾的一角錢，因爲那件外衣標價二十九元九角，阿生給了售貨員三十元。另外十元買了一頂帽。所以還有一角錢找續回給阿

生。

但是，阿生爲了担心呂偉良等得太久，也怕跟踪者找到這兒來，所以匆匆的走了。

售貨員以爲他眞的急於去會佳人，忍不住搖頭苦笑。

阿生回到樓下，呂偉良離遠已經認出了他的身形，打個手勢，表示跟踪他們的大漢就在那邊。然後，呂偉良由橫門閃了出去！

呂偉良回到了汽車裏去，匆匆開車走了。

跟踪他們的人在這一刹那之間被他弄得手足無措，小房車裏的人如果繼續開車追踪呂偉良，豈不是留下他的同伴在百貨公司裏？

由於他明明白白看見兩個人入百貨公司，只有一個人出來，那就是說，仍然有一個人留在裏面，所以，他迫得放棄了呂偉良。

留在百貨公司內的一名大漢，既找不到呂偉良，也不見阿生，只好跑了出來，回到小房車內，他的同伴在埋怨他！同時告訴他，呂偉良已經駕車走了。

在無可奈何的情形底下，他們也只好開車離去。冷不提防阿生在後面却截了一輛街車，對他們展開了反跟踪。

藍色小房車果然開回超級市場去，阿生在街車裏離遠看見小房車開進了超級市場專用的停車場之內。阿生心裏立刻就明白過來：他們果然是由超級市場裏派出來的。

但是，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

阿生叫街車司機把車子開往另一地點，因爲在他們進入百貨公司之前，師徒二人已經有了默契，他們約好在另一地點相會。

×　×　×

呂偉良駕車來到市中心區，時間是下午二時半。

他把車子停到一處停車場上，然後又由停車場步往一幢辦公大厦，他在入口處的牌板上找，終於找到了「龍風商行」這四個字。後面跟住有三個字寫着：「二零六」。

龍風商行是龍如鳳開設的，呂偉良在警方那兒查到了他的辦事處設在這裏。

他來到「二零六」室，玻璃門上有中英文的金字招牌，很是奪目。

龍風商行，到底是經營什麼生意的呢？——呂偉良未入門口，首先就有了這疑問。

他剛進了門口，就有人問他：「先生，有什麼貴幹？」那是坐在門角的一名小厮。

「我想找龍如鳳先生。」呂偉良向那小厮說道。

小厮又問：「先生貴姓？」

「小姓呂。」呂偉良又說，「我有個十分重要的事，請你代爲通傳！」

「好吧！呂先生，請你隨便坐。」小厮說着，走進了經理室去。

經理室外面的辦公室有許多男女職員，他們正在埋頭工作，似乎沒有幾個人會注意到呂偉良。

呂偉良看見小厮由裏面出來，請他過去，但他只走到門口附近，小厮就對他說道：「龍經理正在講一個電話，請你在這兒坐下來等一等好嗎？」

經理室門前有個小小的會客室，那兒擺了一套沙發和一個小几子。

呂偉良坐下來之後，小厮爲他斟茶遞烟。

不久，經理室的門拉開，走出了一個中年男子，他就是龍如鳳。

龍如鳳打量了呂偉良一遍，疑惑地問：「你就是呂先生嗎？」

呂偉良含笑站了起來：「是的，我認得閣下就是龍如鳳先生。」

龍如鳳仍然有點摸不着頭腦地問：「請問你找我有什麼貴幹？」

呂偉良故作神秘地說：「我有些十分重要的事告訴你，但是——」

他說到這裏，又故意望住門口的一名女秘書。龍如鳳立即明白，把手一攤：「請到裏面談談！」

呂偉良老實不客氣地，拄杖跟他走了進去！

龍如鳳把經理室的門關上，於是裏面就只賸下他們兩個人。

龍如鳳有點急不及待地問：「呂先生，到底有些什麼指教？」

「指教就不敢當，不過，有些事你可能感到興趣。」呂偉良一邊把一個大信封遞到龍如鳳的手裏，一邊又說：「你先看看這些照片再說。」

龍如鳳一邊把信封打開，一邊充滿疑惑地瞪住了呂偉良。

信封之內，全是龍如鳳的照片。

「這是什麼意思？」龍如鳳面色不大好看。

呂偉良聳聳肩，笑了笑，道：「我只想討個賞錢，因爲我認得照片中人就是閣下了！」

龍如鳳滿臉不高興地說道：「你想勒索嗎？」

呂偉良立即解釋：「你千萬不要誤會，我絕對沒有這樣想。」

「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呂偉良故作爲難地抓着後腦，「我是……嗯……我是一個扒手，這包東西，是我從超級市場扒到手的。」

「哦！原來你是見不得光的扒手！」龍如鳳似乎輕鬆了許多！

「給不給賞錢隨便你好了。」呂偉良又說，「不過，不怕對你說吧，我知道有個人拿了這些照片到處查問。」

「查問什麼？」

呂偉良又聳肩苦笑：「我怎麼知道？說不定是閣下的太座請了個私家偵探去查你的行踪。不過，我可以担保，他一定不會是警探！」

「你怎麼知道？」

「老實說，我們這一行業與警探是死對頭，他們的樣貌很難走得過我雙眼。我本來打算扒他的銀包，想不到却扒着了這一包照片，眞倒霉！」

龍如鳳想了想又問：「那麼，你又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裏？」

呂偉良笑道：「閣下是名人，要找你實在太容易了。報紙上的『時人行踪』不是經常有你的新聞麼？我既然知道你是龍

風商行的老闆，要找你當然要到這兒龍風商行來了。是不？」

「是的，你太聰明了。」龍如風陰森一笑，然後打開銀包，取了一張十元鈔票，「這是賞給你的。」

呂偉良接過鈔票，說了一句「多謝」，就走出了經理室。

但是，他並沒有立即離去！只在門外會客室的沙發坐了下來！

門口那邊一張辦公桌後面，坐着那位戴眼鏡的秘書小姐。

她盯着呂偉良，把手上的工作停下來。呂偉良含笑跟她點頭爲禮，她以爲龍如風暫時叫呂偉良出來這裏等候，因爲許多時龍如風都會這樣做。例如他要接聽電話，他就會叫人客到外面稍候。

因此，女秘書不以爲意，又埋頭繼續工作。

呂偉良坐在沙發上，盡量把耳朵靠向後面的木牆，因爲背後就是龍如風的辦公室。他隱約聽到撥動電話號碼盤的聲音，但那聲音極之微弱！

呂偉良情急之下，迫得冒險將萬能拐杖的暗掣按動！

「得」的輕輕一响，一條有如鋼綫一般的天綫往上面伸了出來，幸好那位秘書小姐沒有注意到。

呂偉良把耳朵湊近拐杖，再按動了另一個暗掣，立刻可以聽到經理室裏面的聲音。原來經理室與會客室之間雖則用木板隔開，但上面有個通風窗。附在萬能拐杖中的竊聽儀器極端敏感，只要有少許聲音，也可以聽得一淸二楚。

龍如風顯然是與一個人正在裏面通電話。

這時候龍如風正在以極其驚異的口吻問：「什麼？你說，那個來查問行踪的人，也是手拄鐵拐杖的？……對了對了，一根鐵拐杖，年紀在三十餘歲左右，樣子倒生得不錯。嗯……爲什麼你早不說出他是個跛子？看來我又上當了。……是的，他剛來過這裏。……是啊……那些照片大約像普士咭那麼大……嗯……我立即趕下去看看，希望他不會逃得太遠！」

電話立即掛斷了。

呂偉良覺得他沒有猜錯，龍如風果眞是個問題人物。

他立刻把竊聽天綫收回拐杖之內，正擬由沙發上站起來，但到底是太遲了。

龍如風已經由經理室裏走出來，而且立即就發覺了他！

呂偉良在這種情形底下，只有硬住頭皮站下來，笑了笑！

龍如風意外地怔了一怔，冷冷地問：「怎麼你還不走？」

呂偉良苦笑道：「我以爲你還有賞賜，老實說，那十元似乎太小了。」

「你眞的是大種乞兒！」龍如風突然面色一沉，拔出了手槍！

這時候，那位女秘書才如夢初覺！

龍如風把手一擺，向女秘書打了一個眼色，只見那位秘書小姐在辦公桌的左上角按了一個按鍵，「刷」地一聲响，一幅布簾立即拉攏，把會客廳與外面大辦公室完全隔開。

本來會客室與大辦公室也不是完全可以透視的，因爲那些玻璃屏障是看不透的沙玻璃。但現在加上一層布帳，簡直連一點影子也看不見了。

呂偉良乖乖的舉高雙手！

他苦笑道：「這是什麼意思？」

龍如風扳着面孔道：「現在是你說眞話的時候了。」

「什麼眞話？」

「別裝蒜，你到底是什麼來頭？」

「你別作賊心虛，我絕對不是警探！」呂偉良故意這麼說。

「那麼，你到底是什麼人？」

「你應該想得到的。」

「我不喜歡轉彎抹角。」龍如風說，「你想怎麼樣，你應該坦白告訴我！」

「好吧！」呂偉良笑了笑，「既然到了這個地步，我不怕對你說，我們只想分一份。」

「分一份？」龍如風怔了一怔，「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心裏明白，何必多說呢？」

「我才不明白。」

呂偉良道：「超級市場那位部長先生應該告訴你，我們並不是容易對付的人，例如我來找閣下之前，他們曾經派人跟踪我們，結果也給我擺脫了。本來我大可以不必這樣做的，對嗎？」

「嗯……」龍如風瞪住呂偉良，點點頭。

呂偉良又說：「但是，我要讓你們知道，我不是一個傻瓜。」

「好吧！現在你要若無其事地走出去，我跟在你後面，會把手槍放在口袋裏，如果你不聽我的命令，我只有殺你！」

呂偉良道：「何必這樣？大家的目的既是一致的，也許我們會對你有更大的帮助，反正，你殺了我，你也得不到什麼好處。」

「當然，暫時我不會殺你的，只要你不逃走，我會帶你到一個地方去，會見一些人。」

「比你更高級的？」

「也許是的。」

「好吧！那我跟你一齊走！」

龍如風道：「不！你先走，我在後面監視你，必須再三警告你，不要驚動外面的職員們！」

「你放心！我只想發財，又不是找麻煩來的。」

「那麼走吧！」

呂偉良於是若無其事地，走出了布帳外面去，他拄住鐵杖，走在前面，龍如風則跟在後面。

大辦公室的男女職員仍在埋頭工作，似乎沒有人理會呂偉良和龍如風。

出了大門，呂偉良走向電梯門前。但是，龍如風却對他說：「我們走樓梯，你不要動我的腦筋！」

呂偉良只好依了他的說話去做，向住走廊那邊走了過去。

呂偉良担心阿生會乘電梯上來找他，因爲在百貨公司門口時，他們曾相約在此相聚。

阿生萬一仍未能及時趕到的話，也同樣無法知道呂偉良已經出了事，被人押走。因此，呂偉良就在忐忑不安的情形底下，步下了梯階。

落到樓下，呂偉良仍然希望能够及時遇上阿生，但是，結果他一直走到街上，仍然看不見阿生的影子。而龍如風已經迫近他的身旁！

龍如風又低聲警告他：「小心點！慢慢的走到下面的停車場去。你可知道這辦公大廈的停車場在那兒嗎？」

呂偉良道：「是不是往左轉？」

「對了，然後由橫巷入去。」龍如風說，「我的車子就停放在那裏。」

呂偉良笑道：「想不到你有那麼多的車子，給人撞毀了一輛，還有一輛！」

「少開口！走吧！」龍如風撞了他一下，他知道那是手槍的槍管！

往左轉，那兒便是這幢辦公大廈的專用停車場的一個入口，但停車場內的車子，却是由另一個街口駛出去的。

停車場在地牢下面，因此呂偉良走進去時，要拾級而下。

呂偉良如果這時要反抗，他仍然有機會，但是，他還是乖乖的，依了龍如風的說話去做，登上了一輛大型房車。

龍如風道：「你開車吧！我坐在你身旁！然後指示你去一個地方。」

呂偉良道：「我這樣子，怎麼可以開車呢？」

「別裝蒜了！有人看見你開車離開百貨公司。」龍如風說。

呂偉良苦笑道：「那是一輛自動脚掣的汽車，我開慣，但這一輛——」

「我這一輛也是一樣的，你可以試試看！」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好開車。

車子果然是最新欵的，呂偉良把它由出口處開了上去！

由於那兒地勢較低，所以必須駛上一條斜路，才可駛出馬路。

這一邊，已是另外一條街道。

龍如風坐在呂偉良身旁，用手槍指住他的腰部，說道：「把車子開往超級市場去，你一定不會不懂如何走法吧？」

呂偉良道：「你要去那裏都可以，但請你把手槍收藏好。否則，萬一遇上了交通警員，大家都不大好。」

「少說廢話！」龍如風道，「你敢故意出錯，藉以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都會殺你！」

「你眞沒有腦筋，如果我要走，我有許多機會。甚至在未找你之前，我大可以先行報警才找你！但是，警方的花紅能有多少呢？」呂偉良道，「我化了那麼大的心血才找到這麼好的發財門路，你趕我我也不會走的！」

呂偉良這一番說話果然令到龍如風大爲放心，他把手槍收回口袋之內。

街道上的交通很擠迫，還未到下班時候，許多地方已擠得水洩不通！

呂偉良趁着前面的汽車停下時，他又試探地說道：「恭喜你們，你們快要成功了。」

然而，龍如風却沒有理睬他！

呂偉良又說道：「你們眞了不起，過去小弟自認是個頂尖兒的旁門左道高手，但是現在跟你們相比，眞的是小巫見大巫啊！」

龍如風瞪了他一眼之後，這回他說話了。

龍如風道：「你是什麼來頭？」

「在警局裏有案底的，會偷會搶，你說我是什麼就什麼。」

「你怎麼會找着老子來了？」

呂偉良笑了笑，又聳聳肩，這時前面的車子開動了，他也把車開出！

龍如風又重覆地問：「你爲什麼要偷拍我的照片？說吧！」

呂偉良剛才是給他問得啞口無言，但經過片刻冷靜之後，呂偉良的腦波閃動了一下，立刻就答道：「你老兄大概也知道，像我們這種有過案底的人，根本沒有什麼事情可做的，因此，閒來無事就得被迫去做警方的綫人。告訴你吧，照片是警探交給我的。到底他們要我們怎樣，相信你也想到了吧？」

龍如風道：「我想不到，你說來聽聽吧。」

「他們要我查查你的來頭。」呂偉良一邊扯謊，一邊在組織虛構中的故事。

他知道，只要龍如風一念之差，就可能會把他置諸於死地！因此，他一方面要保存自己的性命，另一方面又要硬住頭皮去冒險！

雖然他明知這樣是等於跟死神開玩笑，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龍如風沉吟一下，又問道：「你去了超級市場，查問過之後，有沒有會過警探呢？」

「沒有。」呂偉良說。

「連電話也沒有打過一個麼？」龍如風再問道。

呂偉良說道：「我可以發誓，保証沒有。」

「你想要多少錢？」

「你以爲值多少？」

「有什麼值與不值？」

「我帮了你們很大的忙，你想想，如果我只希罕那一份綫人費，就不會來找你老兄了。」

龍如風笑了笑，不作聲！

車子開到超級市場後座樓下的停車場去，呂偉良立刻又發覺，天花板四角均裝置了電視鏡頭，這種秘路電視，就像用以窺伺顧客的一樣。但是，這兒只不過是停車場，却不是購物的市場，何故也要如此周密？呂偉良早就覺得這間超級市場眞不簡單。

呂偉良把車子在一個車位上停了下來，然後才依了龍如風的說話下了車。

停車場一角有一部電梯可以直通市場上面各樓，也有樓梯可走。

呂偉良看見龍如風步步爲營監視住他，一步也不放鬆！

二人先後進了電梯之後，龍如風伸手按了「六」字。

電梯一直往上升，中途並未停下來，當電梯停下來的時候，已經到了七樓。

呂偉良只知道這間超級市場佔了這幢大廈的三層，那就是地下，二樓和三樓，此外就是地庫下層的停車場，却未想到高達七樓仍是他們的範圍。

到底他們是個怎麼樣的集團？

呂偉良在滿腹疑團之中，被人推了一

下：「走吧！別老是獃在這裏！」在後面推動他的，當然就是那個龍如風了。

呂偉良走出電梯，便是一條長長的走廊，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不過他心裏明白，天花板之上可能也佈下了電眼。

龍如風對他冷聲說道：「往右轉過去吧！」

呂偉良往右邊走廊拄杖而行，只見一間間的房間，却不知道裏面到底是住宅還是辦公的地方。

大約走了數碼遠，剛到了一個門口時，龍如風又叫他停下來。

呂偉良看見一度門打開了，龍如風在後面對他說：「進去吧！」

「裏面是什麼地方？」呂偉良看見門似乎自動打開的，好像沒有人，他就有點心寒！

龍如風說：「你進去自會明白，何必嚕嘛？」

呂偉良唯有硬住頭皮走進去！

豈料他剛走了入去，那度門就「嘭」的一聲，自動關閉！

呂偉良急忙回轉身來，龍如風失了踪，他顯然沒有跟進來！

這是一間密不透風的房間，連通風窗也沒有一個，只有天花板上面的空氣調節系統。

由天花板上面洒下來的燈光，十分光亮，使到呂偉良睜不開雙眼！

這間房眞眞正正可以稱得上是「四壁蕭條」。甚至連椅子也沒有一張。

地板是人造雲石砌成的，四周的牆是白色的，加上那強烈的光綫，使人置身其間，感到極不舒服。

呂偉良不知道對方要把他怎麼樣處置，也許龍如風把他困進這裏之後，正在向他的上司請示亦未可料。

呂偉良想像到天花板之上可能有電眼窺伺，爲了避免引起對方更大的疑慮，他不敢有所行動。

不久之後，一幅牆壁移開了。

出現在呂偉良眼前的，是有若電台播音室的設備：一幅長方形的玻璃，有若弧形銀幕似的擋在前面。玻璃的後面便是有如播音台控制室的設備。

一個頭髮斑白的老年男子站在一些儀器的旁邊，龍如風在旁陪伴着他。

呂偉良看見老年人的嘴唇在動，聲音却自天花板上面傳來！

老年人說道：「這是你的最後機會，你要講眞話，否則，你將會因爲缺乏氧氣而死在這裏！」

呂偉良說道：「我對龍先生所說的，全是眞話，你應該相信我。」

老年人道：「我只要開動儀器就可以知道你是否在扯謊。因此，你必須爭取機會，把你的企圖說了出來，否則你會後悔莫及。」

呂偉良想像到這老年人可能是一位十分出色的科學家，他說不定就是最高首領，既然可以製造颱風，對於「測謊機」一類儀器，當然也可以製造。

但是，目前外國警方所採用的測謊機，則只是屬於一種較爲複雜的脈搏測量儀器。原來一個人在說謊時，心情緊張，足以影响到體內機能的正常活動，於是儀器便作出顯示。警方亦往往憑着這種顯示，確定疑犯是否說謊。

明白了這道理之後，如果對方是個頭腦冷靜的人，大可以對抗儀器的電波。例如被測驗者，極力讓身心一致，想的完全是虛構中那回事，根本不當自己在說謊，也不驚愕。那麼，測謊機的一切反應也極有可能是十分正常的。

問題却是：說謊的人作賊心虛，不能懾神定性，結果還是露出馬脚。

呂偉良看不見這斗室之內有任何機械，大概這老年人如果眞的要利用測謊機對付呂偉良的話，必須把他由此帶走吧了？——呂偉良當時就是這樣忖測着。

老年人又說：「你既然是警方的綫人，那你一定與警探保持連絡。是不？」

「是的。」呂偉良知道這番說話大概是龍如風轉告老年人的，否則，他又怎麼會說自己是警方的綫人？

但是，事實上呂偉良絕對不是什麼警方的綫人，那不過是一片謊言而已。呂偉良的目的，無非要龍如風不要懷疑他是來作對的。

老年人往儀器上瞪了一會，面色大變！呂偉良不知道那儀器上面有些什麼，因爲玻璃背後的儀器全是背着他，而作四十五度往上傾斜，讓站立在儀器前面的人可以一目了然的。

呂偉良看得出，老年人的神色不對勁，他顯然在發怒！

轉念之間，呂偉良已看見老年人抬起頭來，責罵呂偉良：「好傢伙！你眞大胆！果然在說謊！嘿！你騙不了我的！」

呂偉良暗自吃了一驚。

他眞不明白，爲什麼老年人那麼快就知道得這麼多，甚至未經過儀器的檢驗，難道他有比測謊機更進步的儀器。

呂偉良正在呆呆地想，又看見老年人在按動了一些按鍵！

從老年人的神色可以看出，他在認眞地對付呂偉良！

龍如風站在一旁，對老年人說：「博士，慢着！」

「怎麼啦？」老年人回頭瞪住龍如風，怒道：「難道你還不看見，這傢伙分明在說謊麼？」

呂偉良心裏既吃驚，也奇怪！他完全未與任何儀器接觸，對方憑什麼知道他說謊？

唯一與呂偉良接觸的，只是空氣，除此之外就只有踏在脚下的地板！

對了，是那塊人造雲石地板，呂偉良現在才感到它在微微地震動。然則，它可能是一塊科學地板，比起任何儀器更加敏感。

呂偉良一點也沒有猜錯，事實上正是如此，地板表面有如人造雲石，事實上却是一塊特製金屬，敏感的程度足以反應出腦波的跳動。因此，呂偉良腦子裏所想像的事物，一一現出在控制室那邊的儀器之上。無所遁形。

儀器上附有一塊螢光幕，所以老年人能够像看電視一樣，知道呂偉良心裏想的是什麼。

當然，這比起測謊機更進步了。測謊

機須要用儀器跟身體連貫，但現在一切從簡，只須被測驗者站在那地板之上！

這時候，呂偉良又可以從天花板上面的傳音系統聽到龍如風在說：「博士，這個人還有一個搭檔，如果這時候讓他死去，只怕會有麻煩！」

話雖如此，呂偉良已感到呼吸開始有點困難，老年人和龍如風的對話聲音，也越來越有點模模糊糊了。

老子人曾對呂偉良警告過，他可以在控制室那邊，令到空氣缺氧。然則，剛才他在控制板上按下一個按鍵時，分明是把氧氣開始抽出去！

呂偉良有窒息的感覺，他開始感到昏迷，迷迷濛濛地倒向地板之上……

× × ×

阿生從街車上跳下，付了車資，匆匆進入一幢辦公大廈。

這就是呂偉良曾經來過的地方，阿生與他約好在這兒相會。

阿生現在也以同樣的方法——在那塊掛有各店號招牌的牌板找到「龍風商行」之所在。

但是，當他進到「二零六」室時，裏面一名小厮却說呂偉良沒有來過。不過，阿生善視氣色，他很快就發覺這傢伙神色不對。

阿生若無其事地走了。

但是，他出了那度玻璃大門時，却回頭張望，這時他已發覺剛才那小厮往裏面急步而行。

阿生心裏奇怪，立刻又折了回商行之內，同時看見兩種情景：一是大辦公室裏的男女職員均感驚奇不已。二是剛才那小厮正與一名女秘書在耳語。

阿生立即飛竄過去，一手抓住了那小厮，厲聲喝問：「手拄鐵杖的人呢？」

「我不知道！」小厮抖聲說道。

秘書小姐原是坐在桌子後面的，這時也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說道：「先生，你是什麼人？這裏是辦公地方，不要吵吵嚷嚷好嗎？」

阿生幾乎給她嚇倒了。但想到呂偉良的安危，他就不顧一切，一手抓住那小厮的衣領，一手推開了「經理室」的門。

但是，經理室之內空空如也！

阿生感到吃驚，問道：「你的老闆到什麼地方去了？快說！」

那小厮被阿生雙手提起，雙足離地，衣領梗住他的咽喉，忙說道：「我不知道，你問秘書小姐吧！」

那女秘書已經跑到那邊去，把其他人召來！

阿生再把小厮揪起，作勢喝道：「誰敢過來，我就首先摔死他！」

那班人果然給阿生嚇得不敢衝前。

女秘書怒道：「你再不走！我立刻就打電話報警！」

阿生冷然一笑，道：「那好極了，你最好還是趕快點把警察叫來！否則，你們這裏一切將會變作廢物堆。除非你講出那位呂先生和你們老闆去了那裏。」

「你這人眞是無賴，嘿！」女秘書向衆人打了一個眼色！

只見那班大漢齊聲喝了一聲「上」，幾條人影直撲過來！

阿生毫不考慮，順手把那小厮飛擲過去，首當其衝的二名大漢與小厮撞個正着，三個人倒作一堆！

另外三名大漢從旁殺上，但阿生已抓過一張椅子作武器，左一掃右一拍，但見大漢們左歪右倒，引起一片混亂！

阿生有理沒有，横衝直撞，把辦公室內的東西搗亂一番！

數名大漢轉眼又圍攻上來，阿生明知雙拳難敵八手，雖則他的身手不凡，武功相當，也要顧慮到作困獸鬥，到頭來吃虧的還是他自己。

因此，阿生明知在這裏難有什麼結果，便企圖衝出重圍！但是，就在這一刹那之間，有人把一度鐵閘拉上了。

同一時間，有人以刀棒襲擊阿生，也有人狠狠地說：「不要放走他！」

阿生知道要由大門衝出，難乎其難，鐵閘固然鎖上，鐵門也關閉了。在以寡敵衆的情形下，硬要由那大門出去是不可能的事。

阿生無可奈何，只有另想辦法！

大陣大仗阿生見過了不少，只要對方不會突然拔出手槍來，刀刀棒棒在這班人的手中很難對阿生造成威脅的。

辦公室之內一片凌亂，但始終沒有人敢去打電話報警，也許他們明白到如果警察來了，只有給阿生有逃生的機會。

阿生一閃一避，俱是功夫，揮拳踢腿，渾身是勁。他沒有武器帶來，但却懂得就地取材，抓起任何東西都可以變成十分犀利的武器，枱枱椅椅固然被他充份利用，就是案桌上的文房用具，手到拿來，又是一件足以傷人的暗器。

呂偉良訓練阿生時，除了着重武功訓練之外，思想更爲重要。呂偉良不喜歡殘殺無辜，所以阿生目前雖則陷於重圍，仍然不想大開殺戒！

阿生順手從一張辦公桌上的枱角抓起一撮大頭針，扣指彈出數枚，立見有人捧腕撫足，呼痛不已！

阿生就趁住這空檔，急竄入經理室之內！無奈那班大漢却苦追不捨，阿生的目的本來想進入經理室之後，把房門關上。然後打電話報警！但是，他來不及掩門，衆人又啣尾追來！

阿生在這種情形之下，難免想到呂偉良的忖測沒有錯。呂偉良懷疑龍如風是有理由的，像目前這情形，如果這班人不是問題人物，早已報警，又怎麼會關上了門，企圖置阿生於死地？

一股人潮湧入，阿生被迫又要回身對抗，突然「嘩啦」一聲，窗門的玻璃被撞得粉碎，立刻驚動了街上的行人。

阿生所以要闖進經理室來，正是因爲他想到這裏面的窗門向正大街，自然剛才那一下子出手也是故意的，一把椅子把整幅玻璃窗上的玻璃，撞得洞穿了一個大洞。玻璃碎片掉到樓下去，劃傷了數名過路人，但却引起了巡邏警員的注意。

發號施令的女秘書一聲暗號，衆人紛紛撤出房外，阿生也要跟出時，經理室的門已「砰」然一聲，牢牢地關上了。

突然之間有一陣極之怪異的氣味，撲鼻而來，令到阿生以爲是悶烟毒氣之類，急忙忙往後退，掩住鼻孔退到窗口，那是

空氣流動最大的地方，卽使對方施放毒氣，相信也無法將他毒死。

阿生往街上一望，但見人頭湧湧，無數驚奇的目光，正注視着這個窗口！

阿生掩住鼻孔，回轉身來，已經看見一股濃烟密佈，火舌四射！

原來剛才那陣氣味並非什麼悶烟毒氣，只是那位發號施令的女秘書利用按鈕設備，把隱藏在空氣調節機內的自燃氣體噴出！

女秘書的意思當然是爲了置阿生於死地，同時也是這辦公室之內太過凌亂不堪，萬一警方人員一到，查問之下，勢將無法交代。

此外有件事最重要的，就是她要把一切存放在這裏的文件燒燬。

可惜阿生經驗不足，也不够鎭靜，他看見情勢危急，忙把一切拋諸腦後，逃命要緊，於是就由窗口爬了出去！

窗外並無水泥簷屋，亦無可以立足的地方，阿生要退回屋內時已經太遲了，因爲自燃氣體迅速蔓延，室內早已變成一片火海！

阿生呆立窗緣，火勢越迫越近，濃烟撲鼻，令到他無法不採取行動。

站在街上的行人，個個翹首上望，一方面替阿生担心，另一方面也感到莫名其妙！

這是六樓，離開地面足在六七十呎以外，下面如果是草坪，而又沒有人的話，阿生還可以凌空打幾個筋斗，賭一下運氣。但是，現在却擠滿了好奇心的行人，如何可以冒這種險？

不過，阿生也不能繼續獃在這裏，否則，卽使不被燒死，也會被濃烟焗暈。

街上似乎只有看熱鬧的人羣，不見有警車，更不見消防車。

阿生知道他不能支持得多久，若不趕快有所行動的話，他可能就會在神志不清的情形底下，墮樓身亡！

這時候，他要由室內撤出已不可能，經理室既然已陷入火海之中，外面相信也無可避免了。

在這一刹那間，阿生必須有所決定，否則他就會死得不明不白。而他的決定也只有一個，就是由這裏窗口跳下去！

大厦建築是最新型的一種，表面光滑無比，若然要由這窗口攀過另一單位的窗口，也是不可能的事，因爲外面沒有東西可以扶持。

阿生在極度危急中，但覺眼底下有些東西在飄揚，那是一面國旗！

原來再下兩層——四樓一個單位是某國領事館所在地，所以伸出去的旗桿之上，懸掛着一面國旗，正在迎風飄揚！

阿生靈機一觸，立卽縱身下跳！

站在街道上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他們看見這情形無不嘩然驚叫！

這也難怪，馬路是硬蹦蹦的，並不是游泳池，在場的人難免都會想像到阿生腦漿塗地時的可怖情景！於是路人爭相奔避，胆小者掩面驚呼，甚至有人登時嚇得暈倒地上！

阿生不是自尋死路，只是被迫如此而已。他本來打算縱身下跳時，伸手抓住領事館那根旗桿的，但到底由六樓到四樓相距又有十多二十呎的距離，他只能抓着那面國旗！

這已經算幸運了，如果連國旗也抓不到，後果就不堪想像！

不過，國旗是一幅布而已，加上日晒雨淋，其脆弱程度實難以抵擋得住阿生這一股衝力，登時又聽到「嘶」地一聲，那面國旗立刻由中間裂開，分作兩邊！

阿生大吃一驚，急忙乘勢將身子一盪，就憑這麼一盪之勢，雙足僅可鈎住了那根旗桿，那根作四十五度傾斜的旗杆，而不致立卽下墮！

卽使如此，街道上圍觀的人又是一陣嘩然！

消防車，警車紛紛拉响了號角，趕到現場來。

阿生一個倒掛珠簾的姿勢，使雙足能及時搭住旗杆，反腰一彈，雙手也緊緊攀穩了，姿勢之美妙，實在教人喝采！可惜當時在場目擊的人，早已被他嚇得呆了，否則必可博得如雷掌聲。

阿生有如猴子一樣，攀在旗杆之上。消防車立卽架起雲梯，將他救下來。

阿生對在場的警員表示身份，要求警方立卽採取行動，將那幢辦公大厦包圍，因爲起火的單位可能就是「歹鳳帮」的一個機構所在！

負責帶隊的警長一聽到「歹鳳帮」三字，便想到事態嚴重，立卽通知總部，一邊又派人封鎖大厦出口。但是，上面既然起火，大厦內各單位的男女職員們皆紛紛逃命，怎麼可以把所有的人困在辦公大厦之內？

警長爲此而反要求阿生陪同警員把守在大厦的入口處，如果見到可疑人物由裏面出來，立刻通知在場的警員，加以拘捕了！

所謂可疑人物，當然是指阿生在「龍鳳商行」裏面見過的男女職員們。尤其是那個發號施令的女秘書。

但是，直至到一批由總部派來的警隊趕到現場，阿生仍然見不到一個龍鳳商行的人，說不定他們早在警車未到之前，已逃出大厦之外！

阿生把他師父呂偉良失踪的過程說出。一名領隊的探目知道這件事非同小可，立刻利用無綫電話向總部報告，而這時候辛尼的汽車正在附近經過，聽到總部的無綫電報告之後，立卽趕到現場！

現場一片混亂，消防隊的滅火工作早已展開。

阿生會見了辛尼之後，告訴他關於師徒二人偵查超級市場的結果。辛尼聽了阿生的述說也覺得事有蹺蹊，一邊用車上的無綫電話與夏維探長連絡，一邊駕車儀着阿生趕往超級市場去！

總部得到辛尼的報告，立卽通知全市巡邏車，找尋呂偉良的自用車的踪跡。坦白說，若在平時，警方才不會這麼關心呂偉良師徒二人，但是這件事與勒索市政府的事有關，自然不同了。

辛尼的車子故意開入超級市場地牢的停車場去，雖然沿途阿生曾對辛尼提警告，說出超級市場之內到處裝有電眼，但是辛尼還是把車子開了進去。

辛尼是夏維探長的高級助手，他當然很容易就看得出這停車場之內也有電眼監視。只是他故作不見而已。

下了車，他與阿生，由梯階步上市場去。

阿生離遠就認得出那位部長，他暗中通知了辛尼。

辛尼看見許多天花板和牆角都裝有秘路電視，正如許多大公司和銀行一樣，表面看來無非爲了防盜。但無論如何，現在可能就有人注意到他們。

辛尼走向那位部長身旁，那穿制服的部長很有禮貌地彎腰問道：「先生，有什麼我可以帮你？」

辛尼出示警探的証件，道：「我可以見見你們的經理人嗎？」

部長一怔：「可以是可以的，不過，他可能不在這裏。」

「不管在與不在，你立即就帶我去。」辛尼又說：「我有十分重要的事要找他，妨碍警探辦理公事的罪名是十分嚴重的。你知道嗎？」

那位部長稍爲猶疑一下，終於把辛尼由一個內部職員專用的樓梯進口處走了進去！

阿生離遠監視一切。當他看見辛尼由那兒走了入去之後，他也在稍後時間，企圖通過那裏，但是，立卽有人過來阻止他了！

「先生，你想去那裏？」那職員十分有禮地說：「如果想去洗手間，請往左轉，那兒有路牌指示，假如閣下想到二樓購物，可以右轉，那兒有自動樓梯可以輸送你上去！」

阿生看見那職員的衣袋裏有紙筆，於是故作神秘地指手劃脚。

那職員不知內裏，以爲他是啞巴，取出紙筆給阿生寫字。

阿生在紙上寫上：「我剛才看見有個人鬼鬼祟祟的走了進去，你快通知警衞，小心！不要驚動我們的顧客，明白嗎？」

那職員看了這字條，弄得莫明其妙，但看了「我們的」三個字，竟然發生了錯覺，以爲阿生是自己人，雖然他不穿制服，但這超級市場這麼大，男女職員數以百計，說不定是下了班的職員。

那職員果然跑去找警衞員，阿生就趁了這機會迅速竄了進內。

阿生通過了那度門之後，立刻登上二樓——這是與外面市場隔開的，所以四下裏也見不到有人。一個箭咀指住三樓，木牌上寫住：「經理室，三零三室。」

阿生由梯間登上三樓，但見一個人影由一間房間裏走出來！

阿生立刻伏在梯間，不敢露面。幸好那人沒有走下來，只進了另外一間房。

這應該是超級市場的後面部份，與市場各攤位完全隔開，但每層樓都有職員專用的門口可以通過，而且每個門口都有「顧客止步」的木牌。換句話說，每一層樓，都有若干地方劃出，留作儲貨或辦公之用。

阿生知道不久之後就有人會找到上來，於是迅速上了三樓。

阿生輕輕在走廊上跑過，正擬走到「三零三」號經理室去，突然聽到有人在說話。那說話的聲音是由「三零一」宣傳出的，就是剛才那男子走了入去的一間。其實那男子就是把辛尼帶上來的人。

他對一個人說：「不好了，那位警探要找這裏的經理，怎麼辦？」

「警探？」那人也顯然吃了一驚，「現在呢？他在什麼地方？」

「我安置他在經理辦公室。」

「你去敷衍着他，讓我去通知博士好了。」

阿生偸聽到這裏，立刻退避到一角。門很快開了，一個男子出來，另一個男子轉進了「三零三室」。

阿生跟踪那穿西服的男子，由三樓上四樓，再由四樓至五樓，最後來到六樓。至於那穿制服的，則進了「三〇三室」。大概是奉命去敷衍辛尼吧！阿生認得他就是管理着許多個攤位的部長。

阿生看見每層樓都有許多一間間的房間，就是不見有人。

最後，他看見那穿上了西服的人進了「六〇三」號室。

阿生把耳朵湊近門旁，聽到裏面有人說：「會不會是來找呂偉良的？」

「我不知道。」另一個人說道，「不過，我已經叫人敷衍他，現在下面的三〇三室。」

「博士正在七樓對付那跛子，你上去通知他，我到三〇三去會那警探。」

「好吧！要不要作緊急防備？」

「只有一個警探，不必了，我會打發他走的，不過，你得叫博士小心點！」

阿生趕緊退後，閃過一旁。

一個中年人由房中出來，由樓梯下去了，剛才那穿西服的青年人，則登上了七樓。

阿生也想跟了上去，但是，有個人突然出其不意地，從他背後重重地擊了他一下。

阿生只感到滿天星斗，立卽倒了下去，至於以後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他完全不知道。

罪魁禍首　逃之夭夭

辛尼對一個中年男子表示了身份之後，說道：「這間超級市場就是由閣下管理的嗎？」

「是的，請問有什麼貴幹？」那中年男子說。

辛尼道：「今天是不是有個姓呂的，手拄拐杖的人來過？」

「姓呂的？」中年男子思索着，反問道：「幹什麼的？」

「他最初來向你們一名售貨員查詢了一些事，後來給人抓到這裡來。」辛尼只是根據了阿生的複述說了出來。

中年人道：「那是說，他可能是個小偸，是不？」

「不！他絕不是小偸！」

「那麼，他爲什麼會被人抓住？我們這裡的警衞員只抓高買的人。因爲我們有優良的電視系統，任何高買手也逃不過我們雙眼。不過，我們習慣上一定在抓着一個壞蛋之後，都通知警方。」

話猶未完，案頭上的內綫電話就响了起來。

中年人拿起了電話，問道：「有什麼事？」

「經理，我們又抓到了一個小偷，現在警衛室，要不要通知警察？」電話那邊有人說。

中年人道：「不必了，這裡剛巧有位警探先生，我一分鐘之後落來，千萬不要難爲他。」

「是的，經理先生。」電話掛了綫。

中年人就是這裡的經理何明祺，他回頭對辛尼說道：「說不定你要找的人，現在就在下面警衛室裡。我們一起去看看好嗎？」

辛尼於是跟住何明祺一齊離開了「三〇三」室，轉到樓下去。

在一間警衛室裡，一名職員正向辛尼和何明祺投訴，指住一個手足被縛的人是小偷，辛尼眞的有點啼笑皆非。因爲這個人並非別人，正是阿生！

阿生想辯護，但是，一名職員已把一張字條交給何明祺，說道：「他扮啞子，寫了這張字條給我，企圖引開我的視綫。當我去通知警衛時，就不見了他。後來，有人在四樓抓住他——」

阿生忍無可忍，插嘴道：「不是四樓，應該是六樓，他們從後面偷襲我！」

辛尼知道阿生不是小偷，但也不是有權擅闖民居的人，顯然理虧。

辛尼說道：「他是呂偉良的徒弟阿生，就是他向我投訴，懷疑他的師父可能被人綁架到這裡來。」

何明祺苦笑道：「綁架？眞笑話！我們是正當商人，爲什麼要綁架別人？即使抓到任何可疑的人，我們的警衛也依足手續，通知警方，除非他首先向我們的警衛襲擊，否則，我們甚至絕不會傷害他分毫的。」

阿生又插嘴道：「不！別聽他胡說八道，我看見他到三〇三室見你之前曾吩咐一個青年人到七樓去通知什麼博士，又說那博士正在對付我的師父呂偉良，所以我才會跟到七樓去，想不到——」

「你才眞的胡說八道！」何明祺打斷了他的話柄，道：「我們的市場只佔了地下，二樓和三樓，四樓是貨倉和辦事處，五樓以上已經不屬於我們的了！」

阿生叫了起來：「你說謊！辛尼快些通知探長派人來搜查這裡，我師父一定給他們囚禁在這裡！」

辛尼當然是相信阿生多過相信那位經理。但是，到底他是一位正式警探，警方人員辦事一切要講究証據的。

就在這時候，辛尼發現那些一系列的秘路電視畫面之上，出現了許多他所熟悉的面孔。原來大批警探已奉命滲入超級市場來。就是未見夏維探長。

警衛室內的電視機有數十個，一排一排的，全是各層樓的傳眞畫面。也許因爲太多了，所以辛尼也見不到夏維，不知他是否也來了。不過，辛尼知道總部收到了他的無綫電話之後，一定會轉達夏維探長的！

辛尼對何明祺說：「可以把他交給我嗎？」

何明祺道：「噢！當然可以，我們一向相信警方，也尊重你們。」

於是有人替阿生解開繩索，然後由辛尼將阿生帶走！

辛尼帶着阿生離開警衛室。阿生說道：「這兒顯然大有問題，爲什麼你不採取行動？」

辛尼說道：「你以爲我是你嗎？我們做事要依足手續，否則就會惹官非！入屋搜查也得要討一張手令，否則，就是犯法了！」

阿生道：「但是，剛才我所講的，全是眞的。」

辛尼說道：「我當然相信你說的話是眞的，但是，看來，我必須先向夏探長請示了——」

話猶未完，辛尼已經看見夏維帶人進入超級市場來。

辛尼走過去，簡畧地向他報告，夏維探長說道：「立卽帶我去見見那位經理先生。」

阿生插嘴道：「你們的行動不能循常規，否則就可能拖延了時間！」

夏維沒有答他，辛尼却帶了衆人折返警衛室裡去。

其實，何明祺等人早已從電視傳眞系統中，看得一淸二楚。

等到夏維表明身份之後，同時也表示他要搜查這地方。

何明祺不高興地說：「你們這樣做，似乎太過了吧！探長先生。」

夏維探長摸出一張紙，道：「你是不是反對我們這樣做？」

何明祺說道：「當然，這樣可能影响我們的營業。必要時，我只有通知我的律師。」

夏維笑了笑：「那你隨便打電話好了，我的搜查行動立卽就要開始了！」

「什麼？立卽就要開始？」何明祺顯然感到非常之意外！

「對了。」夏維回頭吩咐辛尼：「出去通知他們，除了見得到的門市部之外，包括儲物室和洗手間在內，一律要搜查清

楚！」

辛尼領命走出了警衛室。

阿生也感到意外，他完全想不到，夏維探長說做就做！

何明祺面色不大好看地說：「探長先生，你這樣做太過份了。」

「那你爲什麼不通知你的律師？」夏維冷冷地一笑，「剛才你不是說要打電話的麼？你可以控告我，但我現在首先向你正式警誡，我們警方懷疑你們這裡被利用作爲非法活動的場所，因此憑正式手令入來搜查。這就是我的手令！」

何明祺接過探長遞給他的一張紙，看了一遍，面色青了一遍又白了一遍！

夏維又說：「你可以不說話，但你說的每句說話都有可能被我們警方用作呈堂口供！明白嗎？」

何明祺看見那一紙入屋搜查令，登時無話可說。

辛尼在外面已通知了他的同伴們，集中候命！

夏維後來吩咐各人逐層樓展開搜查，除有顧客購物的門市部之外，儲物室，辦公室，以及貨倉等等地方，俱在被搜查之列。

正如阿生到過的地方一樣，下面三層樓都有後面那一部被隔開，用作儲存貨物或宿舍之用，三樓是數名高級職員的辦公室，會議室等等，四樓則是大辦公室和貨倉。

但是，五樓以上他們不能搜查！因爲那是另外一個機構租用的，如果警方堅持要搜查的話，又得另外申請手令紙！

高級消防官叫出一般男女職員，讓阿生辨認。

阿生低聲對夏維發誓說：「我的確在六樓被人打暈的。」

夏維心中有數，他回到外面的汽車裏，又塡好了另一張入屋搜查令！

原來他身邊經常帶備三兩張這一類手令紙，上面印鑑簽字俱全，只有「地址」一欄是空白的。其實不但是夏維如此，許多高級警探也會這樣，那無非爲了方便他們的工作。

夏維這一回在地址那兒塡上了門牌號數之外，聲明要搜全幢——那就是自頂至踵了。

五樓以上果然是由不同的名義所租用的，什麼運輸公司，旅遊公司，商行等等辦事處。六樓大部份是住宅。

七樓，有一間私人的實驗室，但是亦經批准，領着許可証的。此外，全是住宅的了。

總之，各單位不同業主，不同住客。警方在這裏，實在搜不到一些可疑的綫索來。

阿生也在搜查的警方行列中，連他也感到十分迷惑。到底呂偉良被收藏在那裏？他是否已經遭殺害了？阿生爲之担心不已！

那十多層樓，都搜查過了，亦毫無所獲！

阿生大爲洩氣！明明是超級市場裏派人跟踪他們師徒二人的，爲什麼一些綫索也搜不到？

這裏到處設有電視傳眞，可見防範周密，說不定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就作緊急疏散。因此，警方要從正面搜查，一

定難望達到預期的效果！

時間已是將近五點。

阿生爲了爭取時間，一定要把他師父呂偉良找回來，所以他又要求夏維拉隊到龍風商行去調查！

其實不用阿生多說，夏維也要去的，因爲那兒既然發生大火，夏維也想知道現場弄成怎樣了。

在市中心區那幢辦公大厦，消防人員早已將火撲滅，但消防員們仍然留在火災現場展開例行的調查，警車也有數輛停在附近的街道上，警員正在疏導交通。

阿生陪着夏維和辛尼等人，進入那幢辦公大厦時，一名消防官對探長說：「現場幸好沒有人受傷，但我想向這位先生問幾句話。」

夏維知道辛尼曾把阿生帶走，而負責調查失事原因的消防官，要向一個由火場逃生出來的人進行調查，却是十分正常的事。因此，夏維沒有反對。

但是，阿生在作供時，却引起了消防官的懷疑。那位消防官問道：「請你再說一次，你當時是到什麼地方？我的意思是，你到那一層樓？」

「嗯……二樓，不！又好像是六樓，……」阿生感到自己也糊塗起來了。

夏維在旁，也覺得可疑，插嘴問道：

「你到底是到二樓，還是到六樓去？」

阿生當時是站在大厦進口處，那塊掛上各店號的牌板就在背後，因此，阿生回頭仰首觀看，只見「龍風商行」是在「二〇六室」的。那麼，當時他應該到二樓去才對啊！

但是，事實上他却是由六樓跳出窗口，抓住四樓一間領事館伸出去的旗杆，而被消防員架起雲梯把他救下來的。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連生阿自己也感到莫明其妙起來了。

阿生摸着自己的後腦，向那消防官問道：「發生火災的，難道不是龍風商行了麼？」

「當然不是。」消防官道，「你也看見了，龍風商行是在二〇六室，發生火災的，是在六〇二室，我看，你完全弄錯了呀。」

但是，阿生認爲自己當時還未受驚，不可能弄得糊塗的。

他記得看過了牌板之後，就去找「龍風商行」之所在，「二〇六」與「六〇二」排成阿拉伯的數目字，列在一系列商號和房間編號裏面，極有可能在印象中造成一種錯覺。

阿生當時腦子裏想得太多，一方面想着呂偉良不知有怎麼結果，另一方面又想着超級市場那方面。所以，他只記得當時已經找到目的地了，却不知道那電梯到底停在那一層樓，反正層層看來都是一樣的。問題却是：爲什麼六樓也有一間「龍風商行」？

阿生有若陷入八陣圖之中，他固然担心呂偉良的安全，也對目前的處境懷疑！

夏維問那位消防官：「那麼，火災現場是個什麼地方？」

「是另一間商行的辦事處。」消防官說。

「裏面有人嗎？」夏維又問。

「有的。」消防官道，「但火災發生時，他們紛紛撤退！」

阿生插嘴問道：「他們現在在什麼地方？」

「有一部份留在六樓一間商行內，正接受我一位同事的問話。」消防官又說，「但有數名男女職員已因事獲得准許離去了。」

夏維叫各人立卽登上六樓，希望阿生可以認出一些可疑人物來！

六樓被焚的只限於「六〇二」和「六〇四」兩個單位。其他單位幸而未被波及，也算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消防人員獲得一間商行同意，借出地方供消防官查問一些口供之用。

阿生走近「六〇二」門口，那塊玻璃門被燒得破碎，但依稀仍然可以看見漆在玻璃上的招牌。

阿生指住那破爛不堪的玻璃門說：「這間分明是龍風商行。」

消防官道：「不！我們查過了，這間不是龍風商行，是龍鳳洋行。」

「龍鳳？」阿生呆了一陣。

夏維俯首檢起一些玻璃碎片，輕輕堆砌一下，果然是「龍鳳洋行」四個字，只不過「鳳」字寫成草書時，就變了有點像個「風」字而已。

阿生當時極有可能是發生了錯覺，錯把「龍鳳」當作「龍風」，而「商行」與「洋行」之分，本來就一樣，彼此同是經營出入口生意的，有人喜歡稱「商行」，也有人習慣稱爲「洋行」。所以，阿生有更大的理由認爲自己當時的確糊裏糊塗地弄錯了。

但是，阿生却記得淸淸楚楚，入門時是聲明要找龍如風的。

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阿生獃在一旁，面對住幾乎把他埋葬的火場，難免百感交集！

這時候，那名高級消防官已把男女職員叫了出來，讓阿生辨認。

但是，說也奇怪，阿生面對這班人，竟然沒有一個是他見過的。

夏維看見阿生那驚異的表情，就知道他內心也感到迷惑。

夏維說道：「難道這班人之中，一個你也不曾見過他們麼？」

阿生搖搖頭。回頭又問那位消防官：「還有一位女秘書和一個小斷，他們是否都走了？」

「不！」一個女子挺身而出，對阿生說道：「我就是龍鳳洋行的女秘書，他就是我們的傳達，也許就是閣下所指的小斷吧？」

阿生看看那對男女，又看看其他人，眞的是一個不認識！甚至從來未見過他們。他不禁問道：「你們都是在這裏辦公的麼？」

那班男女職員幾乎一致點頭。最少就沒有人否認。

阿生摸着後腦，幾乎以爲自己的腦子給人重重一擊之後出了毛病！

夏維提議說：「我們到二樓去看看那間龍風商行又是怎樣的。」

各人正擬轉身跑到電梯那邊去，那位女秘書問道：「到底我們可以走了嗎？現

在已經超過下班的時間了。」

夏維問那消防官：「保險公司的人來過了嗎？」

「來過了。」消防官說。

夏維道：「那麼，登記好各人的地址之後，就讓他們走吧！」

負責在現場調查的警探和消防人員，把各人重新帶到一個辦公室內，夏維和阿生等人，則在那位消防官員的陪同下，到二樓去。

二樓二〇六室果然就是「龍風商行」。但二〇六室和六〇二室的位置有着顯著的不同，因此夏維又問阿生：「你記淸楚了嗎？到底你去過的地方是『二〇六』還是『六〇二』？」

阿生怔怔地說：「我去過的地方的確是『六〇二』，不是這裏。『二〇六』和『六〇二』的位置相差頗遠，但是，爲甚麼我會跑到六樓去？」

夏維說道：「可能當時你的心情太過緊張，以致將『二〇六——六〇二』這兩組數字混亂，那麼，當你進入電梯之後，亦自然而然地按錯表板上的數目字。又由於你在此之前，從未來過這裏，只知道目的地是這幢大厦，既無任何印象，錯了也不發覺，原因就在這裏了。」

阿生覺得夏探長言之有理。

但是，他所遭遇到的事情又作何解釋？阿生不禁又獃在一旁！

「二〇六」室現在是關上了門的，裏面的人都似乎走淸光了。

阿生回頭問那消防官：「你有沒有查問過這裏的男女職員？」

消防官苦笑道：「我爲什麼要到這兒來查問？」

是的，六樓失火與這裏何關？阿生回心想想，也不禁爲之失笑。

夏維探長走到「龍風商行」門前張望一番，門已經鎖上，裏面的人顯然早已走光了。一般寫字樓是在下午五時下班的，現在已是五時三十分了。

阿生想看看「龍風商行」的內部陳設，以解決腦海中的謎，但是，夏維不許他隨便撬開人家的門。

阿生又問那位消防官：「龍鳳洋行的職員們如何解釋這場火的起因？」

「空氣調節系統的電綫洩電。這與他們的口供十分脗合。」消防官說。

阿生回憶起當時的情形，那場火，來得極之迅速，不禁又問道：「會不會有人放火？」

消防官道：「暫時我們看不出可疑之處。」

阿生再三思索，確定他從來沒有見過那班所謂「龍鳳洋行」的職員，因此對夏維說：「探長，我以爲你應該拘捕那班人，他們可能是替死鬼。毫無疑問，我是由六樓災場一個窗口躍下的，當時衆目睽睽，我要不是及時攀住那一根銅製旗杆，早已跌死了。因此，証明我絕不會說謊，而那班人爲什麼死充是那間龍鳳洋行的職員？顯然大有文章！」

夏維沉吟片刻，然後過去跟他數名助手不知說了一些什麼。

只見那數名助手離去之後，跟住又有一名警探匆匆上來向探長報告：「一輛巡邏車已在附近一家停車場找到了呂先生的座駕車。」

夏維還未答話，阿生已急不及待地問：「呂先生是不是也在汽車裏？」

那警探道：「報告中未見提及！」

夏維偕同阿生匆匆下樓。那警探是夏探長座駕車中的司機，剛才他也是從無綫電話中接到以上的報告，於是立卽向探長轉達。因此，詳細情形根本也不知道。

現在夏維坐上了他的汽車之後，立卽用車上的無綫電話與總部取得連絡，而阿生就坐在他的後面座位上，司機迅速把車子開往隣近一個停車場去。

呂偉良並不在汽車之內。根據停車場的記錄，車子是在下午二點多鐘停入去的，那正是阿生約好在龍風商行會面之後，阿生召街車反跟踪那輛可疑車子回到超級市場去的時間。

正當夏維在檢查呂偉良的車子時，他自己車上的無綫電話又响了起來！

他的助手接聽之後，跑過來對他說道：「探長，我們又發現了呂偉良先生的屍體！」

「什麼？」夏維和阿生幾乎異口同聲地驚叫了起來！

那探員說道：「我們一輛巡邏車在郊區發現了呂先生的屍體，總部剛剛接到這項報告！」

阿生渾身發顫，他從來沒有這樣驚駭過！

夏維什麼也不說，立卽回到了他的汽車裏去，叫人把車子趕緊開往郊區！現場上的警員和探員們，則奉命不准任何人接近呂偉良那輛銀灰色的汽車。

阿生自然也跟夏探長在一起，他恨不得長一雙翅膀立刻飛到發現呂偉良屍體的地方。

呂偉良不但是阿生的師父，恩人，也是阿生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親人。如果他眞的死了，阿生將會變得孤零零的！

雖然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之路，但呂偉良畢竟還很年青，相信除了阿生之外，許多有正義感的人都不願聽到關於他的不幸消息！

阿生從來不迷信，但現在他也默默地在心底裏祈禱了。

探長的座駕車上裝有警員和旋轉燈，與警車無異，在「嗚嗚」的警笛聲中，車子以每小時七八十里的時速開往郊區，路上的車輛都聞聲避過緩速行車綫上！照理數分鐘便可趕抵現場，但在阿生的感覺中，仍然太慢！

阿生回憶起呂偉良平時對他的教誨，有時呂偉良會說道：「過着像我們這種冒險生涯的人，隨時都有性命危險，萬一眞有那麼不幸的一天，你必須堅強起來，繼續替社會做一些有用的事。人，到頭來總會死的，如果死得有意義，那是値得的，否則，活到一百歲，一千歲，又有什麼意思？」

呂偉良這一番說話言猶在耳，阿生本來忍不住想哭的，但一想起師父要他「堅強起來」那句話，他又把眼淚吞進了肚子裏去！

是的，一個人總難免會死，如果深信上帝造人的話，這一點十分公平，富有的

人會死，貧窮的也一樣會死。同樣的，彼此死後都不能帶走一分一毫！分別之處僅在生前是否生活得有意義，如果生前對社會大衆有貢獻的，人家會永遠懷念你，否則，早死只是個人的事。

呆想間，車子已經停了下來！

阿生也從噩夢似的境界中驚醒過來，跟隨住夏維下車。

現場是一條郊區的公路旁邊，數輛警車停在一旁，一輛救傷車以及一輛運送屍體的黑箱車，幾乎同一時間開抵現場。

一名警官迎上來向夏維報告，但阿生却急不及待地奔跑過去！

呂偉良仍然躺在草堆裏，一批警員圍在四周，阿生很快給一名警員發覺，那警員並不認識他，企圖攔阻，豈料却給阿生無情力一掌推開，登時仰倒地上！

其他警員見狀紛紛拔槍，然而阿生却已衝近了呂偉良的身旁，同時連叫了幾聲：「師父……。」

但是，呂偉良毫無反應。

夏維探長離遠看見數名警員拔槍，大吃一驚，連忙高聲喝止！

阿生「哇」然一聲，撲向呂偉良的屍體上痛哭起來！

儘管他如何抑制自己，只要一想起呂偉良對他的恩德，他就感到心酸！

夏維也覺得很難過，他彎下腰來，正待扶起阿生，勸慰他別太傷心，可是就在這一刹那之間，他發覺阿生忽然停止了哭泣！

阿生的神色非常怪異，他的目光眼神中忽然充滿了奇異的光彩！

阿生原是伏在呂偉良的胸前痛哭失聲的，現在他也沒有離開那兒，只是把耳朶貼得更接近呂偉良的心臟部位！

顯然的，阿生是要全神貫注地傾聽，呂偉良的心臟是否仍在跳動？

夏維探長立刻蹲了下來，伸手把呂偉良的眼皮揭了一下，立即招手叫人將担架床搬過來！

阿生隱約可以聽到呂偉良的心臟仍在跳動，但他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以爲自己只不過是在絕望中的一種心理作用，但是，看見了夏維探長的表情和動作之後，他立刻又充滿了希望。

阿生仍然稚氣地問夏維：「探長，我師父怎樣了？」

但是，夏維那裏有空回答？他親自動手與救傷人員合力把呂偉良搬上担架床去了！

阿生也沒有再追問下去，他只是閉上了眼睛，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然後又把雙手合十。他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信奉佛教的人，但現在他口裏却在喃喃自語：「多謝菩薩！感謝上帝！」

× × ×

呂偉良經過醫生的搶救之後，已經渡過了危險期，但仍未恢復知覺。

夏維和阿生一直留在他的身旁，他們渡日如年地等待着。

時間已是晚上八點，醫院門外聚集了不少羣衆，一批記者在力爭之下也只獲准入大堂！他們都是爲了呂偉良而來的！

羣衆之中有不少受過呂偉良的恩惠，即使不是也對呂偉良別具好感。這班人也跟阿生和夏維等人一樣，晚餐也沒有吃過，只等待醫院宣佈關於呂偉良的消息！

沒有人相信一個跛子會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他既非名流亦非紳士，但眞正關心他的人却遠非紳士名流所能及！

紳士名流病危入院，守候在病榻旁邊的，盡是等候承受遺產的人，死後扶柩的人多是重金禮聘回來的所謂名人，如此風光大葬，亦無非做給生人看而已。眞正爲死者之死而惋惜的，試問又有幾個？

但是眼前這班人都明白到：呂偉良死了也沒有分文遺產分給他們，他們所以如此關心，無非是由於這位俠盜萬一眞的不幸逝世的話，社會上又少了一個專爲市民伸張正義的人。

呂偉良顯然傷得很重，否則不會經過一番急救之後仍未醒來。

夏維很焦急，因爲他要等待呂偉良的口供，說不定那就是破案的關鍵！因此無論在公在私，夏維的心情都可以很容易就想像得到。

醫生經過一番努力搶救之後，呂偉良終於甦醒過來了。

呂偉良感到渾身疼痛，口乾舌燥。迷迷濛濛之間，依稀認得出夏維和阿生的輪廓，柔和的燈光，此時在他的感覺中，總覺得昏暗。

阿生情不自禁地，叫出了一聲：「師父！」

呂偉良在極力回憶，幾乎以爲這是另外一個世界！

夏維探長急公忘私，未曾問安便首先問口供。呂偉良這時候才從噩夢中驚醒，知道自己還沒有死去，立即將闖進超級市場的經過一一說出。

呂偉良後來又回憶着說：「當我感到呼吸越來越困難時，他們怎樣做我不知道，因爲那時我已經暈倒了。但當他們把我救醒後，我才知道龍如風替我說了情，那位博士再度把氧氣灌入密室之內，然後把我救醒。龍如風主張讓我代表他們去與市長接觸，寧願給我多少利益，但我知道龍如風的眞正用心在利用我，得手之後就殺我。不過，博士却不允，他認爲他的測謊電腦不會錯到那裏去，堅持要殺我。後來我被他們接二連三的拷問，打得我死去活來，無非要證明我的身份，看我是否警方的人。」

呂偉良是個苦練過武功的人，體格相當硬壯，但經過這番之後，現在說起話來也感到上氣不接下氣，醫生在旁看見了，要求夏維讓他休息。

但是呂偉良仍然氣喘喘地說：「快些封鎖超級市場，那神秘博士就在七樓，電梯按六字，同時追捕龍如風，他是歹風帮一個大頭目。這不會錯的，探長！」

夏維的助手們在呂偉良一開始作供時，已留心傾聽，他未說完，數名助手已先後出動，分頭帶人趕去超級市場和龍如風的住所。

但是，警探的迅速行動，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超級市場雖然依舊開門營業，但那幢大厦四樓至七樓早已空無一人。

呂偉良口中所述的密室依舊在着，但隣室中的儀器早已搬淸。警方日間曾到此搜索，也知道這裏有一間私人化驗室。可

惜由於它是正式登記的，而把它的重要性疏忽了。

根據檔案登記，私人化驗室的主持人是胡紹德博士。他是一位退休的大學教授，桃李滿門，這可能也是警方當時疏忽的原因之一。

照呂偉良的記憶和描述，當時他所見到的老年人極有可能就是胡紹德博士。

胡博士對物理化學方面有極高的成就，但近年來已聲沉影寂。現在這一發現，使到警方更加相信他就是罪魁禍首，可惜發覺得太遲了，結果又給他逃之夭夭！

警方已下令機場港口，加緊戒備，以防歹徒們逃出本市。

超級市場被警方下令提早關門，所有每一個在這裏工作的人均受到嫌疑。但是，事實上，他們都只不過是爲了生活而來此工作。對於這裏的後台背景，一概不知道。

即使如此，警方仍然對每一個與超級市場有關的人都絕不放過。所有警務人員已奉命取銷休假，分頭出動搜查可疑人物的住宅，包括每一個曾在超級市場裏工作的人。

龍如風已經不在家裏，留下來的只是一間空屋和一些傢俬雜物。

由龍如風所開設的那間「龍風商行」，已經早就關門。警方在未獲得法庭批准之前，是不能隨便破門而入，大肆搜索的。看來一切只有等待明天，明天等到那班職員上班時，大概總有綫索可尋。

但是，阿生却自信他的見解是對的，那就是對方的人明天亦會踪跡渺然！

同時阿生又相信「二〇六」與「六〇二」兩間商行同是一班人開設的，否則，阿生不可能不認識火災後出現的一班人。雖然這班人強調他們一直在「六〇二」室的「龍鳳洋行」辦公，但後來阿生越想越不對勁，他們顯然在故意造成阿生思想上的混亂。

呂偉良雖則躺在病床之上養傷，腦子裏想的却全是這件事。

他心裏難免有點不服氣，看不透的話，還只好怨自己不够眼光，但他事實上是看得透——起碼他看出龍如風報失車輛時的破綻，但到頭來還是給他逃脫了。這叫呂偉良又怎麼會心服？

呂偉良不是喜歡睡在床上的那種人，無奈醫生不許他行動。

阿生一方面是担心師父會感到寂寞，另一方面更怕他會遭人暗算。因此，他也在醫院的病房中陪伴着呂偉良。

呂偉良輾轉反側，無法入睡，但是，阿生到底是個少年人，經過整日奔奔跑跑，早已倦極睡去！

醫院的病房設備不錯，病床床頭有收音機開關，也有一副耳筒，還可以自由選台。呂偉良戴上了耳筒之後，收聽着電台播放的夜音樂。他希望聽到疲倦時，會悄悄睡去。

但是，想起收音機，難免又想起風雨之夜在香溪孤兒院裏的情形。那晚大牛收聽了神秘電台的廣播，才知道有「人造颱風」這回事。呂偉良也可以說由那時開始的了，便捲進了這個漩渦！

不過，他一點也不後悔，因爲這是關乎全市市民生命財產的事。

就在這時，電台竟然播出當日的最後一個節目：最後新聞報告及天氣預測。原來已經是午夜十二點了。

新聞報告員指出：警方人員漏夜展開了一連串行動，至今爲止，已有將近十個人被捕，他們都是涉嫌與「歹風帮」有關的。

最後消息又指出：「歹風帮突然致電市長，要求立即停止捕人行動，以及不許警方難爲超級市場的男女職員們。因爲這件事與他們絕無關連。」

歹風帮另一個要求就是：要市長最遲明天，將那三億元現金籌妥。這是最後限期，否則另一股更強勁的颱風，勢將吹襲本市。

呂偉良聽到這裏，對「歹風帮」那班人更是深痛惡絕！試想一想，一場颱風對什麼人影响最大？木屋居民，以及紳商巨賈們，簡直可以說全無影响。

即使看不到的不算，呂偉良起碼也見過金大嫂那兩母子的遭遇了。

一想到這裏，呂偉良就想爬起來。

就在這時候，房門外傳來步聲，但是呂偉良並不爲自己的安全而担心，因爲外面有個便衣警探，是夏維探長派來的。這大概是由於呂偉良是一個十分重要警方證人吧！

呂偉良沒有理會外面動靜的另一原因，是由於他的耳筒仍未除下來，又聽到報告天氣。據說南中國海又有一股熱帶氣旋，幾乎在本市南面二百里停留不動，根據氣象偏星的資料，以及空軍飛機的偵察報告，那股熱帶氣旋可能不會形成一股颱風，甚至絕對不會影响本市。

呂偉良聽到了最後一句，才悄悄鬆了一口氣！

但是，在他傾耳細聽時，房門已經被人打開了。進來的是一位女護士！

她要呂偉良把耳筒拿開，她是來替他探熱的！

光綫太過昏暗，呂偉良看不見對方的面目。但是，守候在門外的便衣警探既然讓她進來，大概也不會有什麼問題吧？

呂偉良這樣想着，就張大了嘴巴，讓她把探熱針放進口腔裏！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阿生不知怎的，像發着噩夢一樣，「嘩」然一聲驚叫！由那張臨時的帆布床上跳了起來！

那聲音來得突然！有如行雷閃電，又有若鬼哭神號，登時嚇得那女護士忙亂了手脚，「噹」的一聲响！手上一根探熱針墮地粉碎。

呂偉良也平空給阿生嚇得一跳！

阿生隨即亦由那張尼龍帆布床上一躍而起！他的動作快得令人驚奇！首先是一個枕頭迎着那女護士飛擲過去！

但是，那女護士非常機巧，瞬即避過了！只見她把手一揚！一支注射器向阿生飛擲過去！阿生身手靈活，完全不似是剛由夢中醒來的人，低頭輕輕避過！

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間，呂偉良已經想到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原來阿生剛才已被步聲和開門聲所驚醒，這時他已睡醒了一覺。

怎麼這麼深夜還有個女護士入來？阿生正在呆想之際，一個印象由腦波中一閃而過。對了！她不是什麼女護士！只是僞裝的。阿生很快就認得她，她是自稱在「龍鳳洋行」任職女秘書的女人。

阿生是個鬼靈精，剛才他故作夢囈，大驚小怪地那麼一聲尖叫，足以令到對方手忙脚亂，來不及防備，於是阿生就可以順勢反擊！

可是，想不到那女子身手不凡，一經交手，立卽將阿生摔向牆角。不知道是阿生輕敵，還是那女子武功厲害，總之呂偉良看見阿生捧着頭雪雪呼痛，就知道他的感受如何了。

呂偉良以爲這陣嘈吵的聲音會驚動外面那名警探，可是，房門外面，一點動靜也沒有。呂偉良眼看那女子抓起活動几子上的利剪，就要重新撲擊阿生。一時情急，却又偏偏找不到拐杖，而此刻他的不銹鋼義腿則已暫時解除——這當然是醫生的主意。因此，呂偉良在無法動彈的情形底下，唯有按响床頭的喚人鈴！

但是，按是按了，鈴却沒有在值日護士房那邊响起來。這當然又是那女子做了手脚，把電綫剪斷了。

那女子本來抓住利剪要對付倒地的阿生，但是，呂偉良的動作却把她的視綫分散了。動作稍爲遲緩下來時，阿生已經及時滾開一旁！

不過，卽使如此，阿生的肩膊仍然吃了一記利剪，只是旣能避過正面襲擊，就不致被利剪直插向胸膛！因此，阿生只受了輕傷。

那女子意猶未盡，反身又要撲來。突然一團黑影淩空飛來，那女子的動作稍爲猶疑時，阿生已翻身躍起！

「蓬蓬」連聲，阿生頓然忘記了對方是一個女流，拳脚交加，對方一時之間竟然失去了招架之力。而那一團黑影，只不過是一個枕頭而已！呂偉良爲了要救阿生，旣找不到拐杖，又不能落地，只有順手抓起什麼就將什麼擲過去！

想不到這個枕頭却救了阿生一命，反守爲攻也全憑這一着！

阿生一脚踢去了她手上的利剪，迅卽抓着她的頭髮，把她自地上揪了起來！

這女子好頑强！五指齊伸，企圖插向阿生的頸喉之間。但是，阿生左手一格，撥開了她的利爪，順勢抓住她的衣服，運勁將她揪起！用力一推，只見她仰腰倒臥在那張配有滑輪的活動几子之上，順勢直滑了過去！

那一下子去勢剛好來到了呂偉良的床前，呂偉良要不是及時伸手出去，她勢必撞向床頭那几子旁邊，可能頭破血流，也可能就此昏倒過去！

呂偉良伸手抓緊了她的頭髮，拉向床前，阿生轉眼已經撲到！

阿生揮拳欲擊，却給呂偉良揚聲制止住了。

阿生俯首彎腰，自地上拾起一把利剪，架向她的咽喉，狠狠地說：「你到底是什麼人？」

那女人苦笑道：「還用問麼？你應該猜到了！」

阿生咬着牙關，加點勁力，剪鋒直嵌進了她的肌膚，刺得她隱隱作痛！

阿生又說：「別耍花樣！老子沒有這份耐性跟你調情啊！」

那女子果眞担心阿生蠻勁一起，就會利剪貫喉！吶吶地說：「請你別這樣，我也只不過是奉命行事的！」

「奉了誰的命？」阿生問。

「博士——胡博士。」

「你叫什麼名字？」

「黎娥。」

阿生又問：「那麼，你當然不是什麼女秘書了。是不？」

黎娥點點頭。

阿生又說道：「龍鳳商行與龍鳳洋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黎娥答道：「其實兩間都是我們颱風黨的機構之一，由於呂偉良曾經到過龍鳳商行查詢過，我們担心有問題，一部份重要幹員由二〇六室暫時到六〇二室去辦公，想不到不久之後你又追踪到來了。那位女秘書一時驚慌過度，竟然出到最後一招——放火，那是十分輕便的事，因爲我們想到必要時要毀滅證據，所以在冷氣槽之內佈下一種自燃氣體，只要一按按鈕，要造成一場火災是易如反掌的事！」

阿生這才明白，他事實上是沒有弄錯。阿生又問：「爲什麼你事後又出現在那裏，死充是龍鳳洋行的女秘書？」

黎娥說道：「我本來的確就是龍鳳洋行的女秘書，只因爲呂偉良來過之後，與任玲對調——我到二〇六室龍鳳商行去座鎭。胡博士爲了要令到警方不相信你的話，所以我們才那樣做，使你們造成一種錯覺。」

「換句話說：二間辦公室的男女職員互相掉換，是不？」阿生問道。

黎娥點點頭：「是的。」

阿生又問：「那麼，爲什麼後來我和警員守在大厦門口，不見另一位女秘書任玲等人出來？」

黎娥道：「他們早已撤出了那辦公大厦。因爲我們從來未出過事，自然不必担心警方會懷疑到我們的身上來。」

「那個龍如風又是什麼人？」

「龍如風和何明祺，都是胡博士的好學生，但是現在，你們都無法再找到他們了。」

「爲什麼？」

黎娥道：「因爲他們是高級幹員，自從市場那邊出了事之後，胡博士已經同他們撤退。」

「那麼，你呢？」

「我只是在電話中奉命行事。」黎娥說，「胡博士本來以爲呂偉良已經死了，叫人用車子將他棄屍於郊外，想不到他命不該絕！」

「所以胡博士指示你來行刺我師父，是不？」

「是的，不怕對你直說，那支探熱針沾有山埃，只要一放進口腔內，你師父必死無疑！想不到你突然會醒來，還能及時認出我是誰。」

在阿生與黎娥一問一答時，呂偉良已經把他的鐵拐杖找到，同時，也利用鐵杖支持着身體，到衣橱那邊，將義腿裝配好了。

呂偉良本來要到病房門外找那位警探的，結果找不到。

但是，就在他要轉回房內時，突然看見一團黑影蜷縮在走廊的彎角處，他拄杖過去，彎腰細看，倒臥在地上的正是一名便衣探員。

呂偉良立卽奔向值日室，但值日的護士不見了。他唯有撥電話通知警方！

當呂偉良離開值日室之前，突然又停了下來，在那鋼櫃的陰影後面，有個白衣姑娘，倒在地上，胸前仍然插着一柄手術刀。

呂偉良覺得黎娥這妖婦果眞是心狠手辣。他回到病房內，只見阿生已將黎娥縛紥在一張靠背椅之上，正在用利剪將她滿頭秀髮剪去！

呂偉良不禁要問阿生：「你這是幹什麼？」

阿生冷冷地說道：「她不肯說出胡博士等人的行踪，我下一步就要劃花她的面口！」

剪去了黎娥的頭髮已經令她難看非常，再劃花了雙頰，試問還像個人麼？於是這個年僅三十的女子苦苦哀求道：「別這樣，我是眞的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一定告訴你的！」

阿生利剪揮舞，已伸到了她的粉頰之上，狠狠地說：「我只數三下，當三下數完，如果仍然聽不到你的回答的話，你別怪老子辣手摧花。一……二……」

那個「三」字也未說出口，黎娥已說道：「我說了，你不要這樣！」

「好吧！告訴我！那位胡博士和他的得意弟子們到底躲到那兒去了？」阿生問道。

「我是眞的不知道他們的行踪，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何明祺用電話指示我來殺呂偉良，約好我一時正到公衆碼頭。」黎娥說。

阿生道：「何明祺是不是超級市場那位經理？」

「是的，何明祺比我高級，自然也比我知得更多。我們都渴望建立一個人間樂土，所以必須大量金錢，故此我們組成了颱風黨，但我只是較次一級的幹員。」黎娥說道。

不久，警方人員已聞訊趕來。這時候醫院裏的人才如夢初覺！

× × ×

夏維探長，辛尼，呂偉良和阿生等人，陪伴着黎娥來到公衆碼頭附近，一批警探也分別僞裝成各式各樣的人物，在附近一帶監視。

他們的目的是要誘捕何明祺，但是，碼頭上鬼影也不見一個。

黎娥强調何明祺的確在電話中跟她約好了的。這時候的黎娥已經在女警的帮助下，加上了一個假髮罩，因爲她那滿頭秀髮已被阿生剪得參差不齊，非常之難看。夏維探長爲了誘捕何明祺，不得不讓黎娥回復原形了。

碼頭那邊有一艘小型快艇，但可以肯定艇上沒有人。

黎娥說道：「還差五分鐘才是一點正，也許他還未到達。」

話猶未完，一輛車子突然開到碼頭上來。

車子在路旁停下之後，車上走出一個人——他正是何明祺。

何明祺看看他的腕表，又四下裏張望一遍！

夏維等人的車子停在黑暗處，所以何明祺無法發覺他們。

夏維爲審愼計，問道：「你們認淸楚，是不是何明祺？」

黎娥，辛尼都同口異聲地說：「他就是何明祺！」

夏維知道辛尼在超級市場裏會過何明祺，總比自己更淸楚。

爲了讓何明祺不致立卽跳上車去逃走，夏維叫黎娥下車慢慢地走過去！

何明祺剛剛背轉了身，黎娥已由黑暗處走了出來。

與此同時，夏探長和呂偉良等人也先後悄悄下了車，躲在一角窺伺。

何明祺發覺黎娥時出奇地問：「你怎麼會由那兒出來？」

黎娥還未答話，辛尼已把車子開過來，夏維則高聲大喝道：「不准動！舉高雙手！」

何明祺大吃一驚，立卽拔槍！

但是，這時辛尼已開車衝至他的身旁，車上有個人影，飛了出來，那人正是阿生了！

何明祺正待舉槍發射之際，阿生已飛起一脚，踢中他的手腕！

手槍飛墮出去，娥黎企圖衝過去奪槍，但給夏維及時撲到，橫臂一拳，把她打得朝天仰倒！黎娥明知夏維有槍在手，不敢反抗！一名女警已由辛尼的車子上跳了下來，協助夏維重新把黎娥制服！

阿生這邊飛脚把何明祺的手槍踢開，

那邊又是一拳直擊他的下頷。

但是，何明祺十分厲害，他只輕輕一仰，橫拳已掃向阿生的腰旁！

阿生想不到他反擊得那麼快，中了一拳，搖幌幾下！差點倒了下來！

幸好就在這時候，辛尼已停好車子，急急衝到，拔槍喝道：「你再動一下我就開槍！」

何明祺知道大勢已去，只好高舉着雙手！

呂偉良體力還未恢復，但他却堅持要來看看熱鬧，想不到一切會如此順利。

夏維探長向何明祺問道：「胡紹德博士呢？」

「我不知道……」何明祺還未說完，夏維已經不耐煩地一拳擊向他的腹部！他「喲」的一聲，又說：「我是眞的不知道，我正在等他們下一步命令！」

夏維很少動手打犯人，但這次實在是事態危急，再不把胡博士抓到的話，另一股人造颱風就可能襲擊本市！

現在，他聽了何明祺這麼說，不由得怔了一怔，問道：「什麼？你還要等他的命令麼？」

「是的，他只叫我準時一點正，候在這裏……」何明祺剛說到這裏，電話突然在那邊電話亭之內，响了起來。

何明祺說道：「那準是胡博士打來的了！」

夏維對他說：「我押你過去，切不可露出馬脚。我要知道胡博士躲在什麼地方，明白嗎？」

何明祺點點頭。

夏維和辛尼親自押住何明祺進入電話亭去，讓何明祺去接聽電話。

何明祺道：「喂！你是博士嗎？」

胡博士却在那邊說：「何明祺，黎娥來了沒有？」

「已經到了，你在那裏？」

「你別管我在那裏，先看看碼頭那邊，那兒是不是拴着一艘快艇？」

「是的。」

「你和黎娥坐上快艇之後，我會指示你們如何可以會見我了。」

「好吧！」何明祺說。

電話掛了綫。

夏維在旁也聽得一清二楚。他們到海面上的快艇內部查看，何明祺始終被辛尼嚴密監視。

夏維說過了，只要何明祺稍不合作，辛尼有權卽刻開槍！所以，何明祺不敢亂動！

快艇上果然有無綫電對講機，但夏維不許他們觸動。

夏維吩咐他的助手立卽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總部，趕緊派出水警快艇到碼頭來。

海面上本來就經常有水警快艇，只是他們不知道這裏須要他們協助，故此只在海面上巡邏。現在旣然接到了總部的緊急命令，不久就有二艘水警快艇開到。

夏維在等待期間，已經和呂偉良商量好對策。因爲胡博士如果利用無綫電對講機與何明祺對答的話，極可能指示他把快艇開往某處海面，那時艇上如果超過兩個人，就會引起懷疑。萬一胡博士因此而提高警惕，及時逃去，或者不讓何明祺的快艇接近，則必然功虧一簣！

所以，呂偉良要阿生戴上了黎娥的假髮，穿上了黎娥的衣服，假扮黎娥，和何明祺一齊落到快艇上，讓阿生監視何明祺之外，同時也帶去了另一具警探所用的無綫電通話機，放在快艇之上，每當胡博士與何明祺通話時，就把它扭開，以便呂偉良和夏維等人能在水警快艇上知道他們的情形。

現在阿生押住何明祺落到快艇上，就像一雙情侶一樣。卽使胡博士離遠見到，也會相信他是黎娥，因爲看來他們的身裁差不多。

阿生用夏維交給他的手槍，指住何明祺的腰部，低聲說：「不要耍花樣，否則你會先吃子彈。但是，如果你合作的話，我將來在法庭上自然會爲你講句好話。明白嗎？」

何明祺點點頭。

他拿起那具無綫電通話機，胡博士埋怨說說：「怎麼你這樣久才下來？」

何明祺撒謊說：「我跟你講完了電話之後，剛好有個巡邏警經過，我不能不拖延一下。現在沒有了，我該怎樣做呢？博士。」

胡博士道：「你現在就把快艇往東面開來，我在海上等你！」

何明祺問道：「博士，你是在那一艘船上？」

「你只要出到東面的公海，自然會見到我們的漁船隊。」胡博士又說：「本來我們要等到那三億元到手之後，才把一切物資同時運往我們的世外桃源，憑着我們的努力，建立我們的人間樂土，但是，現在事態有變，我們不得不及早撤走！別多說了，小心岸上有警察，快開船吧！」

何明祺答應了一聲，又把通話機關掉了。

夏維和呂偉良等人在另外二艘水警快艇上，憑着阿生身邊那具敏感的通話機可以聽得一清二楚。夏維担心公海上對方的陣容强大，立卽用無綫電通知總部，加派水警輪到東面公海去，同時準備動用警方的直升機協助一切。

何明祺已把快艇開出，阿生在旁虎視眈眈。二艘警方的水警快艇，遠遠的追隨在後。

不久，快艇已駛出了東面海港的出口處，過了燈塔，再過去便是公海。

公海之上，果然有不少漁船，停在海面上。阿生於是利用身邊的通話機告知夏維。

夏維等人所乘坐的二艘水警快艇爲了避免引起胡博士的疑心，不敢迫得太近。只叫阿生小心行事，切勿太過魯莽。

漁船隊約有十多艘大小不同的機動船隻，其中一艘已將燈號打出！

阿生不懂航海燈號，忙問何明祺：「他們的意思是什麼？」

就在這時候，通話機上的燈號亮了起來。何明祺立卽把開關扭開。

胡博士的聲音說：「看見燈號嗎？我們就在這裏。現在你可以慢慢地把快艇開過來，我們歡迎你兩位歸隊，把通話機交給黎娥，我有話對她說！」

阿生聞言大吃一驚，他只要一開口，對方必然認得他是個男人。因此，他打着眼色，做手勢，表示暈浪，何明祺於是對博士說：「她有點暈浪，有什麼吩咐對我說好了。」

「那麼，你小心照顧她吧！」胡博士道：「我就在亮起燈號的一艘漁船上！你把快艇開到這邊來就會見到我。」

通話機關上了。

阿生立卽扭開警方的通話機，把剛才的情形告知夏探長。

何明祺已把快艇的速度減慢！

漁船在附近海面佈成了陣勢，而胡博士的一艘較大的漁船就停在中心位置。

阿生警告何明祺：「等會兒你要當我眞的暈浪，我伏在你肩膊上，你佯作摻扶住我，明白嗎？如果你敢打眼色，我會先殺了你，再殺胡博士！」

何明祺點點頭。

快艇逐漸迫近那艘漁船，阿生已經看見遠處天空有機羣出現，看來不止是警方的直升機，還有空軍的軍機凌空飛翔！

漁船上的人顯然感到吃驚，紛紛抬頭張望！

海面上由於星光燦爛，波光反映着藍色天空，光綫只呈一片灰暗，而不是完全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因此，阿生也可以見到那艘漁船上的人，正吊下繩梯，等待他們上去！

快艇泊近漁船旁邊，何明祺低聲說道：「情理上，你要先爬上去，否則他們會生疑！」

阿生無可奈何，事實上如果胡博士等人見到何明祺不讓女人先上船，一定起疑心。因此，阿生首先爬了上去！

豈料只爬到一半，何明祺突然在下面叫了起來：「快些開槍殺死他，他不是黎娥！」

阿生大吃一驚！首先往船上開了一槍，再又反身往下面朝準何明祺頭部轟了一槍！

何明祺慘叫一聲，倒在快艇之上！

漁船上的人比阿生更爲吃驚，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應變！

阿生就趁住混亂中，跳落快艇去。本來他原來計劃是要把胡博士制服之後，讓警方包圍漁船，將他們一網打盡的，但現在却功虧一簣！只好駕着快艇，急急開走了！

旁觀者清，反而隣近一些漁船上的槍手們已看出阿生的僞裝，尤其是當他躍回快艇時，髮罩脫落了，於是紛紛開槍！

但是，快艇疾如追風，橫衝直撞，轉眼已開出了海面遠處！

警方直升機配合空軍機羣開到現場，高級警官在機上用擴音器向漁船招降，否則可能被炸沉。

不久，夏維探長已率領着水警輪開到現場，只見漁船紛紛懸起白旗。他們果然是明知大勢已去，不敢反抗。

夏維根據阿生所述，帶人登上最大一艘漁船，但是，找不到胡博士，他的手下們說：「博士投海自盡了。」

夏維不相信，叫人分頭在其他漁船上搜索。但是，結果亦一無所獲。

被胡博士視作左右手的何明祺已被阿生擊斃，另一得力助手是龍如風。他已在最大的漁船上被找到。據他說，胡博士剛才眼看就要被捕時，的確跳海自殺了。

但是，胡博士臨死時吩咐龍如風，不要把他的心血結晶交出！

原來在另一艘漁船之上，有一顆「科學炸彈」，那是最後一顆了。

這種「科學炸彈」原是爲了消滅颱風之用的，但在試驗的時候，颱風反而增加威力，那是因爲爆炸後風眼中心呈眞空狀態，以至風力加速形成。

胡博士就憑了這原理，把這種科學炸彈置於熱帶氣旋的中心位置，爆炸後就會令到一股熱帶風暴加速形成。

上次他用一艘機動漁船儎了一顆科學炸彈進入氣旋中心位置，然後用遙控設備令炸彈在空船上爆炸，結果造成歷史上第一次人造颱風。這次他因爲勒索市政府不遂，又想進行另一次爆炸，可惜未試便失敗了。

胡博士有個夢想，要在一個大的荒島上，設立一個人間樂土，但沒有經費。他有兩個學生很富有，他們一個是何明祺，是超級市場的大股東兼經理，另一個是龍如風，是幾間商行的全東，他想利用他二人完成自己的夢想。但是，二人的財力距博士的理想仍遠，因此不得不向市政府勒索巨大的欵項。

事實上，除了市政府之外，也沒有人可以滿足博士的慾望！可惜到頭來理想未完成，他已葬身於魚腹！

警方最後把那顆科學炸彈送給「颱風委員會」，希望憑他們的努力改進能把颱風加以控制那就好了！

（全文完）

千古英雄人物

鬼門關上鬼門開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磨刀老人等找不到歸志彪，猜忖他定又被殺人魔擒擄去了，只好放棄找尋，恰值七劍堡的溫兆祺、程哲彥、林笛歌三位堡主到來，磨刀老人遂分配人手，要成氏兄妹與王健一等往河邊監視，磨刀老人等則往鬼門關上伏伺，晌午，涂香香與丘惠珠返回寇氏家中運取粮食，涂香香發覺厨中多出三副碗筷，由此推測寇氏或是姊妹會中人，遂與丘惠珠定計，由丘伴陪寇氏閒談，涂則潛往寇氏房中偵查，在寇氏房中，涂香香果發現地道，她竟忘了丘惠珠囑她勿躁進的話，一頭鑽了進去，此時，丘仍在與寇氏閒扯——

丘惠珠道：「我覺得大娘太可憐。」

寇氏道：「是麼？」

丘惠珠道：「妳一個人住在這裏不覺得太寂寞？」

寇氏道：「我已經習慣了。」

丘惠珠正要再開口，忽聽身後有脚步聲響到，以爲是涂香香，掉頭一看，赫然發現走到身後的竟是死神之一的「武林豪客歸揚銘」，不禁大吃一驚，慌忙頓足跳開，大叫道：「涂姊姊快來，這裏出現了一個死神！」

那死神一脚跨入厨房，就倚立在門邊不動，面上掛着一種陰森森的冷笑！

寇氏臉色一變道：「你是何人？」

那死神笑道：「不用掩遮了，涂香香已到了地下室中！」

寇氏大驚道：「你說什麼？」

那死神朝她一躬身道：「現在不要緊了，她已被我制服。」

寇氏一聽之下，臉上的驚色才告消失，換上一副笑容道：「倒沒有料到這個丫頭如此精靈，現在只好再把這一個擒下來了！」

那死神點點頭，長袖一抬，露出一雙毛茸茸的巨掌，含笑向丘惠珠欺去。

她非戰不可，因爲厨房的前後二門，此刻已在死神和寇氏的控制之下。

那死神一面舉步迫近，一面獰笑道：「丫頭妳最好不要抵抗，免得吃苦頭！」

丘惠珠心中雖甚爲震驚，却一些不慌亂，挫腰沉步，蓄勢待發，冷冷道：「告訴你，今天要吃苦頭的是你們，我們的人已將這間屋子包圍起來了！」

寇氏聞言一驚，轉望那死神問道：「是眞的？」

那死神哈哈笑道：「別聽這丫頭瞎吹，她們是在江邊洗碗筷時，發覺碗筷多出三副，才心生疑竇的。」

寇氏聽了才放下心來，笑道：「那麼，快些動手吧，萬一還有人趕回來，那可麻煩。」

那死神點頭笑道：「放心，要制服這丫頭，易如探囊取物！」

語聲未歛，猛可一掌抓了出去！

丘惠珠閃開，嬌叱道：「等一下！」

那死神一掌抓空，神色有些尷尬，但也未繼續出手，問道：「有話要說麼？」

丘惠珠道：「不錯，我要明白一件事情。」

那死神道：「什麼事？」

丘惠珠轉對寇氏道：「寇大娘，妳莫非就是那個一直不露形跡的殺人魔？」

寇氏笑道：「妳猜對了。」

丘惠珠雖已猜到她是殺人魔，但聽她承認，仍有一種不勝驚駭之感，當下冷笑道：「哼，妳把我們騙得好苦！」

寇氏道：「我沒有欺騙你們，是你們自己前來上當的。」

丘惠珠道：「我爹是妳殺害的？」

寇氏點頭道：「不錯。」

丘惠珠雙眉倒豎，滿臉怨恨地道：「妳爲什麼要殺害我爹？」

寇氏道：「因爲他該死。」

丘惠珠道：「因何該死？」

寇氏道：「他有罪。」

丘惠珠道：「什麼罪？」

寇氏道：「我不能告訴妳。」

丘惠珠道：「我有權知道！」

寇氏抿唇一笑道：「不錯，妳有權知道，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已殺了妳爹，怎好再把痛苦帶給妳？」

丘惠珠怒道：「妳用不着假裝慈悲，老老實實把殺害我爹的理由說出來吧！」

寇氏搖頭道：「不，爲妳的將來着想，我不能這樣。」她說到這裏，轉向那死

神使了個眼色。

那死神身形一動，再度探掌抓出，嘿嘿怪笑，道：「丫頭，妳該到地下室去歇歇！」

丘惠珠一蹲身，順手抓起那一鍋紅燒牛肉，向他投擲過去。

那鍋紅燒牛肉已然燒到沸點，這時經她一拋之下，鍋中湯肉一齊飛出，勢如一股水花，向死神全身澆去！

那死神大吃一驚，由於距離太近，要想縱躍跳避已然不及，情急之下，只好將身一轉，以背部挨受一鍋沸燙的湯肉，但仍痛得他大叫一聲，倒地打滾起來。

丘惠珠乘機飛步由他身上跳過，奪門直逃，那知剛剛掠過門檻，突覺腰上被某種暗器打中，頓感全身痲木，咕咚一聲，撲倒地上。

那死神因被燙傷，怒火狂湧，這時一跳而起，揮掌便向她背心打去，似想一掌將她擊斃。

寇氏喝道：「住手！」

那死神手掌在距離丘惠珠背心不到三寸之處收住，掉頭怒叫道：「這丫頭太潑辣，宰掉她算了！」

寇氏道：「不，她不該死。」

那死神怒冲冲道：「可是，妳看看我的背部，她把我燙得好慘！」

寇氏笑道：「你自己不小心怪誰？」

她看看滿地牛肉，現出可惜之色道：「只可惜糟蹋了一大鍋牛肉，不過大概還可以吃，你替我一塊一塊檢起來吧！」

語畢，走到丘惠珠身旁，俯身將她抱了起來。

那死神忍着背上的劇痛，問道：「妳要把她們關禁在地下室中？」

寇氏道：「是的。」

那死神道：「她們是回來拿食物的，磨刀老人若不見她們回去——」

寇氏打斷他的話笑道：「不要緊，我只說她們沒有回來就行了。」

那死神道：「不會妨碍妳的計劃？」

寇氏道：「不會。」

那死神摸摸背上，痛苦地道：「眞是陰溝翻船，竟被這個丫頭傷成這樣子！」

寇氏道：「你把地上收拾乾淨，就去找他們替你敷藥吧！」

說着，抱着丘惠珠走入房中。

夕陽西沉。

天漸漸黑了。

在鬼門關上守株待兔的磨刀老人見涂丘二女還未到來，心中頗感不安，說道：「奇怪，她們怎麼還不來呢？」

林笛歌說道：「芮兄覺得她們會出事麼？」

磨刀老人面露憂色道：「是的，到現在還不來，只怕有些問題……」

溫兆祺道：「也許那位寇女士還沒做好飯團，再等一等看吧。」

磨刀老人道：「她們已去了三個多時辰，以時間估計，應該到了才是。」

程哲彥道：「要不要趕回去看看？」

磨刀老人站起身子說道：「我看須回去看看才行，三位請繼續在此守着，待老朽趕回去看看，頂多一個時辰即回來。」

程哲彥跟着站起道：「程某陪芮兄回去如何？」

磨刀老人搖頭道：「不必，殺人魔隨時會在此出現，三位留守於比較好。」

程哲彥道：「那麼，路上小心。」

磨刀老人點點頭，雙足一頓，騰空飛起，疾如鷹隼，朝山下飛掠而來。

他忖度涂丘二女如已將食物送到，必會先送給埋伏江邊的成家兄妹及王健一等人，故決定先到那裏看看，當下一路往北面山脚飛奔。

轉眼工夫，已到山脚江邊。

埋伏在該處的是成守仁，他看清下來的是磨刀老人，乃現身而出，拱手道：「老前輩，您下來幹麼？」

磨刀老人見他們無事，心下稍寬，問道：「今天中午，涂丘二位姑娘可曾到這裏來？」

成守仁答道：「有的，她們轉達老前輩的決定，就返回寇大娘那裏去了。」

磨刀老人道：「還沒有見到她們送飯來？」

成守仁道：「沒有。」

磨刀老人皺皺眉，又問道：「你們在此守了一天，可曾發現什麼情況？」

成守仁道：「沒有，一切平靜。」

磨刀老人道：「涂丘二位姑娘至今未到，只怕遭遇了意外，老朽要回去看看，你們繼續在此把守吧。」

成守仁道：「是的。」

磨刀老人未再說什麼，身形復起，沿江畔往下游疾奔而來。

又不久，已趕回到草屋外面。

他見屋中有燈光透出，沒有一點異狀，心下畧寬，當即上前拍門道：「寇女士請開門！」

「誰呀？」寇氏在屋裏應聲。

磨刀老人答道：「是老朽回來了。」

寇氏「哦」了一聲，出廳打開屋門，含笑一福道：「你們都回來了？」

磨刀老人快步入屋，一面答道：「沒有，只老朽一人回來——涂丘二位姑娘是否已送飯去了？」

寇氏神色一愕道：「什麼？」

磨刀老人心頭一沉，駭然道：「怎麼，她們沒有回到這裏？」

寇氏驚訝道：「沒有呀！她們今早不是跟您老一起去鬼門關了麼？」

磨刀老人頓足道：「糟了！她們八成也落入殺人魔手裏了！」

寇氏吃驚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磨刀老人道：「老朽等認爲殺人魔可能在夜裏將石像搬上鬼門關，故決定在那裏日夜守候，今天中午，老朽命她們回來，請女士做些飯團讓她們送去，不想又出了這種事，唉唉……」

寇氏失聲道：「但她們沒回來呀！」

磨刀老人搓手嘆道：「老朽見她們遲遲沒回去，覺得不妙，故趕回來看看，果然不錯，她們果然出事了！」

寇氏道：「會不會迷路？」

磨刀老人苦笑道：「這怎麼會？她們往返鬼門關數十次，怎麼還會迷路呢！」

寇氏發愁道：「這麼說，準是又被殺人魔擄去了，這可如何是好？」

磨刀老人長嘆一聲道：「殺人魔採取的是個個擊破的戰畧，這一手委實叫人防不勝防。」

寇氏道：「她會不會傷害她們？」

磨刀老人搖頭道：「誰知道，但願她發發慈悲，不要傷害她們。」

寇氏也嘆了口氣道：「我還以爲你們今晚仍將回來吃飯，已經煮好了一大鍋飯呢。」

磨刀老人神情焦慮的在廳上來回踱步，沉思了好一會，才住足說道：「現在沒辦法了，只好等七月一日之後看她肯不肯放人，如今就請女士做十幾個飯團讓老朽帶走吧。」

寇氏道：「好的，我馬上去做。」說罷，即轉入廚房裏去。

磨刀老人又在廳上踱步，不斷發出長吁短嘆，最後覺得乾着急沒用，乃走入廚房，看着寇氏包飯團。

寇氏已包好了四五個，她在每個飯團裏面夾上幾塊牛肉，然後用洗乾淨的竹葉包起來。

磨刀老人發現地上濕了一大片，看上似非水漬，問道：「這地上是怎麼了？」

寇氏道：「我不小心，把一鍋牛肉湯打翻了。」

磨刀老人一哦，看她包飯團的手法十分熟練，不由微笑道：「妳包的飯團眞不錯，每個都一樣大。」

寇氏笑道：「這不算什麼。」

磨刀老人道：「明天還請爲我們做一次，最好多做幾個，讓我們分兩頓吃。」

寇氏說道：「好的，你們什麼時候來拿？」

磨刀老人思索片刻，道：「我想，明日午前……」

寇氏打岔道：「這樣如何？明日我做好之後，親自送到鬼門關下給你們，免得你們來回奔跑。」

磨刀老人道：「不，還是老朽親自來拿爲妙，妳不諳武功，萬一殺人魔要找妳麻煩，那可糟糕。」

寇氏笑道：「我就是怕殺人魔再鬧事，所以才有此想法啊。」

磨刀老人道：「妳的意思是？」

寇氏道：「殺人魔既肯放我回來，自無再找我麻煩之理，所以由我送飯去絕對安全，您老也可以專心在鬼門關守候。」

磨刀老人覺得她說的極有道理，不由頷首道：「唔，這倒不錯，不過要妳老遠送飯去，怎麼好意思呢？」

寇氏道：「不要緊，此去鬼門關只有十幾里路，我明天早些起來燒飯，中午一定可以趕到那裏，不過你們須派人在鬼門關下等我，因爲我不會爬山。」

磨刀老人道：「老朽一定派人在山下等候。」

說話之間，寇氏已包好了十幾個飯團，她把飯團放入一個籃子裏，就遞給磨刀老人道：「好了，他們大概都餓了，您老快些送去吧。」

磨刀老人接過籃子，道：「老朽走後，那兩位姑娘如回到此處，就叫她們立刻去見老朽，好讓老朽放心。」

寇氏道：「好的，但她們還能夠回來麼？」

磨刀老人道：「不一定，也許她們並未被殺人魔擄去，而是發現了敵人的踪跡追趕下去。」

寇氏道：「好的，我會告訴她們。」

磨刀老人於是提着一籃子的飯團，大步出屋，向鬼門關趕去。

寇氏望着他身形消失於遠處的夜色中，臉上現出一抹微笑，隨即關上屋門，轉入房中，啓口道：「他走了，你們可以出來了！」

牀下一陣响動，旋見四個黑衣人魚貫爬了出來。

這四人，正是迭次以「死神」姿態出現的神州一劍涂嘯天，玉簫書生丘清泉，武林豪客歸揚銘和大儒俠華玄圃！

寇氏笑道：「剛才我和他說的話，你們都聽見了吧？」

四人含笑點頭。

寇氏擺出一個得意的姿態，脆笑道：「你們看，一切均在我計算之中！」

神州一劍涂嘯天笑道：「妳計算精確，我等十分佩服，不過如無我們的協助，妳是萬難成功的。」

寇氏道：「怎麼，要向我討賞麼？」

涂嘯天道：「當然啊！我們辛辛苦苦的帮了妳這麼多的忙，妳總得回報我們一下。」

寇氏道：「你們要什麼？」

涂嘯天道：「我們要創組一個帮，希望妳大力相助。」

寇氏訝然道：「要創什麼帮？」

涂嘯天道：「四王帮。」

寇氏臉色微變道：「所謂『四王帮』，就是說……」

歸揚銘接口道：「就是說我們四人將君臨天下，成爲統管武林的四大天王！」

寇氏目光一凝道：「這是什麼時候生起的念頭？」

丘清泉嘻嘻笑道：「在認識妳之前，就有這個念頭了！」

寇氏臉容一沉道：「這是說：你們協助本會主報仇是有目的的？」

大儒俠華玄圃笑道：「是的，不過我們帮助妳確出於眞誠，只希望妳也能助我們成事而已！」

寇氏道：「你們組成了四王帮後，我這個姊妹會主將得到何種地位呢？」

涂嘯天道：「妳仍是姊妹會主，我們將像現在一樣尊敬妳。」

寇氏冷笑道：「你的胆子眞大，說得不客氣些，你們原是被我收伏之人，一切須聽我命令行事，如今居然想叛離我自立門戶了？」

涂嘯天道：「話不是這樣說，妳本來就是高高在上的姊妹會主，早已名利雙收，而如今要報的仇，也報的差不多了，可是，我們呢？我們是四個大男人，到今天名不成利不就，總得要爲自己做些打算才行。」

寇氏道：「要是我不答應呢？」

涂嘯天道：「那麼，我們只好就此分道揚鑣，後天之事，只好由妳一個人去幹了。」

寇氏怒道：「你這是在威脅我？」

涂嘯天一躬身道：「不敢，我們只希望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罷了。」

寇氏道：「我倒不反對你們自立門戶，不過剛才你們說這主意是在認識我之前就有的，這分明表示你們想利用我，這是

我不能忍受的！」

涂嘯天道：「我們如想利用妳，就不會坦白的向妳提出要求了。」

寇氏道：「你們要組帮可以，不過應該是『五王帮』而非『四王帮』！」

涂嘯天笑道：「妳想參加？」

寇氏道：「不錯，而且，我還要做老大！」

涂嘯天道：「這個……」

丘清泉笑了笑，道：「這個自然可以答應，妳武功在我們之上，當然該讓妳做老大。」

涂嘯天也笑道：「好，就讓妳做老大，不過妳不能像現在這樣獨斷獨行，有些事妳也得採納我們的意見。」

寇氏道：「可以。」

大儒俠華玄圃道：「既然妳答應了，我們現在就要提出一個要求。」

寇氏問道：「何事？」

華玄圃道：「我們決定乘後天那一個機會，下手將溫、程、林三位堡主，一齊除去！」

寇氏一怔，說道：「你們殺死他們幹麼？」

華玄圃道：「我們的計劃是：要使『四王帮』——哦，不對，現在應該說是『五王帮』了，要使『五王帮』一舉成名天下知，最佳捷徑便是拿一個大人物來開刀，而方今天下，勢力最強大的仍屬七劍堡，我們把七劍堡的三位堡主幹掉之後，再去佔取七劍堡爲基地，豈不是可在一夜之間轟動武林而威震天下麼？」

寇氏搖頭道：「我反對殺害溫、程、林三位堡主！」

涂嘯天乾笑道：「爲甚麼？」

寇氏道：「你們要揚名立萬，應循正當途路，不可以殺人做揚名手段。」

涂嘯天道：「我倒以爲這沒有甚麼不對。」

寇氏道：「不，你們要想取七劍堡的地位而代之亦無不可，但只能向他們挑戰，憑眞功夫擊敗他們。」

涂嘯天道：「那太麻煩了。」

寇氏道：「無論如何，我不答應你們在那種情形之下殺人，須知我這次是爲了替本會之人復仇，除大刀王松一人之外，我不殺害其他無辜之人！」

涂嘯天冷笑道：「妳說得太好聽了，其實爲了妳的復仇，已經有不少無辜之人死於非命了！」

寇氏道：「那是你們四人幹的，你們一再不聽我的命令行事，擅自殺害跛脚仙等人，現在竟反過來指責我麼？」

涂嘯天道：「我們是爲妳而殺人，所以那些已死之人，都應該說是死在妳手裏才對。」

寇氏目光突現嚴厲，冷冷道：「你在說甚麼？」

歸揚銘一看氣氛不對，忙的打圓場道：「好了，好了，不要再爭執了，涂兄，我認爲她說的有道理，我們要幹掉那三位堡主，可以另找時機，不必在後天下手，反正七劍堡的七位堡主，已去了三個，而管承義也不再是七劍堡的人，我們還怕打不垮他們不成！」

說畢，向他使了個眼色。

涂嘯天笑了笑，道：「好吧，既然妳不贊成，等殺了大刀王松之後，再另作決定便了。」

寇氏見他屈服，才收斂嚴厲的目光，悅然一笑道：「你們聽我的話，我絕不會讓你們吃虧的。」

涂嘯天道：「但願如此。」

寇氏道：「現在你們去吧！」

涂、丘、歸、華含笑向她行了一禮，即一起離開草屋，消失於黑夜中……

× × ×

次日上午，寇氏包了二十多個飯團，用籃子提着，動身往鬼門關而來。

這一天是六月三十日，當這一天的太陽下山，然後再由東方升起的時候，就是她要殺人的日子了！

她一路慢慢走着，每走一二里路，還停下來歇歇，因此誰要是看見她，都會以爲她是普通人的婦女，而絕不會想到她就是殺人魔。

晌午時分，她走到了鬼門關下。

山麓樹林中，立刻走出一個人來。

這人是磨刀老人，他迎上她，笑着道：「妳來了，路上辛苦吧？」

寇氏笑了笑道：「不，怎麼你老親自下來呢？」

磨刀老人道：「老朽不放心，所以，親自下山來等候，順便來看看成家兄妹他們。」

寇氏把籃子遞給他，說道：「我替你們每個人準備了兩份，一份今天中午吃，一份晚上吃。」

磨刀老人接過籃子，稱謝不迭。

寇氏又問道：「有沒有人發現殺人魔的踪跡？」

磨刀老人搖了搖頭道：「沒有，只見到幾個好奇的武林人士，老朽已勸他們離開了。」

寇氏道：「明天就是七月一日，假如殺人魔眞打算殺人的話，應該會把石像抬上去才對吧？」

磨刀老人道：「是的，也許就在今天夜裏。」

寇氏道：「當殺人魔出現時，你們打算如何對付她？」

磨刀老人道：「老朽打算生擒她，如果辦不到，只好……」

寇氏道：「只好怎樣？」

磨刀老人長嘆一聲道：「只好殺死她了，老朽雖然久已不開殺戒，但對於殺人魔這種人，最好的辦法便是以殺止殺！」

寇氏點點頭。

磨刀老人問道：「那兩位姑娘沒有消息吧？」

寇氏道：「沒有。」

磨刀老人又長嘆一聲道：「那麼，妳回家去吧。」

寇氏道：「明天，還要不要我送飯團來？」

磨刀老人道：「不要了，明天我們可能會與殺人魔發生一場激戰，這地方十分危險，妳不要來涉險。」

寇氏道：「好的，我不來就是了，希望你們一戰成功，再見！」

說畢，檢衽一福，拜別而去。

磨刀老人佇望她走遠之後，隨亦轉往

江邊山麓而來，在江邊一帶的密林中找到了成家兄妹及王健一等人，將飯團分給他們，又叮嚀他們一番，才帶着剩下的六個飯團飛登鬼門關上。

回到鬼門關上，進入藏身的林中，見溫程林三人仍在原處守望，當下將飯團分給他們，說道：「每人兩個飯團，一個晚上吃，不過要吃掉它也可以。」

溫兆祺問道：「是那位寇女士親自送來的？」

磨刀老人道：「是的，這位婦人十分不錯，若不是她，咱們可要挨餓了。」

林笛歌問道：「山下情況如何？」

磨刀老人道：「沒事，老朽已吩咐他們小心守候，一旦有事，由成幼慧趕來報訊。」

四人一邊交談，一邊拿起飯團吃了起來。

程哲彥道：「殺人魔到現在還不見踪迹，我覺得有些不對勁……」

磨刀老人說道：「程堡主，你有何高見？」

程哲彥道：「我覺得殺人魔可能不打算在此動手殺人了，因爲毫無疑問她已知道咱們正在這裏等着，而華雲翔歸志彪和涂丘二女已在她手裏，如果她決定在此殺害大刀王松，必會以殺害華雲翔四人爲要挾，強迫咱們離開此地，但現在却還沒有一點動靜，所以我覺得她可能不打算在此殺人。」

林笛歌點頭道：「六哥說的對，小弟亦有此感覺。」

磨刀老人道：「要是她換了個地方，那對於她的殺人立像，豈非有『美中不足』之感？」

林笛歌道：「芮兄是說，她要是不敢把大刀王松的石像，拿到這裏和涂、丘、歸、華四位擺在一起，等於是自滅了威風麼？」

磨刀老人道：「對了。」

林笛歌道：「但她不一定要在七月一日之前，將石像擺到此處，她也可以等待幾天，等咱們離開此處之後，再將石像運來。」

磨刀老人道：「無論如何，目前咱們除了在此守候之外，已無別的辦法了。」

這時，溫兆祺已吃了一個飯團，他似乎還沒吃飽，望着剩下的一個飯團，舐了舐嘴唇，笑道：「寇女士包的飯團味道眞不錯……」

程哲彥把最後一口飯送入嘴裏，接口笑道：「可惜分量少了些。」

林笛歌道：「咱們把今晚的一個也一起吃下吧？」

溫兆祺哈哈一笑道：「正有同感！我不怕挨餓，却最怕沒吃飽！」

說着，拿起第二個飯團吃了起來。

程哲彥和林笛歌也不想留下吊胃口，跟着吃起第二個飯團。

磨刀老人本來不想再吃，但看他們三人都吃了，覺得不便單獨留下自己的一個，於是也吃了起來。

溫兆祺風趣的笑道：「我總覺得，把食物帶在身邊，倒不如放在肚子裏較爲方便。」

磨刀老人也笑道：「溫堡主胃口眞不小，這一個飯團抵得上三碗飯呢。」

溫兆祺道：「我一頓得要吃五碗才够飽。」

程哲彥道：「芮兄，那位寇女士的身世，我不大清楚，她怎麼獨自一人住在江邊？」

磨刀老人道：「據說她嫁了個負心漢，那傢伙在十多年前就棄她而去，她舉目無親，只好獨居江邊。」

程哲彥道：「她丈夫眞是儍瓜，我覺得她長得不錯啊！」

林笛歌道：「正是，她年輕時候必是個美人。」

程哲彥道：「她爲何不改嫁？」

磨刀老人搖頭道：「誰知道呢，也許她把名節看得比甚麼都重要之故。」

程哲彥道：「她現在看來也不過四十許人，再嫁也還不晚。」

林笛歌笑道：「六哥，是不是對她有意？」

程哲彥笑道：「別胡說，我是在替她着想，她一個人住在那裏，實在是太可憐了。」

林笛歌道：「六哥一生未娶，也實在該找個伴兒才對，要不然到了老得走不動的時候，誰來服侍你呢？」

程哲彥搔搔頭，笑道：「我也很後悔早年沒討個老婆，但是現在年紀大了，誰還肯嫁我這個老頭子？」

林笛歌道：「六哥並不老，今年不過五十八歲，當然若想找個伴兒，她的年紀最好是在四十以上爲佳，太年輕了不容易侍候。」

程哲彥道：「得了，你別再替我出主意了，我是一隻野驢，不喜歡被人牽着鼻子！」

溫兆祺起身回顧道：「這附近不知有無泉水，我口渴得很——」

說到此處，突然面色一變！

磨刀老人發現他神色有異，一怔道：「溫堡主怎麼了？」

溫兆祺面上突露驚駭之色，失聲驚呼道：「奇怪，溫某忽然覺得，渾身都不舒服……」

磨刀老人微微一驚，道：「怎麼會不舒服？」

溫兆祺似乎站立不住，坐回地上道：「全身無力，骨頭好像軟酥了似的。」

程、林二人緊張起來，一齊問道：「會不會是昨夜遭了凉？」

溫兆祺搖了搖頭，道：「不，絕不是着凉！」

磨刀老人關切地道：「老朽替你把把脈看。」

說着，站了起來。

就在這時，他的面色也變了！

原來，他也感到全身骨頭發酥，沒有一絲力氣！

他心中大驚，叫道：「怪了！老朽也感到全身無力，這是怎麼回事呀？」

他也站立不住，一屁股坐了下去。

程、林二人一驚而起，也立刻感到骨頭發酥，渾身軟弱無力，不禁大駭道：「不好，咱們中毒了！」

溫兆祺嚇了一跳，愕然道：「中毒？這怎麼會？咱們並未吃了甚麼東西，怎麼

會中毒呢？」

林笛歌身形搖了搖，也一屁股坐回地上，驚叫道：「怎麼沒有！咱們吃了飯團呀！」

磨刀老人心弦一震脫口說道：「這不可能！寇女士乃是華雲翔的義母，她不會下毒謀害咱們的！」

林笛歌嚷道：「一定不錯！毛病一定出在飯團上面！因爲咱們除了吃飯團以外，並未吃下別的東西！」

磨刀老人也不禁疑心大起，惶聲說道：「林堡主，你不會認爲那是寇女士下的毒吧？」

林笛歌道：「可能是殺人魔知道她在爲咱們準備食物，便偷偷的潛入廚房下了毒！」

磨刀老人道：「這倒是可能——糟了！成家兄妹和王少鏢頭等必定也吃了飯團，他們一定也已中毒了！」

說到這裏，手攀身邊的樹身，勉強站立起來，道：「老朽下去看看……」

溫兆祺也掙扎起立，問道：「芮兄還能走麼？」

磨刀老人道：「試試看。」

他向前跨出幾步，却再也支持不住，雙膝一屈，跪倒下去了！

溫兆祺叫道：「不成，咱們先設法解毒再說——七弟，你身上不是帶有解毒丹麼？」

林笛歌道：「有的，但不知道管不管用，咱們中的毒，好像與一般毒藥並不相同。」

溫兆祺道：「反正你的解毒丹有益無害，快拿出來吧！」

林笛歌急忙探懷摸出一隻大如桃子的玉瓶，拔下瓶塞，倒出十幾粒小如蝦眼的藥丸，遞給溫，程，及磨刀老人每人四粒，說道：「快咬碎吞下！」

他自己也將四粒解毒丹送入嘴裏，咬碎之後，和着津液吞下。

磨刀老人原想趕下山去看看成家兄妹等人，但這時已知萬難辦到，只得爬回原地，苦笑一聲道：「殺人魔這一着可眞高明，現在她可以堂而皇之的在咱們面前出現了！」

程哲彥道：「咱們只怕看不到她了，七弟的解毒丹若無效，咱們不久便將毒發畢命於此！」

溫兆祺道：「七弟，你對毒藥認識較深，咱們中的是什麼毒？」

林笛歌道：「現在還不知道，你們痛不痛？」

溫兆祺道：「不痛，只是四肢軟酥酥的，好像骨頭都溶化了似的。」

林笛歌道：「再過一刻時，若仍無痛楚發生，咱們就死不了。」

程哲彥道：「你是說你的解毒丹發揮了功效？」

林笛歌說道：「不，小弟有些懷疑，咱們中的，可能不是毒藥，而是一種軟骨藥。」

程哲彥一驚，說道：「哦，是軟骨藥麼？」

林笛歌點頭道：「可能是的。」

磨刀老人道：「如果只是軟骨藥，那咱們確不致於死，老朽聽說服了軟骨藥骨頭會發酥好幾天，然後會不藥而癒，是否如此？」

林笛歌道：「是的。」

磨刀老人嘆道：「殺人魔眞是厲害，現在可以斷定她將在此殺人不錯了！」

溫兆祺苦笑道：「咱們將看着她殺人而一點辦法都沒有！」

程哲彥道：「正是，如我料的不錯，咱們不久，就可以見到大刀王松的石像的了。」

一語甫畢，突聞左方林中傳來了聲響，聽聲音似是有人穿林而來！

溫兆祺面色一變道：「來了！」

磨刀老人目光一凝道：「好像只一個人。」

溫兆祺道：「一個就够了，現在就是來了一個普通人，咱們也只有坐以待斃的份兒！」

來人的脚步聲漸漸迫近，到了距離約僅三丈之處，忽聽來人喊道：「芮老前輩！芮老前輩！你們在哪裏？」

磨刀老人神色一振，開口答道：「是王少鏢頭麼？」

來人循聲，疾步而至，果然是王健一了！

他神色十分緊張，一看到磨刀老人，立刻發問道：「芮老前輩，你們是否也中毒了？」

磨刀老人道：「正是，我們吃的飯團，可能被殺人魔暗中滲入軟骨藥，現在渾身軟綿綿的——他們六人是否也有這種情形？」

王健一道：「是的，他們吃飯團不久，個個叫嚷骨頭發酥，說是中了毒。」

磨刀老人道：「你沒吃飯團？」

王健一道：「沒有，在下心情不佳，沒有胃口，故未中毒，心想老前輩等可能也中了毒，故立刻趕上來看看——這下怎麼辦呢？」

磨刀老人苦笑道：「沒有辦法了，軟骨藥無藥可解，要過幾天才能痊癒，現在只有等着殺人魔來擺佈了！」

王健一道：「在下還可行動，先救老前輩等下山如何？」

磨刀老人想了想，搖頭道：「不，下山無用，殺人魔若要傷害我們，逃也逃不了，還是呆在這裏的好！」

王健一道：「可是，你們已無力與她動手了呀！」

磨刀老人道：「不錯，但老朽想看看她的廬山眞面目……」

王健一道：「老前輩認爲她一定會在這裏出現？」

磨刀老人道：「不錯！」

王健一又問道：「仍將在這裏殺害家父？」

磨刀老人道：「恐怕是的。」

王健一不禁急得團團轉，連連嘆氣道：「唉唉，這該怎麼辦？在下一人之力，絕不是她的敵手，有什麼辦法能阻止她殺害家父呢？」

磨刀老人搖搖頭，表示無計可施了。

溫兆祺道：「王少鏢頭，你能够行動，不妨趕去寇女士那裏看看，也許會有所發現。」

王健一神色微振道：「溫堡主是說，

那位寇大娘是殺人魔的同黨？」

溫兆祺道：「溫某不敢這樣說，不過我們是吃飯團吃出毛病的，你可以去查一查是誰將軟骨藥放入飯團中。」

王健一道：「好，在下立刻回去，查查看！」

說畢，掉頭欲去。

溫兆祺道：「且慢。」

王健一轉回身子問道：「溫堡主有何指教？」

溫兆祺道：「你回到寇女士的居處之時，不要立刻進去，先躲在附近，觀察一番。」

王健一道：「好的，若發現寇大娘眞是殺人魔的黨羽呢？」

溫兆祺道：「那時候，你只好見機而爲，看能不能找到囚禁令尊之處，先將令尊救出來再說，總而言之，今後要看你的了，我們已無法幫助你。」

王健一道：「是……」

溫兆祺道：「還有，如無發現，你最好能在明晨趕回此處。」

王健一點點頭，抱拳拜別，縱身疾飛而去。

磨刀老人見他走了後，輕嘆一聲道：「如果那位寇女士當眞是殺人魔的黨羽，那豈不駭人聽聞……」

溫兆祺道：「溫某也希望她不是，但總得查一查。」

磨刀老人道：「如果是的話，那麼老朽敢說大刀王松和華雲翔等必被囚禁於那間草屋之中！」

溫兆祺道：「那間草屋不大，怎能囚禁他們五人？」

磨刀老人道：「草屋地下！」

溫兆祺恍然一哦，說道：「不錯，不錯……」

程哲彥道：「我有點不大相信，她渾身上下沒有一點武林人的氣息，怎麼會是殺人魔的黨羽呢！」

溫兆祺道：「要是能夠讓你看出一點武林人的氣息，她還敢冒充凡婦住在那裏麼？」

林笛歌道：「我想寇女士絕不是殺人魔的黨羽，咱們在她那裏住了好幾個晚上，她對咱們的招待多麼親切，那些飯團所以有軟骨藥，必是殺人魔乘她不在廚房中時，偷偷放進去的。」

溫兆祺道：「是或不是，最遲明天早上就可明白了。」

磨刀老人道：「咱們爬到那些石像前面如何？」

溫兆祺問道：「幹什麼？」

磨刀老人說道：「咱們既已着了殺人魔的道兒，再躲藏於此，豈不被她恥笑，倒不如到石像前去接她，不顯得大方一些了？」

溫兆祺道：「有道理，咱們到那邊去吧！」

於是，四人爬出樹林，來到峯巔四尊石像之前，在一座巖石邊倚坐下來。

溫兆祺仰頭看看天色，說道：「太陽快要下山了。」

林笛歌說道：「是的，她應該快來了吧？」

溫兆祺道：「也許快來了。」

磨刀老人道：「她可能要到明早才出現，但可能先派那些死神將大刀王松的石像送上來。」

溫兆祺道：「唔……」

磨刀老人道：「三位怕不怕？」

溫兆祺道：「溫某只怕一個人。」

磨刀老人道：「誰？」

溫兆祺道：「管承義！」

磨刀老人動容道：「不錯，要是他在這時候來了，那當眞可怕。」

程哲彥道：「他敢來麼？」

溫兆祺道：「如果他知道咱們已無動手之力，而且又已到了此地的話，就一定會來。」

林笛歌道：「根據涂姑娘上次在地獄庵的發現，他和殺人魔似無勾結，殺人魔只是以公開他的秘密爲要挾，要他每年奉送一萬兩銀子而已。」

程哲彥道：「現在他已不怕殺人魔的要挾了，那時他怕被咱們知道，而現在咱們已經知道了，他自無再接受殺人魔的要挾之理。」

林笛歌道：「因此他現在最想解決一件事是殺死咱們三人。」

程哲彥道：「對了，所以他極可能已跟踪咱們來到此地——」

一語甫畢，驀聞右方一叢密林中，响起了一片陰沉沉的冷笑！

「嘿嘿嘿，你猜對了！」

人隨聲現，管承義由樹林中，閃了出來！

溫，程，林三人一見之下，登時面色大變，不知那裏來的一股力量，霍地一齊站立起來。

管承義哈哈狂笑，道：「三位賢弟，愚兄今天要對不起你們了！」

說着，右手握上腰懸的劍柄，慢慢拔出劍來。

溫兆祺雙目一瞪，怒目切齒，厲聲道：「姓管的，我們眞想不到你竟是個狼心狗肺之人！」

管承義輕巧的一揮長劍，笑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這話你沒聽說過麼？」

溫兆祺怒吼道：「你說！我們兄弟哪地方對不住你，你竟要幹出這種禽獸不如之事？」

管承義面上升起一片冷酷之色，冷冷道：「無別，我希望一人管理七劍堡，這是我多年來的願望。」

程哲彥接口冷笑道：「你弄錯了，沒有了我們，也就沒有七劍堡！」

管承義道：「不，沒有了你們，七劍堡仍然會存在，雖然力量將不及往昔，但我這個人是寧願雞頭不願牛後。」

林笛歌「哼！」的一笑道：「我看你最想要的是堡中那筆龐大的財產吧？」

管承義點頭詭笑道：「不錯，我們七劍堡的百萬財產，今後將歸我一個人獨得了！」

說到這裏，手中長劍一抬，先指向溫兆祺的心窩，滿面殺氣的舉步走過來。

溫兆祺也疾忙拔出佩劍，準備抵抗，但拔出劍後，却無力舉起，不禁長嘆一聲，閉目等死。

管承義嘿嘿笑着，走到他跟前，將劍

抵上他心窩，道：「念在咱們結拜一場，如果你有遺言，可以說出來，我替你去完成。」

溫兆祺道：「沒有，你動手吧！」

管承義道：「好。」

右手微一運力，便要將劍刺入他的心窩。

磨刀老人急叫道：「且慢！」

管承義笑道：「你這糟老兒也難免一死，有什麼話要說麼？」

磨刀老人道：「你知道我們吃了軟骨藥，是不是？」

管承義點頭笑道：「是，剛才聽到的，這一點我要感謝殺人魔。」

磨刀老人道：「我們四人吃了軟骨藥，要過幾天才能恢復功力，這一點你也知道吧？」

管承義又點頭道：「知道，據我所知，最少要過三天才能恢復功力。」

磨刀老人道：「既然如此，你何必急着下手，再等一兩天也不遲啊！」

管承義笑道：「哈哈，你這糟老兒說話眞夠天眞，現在是我殺人的大好機會，憑什麼要多等一兩天呢？」

磨刀老人微微一笑道：「據老朽所知，你這三位拜弟均不是怕死之人，但他們都有一個願望，希望看看殺人魔是誰，以及她如何殺人，而明天已是七月一日，殺人魔將在明天早上出現，所以你該讓我們看過殺人魔之後，再來動手。」

管承義搖頭道：「抱歉，我不能答應你這個要求，夜長夢多，要是出了差錯，那可划不來。」

磨刀老人道：「不會出差錯的，軟骨藥無藥可解，殺人魔也絕不會保護我們，所以你儘可放心。」

管承義道：「不，殺人魔既不殺害你們，她也絕不肯看着你們被我殺害，所以我在這個時候下手較爲穩當。」

語至此，面上殺氣一現，推劍便向溫兆祺的心窩刺入——

「啊……」一聲長長的慘叫，隨之而起！

但是倒下去的不是溫兆祺，而是管承義自己，發出慘叫的也是他自己！

原來，就在他推劍要刺殺溫兆祺之際，一把柳葉刀忽然飛到他背後，結結實實的射入他的背部！

射入極深，直達心臟，因此他身子剛剛倒地，就已斷氣死了！

溫兆祺原是閉目待死，一聽到慘叫聲，還以爲管承義先將磨刀老人殺了，及至睜目看見管承義倒在自己跟前，一把柳葉刀深深插在他背上，才知事情起了變化，不禁雙目發直，不禁驚愕地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磨刀老人笑道：「來了救星啦！」

溫兆祺舉目搜望，又驚又喜道：「是誰？是誰？是誰救了溫某之命？」

發出柳葉刀之人，沒有現身！

溫兆祺不見救命恩人出現，詫然轉顧磨刀老人和程林二人問道：「是誰發的飛刀啊？」

磨刀老人舉臂一指對面密林道：「刀是從那林中發出來的，但老朽沒看到他的人。」

程哲彥道：「程某也沒看見。」

溫兆祺連忙大聲道：「是那位高人出手相救？請現身一見如何？」

密林中，一片平靜，並沒有人現身出來。

溫兆祺大感迷惑道：「奇怪，這是什麼意思呀？」

磨刀老人微微一笑，道：「對方想是不願與咱們相見，這是所謂眞人不露相，露相不眞人，溫堡主，不必再要求他出來相見了。」

溫兆祺蹲下身子，扳轉管承義的頭看了看，見他雙睛暴瞪，死狀甚是可怕，不由搖頭一嘆道：「唉，眞想不到會有這種事情……」

磨刀老人和程林二人，圍上管承義的屍體後，二人泫然淚下，說道：「數十年金蘭之交，誰會想到，他竟是這樣一個人呢！」

磨刀老人拔下柳葉刀反覆細視，問道：「三位識得這把柳葉刀的主人麼？」

溫兆祺搖頭道：「溫某不識得，這好像是女人之物吧？」

林笛歌道：「不錯，女人較爲喜歡使用這種柳葉刀，莫非救咱們的，是一位女士？」

程哲彥道：「剛才這把柳葉刀速度快得像閃電一樣，顯見其人功力蓋世，一般女流之輩恐怕少有這樣的功力……」

磨刀老人心頭一動，脫口道：「難道是殺人魔？」

溫兆祺惑然一怔，道：「噢，會是她麼？」

磨刀老人道：「除她之外，老朽想不起有第二個女人有此功力。」

程哲彥吃驚道：「如果是她，她爲何要救咱們呢？」

磨刀老人微微一笑，說道：「恐怕只有一個目的——要咱們看着她殺死大刀王松！」

程哲彥道：「唔……」

磨刀老人道：「她對咱們下軟骨藥而不下毒藥，即可窺出她的心意。」

林笛歌道：「對，我想一定是她不錯了。」

程哲彥道：「可是，她爲了阻止武林人前來觀看，已在山下殺了不少人，爲什麼獨獨對咱們如此客氣，既不殺咱們，又肯讓咱們看她殺人呢？」

磨刀老人道：「也許是愛屋及烏！」

程哲彥一怔道：「怎麼說？」

磨刀老人道：「上次華雲翔落入貴堡手裏時，她曾派遣一個死神入貴堡救走華雲翔，從這一點看來，她對華雲翔似乎有着一份特別的感情存在，因此老朽在想，她之所以不殺害咱們四人，可能是看在華雲翔的情分上。」

溫兆祺道：「然則，她爲何又要殺害跛腳仙呢？」

磨刀老人道：「這一點老朽解答不出，也許是跛腳仙對她有重大的威脅，危害到她的殺人計劃，因此不得不下手將他除去。」

林笛歌輕嘆一聲道：「有時候，林某有一種感覺，覺得她並不是個壞到毫無人性的……」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木頭施展絕頂輕功，救走杜龍飛後，小龍與妮子合鬥霍天華，小龍問知霍天華是殺父仇人，竟奮不顧身要與霍同歸於盡，結果雖能刺傷霍天華，而自身也落在霍天華手中，落拓生恰以此時趕到，允放霍天華而換回小龍。葉寒梅與斷門刀寇傑制服太湖派出接應霍天華的歹徒，迫問出接應暗語後，在樹林中搭起帳篷等候，未幾，霍天華果到來，毫不猶疑地把密藏車底，被點制穴道的杜夫人交予葉寒梅，過了頓飯之久，確知霍天華已遠去後，方始由葉寒梅拍開杜夫人穴道——

七毒匕

孫玉鑫·著
董培新·圖



巧施金蟬計　雄辯折魔頭

杜夫人欣然問道：「山左寇家寨和寇大俠你是……」

寇傑道：「寇家寨正是寇傑祖籍！」

杜夫人驚中帶喜道：「有位人稱『生花妙筆』的寇毅寇大俠，是你的……」

「正是家長兄。」

「這樣說來，彼此就不是外人了。」

「夫人和家兄熟稔？」

「令兄是拙夫龍飛的盟弟。」

寇傑乍聞「龍飛」二字，一時被朦住了心竅，楞了半天才尷尬的問道：「夫人所說的……」

少女噗哧笑出聲來，道：「三叔，那是杜大俠的名字，夫人就是小寒山公孫老俠的掌珠。」

寇傑恍然，漲紅了臉道：「這……這……這都怪我這寶貝姪女，她祇為報人恩而救人，沒說過救誰，杜嫂子可要多担待些。」

杜夫人一笑為答，却轉問葉寒梅道：「姑娘怎會知道我夫婦被擄的事呢？」

葉寒梅道：「事出巧合，在京中我結識了『十老』門下的一位龍少俠，進而知道了當年家父失鏢的內幕，祇為怒恨一時，竟落入對方陰謀之中，瀕危時龍少俠突降，驚走惡賊，救下我來，我追到城中，龍少俠……他不知何故竟避不見面，我遂暗中打探，可巧目睹霍天華行詐，暗隨其後，獲知一切，才先一步把此地太湖的接應擒下，巧扮對方的人，騙信霍賊，說來也是天意，若非和寇三叔巧遇，憑我一個人，祇怕還不能成功呢。」

杜夫人感慨萬千，喟嘆出聲才要開口，心中突生警兆，示意姑娘和寇傑，彈指熄滅了帳篷內的燈火。

時雖已近五更，雨也停了，但天陰雲低，又在林木深處，因此燈熄之後，帳篷內一片漆黑，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葉寒梅悄聲問道：「夫人，聽到了什麼？」

寇傑時已悄悄地將寶刀出鞘，身形一閃已穿出帳篷，又一閃，已消失在林木暗影中。

葉寒梅追阻不及，無奈低低地問杜夫人道：「夫人被禁多時，身體是否……」

杜夫人公孫荷悄悄接口道：「我祇是被霍賊封了穴道，並未受傷，穴道解開以後功力立可恢復，姑娘不必為我担心。」

葉寒梅道：「也許來的不是對頭。」

公孫荷道：「那最好，若是敵人，就算霍老賊到，也不怕他！」

話聲才住，來人業已行近，內中之一發話道：「沒有錯了，正是這裏。」

又一人道：「奇怪，事既辦好，怎地還不撤走？」

先前那人哼了一聲道：「刁大哥向未誤過事，項老五你少操閒心！」

項五也冷哼一聲道：「毛老三，我項五是沒有什麼祇是總當家曾有諭令。吩咐刁老大在接到點子後立刻和我聯絡，結果刁老大竟不按諭令辦事，這個責任……」

毛三不容項五話罷就接口道：「你敢保證總當家的沒再另外傳達諭令？」

項五道：「這我雖然不敢斷定說不會，但霍爺剛剛親口吩咐……」

第三個人這時接了話，道：「別他媽的抬死槓了，見了刁老大，一問豈不就全明白啦。」

毛三、項五這才不再爭論，第三者接着又道：「毛老三，你和刁老大是拜兄弟，你出聲招呼一下吧。」

毛三果然揚聲呼喚刁老大，帳篷內，公孫荷示意葉寒梅後，沉聲問道：「毛三，你們一共來了幾個人？」

毛三下意識的答道：「三個，我、項五和……咦！妳是什麼人？」

他話說到一半，才發覺帳篷內不應該有女人答話。

公孫荷沒接話，葉寒梅被毛三剛才失神答言的舉動引得出笑聲來。

項五在帳篷外面冷哼一聲對毛三道：「刁老大祇要有屁長的工夫，祇要離開太湖，就不會忘了帶着他那個妖精，哼！」

第三者，姓常名倫，笑着接話道：「對，我們刁老大的毛病給忘了！」他話鋒一頓，坦步走向帳篷，口裏討着便宜道：「我說『小蜜桃』，這些日子妳可全身都覺得鬆快了吧？」

他話聲乍止，人已到了帳篷口，公孫荷微一挑簾門，左手凌虛一抓，常倫像飛似的進了帳篷，再沒出聲。

項五和毛三時亦走近帳篷門間，突然項五停下步來，毛三白了他一眼，冷冷地說道：「閣下又動什麼念頭？」

項五霎霎眼睛，驀地悄悄撤出背後的判官筆來，低而急促的說道：「毛三，事情不對！」

毛三却不發毛，他和刁大是把兄弟，冷哼一聲道：「天下事到了你項五的眼睛，就沒有一件是對的！」

說着，他獨自大步向帳篷簾門走去，項五伸手拉住了他道：「毛老三，你不信我項五沒有關係，何不先叫幾聲刁老大試試？」

毛三一楞，項五又道：「刁老大若在裏面，到現在不該還不露面或出聲招呼咱們吧？就算他刁老大懶的理會我項五，毛老三，你可是他的把兄弟呀！」

毛三這次認爲項五不是惡意了，揚聲喊道：「刁大哥，刁大哥！」

帳篷內依然沒有人答聲，毛三「嗆」的一聲撤出了「閃電刀」，向後退了幾步，目射着兇光沉聲喝道：「誰躲在帳篷裏面，火速答話！」

沒有人答話，也沒有絲毫聲息。

毛三一咬牙，試探的問道：「小蜜桃妳可在裏面？」

帳篷內仍是鴉雀無聲，毛三已知不好，又退了兩步，項五此時喊道：「老常，常倫，老常……呔！帳篷裏的匹夫們，給項五爺我滾出來！」

話音剛剛消失，在他背後有人冷冷的接口道：「老子出來半天了，你窮吼個什麼勁？」

項五和毛三不由心神一寒，倏地雙雙旋身，果然背後站定一人，這人威凌無倫，手持一柄「斷門刀」！

項五連話都不答，判官筆一緊，分心就刺，毛三更辣，閃電刀由下而上，悄沒聲的飛削對方肚腹。

寇傑何等人物，冷冷一笑，身形倏退三尺，斷門刀一順，一刀兩式照顧到毛三和項五，疾厲威凌無與倫比。

毛三項五刀架筆封，進步出招，刀先舉而未落，筆後出已點到，背後嬌叱一聲，尚未來的及閃躲後顧，已雙雙被人封了穴道木立當地！

公孫荷挑簾出帳，笑說道：「姑娘好身手。」

葉寒梅一笑道：「出人不意，算得了什麼。」

公孫荷道：「話雖不錯，但是我却看的出來，就算當面動手，這兩個東西也走不出十招。」

寇傑此時道：「姪女兒，此非平安之地，咱們趁早活動活動吧。」

葉寒梅搖頭道：「姪女懶的動。」

寇傑笑道：「我知道妳的心，咱們可以迎上去呀。」

葉寒梅白了寇傑一眼道：「要迎三叔你去迎。」

公孫荷冷眼旁觀，已知大概，暗中喟嘆，小龍和妮子是天作之合的一對，任是那個也擠不進這一對的行列中，葉寒梅多情祇怕空餘恨了。

等下去吧，也祇有等，葉寒梅鐵了心，認定心上人遲早會來，誰又能左右得了她的意念！

就在葉寒梅和寇傑，處置了常、毛、項三名太湖水寇時，距黑松林小帳篷約十里外的小道上，霍天華急策狹車轅馬，飛馳而前。

驀地，一條人影出現前途，阻住了狹車的進路。

車轅上的霍天華，輕勒絲韁停下狹車，悄對沈玉琳道：「稍待動手，妳把車趕到右旁林邊，然後棄車回轉太湖，一路自己當心，對方業已上了當，正好把車留給他。」

沈玉琳輕嗯一聲，她有她的打算，霍天華自然不知。

霍天華吩咐完了沈玉琳，對阻路漢子一笑道：「朋友想幹什麼？貴姓？」

阻路漢子和氣的很，道：「鄙姓隋，人稱和氣老隋的便是。」

沈玉琳早就見過和氣老隋，但假作不識，霍天華一聽來人是十老中的三爺，加上十成小心，道：「原來是隋三俠，三俠攔路有事？」

「對了，有小事，要向閣下討兩件東西。」

「噢？請講。」

「一件，是你狹車夾層底內的那長包裹……」

「三俠可眞叫厲害，既然連包裹藏處都知道了，霍某再賴就不够朋友啦，好，交給三俠你。」

他話聲一停，人已飄身下轅，提開車底板，抓起長包裹，往地上一放，然後退出丈外靜看和氣老隋的行動。

和氣老隋心中一動，但不動聲色，笑一笑道：「你可眞够朋友。」

「談不到這個，三俠，祇是姓霍的還不算太傻。」

「噢？原來閣下是已經悔不當初？」

「三俠，這也未必！」

「俗話說一客不煩二主，霍朋友費費心打開包裹。」

「可以，當然可以，祇是三俠何不先說說那第二件，霍某也好有個準備。」

「行，第二件是我們龍恩兄一家，死的太寃，今夜我隋老三既然見到閣下，就必須問閣下討還這事的公道！」

「三俠，過份了，今夜……不，雖已過五更，雖沒發亮，也算早晨，今天早上三俠妳祇能如願一件事！」

「霍朋友，祇怕這要由着我隋老三的意思辦了！」

「三俠，這事怕要由着霍某我！」

「有道理嗎霍朋友？」

「當然有，三俠先請看，這放在地上的包裹，三俠指明要它，可知道它藏着什麼？」

「好像應該是位堂客。」

霍天華道：「對，是杜夫人，也正是霍某的師妹。」

「公孫兄門戶中，已將你除名，說話要小心些！」

「好吧，還是剛才說過的那句話，三俠要求的兩件事，霍某祇能答應一件，而三俠你也祇有本領完成一件，就是帶地走上的這個包裹？」

「不見得吧？」和氣老隋緩緩提掌齊胸，大步而前。

霍天華竟然不理，五指虛握作拳，目射煞光盯注地上的包裹，道：「三俠再不

留步，杜夫人就將含恨而死了！」

和氣老隋停步不前，臉上仍是笑容對人，道：「原來如此！」

霍天華嘿嘿陰笑兩聲道：「正是如此，其實三俠大可以對我下手，頂了天不過多死上個杜夫人！」

「哼！若是彼此換個立場，相信姓霍你會出手！」

「三俠聰明。」

「這就是正邪分別的地方！」

「霍某無言可答，祇好任憑三俠批評了。」

「姓霍的，算你勝了，早點滾！」

「好的，恭敬不如從命，三俠，我將和沈姑娘徒步離開，這車留給三俠來載杜夫人，所以希望六個時辰之內，三俠別追趕我們。」

「可以，但得要先打開包裹給我看上一眼。」

「這應該，應該！」霍天華坦然去解包裹。

沈玉琳早想通知和氣老隋內情，祇惜未得其便，如今見霍天華的去解包裹，誤當霍天華另有陰謀，乘霍天華俯身之時，很快的一指包裹，又擺了擺手，這手式，在沈玉琳來說，有雙重用意，一是說包裹中不是杜夫人了，再是要和氣老隋小心，莫讓霍天華弄鬼。

和氣老隋果然會心，可惜他祇是會心第二個用意，遂立刻說道：「閣下且慢，退後些，這包裹讓我來解。」

霍天華應聲而退，和氣老隋開始小心的去解包裹的索帶，索帶已鬆，打開一角，赫然入目的是一根粉色褻衣腰帶，和微隱又現的部份肌膚，和氣老隋慌不迭退出丈遠，霍天華目光凌厲，已經看到一段藕臂和臂上的一隻珠環，心中一驚，但因和氣老隋當面，強忍激動若無其事。

和氣老隋霎了眼霎，道：「可能煩勞這位沈姑娘大駕，仍然將包裹紮好？」

霍天華急忙道：「當然可以。」

沈玉琳芳心正覺奇怪，帳篷外以假換眞的事，她親眼所見，初時祇當易以他物，却不料竟是以人換人，現在聽到霍天華答應讓自己去紮好包裹，正中心懷，立即飛身當場，包紮時以手觸之，果然是人，但肌膚冰冷，顯然已死，她有心揭開臉部，使和氣老隋發覺上當，霍天華却已大步走近喝道：「快些，辦完事還要趕路。」

沈玉琳無奈，祇好很快的又將包裹紮好，和氣老隋開口說道：「杜夫人何時能醒？」

霍天華道：「她服了迷藥，再有三個時辰就醒。」

和氣老隋笑道：「閣下說過，這車留給我用……」

霍天華也一笑接口道：「沒錯，霍某告辭。」

和氣老隋看着他遠去的背影，搖頭自語道：「這匹夫刁猾到了家，下次老夫到要看還有什麼辦法活命！」

話罷，又一搖頭，將包裹置於狹車，圈馬回程，揚鞭而歸。

× ×

這是一片榆樹林，距離葉寒梅等人存身的黑松林，僅有五里。

天亮了，雨早停了，可是地上却是一片泥濘。

榆林中，這時正有一男一女兩個人，女的嬌喘不已，似經長途跋涉，男的若無其事，祇是臉上現露焦急。

移時，女的開了口，道：「霍爺，你這是要幹什麼？」

原來他們是霍天華和沈玉琳，霍天華沒理會沈玉琳的問話，却猛一跺腳連呼「該死」「該死」不已！

沈玉琳黛眉一挑道：「霍爺，誰該死呀？」

「還有誰？我！我該死！」

「霍爺，難道是您犯了什麼大錯？或是……」

「自然是犯了大錯，無可挽救的大錯，要不我又拉着妳走回頭路幹什麼？」

「屬下仍是百思不解您錯在何處。」

「唉！妳可記得剛才還給隋老三的那個包裹……」

「當然記得，屬下正要請問霍爺，裏面怎會眞的是個女人？」

「昨夜雨中，在前面黑松林內帳篷外面以眞換假調包的時候，我已發覺假包裹是個女人了，在當時，我還暗中佩服安排的巧妙……」

「是呀，本是巧妙至極的安排嘛，否則剛才又怎會騙得隋老三去。」

「騙得過隋老三？他媽的，是人家騙過了我霍天華！」

「霍爺，屬下聽不懂了。」

「告訴妳吧，那包裹是具女屍！」

沈玉琳早已知道是具女屍了，如今霍天華指明事實，沈玉琳仍作一切不知道：

「這也沒有什麼不對呀？」

「哼，那具女屍就是咱們太湖人！」

「啊！這可眞的有了問題了！」

「毛病就出在黑松林帳篷裏那一對狗男女身上！」

「不會吧，霍爺不是說，這步棋是總當家的獨妙的一着安排嗎，怎會……」

「唉，怪就怪在這裏了，對方不但毀了咱們安排好的接應，並且獲知道『暗語』，要不我又怎會上當！」

沈玉琳默然無語，一是她正慶幸十老方面會識破秘密，將計就計的換去了杜夫人，再是她暗自警惕自己的身份和立場，霍天華等人似對自己仍存疑念，否則有關「暗語」是不會不通知自己。

霍天華似已看破沈玉琳沉默的緣故，嘆了口氣道：「妳別多想，這安排是臨時決定的，決定人是總當家的……」

「霍爺，別安慰我了，總當家的人在太湖……」

「錯了，告訴妳吧，總當家的早已到了京師附近。」

「在那裏……」

「妳問這個想作什麼？」

「自然是儘快的回到總當家的身旁聽命呀！」

「這不用忙在一時，總當家的已約好了我，今夜在『東五里』的『小王莊』相見。」

「北五省的這些小地名可眞討人厭，什麼小李莊小王莊的，那個人又能記的這麼清楚。」

「說的也是，就像小王莊吧，到處都有。」

「所以嘍，這多難找。」

「也不盡然，有方向就很好找啦。」

沈玉琳已得虛實，故意的搖頭笑着道：「那是說霍爺您能找的到，我不辨方向，東五里就許摸錯了摸到了西五里，找吧，找到頭髮白了也找不到地頭！」

怪事，霍天華聞言竟然哈哈的大笑起來，沈玉琳暗覺奇怪道：「霍爺，有什麼好笑的事？」

霍天華道：「天下事有時巧合到令人無法解釋！」

沈玉琳會錯了意，道：「莫非霍爺也分不出南北西東的方向來？」

「不是笑這個，再說我也分得出方向，我是笑妳那句『東五里就許摸到西五里』的話！」

「我可不是胡說，實在是分不出方向嘛。」

「我沒笑妳胡說，也不是不信妳分不出方向的話，而是妳無心的一句話，竟恰恰和總當家約定的相同！」

沈玉琳心中暗喜，已知端倪，仍作不解的瞪目以對霍天華，霍天華又一聲哈哈道：「總當家的特殊方法，和我相約東五里。正是說『西五里』，這種外人絕難猜到的密語，妳却一言中的。」

沈玉琳喔了一聲，也笑了，笑的十分眞稚大方。

霍天華時又想起心事，嘆口氣道：「咱們就在這裏等了，一切祗好等今夜見過總當家的之後，再作決定。」

沈玉琳點點頭，霍天華找了塊乾淨石頭，坐好後又道：「調息一下吧，說不定今夜會有場罕見的搏戰。」

沈玉琳漫應着，她心中焦急的想把消息送達十老，但可惜難找任何借口離開霍天華，祗好强忍不安趺坐調息。

× ×

鈎月斜掛淨空，沈玉琳在一陣痛楚中醒來！

動一動，不由的哎喲出聲，原來在調息的當空，不知何時被人點昏了穴道，現在被綁在一株巨大粗幹上面，雙腿穴道，也遭人封死！

面前，仍是晨間和霍天華到達的榆樹林。

不過現在却多了幾個人，有霍天華，總當家毛心如，另外，還有兩個大漢及兩名老者，和一個灰衣並以灰巾幪面的偉岸人物！

沈玉琳不認識那兩名老者，幪面人似是眞正的號令主人，因爲毛心如和霍天華都肅手而立狀極恭敬。

沈玉琳的一聲哎喲，自然已驚動了所有的人，但却無人回顧，似是這些人根本沒把沈玉琳掛在心上，沈玉琳暗覺奇怪和驚心，自忖絕對沒有露出任何馬脚，怎會在調息時被擒綁樹上！

她正苦思不解時，那幪面人已開口道：「心如，其他的事可都按照我吩咐的辦了？」

毛心如恭敬答道：「都已辦的十分妥當。」

幪面人冷哼一聲道：「就像這次丟掉公孫荷一樣的妥當！」

霍天華急忙接口道：「此事屬下應負全責。」

幪面人嘿嘿兩聲，道：「怕你不負，哼！」

霍天華道：「屬下一時大意，再說內定的暗語竟然洩露，也是屬下所想不到的事，不過屬下仍有把握……」

幪面人道：「所以我剛才罰問心如，此次好端端的丟掉公孫荷，都是她用人不當所致。」

霍天華道：「刁大本來是個十分機警的人。」

幪面人沉聲道：「機警？哼，辦大事還帶着淫婦隨行，誰也不會再比刁大糊塗，天華，那淫婦果然死了？」

霍天華領首道：「死了，死的慘。」

幪面人道：「亂刄分屍都不委屈，有什麼好慘的！」

霍天華不敢多說，毛心如更是一言不發。

幪面人那自灰巾露出來的眼內，射出寒光，一掃衆人道：「奇怪的黑松林內的帳篷，還沒有撤，人也沒走，看來這很像是定的一條歹毒的『誘兵之計』！」

霍天華慨然道：「爲竟全功，刀山油鍋屬下不懼！」

毛心如接話道：「主人放心，我夫婦聯手，即使十老有三個兩個隱身於側，也別想攔住我們！」

幪面人道：「和氣老隋並不可怕，落拓生却十分扎手，別太大意。」

毛心如道：「屬下敢說一句大話，他非敵手！」

幪面人冷冷地說道：「小心駛得萬年船，老夫爲此調來『木石雙叟』，天華，你和兩名高手專管刦人，阻敵動手的事，交給心如和雙叟，分頭行事！」

毛心如及霍天華和那兩名大漢，一起應聲，另外那兩位老者，却不言不動，幪面人話鋒轉向二叟，道：「你們辛苦這一趟吧，動上手儘管立下絕情！」

兩位老者祗點了一下頭，似乎多點一下太費力了。

毛心如這時道：「事成之後，公孫荷送往何處？」

幪面人道：「北十里『通天觀』！」

沈玉琳聽了個淸楚，心頭不由懔懼難安，對方面當自己，侃侃面談毫不避忌，不問可知，已存事後殺己滅口之心！正焦急苦思脫身之策，毛心如適時突然說道：「主人，這賤婦如何發落？」

幪面人陰森森地回顧沈玉琳一眼道：「這是我的事，妳們走妳們的。」

毛心如恭應着，於是包括「木、石二老」在內，悄沒聲响的全離開了榆椰林。

幪面人等霍天華一衆走沒了影子，才緩步踱向沈玉琳，沈玉琳心頭怦怦亂跳，怕到極點。

幪面人停步三尺外，陰森森地一笑道：「妳好乖巧！」

沈玉琳强仗着「虛胆」，道：「你是誰？」

幪面人哼了一聲道：「少問，講，妳還有沒有其他的話要說？」

「你叫我說什麼？」

「對妳胆敢背叛老夫的事，難道沒有半句解釋？」

「笑話，我根本就不認識你，怎能談到背叛？」

「毛心如和霍天華，是聽老夫諭令行事，妳背叛了他們就等於背叛了老夫！」

「是誰說我背叛了霍爺和總當家的，叫他拿証據出來！」

「証據？哼！我問妳，妳怎知道老夫敵手是十老？」

「笑話，我又不是聾子，十老十老的一路上聽過不知有多少次了，你知道？」

「丫頭，妳敢對老夫這樣說話？」

「我爲什麼不敢？我行的正，作的對，竟遭屈含寃，你想請我用什麼態度對你說話？」

「哦，妳說妳是遭屈含寃？」

沈玉琳玲瓏心腸，知道或許能有生路，暗中咬牙，抬頭觀天，故意不答。

幪面人雙睛連霎，語調緩和下來了，道：「也許妳受了寃屈，但是妳不申訴，却怪不得別人！」

「申訴？申訴有用？我又對任何人申訴？哼！」

「對老夫申訴，祗要眞的委屈，自然有用。」

「委屈？我委屈大了，千不恨萬不恨，祗恨我太忠誠了，否則根本不會有今天這種變故！」

「講淸楚些！」

「你眞能作主！」

「笑話，難道沒看見毛心如及霍天華對老夫恭順的態度？」

「好，你既然眞能作主，可知道霍天華若沒有我，萬萬不會活到今天？」

「喔，妳話裏有話，說詳細些！」

「請先回答我的問題你怕不怕我？」

「怕妳？」幪面人哈哈大笑起來，「妳怎會問出這般幼稚的問題？」

「那很好，若不怕我，請先鬆下我來然後答問。」

幪面人毫不猶豫，凌虛拂指，筋繩盡斷，沈玉琳墜頽地上，她被綁太久了，乍鬆筋索，無力站立。

她不但被鬆了綁，雙腿穴道也被拍開，她芳心暗喜，一邊以雙手揉擦雙腿，一邊說道：「屈二當家的在京中敵樓上，爲十老所困，無心中洩露出霍天華的身份，十老接着也報出名姓，當時我奉令隱身屈二當家的手下，因而知道我們要對付的是十老。」

「很好，這點算是証據，講下去！」

「等一等，我要先知道是誰指說我是叛徒的！」

「霍天華！」

「這就難怪了，他非殺我滅口不能安心！」

「爲什麼？」

「屈二當家的無心洩秘後，十老中大、三、十三人，立卽告辭，飛撲杜宅，意在擒住霍天華……」

「霍天華曾禀過老夫，他說他早已有備……」

「呸！若不是我暗中放出奇鴿，先一步通知他的話，哼哼！」

「霍天華却說他能誘擒杜龍飛夫婦，証明早已有備！」

「您上當了，他接到我的通知，更巧是當年他在杜宅假山中已做了手脚，所以才能騙信杜氏夫婦……」

「丫頭，妳認爲假山中空的事，是霍天華的遠見？」

「從前我是這樣想的，現在知道不對了！」

「哦，由何而知？」

「是您給了我端倪。」

「哈哈……看來妳够聰明，並不像霍天華所說的那樣陰險毒辣！」

「哼！我到希望能陰險毒辣些，也不致於遭人誣陷了！」

幪面人此時已爲沈玉琳的實情打動，一笑道：「放心吧，所謂妳是叛徒的事，過去了！」

一句「過去了」，使沈玉琳放落懸心，在態度上，對答上，却越發加了謹愼。

幪面人適時又道：「好啦，今後行事多注意點，記住，夜間去黑松林和毛心如會合，然後……」

沈玉琳頭一搖道：「不，我要求退守太湖。」

幪面人嗯了一聲，尙未開口，沈玉琳已接着說道：「若是您眞能作主，並且認爲目下急需人手時，請答應我跟着您。」

幪面人似乎出意外的哦了一聲道：「爲什麼要跟着我呢？」

「有三大原因。」

「妳有十大原因也沒有用，我祗聽妳作此選擇的緣故。」

「我不能不避忌背叛的嫌疑，這是一，另外由於這次天外飛來橫禍的感觸，深覺自己功力太差，不足以應付大事……」

「哈哈……，這是句好話。」

沈玉琳欣然色喜道：「您是答應？」

幪面人冷冷地說道：「誰說的？」

沈玉琳臉上透露出失望之色道：「您不肯？」那知幪面人又說了句「誰說的」，沈玉琳着實猜不透幪面人的心意楞在一旁。幪面人雙目射出寒光，冷酷地說道：「妳吃得了苦？」

「吃得了，不管多苦我都不怕！」

「很好，可是就你現在這點本領，跟不上我。」

「祗要您肯指點，我會苦練。」

幪面人沒有答話，獨自在丈大的同一地方徘徊着，沈玉琳知道幪面人在思攷着這件事情，果然，幪面人陡地止步，道：「剛才我曾經計算過，有三天的空餘時間，妳既然想跟着我，必須能替我辦事才行，因此一定要先在功力方面想辦法，現在有這三天日子，先傳妳兩種功力，妳要用三個月的期限來朝夕苦研，今後就足可担當大事了。」

沈玉琳不由接口道：「要三個月，這麼長的日子？」

幪面人一笑道：「這還是我來傳授，若換一位傳藝的人，祗怕非經年不可！」

沈玉琳早已有了成算，表面上故作不解的問道：「那這三個月我怎麼辦？」

幪面人道：「我自有安排。」

沈玉琳可以料斷這安排的七八，探試的問道：「您可是要把我安置到另外一個地方……」

（未完待續）

新派激烈打鬥俠情中篇故事

無弦弓

柳殘陽・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卜靖為天刑門下引歸天刑門，就任門主，把血刀刀法更加參悟透澈，在參研天刑門絕學期間，小晴為天刑門下天香隊長拯救回來，白娥則下落不明。三月後，卜靖偕小晴率八鐵衞擬往八達嶺尋仇，途遇紅蝙蝠黃瑛，告以毒綠蟻白娥失陷在西藏竹瓦寺，要卜靖立卽往救，黃瑛自願率屬下十二婢同往，卜靖也以拯救白娥為當務之急，乃率小晴及八衞與黃瑛等一同前往西藏。血刀傳人再度出現江湖，聳動二幫四派，在一處險峻山道設伏截擊，黃瑛請纓往打前陣——







天涯逢山路　異域來嬌鸞

險道右前方是一片怪石嶙峋，荒草沒脛的山坡，三十餘名武林高手，正在那兒嚴陣以待。

黃瑛勒住馬韁，向山坡之上招呼道：「黃瑛在此，那位前來答話？」

一名身着灰衣的老者趨至官道之側道：「原來是黃瑛姑娘，請問有何指教？」

黃瑛向那名老者一瞥，見是一個身材瘦長，兩腮無肉的老人，單看他那幅長像，就可斷定他是一個心性狹仄，剛愎自用之人。

黃瑛躍下坐騎，檢袵一禮道：「前輩可是九華神筆汪大俠汪曙？」

汪曙道：「不敢當，老朽正是。」

黃瑛道：「這攔路拒馬是前輩設置的麼？」

汪曙道：「不錯。」

黃瑛道：「此地是京卞官道，每日都有不少過往的行人，前輩既不是官府，又不是要買路錢的山大王，為什麼要設置拒馬，阻礙行人？」

汪曙面色一紅，道：「姑娘責備的是，不過老朽所為，是出於公衆之意。」

黃瑛哦了一聲道：「前輩能否加以說明？」

汪曙道：「天下武林同道，現已齊集中原，老朽奉令把守頭關，不得不盡力而為。」

黃瑛哼了一聲道：「前輩是奉何人之令？把守頭關是為了對付晚輩？」

汪曙面色一整，道：「血刀傳人肆虐武林，各門各派無不同聲撻討，姑娘竟然包庇魔道，正邪不分，實在使天下同道失望！」

黃瑛冷冷道：「前輩根據什麼如此武斷！」

汪曙道：「乾坤三絕陳屍泰安，二幫四派血染高橋，小魔行兇之事，可說天下皆知。」

黃瑛道：「乾坤三絕罪惡如山，卜少俠仗義解救神駒鏢局刧鏢之危，怎能謂之行兇？再說高橋之役吧，二帮四派以衆凌寡，已然違背江湖道義！前輩如若易地而處，難道你會任人宰割？」

汪曙面色一變道：「圍殲血刀傳人，是由令師派丘堂主負責主持，依老朽良言相勸，姑娘千萬不可自誤前程！」

黃瑛淡淡道：「晚輩師門之事，不必前輩關懷。」

汪曙道：「姑娘是立意背叛師門，淪入魔道的了？」

黃瑛一嘆道：「前輩懷有偏見，難免魔由心生，一代高人尚且如此，勿怪要天下大亂了！」

汪曙勃然大怒道：「姑娘如此執迷不悟，老朽只好代替令師清理門戶了！」

黃瑛道：「如若戰端一啓，今後江湖將難有安寧之日，兵兇戰危，還請前輩三思！」

汪曙道：「妳敢教訓老夫？」

黃瑛道：「不敢晚輩說的是事實。」

汪曙道：「天下武林同道，均與血刀傳人勢難兩立，姑娘如能及時回頭，老夫

可以放妳一條生路。」

黃瑛一嘆道：「苦口婆心，難勸頑石點頭，前輩有什麼絕招晚輩接着就是。」

汪曙道：「姑娘入魔已深，看來老夫只好廢了妳再向公孫大俠請罪了。」

語音一落，反手摘下一雙金筆，道：「請。」

汪曙身後忽然奔來一名年約四旬的大漢道：「殺鷄焉用牛刀？師叔將這一場讓給侄兒吧。」

此人是九華掌門呂鳴珂的二弟子鍾哲人，在九華二代弟子之中，除了大師兄周行舟，就以他最爲突出，汪曙原本不想與後輩動手，鍾哲人自動請纓，當然再好不過。

此時，黃瑛身後也同時躍出兩名黑衣女郎，一名是七位劍女中的第三位，芳名李菁菁，另一個是五位鞭女中的第二名，芳名魚璣。

黃瑛向兩名請戰的婢女瞥了一眼道：「由魚璣應戰，菁菁替她瞧着點兒。」

魚璣道：「小婢遵命。」

她解下軟鞭，向懷抱長劍的鍾哲人道：「鍾大俠請賜招。」

鍾哲人道：「姑娘請。」

魚璣不再客套，右臂一挺，勁貫鞭梢，軟鞭以怒龍出海之勢，猛向鍾哲人當胸點到。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魚璣只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竟能勁達鞭梢，將一條軟鞭挺得筆直，內力之強，縱是當代名震武林的高手也不遑多讓。

鍾哲人瞧到對方具有如此深厚的功力，自然不敢絲毫大意，左手劍訣一領眼神，翻腕削向魚璣的脈門。

魚璣玉腕微沉，軟鞭去勢忽然一變，鞭梢挾着勁風，奔向鍾哲人的喉結大穴。

鍾哲人道聲「好功力！」左掌斜拍，長劍回帶，避招還擊，果然不愧爲名門高弟。

他們一搭上手，眨眼就是十餘招，雙方各搶先機，但誰也佔不到半點便宜。

一旁觀戰的李菁菁已然不耐，向着鬥場嬌叱道：「妳怎麼啦？九妹，早點打發了事，還磨菇些什麼！」

此時魚璣的軟鞭正纏向鍾哲人的長劍，招至半途，她忽然改纏爲抽，只見無數鞭影，挾着重如山岳的壓力，向鍾哲人當頭罩了下來。

鍾哲人久走江湖，會過不少善於使鞭的高手，但從未見到軟鞭中途改招，會具有如此嚇人的威勢。

他嚇得心胆俱寒，彈身就向一側逃竄，但身形還未竄，右肩已傳來一陣劇痛。

九華派的傑出弟子，竟被黑衣婢女一鞭碎肩，這不僅駭人聽聞，也是九華門下的大辱奇恥。汪曙身爲師叔，這一鞭之仇他焉能不報！

噹的一聲脆響，他再度撤出他仗以成名的金筆，但……

「嘿嘿……這小娘們好辣！汪大俠別忙，先讓咱們兄弟逗個樂子。」

另一沙啞的嗓門接口道：「不錯，辣才够勁，咱們武陵雙煞愛的就是這個調調兒。」

武陵雙煞，人如其名，確確實實是江湖道上的兩個大煞星，名頭之響，縱然是五美四惡也難以望其項背。

天下之事，有時就這麼怪得出奇，卜靖一腔熱血，滿腦門子忠義，却變成四海難容，人人欲得而甘心之人。

武陵雙煞，視人命如兒戲，喪生在他們魔爪下的兩道人士眞箇是罄竹難書了。

而且，他們十分愛色，花街柳巷，經常一擲千金，惟一稍具人性的，是不打良家婦女的主意，也許由於這一行之善，而博得黑白兩道的讚譽與同情。

現在他們居然身爲九華一派的上賓，參與圍殲血刀傳人的龐大行列，可見江湖道上的是非，實在難以分個明白。

此時這兩位煞星一出面，果然震驚全場，除了他們那一唱一和邪惡笑聲，沒有人發出半點聲息。

雙煞的長像也怪異無比，兩具臃腫矮胖的身軀，頂着兩個圓錐形的怪頭，整個五官都擠在尖頭的底部，一張血盆大口佔了五官面積的一半。

別看他們長像不濟，一身功力確也驚人，腳下挪移之間，便到達魚璣的身前。

嘿的一聲，老大鄢振名的五隻枯爪已抓向魚璣的酥肩，來勢之急，恍如電光石火一般。

魚璣大吃一驚，腳下點足倒縱，雙臂同時急揮，兩枝淬毒鋼釘，一條貫足內力的軟鞭，一起向鄢振名攻去。

在如此接近的距離，鄢振名說甚麼也難以逃過軟鞭毒釘的攻擊的。

吧的一聲巨響，軟鞭果然擊在鄢振名的尖頭之上，同時噗噗兩聲，一雙毒釘也擊中他的肩頭。

魚璣方自一喜，忽然嘶的一陣裂帛之聲，她的黑衣竟被鄢振名一把抓落，另一隻怪手正向她的酥胸摸去。

這一驚眞箇非同小可，魚璣忍不住尖叫一聲，一顆芳心幾乎嚇得由口腔跳了出來。

所幸她還能臨危不亂，突然一個翻滾，總算以毫釐之差，逃過鄢振名的魔掌。

但一個小姑獨處的少女，被別人在大庭廣衆之中一把抓落外衣，那份尷尬之情就不必說了。

她恨得雙目噴火，鄢振名不願就此罷休，一陣得意的桀桀狂笑，他又跟踪撲了過來。

武陵雙煞內外功力已臻絕頂，更練成一種刀槍不入的域外奇功，碰到如此一個煞星，勿怪魚璣要一敗塗地了。

她面色慘白如紙，雙目中露出一片怯懼之色，這不是她貪生怕死，却較死亡的恐懼更甚幾分。

但恐懼並不能決解問題，江湖原本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所在，因此，她再向百寶囊中抓出一把毒釘，準備毀掉對方的照子，拚他一個同歸於盡。

她的神情是悽厲的，但在鄢振名的眼中，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刺激，於是他縱聲狂笑着，魔爪揮舞之間，再向她的褻衣抓去。

他混身刀槍難入，功力又較魚璣高出很多，這時全力一抓，她那身迷人的嬌紅褻衣，還能不應手而脫？

忽然他感到紅光耀眼，一片精芒向他

當胸撞來。

是誰這麼不知死活，敢向武陵雙煞冒然出手？

一聲冷哼，掄掌向那片精芒猛抓。他在打着如意算盤，先毀了助拳的，不怕煮熟的鴨子會飛出手去。

拍的一聲脆響，他感到一陣錐心蝕骨的劇痛，同時被一股重如山嶽的壓力，撞得他倒退數步。

這一意外的挫折，使他大吃一驚，他想不到這般年紀青青的女娃兒，會有如此驚人的功力。

因爲他的手臂中了一劍，雖然皮毛無損，臂骨却受了重傷。這當眞是陰溝裏翻船，名震宇內的武陵雙煞，會栽在一個後生晚輩手裏！

穩住身形，再舉目一瞥，才發現身前立着一個衣紅如火，粉面含嗔的美麗姑娘，她不正是這潛龍帮主的愛徒，紅蝙蝠黃瑛？

武陵雙煞一向是六親不認，縱然是公孫如筠親臨，這一劍之仇，他也得撈回本來，鄢氏兄弟從來不做賠本的買賣。

他大吼一聲，正待揮掌進擊，却被老二鄢振聲叫住，道：「別忙，老大，你先歇歇，這一場該找了。」

鄢振名臂痛欲裂，實在有歇息一下的必要，但仍怒容滿面的一哼道：「讓給你可以，你可得交給我一個大活人。」

鄢振聲道：「放心吧，老大，包在我身上就是。」

此人說話之際，目光始終在黃瑛的身上打轉，醜怪的面頰之上，是一片令人噁心的邪惡之色。

他以不急不徐的步伐緩緩逼向黃瑛，全身骨節像炒豆一般在發着連續不斷的輕響。

緊隨黃瑛身後的馬雪珍道：「姑娘！讓小婢先抵擋一陣……」

黃瑛道：「不必。」

一頓接道：「想不到咱們首次打硬仗就碰到兩個老怪物，記住，如若發生混戰，決不可單人應敵。」

馬雪珍說道：「姑娘放心，小婢理會得。」

待馬雪珍退出戰圈，鄢振聲已够上五尺遠近的距離，黃瑛一聲嬌叱，挺劍向二煞的面門急刺過去。

這一劍勢如天花化雨，銀虹萬點，罩向對方全身的穴道，威勢之强，堪稱武林罕見。

鄢振聲固然不畏刀劍，但對這招驚濤駭浪般的劍勢，仍然不敢硬接。

最使他震駭的，是瞧不出那一劍勢是幻影，那一劍勢是實招，空負一身絕學，仍被迫得連退數步。

黃瑛得理不饒人，一招却敵，跟踪急進，嬌軀化作虹影，繞着二煞猛攻痛擊。

二煞縱橫江湖數十年，幾曾遇到如此狼狽之事！立時兇性大發，鬚髮俱張，雙爪橫砍直劈，向劍芒空隙之間展開强烈的反擊，每出一招，必然罡風急湧，帶起窒人的氣流，黃瑛劍術雖高，依然對他無可奈何。

他們這一交上手，眞箇風雷迸發，鬥得凶險無比，雙方觀戰之人，全都爲他們暗捏一把冷汗。

大煞鄢振名經過一陣調息，手臂的痛楚已大爲減輕，他似乎仍未忘情於魚璣，仰天一聲長嘯，逕向黑衣十二婢撲去。

九華神筆汪曙，也舉手向後一招，率領數十名門下搶攻上去，他是騎虎難下，只好將黃瑛一行收拾下來再說。

一場驚心動魄的混戰展開了，黑衣十二婢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

她們是分作兩起，分別捲入人潮。

七名劍婢以馬雪珍爲首，擺的是七星劍陣，五名使鞭的以沈七巧爲首，佈的是五行鞭陣。

她們久經訓練，對運陣合擊之術，配合得天衣無縫，在態勢上雖然處於劣勢，一時間倒還有驚無險。

不過，縱觀整個戰局，前途實在未可樂觀，先說黃瑛吧，她無法勝過二煞，時間一久，難免眞力不濟而落了下風。

七星劍陣由汪曙領着十幾名門下進攻，但馬雪珍嚴守天樞，指揮若定，七劍有攻有守，使九華門下無法越過雷池半步。

形勢嚴重的是五行鞭陣，沈七巧、魚璣、水三秀、王丹娥、陳殿霞，這五名黑衣女婢，對軟鞭已有極深造詣，再配合五行生尅的變化，遠攻近打，交互支援，威力較各自爲戰，自不可同日而語。

但她們碰到一個刀槍不入的煞星，軟鞭暗器根本傷他不得，在大煞橫衝直闖之下，五行鞭陣幾乎弄得潰不成軍。

這位名震武林的煞星，當眞怪得可以，他狂呼酣戰，亡命衝擊，目標所指，只是對準了魚璣，這倒給予其餘四女不少方便。

但沈七巧等四人爲保護魚璣，就無法發揮鞭陣的威力，經鄢振名幾度衝刺，連鞭陣的形態也難以保持完整了。

現在的情況更是每況逾下，水三秀的軟鞭被大煞所奪，陳殿霞的左肩挨了一抓，王丹娥的右腿被鞭梢掃得血肉狼藉，鞭陣五女半數受傷，合擊之勢，自然無法再行聯手了。

鄢振名發着刺耳的笑聲，魔爪揮舞，仍在追奔逐北。

最後他以奪自水三秀的軟鞭，將沈七巧抽得連續幾個翻滾，然後返身一躍，一把扣着魚璣的脈門。

鞭陣澈底失敗了，而且失敗得如此之慘。

鄢振名丟掉軟鞭，仰天一陣狂笑道：「老夫平日千金買笑，爲的是要娘兒們心甘情願，今日可是妳撩撥老夫的，嘿嘿……這可怪老夫不得……」

笑聲未歇，他忽然彈身而起，帶着魚璣嬌小的身軀，向山區狂馳而去。

但他那竄起的身形，猛的向下一栽，就像是高樓失足一般，四脚朝天的摔了下來。

此人究竟不愧爲一代煞星，奇變陡生，他仍能臨危不亂，腰部輕輕一折，雙脚已穩穩踏落地面。

不過，在如此情形之下，他不得不放開魚璣，這位時運不濟的小姑娘，已二次險堪堪葬送在虎口之中了。

自然，適才的現象絕非偶然，以大煞鄢振名那身驚俗駭世的功力，不可能忽然

之間一頭栽落的，於是，大煞及鞭陣五女，一起舉目向前面瞧去。

「啊……」

五女目光所及，禁不住發出一片歡呼，大煞鄢振名却目射兇光，現出一股惡狠狠的神色。

原來兩丈外的一塊大石之後，走出一雙秀美絕倫的少年男女，他們的身後，跟隨着八名懷抱長刀的彪形大漢。

鄢振名適才那一栽，必然是栽在這雙少年男女的手中，能夠使這位煞星栽一個跟頭，他們自然不是等閒的人物。

一聲暴吼，鄢振名縱身迎了上去，道：「是誰敢暗算老夫？說。」

「是我，卜靖，要怎樣閣下划下道來就是，如此兇霸霸的，那裏還像一個前輩高人！」

「你就是血刀傳人？」

「也可以這麼說，不過應該修正一下，在下是天刑門的傳人，也是當代的天刑門主。」

鄢振名面色一變，良久，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老夫見到過不少善於吹噓之人，算來算去，還是以閣下最爲出色。」

卜靖道：「當眞麼？尊駕憑什麼斷定在下是大吹法螺？」

鄢振名道：「天刑門於兩百年前崛起江湖，門主沙黑汗以一身蓋世神功，在武林中博得第一高人與無敵門派的盛譽，可惜該派像流星一樣的短促，前後不足五十年，便銷聲匿跡，永絕江湖，老夫尚且是聽於老輩的傳說，你小子是那一門子的天刑門主？」

卜靖淡淡道：「卜某只是實話實說，並沒有要尊駕相信。」

鄢振名道：「不管你是誰，老夫要跟你作一次交易。」

卜靖哦了一聲道：「又是交易！尊駕八成是要在下的刀吧？你先別忙，在下還有一點交待。」

語音一頓，回顧小晴一眼，道：「妳去替黃姑娘掠陣，八衞去收拾那邊的殘局，記住，首惡宜誅，餘衆就放他們一條生路吧。」

小晴及八衞同時躬身道：「遵命。」人影連閃，去勢若風，分別向二煞鄢振聲及九華門下撲去。

大煞向小晴八衞那急如閃電的身法瞥了一眼道：「好身法，閣下這位冒牌門主，還算不太離譜。」

卜晴道：「多承誇獎，尊駕的交易還要不要談上一談？」

大煞冷冷一哼道：「自然要談了，難道憑他們那點莊稼把式，就能嚇唬老夫不成！」

卜靖道：「那就說吧，在下正洗耳恭聽。」

大煞道：「當今之世，任他何等之人，都不敢違抗老夫兄弟，你信是不信？」

卜靖道：「武陵雙煞兇名素著，尊駕之言，果有一二分可以相信之處。」

大煞怒哼一聲道：「甚麼，只有一二分可以相信？」

卜靖道：「這有什麼要緊，尊駕不是要談交易麼？談交易何必扯些無關緊要之言！」

大煞道：「無關緊要之言，哼，難道你就不知道四海雖大，你閣下却很難找到容身之處？老夫不妨明白告訴於你，當今之世，除了老夫支持於你，你就會陷入步步荊棘，而死無葬身之地了。」

卜靖道：「在下如果將血刀交給尊駕，武陵雙煞就可以保證在下的平安？」

大煞道：「不錯，可是一個人的生命是何等珍貴！一把血刀似乎少了一點。」

卜靖說道：「還要什麼，尊駕不妨直說。」

大煞道：「其實也沒有什麼，你閣下今後既勿須使用血刀，血刀刀法自然應該一併交給老夫，還有，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你如想渡過今後的安閒歲月，那無弦弓鞘你還留它作甚！」

卜靖哈哈一陣狂笑道：「好主意，不過在下却有點放心不下。」

大煞道：「老夫言出如山，你有什麼放心不下的？」

卜靖道：「財寶動人心，尊駕如若當眞擁有血刀及無弦弓鞘，難免有一些迷了心竅悍不畏死之人，會打尊駕的主意，憑尊駕兄弟兩人的身手，又怕很難應付如許衆多的仇敵！」

大煞雙眼一翻道：「老夫兄弟縱橫武林，數十年來，還沒有人敢對老夫兄弟說個不字！」

卜靖道：「話是不錯，但在下仍然有點不敢相信。」

大煞勃然震怒，道：「要怎樣你才相信？」

卜靖道：「在下有兩項測驗的方法，尊駕只要辦到一項，咱們的交易就可以成交。」

大煞道：「什麼方法？你說。」

卜靖道：「尊駕不是自詡武功天下無敵，沒有人敢向你說個不字麼？」

大煞說道：「不錯，老夫還能騙你不成！」

卜靖道：「很好，在下的第一項方法，就是對尊駕的武功及聲譽的測驗。」

大煞不耐的道：「快說吧，老夫耐力有限。」

卜靖道：「請尊駕於百日之內，摘下公孫如筠及郞放僻的項上人頭，並命令一莊二幫四大派，五美四惡等解散部屬，退出江湖。」

大煞雙目大張，怒叱一聲道：「你小子當眞是老壽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煩了，你認爲這般人是容易對付的麼？」

卜靖冷冷一哼，說道：「那是說，尊駕並非武功無敵，也不是人人都不敢對你說個不字了，好吧，咱們不談這個，尊駕只要能夠接下卜某一招，咱們的交易，仍然有效。」

大煞面色一沉，冷冷道：「這可是你說的？」

卜靖道：「在下的名頭雖然沒有尊駕響亮，但出口之言永不更改。」

「不行，卜大哥，你不能夠這麼大意的，……」

這話說得十分之急，但聲如黃鸝，悅耳動聽，令人有着迴腸蕩氣的感覺。

卜靖回頭一瞥，見是紅蝙蝠黃瑛，還有小晴面含輕笑，站在她的身旁，八衞十

二婢也一個不少，遂微微一笑道：「那般人都打發了？」

黃瑛道：「九華門下全給廢除了武功，只有汪曙饒上一對照子，已經放他們離去了。」

小晴接口道：「惟一例外的，是那位二煞，他兄弟情深，說甚麼也不肯單獨離去。」

她說來輕鬆無比，但聽在大煞耳中，不啻疾雷轟頂，嚇得心胆皆寒，急舉目四掠，果然發現二煞鄢振聲雙目緊閤，面白如紙，正倚在一塊大石石旁瞑目調息。

大煞知道他們兄弟栽定了，不過，衝着卜靖一招定勝負之言，他還存着一絲僥倖之心。

於是，雙眉一挑，故作從容的道：「你要老夫接下一招之言是否算數？」

卜靖道：「卜某出口之言永不更改，自然算數了。」

黃瑛急說道：「大哥！你不能這麼大意……」

這位姑娘對卜靖的稱呼由少俠，卜大哥，現在乾脆變作大哥，越來越親密了。

小晴嘻嘻一笑道：「放心吧，姊姊，妳大哥那一招，是一座山也承受不起，不過……」

她頓了一頓，接道：「我有一點補充的意見要請鄢大俠兄弟遵守，否則不論那一招結果怎樣，吃虧的都是咱們。」

大煞道：「姑娘有什麼意見？」

小晴道：「咱們門主那一招勝不了你，自然要答允你的條件。如果你落敗了呢？難道你們武陵雙煞好意思就那麼抽腿一走不成？」

大煞道：「依姑娘之意呢？」

小晴道：「咱們門主的身邊還少護駕二將，閣下如若不幸落敗，賢昆仲就屈就本門的左右雙將吧，不過，閣下如自知不敵，現在馬上離開，咱們也不爲已甚。」

大煞橫行一世，估不到一個年歲青青的少女，敢對他說出如此荒唐的言語。

他究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知道小晴絕非恫嚇之言，只是勢成騎虎，他不得不以一世盛名來碰碰運氣。

於是，他答允了，接着雙臂一垂，目光直視，一股駭人聽聞的漩流，在他身前湧了起來。

一個人能夠全身靜止，而將護身罡氣凝成如此強勁的氣流，此人功力之高，實在是武林罕見。

黃瑛目覩大煞具有這等驚人的聲勢，她那嬌艷若花的彩頰，顯得驚悸無比，小晴却牽着她的玉手，道：「不必担心，姊姊，咱們閃開一些。」

她們只不過剛剛退出三丈，一片奪目的紅光，挾着天崩山塌之勢，以驚虹初現，雷電乍鳴的神威掠過門場。

這似乎大地陸沉，天宇已到末日一般，人們的神智，在刹那之間已全部喪失，雖然驚虹已過，雷電已息，他們仍像失去靈魂的軀殼，在那裏圓睜雙目的呆立着。

良久……

小晴才長長一吁道：「一擊之威，天地失色，小晴此生不虛，總算開了一次眼界！」

黃瑛也回過神來，道：「他果然勝了，這到底是什麼武功？一招之威，竟這般厲烈！」

小晴道：「這就是江湖上所稱的血刀嘛。」

黃瑛一嘆道：「勿怪血刀兩次出現，江湖上就發生兩次浩刧，原來果然這等驚人！」

小晴微微一笑道：「其實這並非血刀，它的眞正名稱叫做天刑，人們因刀泛紅光，才以訛傳訛。再說本門前兩代出山的門主，因急於清理門戶，對這招刀法，並未得其神髓，現在咱們的門主今非昔比，縱然再遇到無弦弓的傳人，必然可以達成前代門主未完成的素願。」

黃瑛哦了一聲道：「原來其中還有如許多的曲折，貴門主清理門戶的對象，難道就是無弦弓的主人？」

小晴道：「是的，但說來話長，咱們先看看門主處理武陵雙煞之後，再慢慢的聊。」

她們停止了交談，移目門場，向大煞鄢振名瞧去。

那位人人都要憚忌三分的煞星，已失去了飛揚跋扈的氣概，他的面目歪曲着，五官似乎都已移位，由嘴角淌下的血絲在胸前洒得點點斑斑，形狀實在狼狽至極。

最驚人的是他身旁一塊巨石，此時已散作十塊，零落的躺了一地，每一石塊的刀痕平直如削，石塊的大小也不相上下。

這是卜靖適才那一招天刑刀法所留的痕跡，一招雷電交鳴，竟將巨石削成十塊，此等刀法，實在是百年罕見，大煞所受的只是刀風的餘波而已，如果那一刀全部由他承受，他縱然練就金剛不壞之身，只怕也要支離破碎了。

自然，大煞是落敗了，那麼他就必須遵守先前所許下的諾言。

此時門場之上平靜無比，沒有一個人發出半點聲息。

良久，大煞舉起衣袖，抹掉嘴角的血絲，目光一抬，緩緩走到已經調息醒來，但像木雕泥塑般的二煞的身前，道：「老二，老大對不起你……」

二煞黯然道：「不，老大，這不是你的錯！」

大煞道：「那麼你是同意做天刑門的護駕二將了？」

二煞道：「咱們兄弟跑了幾十年的江湖見過的高人難以計數，老大你說，除了天刑門主，誰能配做咱們兄弟的主人？」

大煞哈哈一笑道：「對，老二，咱們走。」

他們並肩齊步，走到卜靖的身前，然後長揖到地，唱了一個肥喏道：「護駕二將參見門主。」

卜靖微微一笑道：「兩位的傷勢不要緊吧？」

大煞道：「承門主手下留情，屬下只受了一點輕傷。」

二煞接道：「謝謝門主關懷，屬下還挺得住。」

卜靖道：「很好，今後鄢振名爲本門護駕左將，鄢振聲爲護駕右將，本門門規以忠義二字爲主，希望二位能夠遵守，詳細內容，以後由八衞之首的何若瑤告訴你們。」

（未完）

高皐・文
培新・圖

魔骷髏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戰飛羽在一處荒廟中，發現骷髏帮的一刺凃歸，馬猴冷高，三眼虎暴冲追殺一青年丁元一，戰飛羽義伸援手，從冷高及暴冲手下救脫丁元一，凃歸喝令冷、暴二人雙鬥戰飛羽，甫一招，便爲戰所擊斃，但丁元一也終被凃歸所殺，冷歸對戰飛羽似有所心怯，又喝令在破廟中假死的骷髏帮五鬼出與戰飛羽鬥，鬼商兄弟毛不拔萬貫、錢如命萬利雙雙出手，但也僅只一招，鬼商兄弟便又血濺當塲，仆地不起。扇筆鬼儒一聲虎吼，一陣風也似的衝刺，扇筆分削猛點，襲向戰飛羽的胸膛——

屍橫荒廟慘　血洒雪山紅

烏光雙飛，吼聲連連，飛鐮飛斧，如夭矯的青龍，似出洞的蝙蝠，繞向戰飛羽的頸項。

紫影飛旋，戰飛羽飇然而起，雙掌似兩支打閃的光電，穿射空中襲來烏光！

青白閃耀，烏光立止於白光之中，「嘿」聲中，「咚」的一聲脆響，嘩啦啦，鐵鍊墜地。原來那鐮斧的飛繩，生生折斷，「咚」！「咚」！連聲，鬼農鬼樵，雙雙跌地，飛鐮飛斧業已握於戰飛羽手中。

烏光迴旋，「嗆」「嗆」連聲，扇筆鬼儒的扇筆，齊齊飛上半天，擊開扇筆的鐮斧，却在同時，插進了這位五位之首的扇筆鬼儒的右胸左肋。

鮮血隨着拔出的刃身狂噴，鬼儒大叫如泣，連聲的嚎，翻落於雪地之上，突地，鬼儒尖嘷着，悍不畏死的，挺起身軀，怒瞪着雙目，惡毒地向戰飛羽撲去，血流滿胸肋直洩地上。

挺立不動，戰飛羽雙掌中的鐮斧，翻飛如電，陡然眩射花暈了人眼，當人們的眸瞳中，全被那烏光佈滿時，一塊塊大小不同，形狀各異的肉團血塊，便鮮紅淋漓的，風吹雪花似的向四面八方直角洩落。

待到人們回過神來，扇筆鬼儒陳醮平那俊美的軀體，業已成了一拌帶血連肉的骨胳。

鬼農勞成泰，突然似瘋狂了般地，風也似的衝向戰飛羽，二支二叉，明晃晃的，直刺而至，「噹」「噹」二聲脆響，鐮斧與二支二叉交擊，鬼農畧滯得一滯，突然白森森的光芒，幻閃異彩，繞着鬼農的高大身影，炫着芒影，泛異出奇特的玄秘招術，排山倒海之勢，捲圈住戰飛羽。

鬼樵熊建新，亦加入了戰圈，二人活似一對瘋虎，儘是兩敗俱傷的招數，力道之雄渾，招勢之犀利，凌猛兇惡的無可比擬！

烏光白芒閃耀，在狂吼痛呼聲中，鬼農鐮卸左臂，鬼樵斧折右肢！鮮血狂噴中，二鬼猶不停息。

白森森的掌芒，一道道冷電般，在紫袍雙袖飛展中，沒見有任何招式與雙手的動作形態，只見芒電夭矯一旋，在一個不可思議，絕對不可能的角裏，一上一下，一穿鬼農下襠，一削鬼樵腦門，白芒猝斂，鬼樵便帶着泉湧般的鮮血，與黏白的腦漿，一頭栽向地面。

突然怪嚎，鬼農似短了半截般似猪被殺了那種聲嚎，往下蹲坐，强忍疼痛，驀然弓身而起，一頭撞向戰飛羽的小腹！

紫影倏旋，白芒暴閃，「克察」一聲，斬得鬼農的那顆頭顱，飛上了半天。

這時，那餘勁猶未歇的鬼農身軀，却似猴跳般，騰起半空，「叭」的一聲跌在雪地之上，頸腔內噴出的熱血，直射出五六尺遠，將滿地白雪，染成了血紅。

一縷異樣感覺，閃入戰飛羽腦際，一抹黑雲，不聲不響的飇至頭頂，「魔骨刺」如流星般地疾飛而至，刺向戰飛羽的頂門！

全身孔穴閉塞，紫雲飇掠，快將就像遠古的時光流逝過去，一溜紫電，閃射一側，旋即暴飛而起，迎向高空的黑雲。

袍袖猝展，白芒倏忽伸縮間，「魔骨刺」業已「崩」的一聲暴散！

紫雲黑影，雙雙飄落！

雙手撥袖，雙臂抱胸，戰飛羽依舊篤定如山，望着白菓眼連翻，怒紅如赤，血絲充目的「魔骨刺」凃歸道：「幸不辱命！大當家的——半招！」

怒激使凃歸畧現浮躁，促聲道：「你會償命的戰飛羽，我會將你零碎着剮了，來爲他們復仇！我發誓！」

古井不波，戰飛羽道：「牙疼咒沒用，那是要實力的，眞實的勢力，才能支持住你的大話，大當家的，你說是不？」

惡形於色，凃歸恨聲道：「我定要你嚐嚐死亡的滋味，魔骨刺使你死亡的滋味！絕對的！」

輕蔑的譏笑，戰飛羽道：「魔骨刺！你有多少枝？」

手動光閃，另一支魔骨刺從衣底取出，「刷」的一聲戟指戰飛羽，惡毒狠厲的，凃歸道：「一支！就這一支，戰飛羽，這是一支送你命的一支，你看清楚了！」

烏黑的刺身，透着紫青，顯然，那是一支奇毒無比的骨刺！泛着紫青的光芒中，似有一種無形的寒毒擴散着，戰飛羽的眸瞳，突然泛出了凛冽的精光，凝注在那紫青的魔骨刺的光彩中，緩慢而仔細的凝聚後，突然掃向凃歸那狠厲獰惡的面容上，威凛的道：「凃歸，就憑你持有的這一支毒刄！你就該死上一百次，今天，你是死定了！不爲別的，只爲這骨泛紫青，必得浸泡在毒血中足足一月，並且還得每日換新毒血的這種酷殘事實，今日戰飛羽就絕不放過你！爲你這毫無人性的萬惡不赦的舉動，爲那因此而死的三十個無辜寃魂，也絕不饒恕你！」

狠毒的，凃歸冷聲說道：「不錯，是三十條人命，而且是三十個童男女，更可以告訴你，他們在生前，都已是毒液遍身，可說是以毒養大的，最後，就是爲了這

支魔骨刺而死！你饒不饒恕我，那要看你的實力了！此刺一出，至今尚未曾有過活口，戰飛羽，你比別人強不了多少！你也是人！能躲得過嗎？你既知此刺來歷，當也心中有數，算好命了，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辰！記住吧！到時我會給你燒幾文紙錢，渡化你的！你就認命吧！」

戰飛羽道：「既知它的來歷，你也該知道，我就有法子破它，凃歸，你連這一點都沒想到，無怪你要大言不慚了。」

凃歸道：「不用逞口舌之利，一試就知！」

戰飛羽道：「那你還等什麼？」

凃歸怒吼道：「好！好！看我來宰殺你！」

凃歸的目光，那麼陰森森又冷酷的注定了戰飛羽，開始極緩極緩的往前逼進過去。

突然，戰飛羽的雙臂一動，交換握着的方向，然後又恢復了原狀，這一動作，却使得凃歸大大的緊張了下，他驟然而住！白菓眼在不停的翻動。

笑笑，戰飛羽道：「心裏有點忐忑！唔！大當家的？」

雙目凝聚，全身微弓，魔骨刺挺直胸前，直指敵人，一副鬥鷄的架勢——

凃歸的身形暴進，魔骨刺幻成了千百，齊齊射向戰飛羽胸前大穴。

毫無聲息，像一蓬陰天射下來的光閃，二道白芒，那麼亮閃閃，燦煌煌的，如絲如矢般，夭矯繞翻，騰翻而出，劈進了那千百支魔骨刺的光影之中。

二股大力交叉穿射，魔骨刺似遇到了極強的靭牆，直逼得後退不迭，撞壓擠削的力量，直如刺穿心刄割膚，更有一種無影壓力撞來，逼得凃歸飛旋急躲。

凃歸的動作宛似狂風四捲，在瞬間抽刺讓開。

戰飛羽得勢不饒人，急進猛跟，蒼白的光芒，如千百道長虹，經過蒼穹，那炫目的蒼白，閃得人眼花撩亂！只要被那揮霍的光芒，尤其是那微帶泛青的掌緣掃上那麼一絲絲，凃歸自知亦將無倖理。

凃歸在連翻的急旋閃耀裏，已不敢單恃仗着「魔骨刺」的威力了，旋轉彈躍之中，左掌已挾雜着他的「挫骨掌」力，擊劈而出。如此一來，魔骨刺飛舞刺戳，方能揮洒自如，再於「挫骨掌」力，頓顯靈活異常，似不如剛交手時的受制，因而更變化無定，威力陡增。

戰飛羽的身形飄洒，動作如電，雙臂形成了一股森森劍芒，直如一道道揮擴的光流，交織穿射，一時幻爲弧圓，一時化成飛電，時而作暴雨傾瀉，時而如銳風呼嘯，鬼哭神驚的動作，頓又將凃歸迫得團團亂轉，剛剛自如的揮洒狀態，僅只是曇花一現，消失無踪！

戰飛羽雖未有在半招中毀敵兵刄，然而在凃歸的現時感受中，却遠較方才的毀刄更爲驚凛嚇震。他只感到一股如冰凌刀刄般的銳利寒芒，無形的侵襲全身任何角度，一股股鋒利的銳氣，擠壓得凃歸似如跌落進冰窖裏，耀眼的蒼白藍芒，絲絲向面門扣進；使他有一種急需要衝出這無形光弧射綫的圈繞擠壓的企圖。

一絲罅隙，閃射頭頂，把握出千分之一秒的瞬間，魔骨刺直上豎立，騰身衝向空中，暴然而起！身影之疾速，快捷，直如流星衝天！

「啊——」一聲凄厲慘嚎，隨着衝起身影吼叫而出，一股血花如散花般擠噴而出，白芒倏歛，戰飛羽挺立於丈外，破殿石階上，「蓬」然一聲，跌落了那業已自面至腹，劃開了一溜長有五尺，深達近尺的血口子的凃歸屍身！仰臉向上，全身浴在血泊肉糊裏！

魔骨刺甩得遠遠的，捂着胸腹的兩隻手，猶自哆嗦不停，殷紅的鮮血，自血口中向外擴散，台階上的白雪，刹時變成了暗紫色，一絲絲的粉紅，向外擴散，抖戰的雙手漸漸停止，斜劈成兩半的面容上，那彎彎的唇角，一下下的抽動，本是翻動的白菓眼，倏然停止了。

戰飛羽雙目凝注，到得此時，始閉上眼睛，畧作調息，心要二用，既要防毒，又得制敵，他是付出了點力氣，然而却並無損傷，刹時的調息，總是要的，挺立雪地中，無視周圍的寒冽，瞬間入於靜息之中。

半晌！戰飛羽寂然沉靜的面容，畧顯異樣，寒寞的雙目，倏然暴睜……

那特異的表情，是戰飛羽甚難現出的，一個在江湖中成名如戰飛羽，武功精深已深不可測，任何人都不詳細他功力底細的武林强者，在一個戰勝的時機，突然現顯出如此奇特的表情，那種疑惑中帶着不耐的表情，是少有的，然而特異的歷練，終使他這種表情在現顯的一刹那間消失了！已恢復了原有的鎭靜，與極度的沉默，寂然！

在一個破落荒凉的陰森廢廟中，紅的血，白的雪，殘裂的屍體散落中，矗立着沉雄的一個寂寥的人！這幅景況落在任何人眼中，亦將在心理上起無比的陰森，寒慄，與抖戰！

戰飛羽於寧靜中，測出了異響，一悚之後，即又泰然了！泰然中却有着無比的警惕與詫異……

因爲——

因爲戰飛羽聽出了，來人行動之迅速，竟是他在江湖行走以來，有數的幾次之一，而來人却又不止一人，功力之高，與奔行中已可測出，設若是敵人的話，他知道，是遇上勁敵了，而且一遇就是兩個！

在一個武功深湛得如同戰飛羽的人，在運功中測出形跡並不算什麼，可是能測出對方武功高下來，這就得憑二方面都是翹楚才能辦得到，一方面是功力深厚，另一方面就得靠江湖歷練的經驗了。

使戰飛羽這個江湖中頂尖人物悚惕專心，並不容易，因爲大風大浪他經過的太多了，可是就如同魔骨刺凃歸這件荒刹喋血事件來論，他戰飛羽可說是撞上的，武林人物尤其是同戰飛羽一樣的武林人物，根本就不怕事，可是對任何事情，却也講究一個理字，顯然今遭這事，若非對方是武林十餘年前，惡名昭彰的人物，他戰飛羽可就不是如此的處理了！

如今，又有人來了，戰飛羽的腦海中，迅速的在運轉着一個問題，這是個焦點，假若對方是凃歸一路，那麼他戰飛羽會毫不攷慮的挺下去，但這並不一定，設若

是另一路人馬，而他該如何辦呢？這正是問題的核心！最最使他担心的，是他自己另有去處，不該在此躭擱，可是以他的個性，他能怕事嗎？實際上担心的是怕因此而引起誤會，節外又生枝！

有道是怕什麼就碰到什麼，戰飛羽的思慮迅捷，對方的行動亦不慢，就在戰飛羽即將決定是採觀察與立等的行動時，對方已清晰的傳來了飛行聲，戰飛羽不要決定，即是決定了——立等。

因爲他要是採取「觀察」的行動，自己必得有所舉動，以他測度，對方功力在他行動之時，定然會有所驚覺，如此，他戰飛羽可划不着去担個躲藏的臭名，何況，他戰飛羽向來行事，都是正面的，未曾有過臨敵而退的紀錄。是以他決定以不變應萬變，僅只是身形畧動，掠至大殿破簷之下，佇立以候。

身甫站定，驀然又有了驚覺，相反方向，亦有了隱隱的奔行之聲，他心底裏篤定了，僅只方向的不同，即可令他判定，這是兩路人馬！甚且就是相對的雙方！

異響突然增强，輕柔的破風聲中，飄落了二條人影，人影落地，戰飛羽尚未有所表示，已閙到一個破鑼似的嗓子開腔道：「閣下，這是你的傑作？」

那是個傴背的駝子，駝峯高得駭人，使他的人變成了一座小丘，那支持駝峯的身軀，竟然小得瘦得出奇，看來似有不勝負荷之感，最特殊的是那伸出駝峯前的腦袋，撐在一根細如竹節的脖頸上，活脫脫似細烏龜！

這副長像，戰飛羽不問即知，他是那武林中馳名的怪物，醫死不醫活的假華陀「治死人華駝」到了。

他這個「治死人」的外號，可眞是名實相符，他不但專治別人醫不活的人，同時也專將活人醫死，這還有個原因，他有個脾氣，武林人受傷，若果還有一綫生機，只要有一人能治癒，他就袖手不管，或即是這人傷重得要死了，他也不醫，所以他的外號，就變成了另一個意義是治死人，也就是將人治死，但武林人傷得已經毫無希望，羣醫束手，在他却正好相反，往往是着手回春。

不但如此，他竟然是華陀的後裔，名華不溜，生來即是一個奇特的殘廢，駝峯特高，家傳醫學使他承襲了他祖宗的名號，武林人即稱之謂華駝。

「治死人華駝子」所到之處，從無例外，他的老搭檔武林中有名的「氣死鬼鍾魁」一定在塲！

戰飛羽不答「治死人華駝子」問話，閃目向他身旁的高大老人望去。

只見那「氣死鬼鍾魁」乃是一個方面濶肩的魁偉老者，看去活似畫像中那捉鬼的鍾馗，赤紅臉，掃帚眉濃得黑中透亮。有一股自然的威煞透露在他的周圍。

就在戰飛羽打量他的同時，突聽他驚叫一聲，驀地一把推向「治死人華駝子」的高大駝峯，口中怒叱道：「臭駝子，你管別人閑事幹麼？還不趕快辦正經的去，元少爺在那兒罷？」

華駝子一搖頭道：「還用你說？我早看到了！」

鍾魁突然大怒道：「你看到了爲什麼不趕快去治？」

華駝子依舊等待着戰飛羽的答覆，口中却大聲道：「急什麼？他還沒死！喂！閣下難道是聾子？爲何不答我的問話？你眞不成也同我老駝一樣是個殘廢不成！」

一旁的鍾魁，冷哼一聲道：「沒死你就不治是不？」

華駝毫不考慮的道：「這是老駝的規矩！」

鍾魁不屑的道：「我看你是找死！」

華駝子驀地轉身，駝峯旋轉，小腦袋一伸，小眼睛一瞪，怒聲道：「大個子你說什麼？」

鍾魁仰臉向天，大聲道：「我說你找死！一片片零割了你的駝峯後，再讓你慢慢的活活餓死！怎麼着，不相信？」

怒極反笑，戛戛兩聲，駝峯抖動中，華駝突然變得輕鬆的道：「大個子，我說你是在作夢！放眼武林，誰有這份本事？嘿嘿……老虎拉車，你說誰趕（敢）！」

鍾魁漫不經意地道：「九姑敢……」

華駝一聽，小眼睛連眨，悶聲不吭，突然轉面，向戰飛羽道：「閣下，請回答在下問話！」

鍾魁口中的九姑是何許人，戰飛羽搜遍了記憶，就是記不得曾耳聞過如此稱呼的人，能够讓天不怕地不怕的治死人華駝啞口無言的承認此人有零割他的本領。

聽到華駝子的問話，看到他的表情，戰飛羽驀地自那寒目中射出一股懾人的精光，冷冷的道：「沒此必要！」

華駝欲待發作，小腦袋一豎，脖頸老長，就像個烏龜伸頭似的，一旁的鍾魁，冷聲道：「要問去問元兒，不直截多，眞是老糊塗，自找釘子碰！哼！」

本是瞪向戰飛羽的小眼，回瞪鍾魁，沒好氣的，華駝子道：「你熊咧咧個什麼勁！我治元兒，你可小心別讓這小子給跑了！跑了我唯你是問！」

說着話人已俯身至丁元一屍體之前，動手摸了摸丁元一心脉兀自忙活了起來！

鍾魁雖身子轉向，業已面對戰飛羽，但却在嘴裏故意的氣華駝子道：「腳長在別人腿上，我又沒拴住人家，憑什麼跑了惟我是問？」

華駝子人似未聽到他的話般，業已全神貫注在丁元一身上，根本不理「氣死鬼」鍾魁的故意找碴！戰飛羽看在眼中，心底不禁對華駝子的態度，大爲欣賞，一個人任何事情，若能專心致志的去作，鮮有不成功的，丁元一傷勢的輕重，戰飛羽明白得很。

只因他在初初救得丁元一之時，即已知道他不但受了嚴重的內傷，並且重得很，更要命的是他同時也中了毒，在傷與毒雙重夾攻之下，丁元一只有罪受，是以他才藉魔骨刺凃歸的手，給了他一個痛快，免得他生不如死，因爲在他那種情形之下，即或是治好了傷，身體也如同廢人一樣，連一個普通人都不如，整天要在虛弱中過一輩子，那種滋味，想想也不好受，要不是如此，憑戰飛羽能讓「魔骨刺凃歸」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殺人？

如今「治死人華駝」既然伸手，戰飛羽知道丁元一定然沒有問題。

戰飛羽雙目星寒，盯視着治死人華駝

子的治人手法，一瞬不瞬，對於那已面對他表示出警戒之心的「氣死鬼鍾魁」連眼皮子也沒眨一下，就更不用說看一眼了！

戰飛羽甚爲瞭解「氣死鬼鍾魁」的習性，任何人，只要是同他搭上了腔，不論何時何地，他是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用盡極度缺德的詞句，來損你，使得你聽在耳裏，怒在面上，你越生氣，他越精神，就是動上了手，也都是些使人惱怒的招式，所以不論任何人，都不願招惹他，否則，你就有得氣生了！所謂氣死人是不償命的！何況他的外號是「氣死鬼」？鬼都能被他氣死，人還能受得了！

戰飛羽的反應，望在氣死鬼鍾魁眼裏，心裏却不由得暗笑，心想：小子你這一套，我可是見多了，你若如此，我越想讓你嚐嚐滋味！嚐嚐眞正生氣的滋味，除非你是死了！哼！就是變了鬼，我也照樣氣死你！

心中想着，口中不閒，眼睛一斜，挑挑，鍾魁一本正經的向戰飛羽道：「閣下英雄逼人，不知尊姓大名，可否見告？」

此語一出，大出戰飛羽意外，想像中氣死人鍾魁，定然是個語語帶刺的缺德鬼，如今竟然是如此的正經，所謂禮尙往來，人家如此，他戰飛羽可不能落人話柄，是以神色間，掠過一絲愕然之容，隨即淡淡的道：「在下戰飛羽，閣下想來即是大名鼎鼎的氣……」

氣死鬼這三個字的名字，却眞正的不太好出口，是以說至此處，戰飛羽不好意思往下說，但那鍾魁却仍然一本正經，毫不爲意的道：「對！對！對極了，我正是氣死鬼鍾魁，想不到在此風雪大飄，屍骸狼藉的地方，碰到了盛名滿天下的『神手無相戰飛羽』戰大俠！盛名不虛！盛名不虛！」

君子欺其以方，鍾魁以常理猜度，面前人可能是一好心之士，正直之人，以禮待之，定然不會碰上釘子！

戰飛羽依然心存防範，淡淡的道：「閣下誇獎！閣下盛名，眞是不虛！」

習性不改，打蛇隨棍上，鍾魁道：「那裏！那裏！戰大俠出手不凡，看一看眼下的成績，就知神手無相，眞是了得！」

來啦！戰飛羽心存警惕，不置可否，道：「閣下看走眼啦！」

挑逗的，鍾魁道：「沒關係！沒關係！我看走了眼沒關係，只要閣下莫失了手就行！」

以牙還牙，戰飛羽說道：「神手已無相！」

揶揄地，鍾魁道：「厲害！厲害！無怪這兒的血腥氣重！」

古井不波，反擊，戰飛羽道：「要不要試試滋味如何？」

正面挑上了，似是第一次遇上對手，鍾魁道：「花子打狗，戰飛羽你窮橫個什麼勁？可惜你不是鬼！我老人家是豬八戒掄耙子，不刺猴（伺候）！」

不屑地，戰飛羽道：「諒你不敢！」

咭咭一笑，鍾魁道：「敢不敢你心裏明白，不值得倒是眞的！」

寒星望天輕啐戰飛羽道：「無賴！」

一本正經，儼然長輩訓子弟，鍾魁道：「年輕人說話不知輕重，我老人家原諒你！以後可要記住！不可信口開河！」

戰飛羽毫不理睬，突然邁步向大門方向走去！甫一舉步，面前人影一幌，氣死鬼鍾魁道：「慢來！慢來！何不再稍等一會！」

斬截地，戰飛羽道：「沒工夫！」

鍾魁突地閃身一讓，手一擺，不屑地道：「請！請！你留在這兒不會心安的，溜吧，溜的越遠越好！日後江湖上傳出去，你戰大俠殺人開溜，那有多美，咭！咭！咭！」

戰飛羽雙目寒光陡射，精芒如電，注視着鍾魁，鍾魁搖手幌腦，面露慌急，故意作態地道：「吆！吆！你戰大俠可別生氣，我不會傳出去的，只是我可不能保險那鑼鍋子不講，你對我這麼兇幹嘛！我鍾魁不怕鬼，可眞不敢惹你這鼎鼎大名的俠客！」

扭身返回原地，兩眼望天，戰飛羽再也不理睬氣死鬼鍾魁的碴兒，任你說破了嘴，戰飛羽就似一座山，挺然矗立，毫不能動搖，全身上下散發着一種威凛森寒，使人感受到無比的陰森冷酷！

漸漸地，氣死鬼鍾魁，無辭完了，只賸下周圍剛剛掀起的雪後冷風，突然加强，颼颼地刮着，使地上未凝結的一層雪花到處飛揚！

悶哼一聲，地上已死的丁元一，突然眼珠兒活動，治死人華駝子，未待他有所表示，業已連連施展獨門醫術，拍打按拏，緊接着一顆藥丸，塞進丁元一嘴中，一包細粉遍洒傷處，最後，撕塊衣襟，裹紮一番，不待他有何反應，雙手抱起丁元一的身軀，一步步走向大殿之中，直接將他放在那唯一尙能避風雪的神案之下。

這才直起身來，望向戰飛羽，冷冷地說道：「閣下稍等片刻，我們就可分清敵友……」

戰飛羽蕭索地，打斷話頭道：「敵友無關緊要，是非倒該分清，只是閣下找的這個地方，似乎不太保險！」

華駝子不以爲意，鍾魁可聽出話中有話，道：「你這話什麼意思？」

「他是過來人，沒什麼意思，謝謝華駝子將我們亟需要的人治好過來，你們三位就順便也留在此地吧！」

一股冷森如地獄中魔鬼的聲音，突然自那唯一能避風雪的神案地下傳出，隱隱中，似自一具帶有磁性的器物中傳出，冷毒，低沉，沙啞而不甚清晰！

華駝子急遽翻身俯看，小眼望向神案底下，那裏還有丁元一的影子？

只見他駝峯起伏，雙掌起處，卡察一聲，本尙完整的神桌，業已粉碎飛揚四散，塵土雪泥，飛射牆上，牆壁上却露出了一個暗門，黑黝黝地深厚黑墨，門上有一具似蜂窩般的銅環，精光發亮，任何人一看，即知那是曾經摩挲的痕跡，而那話聲想係自此傳出。

華駝子駝峯聳動，氣急地潑口大罵道：「什麼東西，給你駝老子出來！」

陰森的沙啞聲依舊自蜂窩形銅環傳出，道：「你臭駝子想死也不行，撐大氣更輪不到你！那個叫氣死鬼的混蛋傢伙，將是第一個目標！」

咭咭一聲，氣死鬼鍾魁道：「想不到

我老鍾竟然交了老運，有人拉上我啦，莫不是你也是個鬼？」

冷森的話語更形毒寒，道：「你死得比我原定的還要慘，更要罪加一等！」

鍾魁揶揄的道：「吹大氣，說恨話，連駿子都會，你這種見不得人的鬼東西，大概是怕你鍾老子吧！說說大話壯壯胆是不？這沒關係，陰間的小鬼你，經常在我老人家面前如此！我會原諒你的！」

陰森中帶着威脅的聲音，傳來道：「鍾魁！你死定了，我要讓你的骨肉剁成漿水，血和着泥巴晒乾了再餵狗，我說到就做到！」

鍾魁破口大罵道：「鬼兒子，狠話說夠了沒有？給老子滾出來，讓我數數你有幾根肋肢骨，看我不一根根的把你拆散了，磨成骰子擲着玩，讓你在那兒不着天的地方放空炮，變成在碗裏打轉，眞眞正正的變成個打骨頭！」

「鍾魁，我發誓，我要親自拆散你的骨頭，親手和你的血泥！」暗沉裏的聲音，恨得牙癢癢的，聲中充滿了恨意，使任何人聽了他那種咬牙切齒的聲音，都不期然的有一種悚慌之感。

慢條斯理，戰飛羽道：「暗底裏講話的朋友，你是憑着什麼身份？難道說就憑着你兩句狠話，同廟外的那些廢料？」

突然沉默，洞底人同治死人華駝，氣死鬼鍾魁，同樣的詫異着戰飛羽的精深功力！

因爲洞底人根本就未曾想到，廟外來人，戰飛羽已經曉得，華駝同鍾魁，沉默的原因可不僅這一點！廟外來了人，以他們兩人的修爲，竟然毫無所覺，而戰飛羽却已然曉得，這在功力上，業已分出了高下，是以他倆怎能不驚？怎得不有所詫異，詫異中猶帶着股欽佩的味道！

這從他二人的神色中，可以看出。

久久！只有風雪的飄飛聲！

沉穩地，戰飛羽道：「該來的，遲早要來的，地底下的朋友，划出道兒來吧！是羣攻？抑是獨鬥？不過，我爲閣下代籌，還是羣攻混戰的好！」

冷森沙啞的聲音，輕蔑的道：「戰飛羽，憑你就敢對我如此講話？也不怕風閃了舌頭？」

冷冷地，戰飛羽說道：「姓戰的對誰也是如此講話法，何況是你這個骷髏帮的二流角色，故做神秘，並不能抬高你的分量。」

生氣地，冷森啞道：「戰飛羽，你莫自視過高，我這二流角色，相信收拾你還沒有問題！」

戰飛羽道：「這得試試才行，躲在洞裏吆喝沒什麼用！」

冷森沙啞怒聲道：「來了，戰飛羽，馬上你就嚐到滋味！」

不屑地，戰飛羽道：「用羣攻，用車輪戰？莫忘了廟裏躺着的魔骨刺涂歸和他的七個同伙，充其量，你不過頂得上他們之中的三個！有把握嗎？涂老大！」

怒形於色，尖聲吼叫，華駝子氣極地道：「什麼？窩裏躲着的竟然是你『魔骨彈涂禪』？你老小子出來，我駝老子就是來找你的！」

戰飛羽在旁邊突然面現微笑，但瞬即消失！

森冷的聲音，突起道：「戰飛羽，你夠聰明，可惜，你這次就走了耳，鑼鍋子，你要找涂禪嗎？喏喏！他已在外面等你了，你就去嚐嚐他那百發百中的彈子味道吧！」

毫無訝異之容，戰飛羽道：「閣下雖然聰明，可也總有露出狐狸尾巴的時候，你眞以爲我不知你是誰嗎？哼！」

森冷地沙聲道：「知道了又怎麼樣？能改變你的命運嗎？」

戰飛羽冷冷地道：「不勞費心，你還是爲你自己打算打算的好！」

森冷沙聲突變狂獷的怒吼，道：「涂門主，動手！」

「是！」一聲輕輕的應聲說，緊跟着一股狠毒至極的語聲起自院內，道：「各位嚐嚐魔骨彈的滋味！」

那是起自一個同魔骨刺涂歸，長相裝扮，一模一樣的黑衣老人口中，只是他不是一對白菓眼，却是一雙蜂目，細小乾黃，特別陰毒！

「且慢！」戰飛羽突然止住了黑衣老人魔骨彈涂禪已揚的雙臂，繼續道：「涂禪，寃有頭債有主，涂歸可是我殺的，與華、鍾二位無關，待他們退出後，你我放手拚一場！」

暢聲嘲笑，魔骨彈涂禪道：「戰飛羽，你眞是迂得到家，你以爲華駝子同鍾老鬼會比你的分量輕嗎？錯了，你們三人還是一同向寃枉報到吧？」

話未落，氣死鬼鍾魁已接了腔，調侃的道：「涂禪，莫以爲你那些爛鐵塊製的烟花，能對我有什麼用場，你可也得小心小心啊……」

鍾魁一面說話，人却突然飇然而起，如電光火石般地射向涂禪！

相隔丈餘，涂禪冷笑一聲雙臂倏揚，一連串烏光，射向大殿之中，其中一團烏光，迎向鍾魁。

鍾魁颷射的身子，突然折射左飛，衝向大殿以外，落於一堆頹敗的牆外。

大殿中的治死人華駝，與鍾魁似心意打同，鑼鍋子一矮，人已怒箭般射向大殿之後！

戰飛羽雙袖倏翻，白裏透着一抹淡淡的青色，青色的邊緣泛着微微的骨黃，迎向連串如珠擊來的烏光，那魔骨彈涂禪殺人的利器！

戰飛羽神色篤定，氣不湧出，雙目眸瞳，如寒星，似冰魄，凝成兩股利器，注視不瞬，但他的雙手，動作的快捷，却是無可比擬，而那雙本是鋒利如双的「神手」，突又表現出了他特有的功能，柔韌得如同帶棉性彈力的機簧，順着快速的烏光一旋，如同一連似珍珠項鍊般，進入他的雙掌。

戰飛羽身形猛反，藉擊來力道的衝力，柔韌的手掌，順勢一個大弧，背向殿外，兩串烏光，驀地自他雙掌中向殿外射出，聲勢之疾勁快捷，較來時尤爲急迫。

烏光並未射向涂禪，却齊向殿前最末一層石基落去。

「轟……」

一連串爆響，在剎那間震得石飛灰揚，如瀰天濃霧。（未完）

民初游俠傳

朱羽·文
培新·圖

鐵胆豹子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粱詠珠爲報殺父血仇，僞裝賣唱的歌女，刺殺日本軍官坂本，事後托庇於鐵胆豹子季鵬飛家中。憲兵司令部特務隊長侯四孔和軍警執法處偵緝隊長范長靑奉令緝拿兇犯，偵知粱詠珠、惠珠姊妹匿居季鵬飛家，因敬重季鵬飛在江湖上的盛名，乃向師父八臂神猿熊坤請示該如何處理，熊坤着令兩徒兒儘量設法庇護，並命往請季鵬飛到來共商善後，就在季鵬飛往赴約之際，家中突來不速客，擄走季之盲母，留條要季將盜來珠寶對分以贖。季鵬飛回家逖走粱氏姊妹後往謁熊坤，向其請示——

嬌娃探辛秘 鐵漢赴鴻門

「哦！」熊坤楞了一楞，喃喃道：「那就怪了。」

季鵬飛起身離座，深深一拜，道：「老爺子江湖老、眼界寬，還望您老人家費心查問一下。」

熊坤先是面有難色，接着呵呵笑道：「雖說我早已金盆洗手，退隱歸山，冲着你昨晚賞我老臉，這椿事我一定給你查一查。話先說淸楚，只查不辦。明兒晌午你來聽回音。」

「晚輩感激不盡。」季鵬飛又是深深一拜，才辭了出來。

他的老娘雖然瞎了眼，却是每日將他的吃喝整頓得舒舒齊齊，如今他連個吃飯的地方都沒有了。出了熊宅，買了兩個窩窩頭揣在懷裏，又回到他那個破家。一夜奔波，困頓已極，吃飽之後，他得好生睡上一覺。

一進門，季鵬飛就感到不對勁。他的脚步不曾停留，手指頭兒却解開鈕扣，敞開了對襟褂子，準備隨時拔劍出手。

堂屋的方桌上擺着一隻菜盤，盤中盛放着各色鹵味，一壺酒，兩雙筷子，兩隻酒杯，杯中已盛滿了酒，桌上還有一大海碗熱氣騰騰的麵條。

對着堂屋門，坐了一個梳着兩條大辮子的姑娘，一身碎花洋布的褂褲，瞪着一雙烏溜溜的大眼，嘴角泛出淺淺的笑。

季鵬飛一脚門裏，一脚門外，脚背上像是釘上了釘子，一寸也挪不動。

那位梳辮子的姑娘就像一個等待丈夫歸來的嬌妻似的，嬌嗔道：「還站在那兒發什楞？快來趁熱吃，餓壞了吧？」

季鵬飛不用去咬自己的指頭他也知道眼前的情景絕不是夢。江湖路走得不多，世面却見得不少。由於昨晚的變故，他意識到屋內可能已經佈下了陷阱。在未進門之前，以他那敏銳的目光四下一掃，却未發現絲毫異狀。

辮子姑娘又笑道：「別那麼直楞楞瞧人好不好？你沒聽說過西單牌樓鬧狐仙？說不定我就是狐仙變化的。你老娘不在，總得有個人爲你弄吃喝，燒茶燒水，所以我就來了。」

提起老娘，季鵬飛的心頭驀地一動。一脚跨進堂屋，沉着臉問道：「姑娘可是爲『閃電子』葛俊來傳話的？」

她美目的溜溜地一轉，咯咯嬌笑道：「小豹子！你這話問得沒頭沒腦的，敎我怎麼回答呢？」

季鵬飛在她對面坐了下來，將面前的筷子，酒杯往旁邊一拂，神情冷峻地說道：「姑娘不必裝瘋賣傻了，有什麼話快些說吧！」

「喲！」一聲尖呼出自她的口中，又嬌又媚。「人家都說你對姑娘家最是溫柔有禮，幹嗎這麼兇巴巴的？冲着這盤致美樓的鹵味，你也不該發這麼大的火呀！」

「姑娘到底是爲何而來？」

「來！我敬你一杯。」她端起酒壺在兩隻空杯中斟上酒。「吃完了再說行不行？」

季鵬飛既未擧杯，也不動箸，神色依然冷峻如故，不過話聲却緩和了許多：「姑娘！我是一根腸子通到底的直性子，心內不會打悶鼓，有什麼話趕快說吧！」

年輕姑娘臉上嬌媚的笑容突然消失了，輕輕吁嘆了一聲：「唉！其實我也是個直性子，方才對你笑着撒嬌都是裝出來的，以我的心情來說，非但笑不出，連哭都哭不出來。」

「哦？」季鵬飛可楞住了。

她雖然口裏說哭不出來，兩行淚珠却滾到了腮邊，語氣幽幽地道：「我姓紀，名叫小紅，我爹爹名叫紀玉龍，不知你聽說過沒有？」

「哦！久仰令尊大名。」季鵬飛抱拳拱了一拱，心中暗暗生了警惕。「聽說他在關外甚是得意。」

「你爲什麼不說他在爲日本關東軍作狗腿子？」

「這……」季鵬飛要嘴皮子一向不是能手。遇上了一個語鋒犀利的姑娘家，應對更見遲疑。「……如今江湖大變，縱有一身飛天的本領也擋不住洋槍射出來的一粒槍子兒，誰不見風轉舵，誰就是不識時務。再說，人各有志，勉强不得。」

紀小紅掄起一雙眼珠，對他凝視許久，才氣呼呼地道：「你是明裏不罵，暗地罵，轉彎抹角地罵。」

「紀姑娘！我沒那個意思。」

「爹的作爲也該罵，不過誰也不知道他是被逼上梁山的。」

「逼上梁山？這話怎麼說？」

紀小紅噙住淚，緩緩說道：「我娘多年來一直鬧胃氣痛，瞧了多少大夫也治不好，後來我爹一個把兄弟介紹了一個姓水田的日本大夫，那大夫就給我娘吃藥、打針，我娘的胃氣痛竟然不再發作了。不過，藥要不停地吃，針要不停地打。你可知那是什麼針藥？吃的是白麵，打的是嗎啡。」（附註：北方人稱海洛因爲白麵。）

「哦！」季鵬飛暗暗地吸了口冷氣。

「日久天長，我娘的癮頭愈來愈大，那位日本大夫却不再給她吃藥打針，我娘痛得打滾，流鼻涕、抽筋、冒冷汗，他也眼看着不管。」

「後來呢？」

「後來那個東洋大夫說，光吃藥打針不是辦法，要治根才行，他建議我娘到關外一家東洋醫院去求治。」

「去了沒有？」

「去了。可有一個交換條件，就是要我爹給東洋鬼當差。你可知道當什麼差？」紀小紅愈說愈氣憤。「到朝鮮去押運鴉片、白麵過鴨綠江，貨到關外，由我爹負責交給發賣的中盤。我爹頂着風雪，拚着性命，挨着江湖上的臭罵，還不是爲了我娘的病。」

「如今令堂的病好了麼？」

「死了。」

「哦？」這原是意料中事，嗎啡不是藥，不能救人，只能害人。只因季鵬飛生來一副悲天憫人的心腸，才會覺得意外。

紀小紅臉上蒙着一層愁雲慘霧，語氣沉痛地道：「我娘一死，我爹再也沒有利用的價值，東洋鬼子又怕他反，偷偷在他背後打了黑槍。」

「多久的事？」

「半個月前。我是三天前才得到消息。想找回我爹的屍首都辦不到。」

「姑娘……」季鵬飛想說幾句安慰的話，却一時抓不到辭兒。

「聽說令堂昨夜遭人刦走了？」

「嗯！姑娘的消息倒很靈通。」

「我還有幾個外姓的伯伯叔叔在江湖上混。」紀小紅的聲音突然一壓，「小豹子！你再行，也只有一個人，這就是我今天找上門來的目的，有什麼差遣，只管吩咐，只不過事後你得助我去報深仇、雪大恨。」

「姑娘的好意我心領……」

紀小紅氣咻咻地搶着說道：「別推辭！也別瞧不起人。我在爹那兒學的幾手花拳繡腿也許不管用，而我和別人同樣是一條命。只要能報仇雪恨、教我幹什麼都成。我可先要幹掉那個東洋大夫，若不是他，我娘縱然會因胃氣痛而死，也不至於變成一個鴉片鬼。」

「姑娘的孝心令我生敬，只是千萬莽撞不得。」

紀小紅掄起一雙明亮的眼珠，氣呼呼地道：「小豹子！看來你不算是一個直性人，說話一點也不爽利，到底答不答應我的要求？」

季鵬飛苦笑道：「只怕我心有餘而力不足。」

「這話怎麼講？」

「我如今遇上了一個勁敵。」

「誰？」

「是在關外享名已久的『閃電子』葛俊。」

「莫非他有兩條命？是個一刀殺不死的妖精？」

「他只有一條命，而我却有兩條命。所以我才豁不出去，我得想想我娘。」

「如此說來，若是葛俊以令堂爲要挾，你一切都得聽他的了？」

這個問題使季鵬飛答不上來，他只是聳聳肩，面露苦笑，默默無語。

紀小紅將那碗業已不冒熱氣的麵條推到他面前，温和地說道：「你心情不好，我不强你喝酒，你吃麵吧！」

季鵬飛說了聲多謝，從懷中取出了窩窩頭。想了一想，不忍辜負她的一番好意，放下了窩窩頭，開始吃麵。

紀小紅看他大口大口地吃麵，似是也很開心，緩緩道：「小豹子！人人都說你行俠仗義，你却不肯答應一個孤苦伶仃姑娘家的請求。是不是因爲我爹生前曾給東洋鬼子當差，你就不屑顧我？」

「紀姑娘！誤會啦……」

「你昨晚不但帮姓梁的姊妹殺了一個小日本鬼，還親自找熊坤說情，由他兩個寶貝徒弟親自護送梁氏姊妹出城，咱們同樣是女人，同樣是爲父報仇，你爲什麼薄此而厚彼？」

「姑娘這一些消息是打那兒聽來？」

「有人親眼見你和那兩個狗腿子隊長在正興園吃蟹賞菊。」

「眞是傳揚得離了譜，螃蟹殼都沒有碰一下。」

「有這麼回事總是眞的。」紀小紅楚楚可憐地道：「我如今是連個落腳處都沒有，你可不能不管我。」

「姑娘原先難道宿在街頭麼？」

「我原先自然有宿處，如今跟人說要來找你，碰了釘子回去，我拿什麼臉面見人？」

如此刁鑽的姑娘家，季鵬飛從來不曾遇上過，一時不禁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應付才好。楞了許久，才開口說道：「紀姑娘！承妳看得起，我也不能不識抬舉。話就這麼說，如今妳先要忍着點，待我自己的事了結，只要還有一條活命在，助妳一臂之力就是。」

「不管你怎麼說，我是賴着不走了。」見他口頭上鬆了勁，紀小紅又進了一步。「我也不是白住白吃，給你漿漿洗洗，煑飯燒茶，總比你一個人啃窩窩頭，喝涼水要好些。」

季鵬飛苦着臉道：「我可不敢勞動妳的玉手爲我幹那些粗活兒……」

「別說得那麼酸不哩嘰的，」紀小紅爲他挾上一些菜。「我可不是有錢人家的千金大小姐，洗洗衣衫，燒燒飯算不了什麼，有時候我還可以給你跑跑腿，送個信什麼的。」

季鵬飛情知推托不掉，也就不再說什麼，只顧低下頭去呼嚕呼嚕吃麵。

「嗳！」紀小紅突呶呶嘴，低聲道：「回身瞧瞧，那小姐兒是不是要找你。」

季鵬飛轉身一看，只見大門口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在那兒探頭探腦，他心裏不禁怦然一動，連忙起身迎了出去。

那小姑娘一雙眼珠子狠狠地向屋裏的紀小紅盯了許久，才低聲說道：「艷秋姑娘在北海五龍亭等你，下午三點。」

說完話，扭頭就走了。

艷秋姑娘是誰？敢情是石頭胡同蒔花館中那位名妓。這可有些怪，季鵬飛和她怎會有交情？

待他回到飯桌上，紀小紅問道：「可是爲梁家姊妹傳話來的？」

「不！」季鵬飛胡亂搪塞道：「是一個朋友約我待會兒到天橋喝茶，說是有事商量。」

紀小紅也不再問，見他吃完，爲他沏上一盅熱茶，又忙着到廚下收拾去了，倒像是季鵬飛過門已久的媳婦兒。

× × ×

和季鵬飛約在北海五龍亭見面的果然就是蒔花館的名妓艷秋，她這會兒的打扮和昨夜又是不同，布裙布衣，平底鞋，面上不施脂粉，頭上束了一方綢巾，紮住了長長的秀髮，倒很像是一個女校的學生。

季鵬飛也換了一件潔淨的長衫，頭上還戴了一頂禮帽，文質彬彬，說什麼也看不出他是個有一身武藝的江湖中人。

從艷秋的目光看來，她見他來到時，心中似有無限喜悅，而那種喜悅却又被某一種情緒所籠罩，因此她面上也浮現了一絲哀怨的神色。

「總有十來天沒得到你的信兒了，」她看了季鵬飛一眼，又轉過頭去瞪着悠悠的流水。「你在忙些什麼？」

「艷秋！給妳送個信兒可眞不方便。」季鵬飛在留意她的神色，小心翼翼地說道：「聽說，昨晚賈會長又在妳那兒宴客了？」

「哼！」艷秋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你只關心你要打探的消息，你可曾關心過我了？半月不見面，一見面就問人家這些話。」

「艷秋！我知道妳待在蒔花館裏日子不好過，這總得慢慢來啊！」

「當然慢慢來，你還要我待在那兒打探賈會長跟日本人在打什麼交道。再說，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整天陪着你，那裏容得下我這種身份的人。」

「艷秋！」季鵬飛不禁皺緊了眉頭，今天的痳煩眞是够多了。「妳弄錯了，那是一個前輩人物的女兒，她爹在關外被東洋鬼殺了，娘也死了，如今沒有去處，暫時在我那破屋子裏落落脚。」

「這都是命，」艷秋目中蕩漾着淚光。「命運使咱們十多年前分開，偏偏要教咱們碰頭。分別那麼久，咱們就是碰上了也不會認識，偏偏我又認出了你的母親。怎會那麼巧，不早不晚，咱們竟會同日，同時到西山大悲寺去進香？」

「這有什麼不好呢？」季鵬飛語氣懇切地道：「我娘還是摸着妳的頭髮叫妳小秋兒，我還是拿妳當從前的小秋兒看待，我沒忘記咱們兒時扮嫁新娘時，咱倆……」

「不要說了！」艷秋連連地搖頭。「沒有遇上你之前，我的心死了，每日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從不想明天的事。但是遇見你之後，我心中又萌生了希望。我知道我已不配，只不過……」

「艷秋！」季鵬飛打斷她的話：「別說我不嫌妳，連我娘都不嫌妳。妳不是自甘下流，而是被境遇所逼。相信我爹的在天之靈也高興妳作他的兒媳婦。只不過爲妳贖身要一大筆錢，娘不許我用偷來的金錢贖妳出來。她老人家說：若想要妳淸淸白白，就得用自己辛辛苦苦賺來的銀子爲妳贖身。」

「鵬飛哥！」艷秋垂下了頭，語氣軟了許多。「我眞不懂事，我不該向你說這些氣話的。」

「這也不怪妳……」

艷秋振聲說道：「對了！只顧跟你鬥氣，正事也忘啦！賈會長昨晚宴請的那個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的坂本少佐，在宴後被一個彈琵琶的姑娘暗殺了。」

「我聽說了。」一個紀小紅已經使得艷秋涕淚交流，再加上梁詠珠必然又要多費唇舌，故此季鵬飛一語帶過未作深談。

「賈會長先送走了陪客，才和那個東洋人關起門來深談。我在門外偷聽了幾句，原來賈會長在今年春天拿了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二十五萬大洋，拖到如今還沒有交差，坂本少佐是來逼他的。」

「沒聽說要賈會長辦什麼差事麼？」

「他們沒有說起，」艷秋面上展露了慧黠的笑容。「不過我從別人口裏打聽到了一點眉目。」

「哦！快告訴我。」

「瞧你急得這個樣子，」艷秋白了他一眼，壓低了聲音道：「昨晚的陪客都是藥材界的鉅子，在北京，每一個人都開着好些中西藥舖子，內中一個是中法大藥房的掌櫃陸宏開，據他說：東洋鬼子要運進來一種名叫『紅丸』的藥，由賈會長出面分派各藥舖銷售。」

「紅丸？」

「我也不懂那是一種什麼藥？」

「哼！那不是藥，是嗎啡，或海洛因製成的毒品。在關外，這種紅丸到處都可以買到，不知害了咱們多少中國人，東洋鬼子竟然又想擴展到關內來了。」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難怪賈會長要想法子打通軍警執法處雷處長和憲兵王司令的關節了。」

季鵬飛冷冷道：「有我鐵胆豹子在，他們休想運一粒紅丸到關內來。」

「對了！鵬飛哥！你爲什麼要管這樁事呢？」

「一來不願眼看咱們中國人被毒品所戕害；二來嘛，還有另一層原因，日後妳自然會明白。」

「你又賣關子了。」

「並不是賣關子，而是一時說不清楚，往後這檔子事妳得多多留意點。」

「好吧！」艷秋掏出一隻精巧的洋金懷錶看了一看，蹙着眉道：「咱們又得分手了，我出來還有人跟着，好說歹說，還化了一塊大洋，那老婆子才肯在積翠坊那邊候着，只許我半個鐘頭。」

「好！妳去吧！」

「鵬飛哥！」艷秋深沉的目光凝望着他。「只許你不理我，却不許你哄我，騙我。」

季鵬飛不禁皺了一下眉頭，緩緩道：「妳既然如此說，有一件事我就不便瞞妳了，本來是不打算告訴妳的。」

「說！我要聽眞話。」

「我娘昨夜被人刼走了。」

豔秋驚惶得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久久，才有氣無力地問道：「爲什麼剛才一見面時不告訴我？」

「我不願讓妳受驚。」

「我眞該死！」若非四週遊人如鯽，她一定會激動地撲進他的懷裏。「方才我竟然還向你說了那麼多氣話，我……」

「不要緊！」季鵬飛輕輕捉住她的手，握一握又很快放開。「憑着鐵胆豹子的名號，誰也不敢把她老人家怎麼樣。這可能是爲了江湖上的一點恩怨，我有法子了斷。」

「鵬飛哥！你千萬要小心，伯母的安危固然要緊，你自己也要珍重，若是一時缺錢，我那兒還有一點私房，先拿來應應急。」

「眼面前還用不着，妳快走吧！免得下次要出來時又不方便。」

「好！我走了！」她依依不捨地轉身離去，臨行不忘交代：「隨時給我個信兒，免得我記罣。」

季鵬飛木然地凝視着她的背影，心頭如刀絞般疼痛，他突然覺得自己是無比地孤單。

「這妞兒長得不賴嘛！」驀然在他身後响起一個冷嘲的粗啞聲音。

季鵬飛回頭一看，是個平日專在天橋一帶混混的地痞人物，名叫向三，有時也幹點順手牽羊的買賣。一見是他，季鵬飛不屑理會，轉身就走。

向三却嬉皮笑臉地攔住了他：「季哥！是那家的大閨女？何時請咱們兄弟喝喜酒？」

季鵬飛冷冷道：「向三！若是往日，我說不定要請你喝上一杯，今兒心情不好，少惹我。」

向三涎着臉說道：「若是往日，我向三可沒有這份胆子攔住鐵胆豹子的去路，今兒可有些不同。」

「有何不同？」

向三也不答話，打懷中摸出一張請帖，往季鵬飛面前一遞。

季鵬飛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謹訂於本日下午六時假座慶和園微備菲酌，敬候

台光

葛俊」

季鵬飛將請帖合攏來，冷冷問道：「可要回話？」

「正要討句回話。」

「準時到。」

「謝啦！」向三轉身一溜烟走了。

季鵬飛並未即刻離去，他冷靜思索一陣，發現了兩件事：其一，向三雖是個微不足道的末流人物，却是有幫派，有頭目的，他的頭兒是在江湖上小有名氣的張鐵手，拳脚上很有點功夫，手下的弟兄們也不少。請帖由向三送來，足證葛俊入關並非單人匹馬，他和本地的黑道人物已經搭上了關係；其二，向三將請帖送到北海來，可見對他的行動瞭若指掌，毫無疑問是經常有人在後面踩他的盤子。這兩個發現，使季鵬飛萌生了警惕。

× × ×

慶和園在前門大街的南頭，距離膾炙人口的天橋近在咫尺，正是張鐵手的地盤。不過，季鵬飛却沒有將對方看在眼裏，他下午睡了兩個鐘頭，精神雖未養足，却也容光煥發。五時正從家裏出發，乘洋車來到前門，緩步向南頭行去。

離慶和園還有百來步，驀然有個人攔住了季鵬飛的去路。

那人約莫四十來歲，滿面笑容，壓低了聲音道：「小哥！我奉熊老爺子的吩咐來傳幾句話。」

季鵬飛連忙閃到街邊，拱拱手，道：「勞您駕。」

「熊老爺子說，小哥所托的事，雖未查到根底，却有了些眉目，聽說葛俊在關外和東洋人時有交往。」

「哦！」

「關於令堂，目下好像已不在京裏，熊老爺子已着人在追尋下落，一有消息，就會知會小哥。」

「勞駕向熊老爺子致謝。」

「熊老爺子也知道今晚小哥和葛俊有飯局之約，故而再三交代，常言道得好，不是猛龍不過江，若無恃仗，葛俊不敢隻身到京裏來。少停相見之時，小哥務必要多方忍讓，一切爲令堂着想。」

季鵬飛掏出兩塊大洋往那人手裏一塞：「勞駕！勞駕！這點小意思……」

「這萬萬不能領受！」那人堅不肯接受那兩塊大洋。「還有一件事，昨晚蒔花舘內外發生的命案，日本使舘竟然沒有追究，熊老爺子敎小哥放心。」

說完話，往人潮中一鑽，刹時不見。

所謂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往日季鵬飛也曾聽說過不少有關熊坤的壞話，却料不到他爲人如此剛正義氣；他知道季鵬飛和葛俊有飯局之約，他的從人能在大街上攔住季鵬飛，這足證他在江湖上還很有點潛勢力。

他邊想邊走，不知不覺來到了慶和園。時間也剛好是六點正。

堂倌似乎早已得到吩咐，迎上來道：「這位是季爺麼？樓上七號雅座。」

季鵬飛也不答話，緩緩向樓上行去。進門時，他就開始以目光四下搜索，却沒有發現張鐵手手下的任何弟兄露面。

房間十分寬敞，枱面也很大，枱中間已經放上了四盤拼盤，然而房裏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季鵬飛素來相識的張鐵手；另一個三十出頭，眉濃目亮，鼻樑挺直，面孔方正，够得上英俊二字之誇。

張鐵手站起來一拱手，道：「鐵胆豹子！這位是關外有名的『閃電子』葛俊，也是今天的東道主。」

葛俊微微一笑，露出整齊潔白的牙齒，抱拳一拱，道：「幸會，請上座。」

季鵬飛站在進門處沒有動，雙手一拱，道：「季某人與朋友素昧平生，折節下交，不知是何緣故？」

「哈哈！」葛俊笑了一聲。「我一直在關外走動，此番初次入京，理當拜訪，來！請坐，請坐！」

「你們兩個人一個是關外一霸，一個是關內高手，如同兩頭猛虎。」張鐵手一面說一面推着季鵬飛入座。「今日之會，可算是雙虎聚首。」

季鵬飛冷冷道：「一山不存二虎，張兄這個比喻打得不妙。」

張鐵手楞了一楞，乾笑連連道：「嘿嘿！咱們江湖中走動的人不忌諱這個。」

季鵬飛上前坐下，目注葛俊，緩緩說道：「季某如約而來，只是想拜識朋友的尊顏，酒菜恕不領受。」

葛俊原已拿起酒壺斟酒，聞言驟然停住，訝然道：「這是怎麼回事？」

「家母有難，無心下嚥。」

「令堂有難？」葛俊言下之意，似是十分意外。

季鵬飛雙手一直籠在衣袖裏，此刻突然閃電般抽出右手，只聽篤地一响，一把飛刀揷在葛俊的面前。沉聲道：「這把刀子可是朋友之物？」

葛俊先是微微一楞，接着神態自若地點點頭，道：「不錯。」

「既如此，朋友又何必明知故問？」

「據我所知，令堂目下甚受禮遇，錦衣玉食，專人侍候，並不如季兄所說的那樣嚴重。」

「朋友今天設宴相邀的目的何在？」

「杯酒言歡。」

「昨晚刼走瞎眼老娘，今日再來言歡，試問誰能接受？」

葛俊面上的笑容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股冷峻之色，沉聲道：「季兄如果不賞臉，那也只好可惜這一桌上好的酒菜。還是那句老話，請走令堂，只是迫不得已的手段，希望季兄能給許多江湖朋友留碗飯吃。」

張鐵手嘿嘿笑道：「二位在江湖上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犯不着爲這點小事失了和氣，有話好商量。」

季鵬飛不屑理會他，冷冷道：「葛朋友！季某人沒有偷什麼薛家大院的珠寶，更拿不出十萬大洋贖人。今天已經打聽過，葛朋友在關外很是罩得住，不必靠打抽豐混飯吃。若是另有緣故，葛朋友不妨直講。」

葛俊目光向張鐵手一瞟，喃喃說道：「莫非咱們弄錯了？」

張鐵手接口道：「葛兄！我和鐵胆豹子雖然少有往來，却最清楚他的脾氣，一向說話算話，作了的案他絕不會賴賬。只怕是傳聞有誤。」

葛俊冷笑了一聲：「嘿嘿！這一輩子雖然冒冒失失殺過人，却還不曾幹過冒失事。倘若薛家大院失寶之事與季兄無關，我可眞不知應該如何了結這檔子事了。」

季鵬飛道：「很簡單，放回家母，萬事皆休。」

葛俊道：「季兄不向我問罪？」

「我方才就說過，萬事皆休。」

葛俊突地面色一沉，冷冷道：「若是不放回令堂又待如何？」

季鵬飛眞想拔出短劍和對方一拚，想起熊坤的話才又不敢妄動。不過他也知道此時不宜過份軟弱，故而沉聲說道：「如果不即刻放回家母，任你葛朋友有飛天的本領，也休想活着離開北京。」

「哈哈！」葛俊仰天大笑道：「够種！够種！此生從來不曾聽人在我面前說過這種狠話，一旦聽起來倒是非常過癮。既然我弄錯了，當該放人，不過不是即刻，而是要待我回到關外之後。」

「爲什麼？」

「因爲令堂已連夜送去關外，沒有我的親自交代，我的弟兄們絕不會放人。」

「葛朋友不妨寫封信我敎人送去。」

「我那些弟兄只聽我口頭上命令。」

「好！」季鵬飛霍地站了起來。「我和你一起出關。」

葛俊也站起來道：「此刻？」

「說走就走。」

「季兄！你不怕我在關外設下了陷阱？」這話倒使得季鵬飛一楞，自己沒有想到的疑問，却被對方提了出來，竟然一時答不上話來了。

張鐵手插口道：「你們兩人的性子也太急了，季老太太既然受到禮遇，如今兩下裏已將話說清楚，又何必急於一時半刻呢？」

季鵬飛道：「葛朋友！不管你在關外是否佈下刀山、劍林，季某人闖了。誰是一塊什麼料，彼此清楚得很，季某人就算背後挨了黑刀，絕不怨你葛朋友就是。」

葛俊笑道：「放心！我還不至於作出那種卑鄙無恥的勾當，如此也好，關外好些朋友正想見見北京城裏名號叮噹响的鐵胆豹子。」

「咱們這就走……」

季鵬飛的話聲未落，門簾突然掀起，侯四孔和范長青二人在門口出現，他倆身後還跟了幾個腰掛盒子炮的北洋軍人。

范長青和顏悅色地笑道：「季兄要上那兒去？」

見這二人出現，季鵬飛不免暗中嘀咕，隨口答道：「打算到關外會會朋友。」

范長青道：「開往奉天的火車要到十點鐘才出站，這會兒還早得很。咱們雷處長早已聞聽大名，想跟季兄會會，今晚在公舘擺下了酒，命我去請。一位紀姑娘說你到這兒來赴飯局，所以特地趕來，請季兄務必賞光，也好讓我交差。」

季鵬飛不免暗生狐疑，想起熊坤，他認爲范長青絕不可能玩弄什麼詭計，沉吟了一陣，道：「我是何等身份，怎敢作雷處長的座上客？」

侯四孔接腔道：「季兄千萬賞臉，咱們司令也在雷公舘候着哩！汽車等在外面，季兄快請吧！」

季鵬飛眼看推辭不掉，回頭向葛俊說道：「葛朋友！咱們九點半鐘，在總站碰頭。」

葛俊拱拱手，說道：「好！我恭候就是。」

范長青很客氣地向葛俊打招呼：「對不住！拖走了二位的客人。」（未完）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絕情拾三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拾三郎在七星宮衆多高手圍視下，出手擒擄了七星宮一號金令卓重山，命司徒眞衞護易華隆押送卓重山，四名卓重山侍衞飛撲往救，但被司徒眞用毒殺死，卓重山目睹此狀，知難倖脫，乃囑令巴可成等回七星宮禀報宮主，拾三郎等亦相繼離開仙霞嶺。一天，洛陽四海鏢局，突有一名臉容冷漠黑衣少年到來，自稱何眞，來自京師王府，要委托押鏢，並指明要鏢師劉百陽隨同護鏢，鏢局俞賬房說劉百陽身故三月，葬於郊外邙山，少年要俞賬房陪往祭奠，俞賬房不允，少年突抬手飛起一指點出——

虎穴擒魔易　天涯追兇難

俞賬房一驚要躲，奈何已經慢了一步，身軀一震，「氣兪」穴已被封閉，臉色不由勃然一變！道：「你……」

何眞冷聲截口道：「低聲些，你要想活命，就不要驚動別人！」

活命要緊，俞賬房他很識相，也很聽話，立刻聲音一低，問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何眞道：「姓何名眞來自親王府。」

俞賬房道：「你眞是劉百陽朋友的朋友？」

「一點不假。」何眞目光如電般逼注地問道：「他現在何處？」

俞賬房正容說道：「他確實已經去世了。」

語聲一頓即起，又問道：「你找他有什麼事？」

何眞道：「我那位朋友聽說劉百陽死得有點不明不白，據說是被人害死的，所以他托我順便到這裏來看看他，查查他的死因眞象。」

俞賬房眨眨眼睛道：「這麼說，你並不眞要去他墳上祭奠，而是要掘墓開棺驗屍，查明他的死因了？」

何眞聲調一沉，目射威稜地道：「別徒說廢話了，現在請招呼人進來吩咐備馬陪我去一趟吧。」

俞賬房方待張口揚聲叫人，何眞却適時抬手一攔，道：「慢着，我希望你最好放老實點，神色也儘量放自然些，別搗鬼，否則……我不說了，後果你不會不明白的！」

話落，淡然一擺手，道：「好了，你招呼人進來吧。」

俞賬房目光深望了何眞一眼，抬頭朝廳外揚聲喊道：「來人。」

一名青年的鏢伙應聲疾步跨入廳內，垂手哈腰說道：「師爺請吩咐。」

俞賬房道：「去吩咐備兩匹馬，我和這位公子要出去一下。」

那名鏢伙應了一聲，轉身快步而去。

何眞低聲說道：「俞賬房，俗話說得好，『識時務者爲俊傑』，這話你懂？」

俞賬房點點頭道：「老朽懂。」

何眞笑笑道：「懂就最好，只要你好好跟我合作，我決不會難爲你。」

說着，站起了身子，又道：「現在我們到外面去吧。」

俞兆平名義上雖是個賬房師爺，實際上他在這四海鏢局中暗地裏另有身份，而且一身武學功力高絕，總鏢頭羅德威雖是名震當今武林的一流高手，但却難是他手下十招之敵。

俗語有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從適才何眞那突然點中他「氣兪」穴的那一指上，他立刻發覺了這個來自和親王府的少年人，實在是一位功力絕高不可輕視的武林高手。

雖然，何眞那一指出得出於他意外，根本就是暗襲，但是，他心裏却十分明白有數，那一指之快速，準頭，力道無一不拿揑得恰到好處，輕一分則封閉不住他的

穴道，重一分則很可能要了他的命。

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

因此，兪兆平他沒有說話，站起身來默默地往外走去，何眞立卽跨上一步，緊傍着他的身子併肩而行。

何眞邊走邊笑說道：「兪老，待會兒事情辦成之後，你可不能忘了兄弟的好處啊！」

兪兆平他不接話，哈哈笑說道：「這個你儘管放心，老朽忘不了的。」

邙山，又曰北邙，位於河南洛陽之北，山雖不高，地域却廣，多荒墳古塚。

夜，二更初。

北邙山那陰氣森森，鬼火燐燐的古塚荒墳間來了兩騎健馬。

兩匹馬，一前一後；前面馬上人是一個面目陰鷙，年約五旬上下，文士打扮的藍衫老者，後面馬上則是個臉色神情冷漠，氣宇威儀望之凜人的黑衣少年。

黑衣少年自稱名叫何眞，來自北京城內「和親王」府，藍衫文士老者是洛陽「四海」鏢局的賬房師爺兪兆平。

在一株大榆樹下，賬房師爺兪兆平勒韁停了馬，何眞也立卽勒韁停住，問道：「到了？」

兪賬房點了點頭，抬手一指五丈以外之處說道：「就是那裏。」

話罷，他有點費力地緩緩翻身下了馬背。

看他那費力的樣子動作，顯然，何眞是怕他使詭計要奸搗鬼，封閉了他身上的穴道。

把馬拴在樹幹上，兪賬房他領着何眞一直走到五丈以外的一座墳墓前這才停步站住，抬手指着墓前的石碑說道：「何朋友請看。」

石碑上的大字，何眞早就看淸楚了，是「劉百陽君之墓」。

於是，他微一點頭，說道：「我看見了。」

兪賬房眼珠兒微轉了轉，道：「何朋友還要掘墓開棺查看麼？」

何眞道：「你以爲呢？」

兪賬房雙眼眨動地略一沉吟，道：「以老朽猜想，你何朋友來此的目的，大概只是要證實劉百陽是不是眞的死了，對不對？」

從墓碑的石頭的顏色和墳墓的土色上，何眞已經得到了證實，兪賬房沒有說謊欺騙他，那墓碑和墳墓，都不是新的，劉百陽似乎確實已經死了有兩個多月或三個月了。

因此，何眞目光一瞥那墓碑和墳墓，點頭淡然一笑，道：「兪賬房高明，猜得一點不錯。」

兪賬房嘿嘿乾笑了笑道：「何朋友誇獎，老朽祇不過胡亂猜猜而已，焉能當得『高明』二字。」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如今何朋友應該可以解開老朽的穴道了。」

何眞道：「不忙，我還有事，需要請教？」

兪賬房冷冷道：「是關於劉百陽的死因？」

「不是。」何眞微一揚頭道：「劉百陽與我毫無關係，他的死因如何都和我無關。」

兪賬房雙目倏地一凝，道：「這麼說，你并不是劉百陽的朋友的朋友了？」

何眞又一搖頭道：「不是，那只是我找他的一個藉口。」

兪賬房眨了眨眼睛，疑惑地道：「你找他是……」

何眞道：「查問一件事情。」

兪賬房道：「查問什麼事情？」

何眞淡然一笑道：「這就是我要請敎你兪賬房的了。」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只要你肯誠心和我合作，實答我所問，我絕不難爲你，這話你明白麼？」

兪賬房點頭道：「老朽明白，不過，老朽可要先作聲明，只要是老朽知道的事情，老朽定當知無不答，答必盡實，但如是不知道的，便就要請何朋友你多多原諒了。」

何眞含笑點頭道：「那是當然，你儘管放心，我不是個不講理的人。」

兪賬房道：「如此，何朋友你請發問吧。」

何眞一笑，探手自懷裏取出了一樣東西，朝兪賬房伸掌一攤，問道：「兪賬房識得此物麼？」

那正是前在「仙霞嶺」上，那位「銀龍帮」少主易華隆拿給卓重山看過的同樣的一塊「黑豹無敵令牌」。

兪賬房入目「黑豹無敵令牌」，臉色不禁勃然一變！說道：「何朋友，此物何來？」

何眞目射威稜地道：「請先回答我識不識得此物？」

兪賬房答道：「識得。」

何眞道：「如此，我請問此物主人是誰？」

兪賬房凝目問道：「你來找劉百陽查問的就是此事？」

何眞一點頭道：「不錯，劉百陽既然已經死了，我就只好找你了。」說着回手收起了「黑豹無敵令牌」。

兪賬房道：「是什麼人告訴你來找劉百陽的？」

何眞道：「卓重山。」

「卓重山？」兪賬房不禁大感意外地一怔！沉聲問道：「他在什麼地方告訴你的？」

何眞道：「仙霞嶺上。」

兪賬房道：「他現在何處？」

何眞道：「爲了他的安全，我把他交給了『銀龍帮』少主看管保護。」

「看管保護」的意思是什麼？兪賬房是個老江湖，老「薑」了，他怎會不明白，心神不禁暗暗一震！雙目一眨道：「老朽請問，何朋友來此查問『黑豹令牌』主人何事？」

何眞冷冷地道：「那你兪賬房就不必問不必要知道了。」

語鋒微頓，聲調倏地一沉，道：「請答我問話，他是誰？」

兪賬房暗吸了口氣，搖頭道：「老朽不知道。」

何眞目射威稜地問道：「你眞的不知道？」

兪賬房道：「老朽確實眞不知道。」

何眞冷聲一笑道：「那麼我請敎，你『識得』的意義何解？」

兪賬房道：「老朽之識得，是因爲曾經偶然見過它一次，所以識得。」

何眞道：「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是怎樣的一個『偶然』見到的？」

兪賬房道：「一年以前，在劉百陽的房內。」

何眞眨眨星目道：「是劉百陽和你談起什麼自己拿給你看的？還是……」

既然是「偶然」，怎會得是劉百陽拿給他看的，這種問話，顯然是別具用心。

兪賬房本是個心機狡詐奸滑多智的老江湖老狐狸，他今天雖因一時大意被何眞所制，雖因「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但是能够避免的問題，他自然仍要儘量避免，怎會得再上何眞的當。

因此，何眞話音一落，他立卽一搖頭道：「不是，當時劉百陽正在房裏整理東西，老朽恰巧有事去找他，桌上正好放着那麼一塊『黑豹令牌』，他一見老朽進入房內，便立刻把它收了起來。」

何眞口中輕「哦」了一聲，道：「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兪賬房點頭道：「事實確是這麼簡單，要不就不能說是『偶然』了。」

何眞淡然一笑道：「你這話說的是，不簡單就沒有『偶然』那一說了。」

語鋒微頓了頓，雙目忽地一凝，問道：「當時你沒有問他？」

兪賬房搖頭道：「老朽沒有。」

何眞忽又淡然一笑道：「兪賬房，人都是好奇的，對不對？」

此時此際，何眞爲什麼突然問出這麼句話，意思是什麼？兪賬房既然是個多智的老狐狸，他怎麼會不懂。

因此，他立刻毫不攷慮地接口答道：「當時老朽心中雖然好奇想問，但是話到口邊却又忍了下去，沒有問。」

何眞明知道他沒有問的理由是什麼，却故作不明白地愕然一怔，問道：「那是爲何？」

兪賬房微微一笑，道：「何朋友是位聰明人，應該明白江湖上有些事情是不宜問，問不得的，尤其有關別人的秘密隱私更問不得，那是最犯忌諱的事情，當時劉百陽一見老朽進去，他便連忙把它收起來，這行動已經非常明顯，那是他不足讓人知道的隱私秘密，老朽又怎好不識相開口問他？」

這話不錯，是理，也是事實。

江湖上有許多事情，多看上一眼尚且會惹上麻煩，甚至招上殺身之禍，遑論是問？

何眞眨眨眼睛說道：「照這麼一說，除了能讓劉百陽還陽活過來以外，是無人知道那『黑豹令牌』主人是誰了？」

兪賬房嘿嘿乾笑了笑，沒有接話。

何眞星目微轉了轉，目光忽地一凝，道：「兪賬房，你想想看，貴局同仁裏除了劉百陽以外，可能還有什麼人知道？」

兪賬房搖頭道：「這個老朽就不知道了。」

何眞突然輕笑一聲，道：「你不知道我却知道，你信不信？」

兪賬房神情微愕地怔了怔！詫異地道：「你知道？……」

神色瞬卽一轉平靜地道：「你既然知道，那就最好不過，老朽也就不用提心吊胆了。」

何眞道：「你提心吊胆的什麼？怕我整你？」

兪賬房道：「老朽穴道被制，眼下除了還能走幾步路和開口說話以外，體力可說是連一個普通的人都不如，在這等情形下，你我如果易地而處，你也會怕被整的，是不是？」

何眞含笑點頭道：「你說的倒也是實情。」

語聲一頓，話鋒一轉，問道：「你想知道我知道的那個人是那一個不想？」

兪賬房淡然一搖頭道：「算了，江湖上的事情多知道一些不如少知道一些的好，老朽不想多惹那些無謂的麻煩了。」

何眞淡笑地道：「這麼說，你是已經看開了。」

兪賬房道：「老朽如是沒有看開，就不會投身在四海鏢局中吃這碗『賬房』的飯了。」

何眞點點頭道：「你這話說的不錯，在江湖上自由自在，傲嘯山林，五湖四海，任興暢遊，無拘無束，那有多好，確實是要比寄人籬下，吃這碗『賬房』飯强得多了，不過……」

語鋒一頓又起，接道：「關於我知道的那個人是那一個的問題，我認爲你還是知道的比較好。」

兪賬房一怔，問道：「爲什麼？」

何眞微微一笑道：「因爲羅總鏢頭眼下不在，你是四鏢海局的代理負責人。」

「哦。」兪賬房眨眨眼睛道：「如此老朽就請問，那是本局的那一位同仁？」

何眞雙目倏射威稜懾人地冷聲說道：「就是你兪賬房閣下！」

兪賬房臉色勃然一變，旋卽哈哈一笑道：「何朋友，你眞會開玩笑，老朽要是知道那『黑豹』令牌主人是誰，早就告訴你了。」

何眞冷聲一笑道：「兪閣下，光棍不吃眼前虧，這話你可懂？」

兪賬房點頭道：「老朽懂，不然老朽就不會得有先前那一句『提心吊胆』之語了。」

何眞冷哼一聲道：「如此，你就老老實實的說出來吧！」

兪賬房皺着眉頭道：「老朽實在很想說出來，可是，奈何……」

何眞雙眉一揚，冷聲截口道：「兪閣下，別說那些可是奈何的廢話了，你要是不怕吃苦頭不怕整，就識相點說出來，否則，哼！」

一聲輕「哼」中，緩緩的伸出了一根手指頭，作勢便要點下。

兪賬房心中非常明白，何眞這一指要是點下，那將是比死還難受的痛苦，混身不由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連忙抬手急搖地道：「何朋友且慢。」

何眞手往下一垂，一雙星目有如兩道寒電般灼灼地望着，沒有開口。

兪賬房心念暗轉了轉，道：「何朋友，你願意和老朽誠實的一談不？」

何眞略一忖思道：「誠實的一談之後

，你便說出『黑豹無敵令』主人是誰，是不是？」

俞賬房搖頭道：「不是，說實在話，『黑豹無敵令』主人究竟是誰，老朽也實在不知。不過，老朽却可以指點你一條明路去查問。」

何眞星目眨動了一下，點頭道：「好吧，我們就此一言爲定。」

俞賬房又道：「另外你還得答應老朽一件事情。」

何眞道：「什麼事情？」

俞賬房道：「於老朽指點你去查問的明路之後，你必須立刻解開老朽的穴道，任由老朽離去。」

何眞神色冷漠地道：「你這是和我談條件？」

俞賬房嘿嘿一笑道：「人總是自私的，老朽自然也不例外，總不能不爲自己打算打算，是不是？」

何眞微一沉吟道：「我答應你了，不過，醜話我可要說在前頭，你不得要奸弄滑，有絲毫不誠實，不然，可就休怪我不守信諾，手下無情！」

俞賬房似乎已有成竹在胸地說道：「那是當然，若是老朽不誠實於前，自然不能怪你。」

何眞點點頭道：「如此甚好，你有什麼要談要問的就請開始吧。」

俞賬房乾咳了一聲，道：「老朽首先請問，閣下究竟是誰？」

何眞道：「拾三郎，這名字你聽說過沒有？」

俞賬房心神不由陡地一震，說道：「啊！原來是你拾閣下，老朽早就該想到才是。」

拾三郎淡淡地道：「你現在知道也幷不算遲。」

俞賬房眨了眨眼睛，又道：「老朽再請問，你那『黑豹』令牌何來？」

拾三郎道：「是『銀龍帮』少主交給我的。」

俞賬房道：「你和『銀龍帮』少主是朋友？」

拾三郎道：「他是我大師兄的嫡傳弟子。」

俞賬房道：「你查問『黑豹』令主人何事？」

拾三郎道：「找他查問昔年的兩件血案。」

俞賬房道：「那兩件血案？」

拾三郎道：「寒玉先生和『銀龍帮』易老帮主被暗算的血案。」

俞賬房雙目忽地一凝，道：「你懷疑與『黑豹』令主人有關？」

「哼。」拾三郎道：「要不我就不會得要找他查問了。」

俞賬房心念電轉了轉，話題倏地一改，道：「聽說你一身所學功力高絕，但那畢竟只是傳聞，老朽想領教領教你的絕學，你敢不敢解開老朽的穴道，和老朽作十招之搏？」

拾三郎兩道濃眉微微一挑，道：「我沒有個什麼不敢的，不過，你必須先說何處可以查問得『黑豹』令牌主人是誰告訴我。」

俞賬房眼珠兒微微一轉，道：「閣下可知此處後山是何所在？」

拾三郎微一凝神道：「你是說『幽冥鬼府』中可以查問出來？」

俞賬房點頭道：「只要你跑一趟『鬼府』定有所得。」

拾三郎道：「到『鬼府』中找誰？」

俞賬房道：「誰最大就找誰。」

拾三郎道：「鬼王？」

俞賬房道：「除他以外大概還別無人知。」

拾三郎雙目忽地一凝，威稜地道：「你這話可絕對實在？」

俞賬房正色說道：「如有半點不實，你儘可到四海鏢局來找老朽。」

拾三郎威態微斂地一點頭道：「好，如此我就暫且相信你。」

話落，抬掌虛揚，隔空拍解開了俞賬房的穴道，神情冷然岳立。

俞賬房穴道一解，立即活動了一下腿臂經脈，心念忽然微微一動，眨眨眼睛，望着拾三郎道：「閣下，老夫忽然改變了心意。」

拾三郎道：「你改變了什麼心意？」

俞賬房道：「將十招之搏改爲三招，如何？」

拾三郎冷冷地道：「隨你，反正目前我幷無意思要和你動手難爲你。」

俞賬房眼珠子一轉，乾咳了一聲，說道：「既如此，那就甘脆連三招也取消好了。」

「可以。」拾三郎微一點頭道：「那你就請走你的吧。」

俞賬房嘿嘿一笑，抱拳一拱道：「老朽告辭。」

話落，邁步直朝拴馬的那株大楡樹走了過去。

拾三郎揚聲說道：「把我騎來的那一匹也帶走。」

俞賬房沒有答話，默默地解開兩匹馬的韁繩，騰身躍上馬背，牽着另一匹馬直奔山下馳去。

× × ×

二更正半。

時間正是拾三郎和俞賬房師爺在北邙山上，劉百陽的墓前問答將近終了那同一時刻。

洛陽城內「四海鏢局」的後院中，那座被劃爲「禁地」的小樓上，「黑白雙帝」又會了面。

樓內的情形，一切和上一回沒有兩樣，未點燈，兩人相對而坐。

白帝首先開了口，問道：「你不是去仙霞嶺的嗎？怎地到這裏來了？」

黑帝答道：「仙霞嶺的事，出了皮漏了。」

白帝道：「出了什麼皮漏了？」

黑帝道：「金令一號已經落入了『銀龍帮』的人手裏。」

白帝心中微微一驚，道：「那究竟是怎麼回事？你說清楚些。」

黑帝應了一聲，接着便把仙霞嶺上事情的經過一切，括經扼要的述說了一遍。

白帝靜靜地聽後，心神不由連連震動地默然沉思了片刻，語聲顯得沉凝地說道：「事情看來是愈來愈麻煩了。」

黑帝道：「自從開封至今前後不過三

個月不到的時間，想不到他竟然拉上了那麼多的關係交情，這件事情說起來……」

語鋒微微一頓，又道：「當時如果不是大帝令諭不准惹他，如果依照下座的意思，那時就全力對付他，相信他早就沒有命了。」

白帝突然冷聲一哼，道：「你的意思可是說他今天的形勢力量，完全是大帝那『不准惹他』的令諭所造成的？是大帝錯了？」

黑帝心神不由暗暗一凛！道：「下座不敢。」

白帝又是一聲冷哼道：「你以後說話最好多小心點，否則，如果傳入大帝的耳裏，那可就不是敢不敢的問題了，你明白麼？」

黑帝連忙點頭道：「下座明白，多謝上座教誨。」

白帝笑笑道：「不必拍馬，只要你明白，別讓大帝說我沒把你教好就好了。」

黑帝笑了笑，話鋒一轉，道：「如今我們應該怎麼辦？」

白帝問道：「什麼怎麼辦？」

黑帝道：「要不要立刻將詳情飛禀大帝，請示處理對付之策？」

白帝道：「你是指『金令一號』的事情？」

黑帝點頭道：「還有拾三郎來找劉百陽的事情，拾三郎大概就快要到了。」

白帝略一沉思，反問道：「以你的意思呢？」

黑帝沉思地想了想，說道：「以下座的意思，仙霞嶺的詳情經過應該立刻飛禀大帝，至於拾三郎來找劉百陽的問題，劉百陽雖然已經死了，但是我們不妨利用這機會，將計就計，佈下天羅地網，網住這條大魚，上座意下認爲如何？」

「好主意。」白帝微微一笑道：「可惜只怕你已經來遲了一步？」

黑帝神情愕然一怔道：「下座已經來遲了一步？難道拾三郎已經來過了？」

「嗯。」白帝點頭道：「午後曾有個黑衣少年來鏢局裏和俞師爺談生意，他是不是拾三郎，等俞師爺回來就知道了。」

黑帝問道：「他手裏沒有提着一隻蛟皮長袋？」

白帝道：「沒有。」

黑帝又問道：「俞師爺去了那裏？」

白帝道：「和那黑衣少年一起出去的，直到你來之前還沒有回來。」

黑帝眨了眨眼睛道：「這麼說，只有等俞師爺回來之後再說了。」

白帝說道：「如果我猜料的不錯，那眞是拾三郎的話，俞師爺只怕已經回不來了。」

黑帝雙眉暗皺地默然沉思了片刻，道：「依下座之意，不管那是不是拾三郎，俞師爺能不能回來，我們不妨先作一番佈置，張網以待，上座認爲怎樣？」

白帝道：「張網以待自是並無不可，可是你想過沒有，眼下此間所有的人有誰能對付得了他，是你還是我？」

「這個……」黑帝窒了窒道：「以上座的一身奇學功力，加上此間和下座帶來的人手，全力以赴，相信定能够網住這條大魚。」

白帝道：「如果不能呢？」

黑帝說道：「不會的，他絕對逃不了的。」

白帝目光一凝，道：「你有把握？」

「這……」

一聲「這」字出口以後，他說不下去了，他既不敢說有把握，又不願說沒有把握。

白帝忽然輕聲一笑，說道：「天下的事情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萬一網不住這條大魚，事情便就麻煩大了。」

黑帝道：「事情會怎樣麻煩大了？」

白帝笑笑道：「事情只要一有了『萬一』，拾三郎他豈肯善罷干休，結果這座四海鏢局勢必非關門大吉不可，數年來辛苦建立的這片基業也勢必被毁於一旦，你想想看，那時大帝怪罪下來，是你頂還是我頂？」

黑帝默然了，暗暗皺起了一雙眉頭。

白帝所顧慮的不錯，事情萬一砸了，萬一沒奈何得了拾三郎，反而被拾三郎毁去了「四海鏢局」這片基業，那可眞是得不償失。

雖然，大帝對其甚是寵愛，但是大帝令諭森嚴，倘然怪罪下來，他自己也未必能頂得住，萬一因此而失去了大帝對他的寵愛，那就太划不來了。

白帝忽又輕聲一笑，道：「其實你的心裏很明白，對拾三郎，你是把他恨入了骨髓，開封玻璃塔前的那檔事，如不是他在旁作梗，那位『天香谷』四美之最的梁艷芬姑娘早就成了你的人，你早就人實兩得了，所以你才不攷慮一切後果的要對付他，除掉他，對不對？」

「黑帝」是誰？

至此，這個謎似乎可以揭開了，白帝的話已經說明了，「黑帝」他就是「追魂堡」羅揚波的獨子，那位「追魂公子」羅天宏。

心意被揭穿了，羅天宏不由有點不好意思的乾笑了笑道：「上座實在高明，下座的心思似乎永遠瞞不過您的猜料。」

白帝笑笑道：「這不是我高明，而是實際上的經驗問題，將來你到了我這等年齡，遇上事情的時候，只要能冷靜的多想想，對事理多作分析，就不難和我一樣的也能猜中別人的心思了。」

羅天宏點點頭說道：「多謝上座的教誨。」

語聲一頓，話題忽地一改，道：「另外還有件事情要請上座指示。」

白帝道：「什麼事情？」

羅天宏眨眨眼睛道：「下座請問，『十丈飛環』有後人麼？」

白帝心中微微怔！道：「你問這個做什麼？」

羅天宏道：「下座於來此途中遇見了一雙少年男女，男的是個相貌俊秀的白衣書生，名叫文仁傑，女的名叫方珍珍。」

白帝道：「你懷疑那文仁傑可能是『十丈飛環』的後人？」

羅天宏搖頭道：「不是下座懷疑，而是有人說他像極了『十丈飛環』，簡直就是活生生的『十丈飛環』的影子，恰巧他又姓文，下座認爲他大有可能是文老鬼的後人。」

（未完待續）



緊張刺激打鬥武俠長篇

心祭

東方英·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宋曉峯得知朱五絕要在丐幫幫主與一綫天在望仙坪聚會時，詭計暗殺正派人士的陰謀後，施展縮骨神功，自水溝溜出，把這一陰謀通知了趙靈燕。宋私出山洞爲童世昌發覺，宋乃展全力把童殺斃以除後患。翌日，朱五絕重來秘洞，命曹晉等人均易容往望仙坪赴會，宋曉峯被命戴上搖山動岳陳震天人皮面具，帶着僞扮陳震天二房夫人的春熒、春袒，前往望仙坪，抵埗未幾，趙靈燕率同王大娘與貼身四女侍到來，趙靈燕不顧丐幫執事的安排，要與宋同席，丐幫執事不敢拂逆，只得請趙命王大娘等往旁席——

陰損鬥陰毒　詭才擊詭謀

趙靈燕點頭一笑道：「這個當然，不過請不要叫她們離開得太遠。」

那丐帮執事弟子欠身道：「在下知道，請姑娘放心。」

那丐帮執事弟子眞買趙靈燕的帳，就給她們選了一張離趙靈燕最近的桌子，請她們坐下。

趙靈燕一時還沒看出宋曉峰的眞正身份，通名問姓之後，秀眉微揚，正要動腦筋之際，宋曉峰一笑，暗中傳音道：「靈妹，是我，你不用白費心思了……你聽着……。」於是，把最新的消息，一一告訴了趙靈燕，接着又道：「你快想法把這消息傳給義父去，早謀對策。」

趙靈燕目光泛起無限驚喜之色，望了宋曉峰一眼，立卽施展傳音神功，把宋曉峰所說的消息傳了出去。

敢情，一綫天也在人羣之中派了不少人手，傳遞消息，都用傳音神功，所以不必來往走動，引人注意。

趙靈燕把消息傳出去之後，接着輕輕一皺眉頭，說道：「峯哥哥，今天的事情，很不好辦哩！」

宋曉峰一怔道：「出了什麼問題？」

趙靈燕露出不滿的表情，輕嘆一聲，道：「可不是，他們那些人好像不大重視你千辛萬苦得來的消息，他們看來似乎都被朱五絕迷住了心竅。」

宋曉峰暗暗着急道：「那義父他老人家又怎樣說？」

趙靈燕道：「義父他老人家現在正纏住他們，盡力想說服他們……不過據小妹看，義父說服他們的希望並不大，武當少林的掌門人又不是傻子，要不是心存成見，怎會把義父的話當作耳邊風。」

宋曉峰暗罵了一聲：「都是一批老糊塗！」道：「那麼萬一無法說服他們，義父有什麼吩咐？」

趙靈燕輕輕的吐了六個字道：「盡人事，聽天命。」

說話中，只見師母東方秀雲領着天禽七俠出現了，師母東方秀雲被請在正中席位上落了坐，天禽七俠卽分坐在羣雄之中。

接着，四川唐門掌門人唐台步也帶着女兒女婿來了，唐老兒是一門之長，當然也坐到正中席位之上，他的女兒女婿，也只有坐到旁邊的席位之上。

接着人越來越多，正中七席之上，除了最上三席還空置無人之外，其他四席已差不多快坐滿了。

最上三席，席上標明了分配給「七星會」和「一綫天」與「丐幫」。

忽然，全場突然靜寂了下來，鴉雀無聲中，羣豪紛紛站起身來。

轉頭望去，只見一角岩石之處，魚貫走出十餘人，當先三人，一僧一道一花子，正是武林中最大門戶中的少林，武當，丐幫的掌門人和幫主。

衆人來到正中席位之處，丐幫幫主施一平請少林掌門人百空禪師，武當掌門人玉虛眞人，華山掌門人陳名遠，南方俠隱李公且，北地潛龍萬空山等五人坐在最上一席。

丐幫幫主施一平，卽率領丐幫首要坐了第三席，留下第二席給一綫天的人。

朱五絕也隨侍丐幫幫主施一平而來，他現在是丐幫幫主施一平的應聲蟲，替丐幫幫主傳令奔走，丐幫席位上有他一席。

朱五絕招呼少林掌門人安坐後，目光一轉，笑哈哈的走到趙靈燕桌前抱拳道：「嫂夫人，人多事冗，如有招待不週之處，尚望多多海涵。」

趙靈燕已在武昌與「紫彩玉簫」正式成婚，江湖中人只知「紫彩玉簫」乃是宋承志，把宋承志與宋曉峰當成了二個人，所以現在趙靈燕是宋承志的夫人。

趙靈燕含笑道：「那裏，那裏，小妹覺得好得很。」

朱五絕懷疑的眼光掃視了宋曉峰一眼，接着又問趙靈燕道：「怎樣宋兄沒有來，他可是有什麼貴幹？」

趙靈燕道：「他要來的。」

兩人虛情假意交談之間，宋曉峰也同時被朱五絕暗問道：「莫老，他沒認出你來吧？」

宋曉峰道：「還沒有……。」

朱五絕道：「很好，不要告訴她，我們這次的行動，沒有把她計算在內，讓她知道了，她心裏會不高興，以她的脾氣，說不定會壞了我們的大事。」

宋曉峰「嗯！」了一聲，把朱五絕應付過去，朱五絕過來打招呼的目的，也在警告宋曉峰，所以，話一說完，又和趙靈燕客氣了兩句，便走開了。

宋曉峰聽了朱五絕之話後，別有感觸，心中動了一動，腦念電閃，不知不覺深入一個構想之中。

驀地，趙靈燕以迫切的聲音呼叫道：「峯哥哥，義父有話傳下來了，那些老糊塗不相信朱五絕有不軌圖謀，要大家準備非常之變……。」

宋曉峰一震，收回思潮道：「我倒觸發了一個辦法，你看要不要得？」

趙靈燕道：「什麼辦法？」

宋曉峰立即將心中所想，告訴了趙靈燕，趙靈燕橫了他一眼，嬌嗔的道：「你又要捉弄我……」

宋曉峰笑道：「別拿矯了，快傳給義父去吧！」

趙靈燕無可奈何的一搖頭，道：「算我倒霉……。」話雖是這樣說，她却立時把宋曉峰的意思傳出去了。

就在這時，只見有人說了一聲：「來了！」

全場爲之一陣轟動，有些人竟然離開座位，向場外跑去，大家對這位江湖中的傳奇人物，都有先睹爲快之感。

一綫天的出現，與少林武當出來時的聲勢也完全不同，他們一行竟有二十餘人之多，有老少，高矮不等，長衫勁裝，形形色色，其中，有許多人連宋曉峰都沒見過。

他們來勢極速，身影一現，閃眼之間，就到了正中席位之處，一綫天當先而行，宋曉峰走在第二。（這位宋曉峰不是別人，乃是與眞宋曉峰異位而處的莫天倚，一綫天身旁不能沒有宋曉峰，所以，莫天倚只有扮裝宋曉峰了。）

一綫天人到席前，虎目一掠座上之人，抱拳一拱手道：「請恕趙某人來遲一步了。」

他體形高大，威嚴自生，簡短的一句話，說得聲若洪鐘，入耳驚心。

少林武當與丐幫等人齊皆起座答禮相迎。

丐幫幫主施一平見一綫天身後同來有二十多人，又見那二十多人，個個兩面太陽穴奇高，都是內外兼修的高手，如要他們坐到普通席位上去，深恐失禮，當下輕喝一聲，道：「爲趙兄的朋友們，添上兩桌來！」

詎料，一綫天一揮手道：「多謝盛情，不用麻煩了。」跨步向前，就席落了座，另有一肥一瘦兩人分坐在他左右，宋曉峰與其他之人，退後一步環列站在一綫天席位之後，一綫天那張桌上，共只坐了三個人。

丐幫幫主施一平緩緩站起身子，高聲說道：「兄弟這次和趙兄因細故，在意見上各有出入，因此具名邀請諸位前來指教，承蒙賞光，兄弟甚感榮寵，如有簡慢之處，尚請諸位大量海涵……」

先說了幾句客氣話，然後話聲一頓，目光向四方一掃而過，接着話聲一揚，道：「各位遠來辛苦，想必都已腹中飢餓，兄弟已準備得一些薄酒，請諸位先行飲用，略表兄弟謝意，飯後再有請諸位秉公執言。」

話聲一落，只見朱五絕隨站了起來，舉手一揮，大喝道：「上菜！」

但見廣坪一角中，急步奔出來一羣身穿白衣的青年，各自手拿菜餚，健步如飛的分送到各桌之上。

這些人動作迅快，步履輕快，個個都有上佳的身手。

宋曉峰瞧得心一動，暗忖道：「這般人分明都有着很高的身手，絕非丐幫年輕弟子，分明就是黃天都所訓練的那批青少年的裝扮。」

忖念中，便暗中留上了神，果然被他看出這些送酒上菜之人，身上都似暗中藏着兵刃。

當下，輕咳一聲，暗中告訴了趙靈燕與笑面天王曹晉。

同時乘着那些送酒送菜的少年人滿場飛去之際，更直接告訴了一綫天，並且問道：「義父，剛才孩兒的建議，你老人家以爲如何？」

一綫天簡短的回答道：「很好，已經有人準備去了，你先準備一下，到時候找機會和莫天倚把身份換回來，莫叫朱五絕又抓作話柄。」

宋曉峰點頭道：「孩兒知道。」

這時，正好有一個手捧菜盤的白衣少年走到一綫天身邊，也不知怎的，那少年腳下一個踉蹌，連人帶菜，湯湯水水，齊向一綫天身上撞去。

一綫天在座不動，視如未見，更奇怪的是一綫天爲保持身份，故作矜持不說，就他同席的另外三人也都鎮靜如恒。

那白衣少年猝然施襲，看得丐幫幫主施一平雙眉一皺，問道：「五絕……。」

那顯然也不是朱五絕有計劃的行動，丐幫幫主施一平話聲未出口前，朱五絕的臉色已先霍然一變，丐幫幫主施一平話聲剛出，朱五絕已是冷哼一聲，右手一揚，打出一物，勁急生嘯，向那白衣少年破空飛去。

那白衣少年心裏明白，苦在身不由己，敢情，他並不是有心生事，破壞朱五絕的計劃，實在是當他走進一綫天桌前時，自一綫天身上發出一股極强的勁力，吸得他身不由自己的向一綫天身上撞去。

那白衣少年一身功力本來不弱，只可惜遇上的是一綫天，任他盡出全力相抗，也是枉然。

正當他快要撞到一綫天身上之際，一綫天所發的吸力忽然一變，那白衣少年抗力立生反應，身子疾射而退。

他疾退的身子，正好與朱五絕打來的暗器撞個正着，那白衣少年一聲未哼，便向地上倒去，死於非命。

丐幫幫主施一平閃身到了一綫天桌前，向一綫天陪禮告罪，道：「趙兄，請相信小弟，小弟絕無……」

一綫天冷笑一聲，道：「這就是相信你的結果！」弦外之音，實乃對「七星會」上座中五人而發。

瞥眼間，只見少林掌門人與武當掌門人一無表情，依然端坐不動，倒是南方俠隱李公且與北方潛龍萬空山神情震動，顯露出驚愕之色。

朱五絕隨後到了那白衣少年面前，喝聲道：「來人，把這惡徒拉了下去。」

一個丐幫弟子奔了過來，正要抱起地上那白衣少年屍體，一綫天一揮手道：「且慢！」

朱五絕抱拳向前道：「老前輩有何吩咐？」

一綫天震聲道：「老夫要看看他身上帶了些什麼絕毒暗器，竟敢存心暗算於老夫。」

朱五絕道：「老前輩說得是，敝幫對於此事也必查個水落石出，才能對在座羣雄作一交待，晚輩就親自動手，查給老前輩一看。」

話聲中，他已一伸手，把那白衣少年的身子翻了一個身，但他把那白衣少年身子翻過來之後，忽然心有所思的輕「啊！」了一聲，停手道：「晚輩身處瓜田李下，應請老前輩命人檢查才是！」

朱五絕手法奇快，翻動那白衣少年屍體時，已把不能見人的東西收回了，一綫天看得清清楚楚，但東西已然被他取去，再查下去，不過是普通兵刃而已，普通兵刃，對一個武林人物說來，那是不值一提了。

「一步被朱五絕搶先，一綫天凝視了朱五絕一下，哈哈大笑道：「好一個『瓜田李下』，如果老夫派人檢查，豈不更有栽贓之嫌，不用檢查了……」

話聲微微一頓，腦念電轉，暗暗忖道：「老夫如果發話要檢查其他所有的送菜白衣人，那些白衣人聞言之下必然會將身上所帶之物，迅快的暗中遞去，結果倒成了老夫無事生非了，這小子的反應眞快，倒便宜他了。」

一綫天略一檢討，便微微一笑，坐了下去，不再說話。

朱五絕再吩咐那丐幫弟子，把死去的白衣少年抱了下去，他自己也跟着走出去了。

送菜的白衣少年依然川流不息，不久一綫天傳音告訴宋曉峰道：「那些白衣少年，每人身上至少携帶得『天絕針』和『天毒燐火』兩樣東西，現在都被朱五絕命他們暫時交回去了，這樣他們要動手前，勢必將那兩樣絕毒暗器再發給他們，以後我們更好掌握他們的行動了。」

宋曉峰想了一想，說道：「孩兒還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怕朱五絕在飯菜之中下毒。」

一綫天道：「這一點，小珠兒早有準備了。」小珠兒一直都沒現身，宋曉峰算是明白她沒現身的理由了。

忽然一聲呼喚，起自宋曉峰身側，回頭望去，只見一個小老頭子，右手端着一隻酒杯，向他嘻嘻一笑道：「陳老兒，咱們好久不見了，來！來！來！老夫敬你三杯！」

宋曉峰和他糊裏糊塗喝了三杯酒，那老頭子眞是海量，繞桌一圈之後，敬到別的桌上去了，他人眼也熟，張三李四，個個都叫得上名號來，最後，連少林武當二位掌門人都不例外。

那小老頭敬過正中座席上的高手之後，忽然又來了一個人，此人身高八尺，但高而不胖，瘦得像一根竹竿，臉色白裏帶青，像是棺材裏才走出來的死人，身上穿着一件灰白色的長衫，腰中束着一條白色腰帶，腰帶背後交叉插着一對蜈蚣，枴上藍光閃閃，看上去，定不是好人。

那人幽靈般突然出現在趙靈燕身邊，冷冷的道：「請問姑娘，上姓芳名？」

趙靈燕望了她一眼，冷然一笑，抬頭望對面樹上一隻離巢的烏鴉。

那漢子冷「哼！」了一聲，聲音一沉，又問道：「請問姑娘上姓芳名？」

趙靈燕收回目光，對視着那漢子，冷冷的道：「你在和什麼人說話？」

那漢子陰惻惻一笑道：「自然是你姑娘。」

趙靈燕冷哼一聲，道：「我已經不是姑娘家了。」

那漢子一時轉念不過來，一怔道：「你……。」

旁邊的春昶一笑接口道：「『紫彩玉簫』宋大俠的夫人！」

那漢子冷笑一聲道：「就是『紫彩玉簫』的夫人又如何？總不成嫁了『紫彩玉簫』，就把眼睛長到額頭上去了吧！」

「紫彩玉簫」維持江湖正義，講究的是「循理行事」，責人先律己，所以在江湖上以公正無私著稱。

那漢子口中的話，雖然說得十分難聽，但趙靈燕不答他的話，失禮在先，有違「紫彩玉簫」素行。

趙靈燕却也知過卽改，歉然一笑，道：「對不起，因爲席上女客不僅小婦人一人，而壯士口稱姑娘，所以小婦人不便貿然接答。」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嫣然一笑道：「壯士有何見教？」

趙靈燕這一開口帶笑，聲音嬌柔動人，笑眼生花，那來勢洶洶的漢子凶威頓減，自己都覺得唐突了佳人，不好意思的呆呆一笑，訕訕的道：「夫人從前是不是又號稱迷幻仙子？」

趙靈燕道：「那是江湖朋友，背後對小婦人的稱謂，小婦人自己，並未以此爲號。」

那漢子陪笑道：「在下星池雷迅，不知夫人耳聞過及有？」

星池二怪，閃電追風，雷迅雷速兄弟，江湖上聲名不小，由於他們兄弟一向獨來獨往，身手快捷無倫，江湖上能識他們廬山眞面目之人，實是少之又少，想不到却在這裏出現，找上了趙靈燕。

大家聞言之下，不由引起了一陣陣的交耳細談。

趙靈燕搖了搖頭道：「小婦人孤陋寡聞，很是抱歉。」

閃電雷迅似是因趙靈燕不知他大名，甚爲不滿，但他忍下心中之氣，乾笑了一聲，道：「在下有一位兄弟，名叫雷速，夫人難道也不知道？」

趙靈燕微微一震，抬頭思索了一下，點頭道：「他是你的兄弟麼？我記起他了，他似乎長得……。」

閃電雷迅臉色陡然一變，厲聲道：「你知道他就好！」「好」字出口，忽然左手一揚，一股白霧向趙靈燕迎面掩去，趙靈燕「唉喲！」一聲，揮袖掩面不迭。

閃電雷迅眞的出手如電，右手一探，便扣住了趙靈燕腕脈，接着，大喝一聲，道：「誰要動，老子就和她同歸於盡！」

說時遲，那時快，與趙靈燕同桌而坐的宋曉峰在猝不及防之下，都沒來得及出手，趙靈燕便落到了閃電雷迅掌中。

大家一驚之下，只見閃電雷迅右手扣着趙靈燕脈門，左手握着一瓶黃色的藥水，高高的舉在頭頂上。

宋曉峰一按桌面，站了起來，那邊朱五絕却已先他一步，閃身過來，向他使了一個眼色，制止他出手過問，朱五絕以主人身份，向閃電雷迅一抱拳，說道：「雷大俠，在下朱五絕久仰之至，但不知雷大俠與宋夫人有什麼過節，當着少林武當等大掌門人在此，雷兄請放手，好好一談如何？」

閃電雷迅回目一瞪趙靈燕，悻悻的道：「你是隨老子走呢？還是當着天下羣豪之前，大家來談一談？」

趙靈燕似是有什麼隱私，不願公開談，問道：「你要我到那裏？」

閃電雷迅冷然道：「見我兄弟去！」

趙靈燕無可奈何的點了一點頭，道：「好！我隨你去！」

這時王大娘與趙靈燕的貼身四女，已圍了上來，守住了四方，只因趙靈燕落在閃電雷迅的手中，投鼠忌器，不敢出手救人。

閃電雷迅一舉手中黃色藥水，向朱五絕說道：「宋夫人自願隨老子同去，希望各位讓出一條路來，否則，老子手中的化肉消形水，傷了宋夫人，可是各位逼出來的。」

閃電雷迅一帶趙靈燕，也不管大家讓不讓路，直向外面闖去。

朱五絕還在有所猶疑，趙靈燕却叫了一聲，說道：「王大娘，你帶四女前面開路！」

王大娘似有話要說，叫了一聲：「姑娘……」

趙靈燕低叱一聲，道：「聽我的話做去！」

王大娘忍住一肚子氣，死死的瞪了閃電雷迅一眼，重重的一蹬脚，大步向前走去，四女不再待吩咐，左右一分讓着趙靈燕與閃電雷迅，一路隨在王大娘身後。

朱五絕顯然不願多生枝節，一揮手道：「傳話下去，旣然宋夫人自願，各處不得阻攔。」

放着這多武林豪强在場，竟被閃電雷迅單鎗匹馬的得手而去，當閃電雷迅帶着趙靈燕身影消失之後，全場哄然起了一陣騷動。

宋曉峰假扮的莫天倚也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忽然大喝一聲：「老夫不能任他將人帶走！」點足長身而起，向閃電雷迅所行方向追了下去。

朱五絕叫了一聲：「陳老……」宋曉峰却充耳不聞，依然追了下去。

莫天倚與趙靈燕有父女之情，他的不顧一切追了下去，朱五絕雖然暗中惱怒，却並未因此引起疑心。

這邊宋曉峰一走，隣桌上的眞莫天倚假宋曉峰也是大喝一聲，掠身而起，隨後走了下去。

朱五絕獰笑一聲，暗中一揮手，他的人也暗中走下去了。

一陣騷動之後，談論之聲雖然不絕於耳，但是酒菜都已陸續送上，各桌狼吞虎嚥，大吃大喝起來。

朱五絕本來有一個很好的安排，準備在酒至半酣之時，在酒中暗下强烈的毒藥，不管你是一綫天的人也好，七星會的幾位大頭也好，丐帮邀來與會的各路英雄好漢也好，甚至丐帮帮主施一平也好，一網打盡，然後，便把幾個强敵除去，脅迫其他的人相從爲用，橫掃天下，獨霸武林。

朱五絕野心勃勃，計劃週詳，第一個丐帮帮主施一平墮入他計中而不自知，第二個山主郭慕陶更是被他整得一生心血齊付東流。

山主郭慕陶所有從獨目聖母手中弄來的一些毒藥，也盡轉到了朱五絕手中，可說什麼都被宋曉峯搾乾了。

但朱五絕得意頭上，還是疏忽了一點，沒追出山主郭慕陶心中最後一點秘密，那就是他的那些奇門毒藥，還有一個大尅星黃小珠也在一綫天手下。

山主郭慕陶數十年經營的一片心血，敗在朱五絕與劍魂劍魄二兄弟手中，當然心不甘情不願，只因許多事情想瞞都瞞不過，因爲劍魂劍魄兄弟，隨侍他太久，大

小事情都知道一點影子，劍魂劍魄知道有獨目聖母其人，却不知道她還有一個衣鉢傳人黃小珠。

他們也知道獨目聖母被山主郭慕陶一把大火送進了鬼門關，却不知道獨目聖母的傳人已慶生還。

話又說回來，山主郭慕陶自己也不知道黃小珠的確實情形，只是心中恨極了朱五絕，能保留的，就儘量藏在心中不說出來。

場中情形，大家已經喝得半醉，該是下毒的時候了，可是，宋曉峯與莫天倚一去之後，還沒有回來，尤其宋曉峯在朱五絕眼中的份量，重到使朱五絕對他十分畏忌，剷草不除根，這次要被宋曉峯因此逃出手去，後患無窮。

因此，朱五絕在種種顧慮之下，等了又等，拖了又拖，沒有及時發出下毒的暗號。

正當朱五絕暗暗着急之際，他已得到秘報，閃電雷迅乃是蓄意而來，暗中早有脫身之計，他帶着趙靈燕等人離開不遠之後，便杳如黃鶴，失去了踪跡，宋曉峯與莫天倚都搜索不出下落來，現在已在回程途中了。

宋曉峯暗暗吁了一口氣，向旁邊侍候的一個少年人，暗中傳音吩咐道：「進毒！」那少年人一點頭，轉身向置酒之處走去。

不久暗訊回報，「一切進行順利」，同時也見莫天倚敗興而回，朱五絕過去敷衍了一下，暗中却對他擅自離開，表示了極度的不滿，傳音訓了他一頓。

朱五絕在訓示莫天倚的時候，只見宋曉峯也已回到自己席上，向一綫天報告經過情形。

朱五絕暗笑了一聲，回到丐帮帮主施一平身前，低聲道：「師父，差不多是時候了。」

丐帮帮主施一平站起身來，端起酒杯，向大家一舉道：「各位請乾了杯中之酒，在下有一件大事向各位報告。」他自己先乾了杯中之酒，向大家一照。

這杯酒大家自是非乾不可，少林掌門人也端起酒杯乾了一杯。

看少林掌門人與武當掌門人那副飲酒的樣子，個個眉花眼笑，自是早就知道丐帮帮主施一平要說的話了。

丐帮帮主施一平請大家喝了一杯酒之後，接着又倒滿了自己杯中之酒，離席走到一綫天席前，向一綫天一舉杯道：「趙兄，請爲你我數十年交情飲下這杯酒，算是小弟向你老哥先賠個『不是』，同時，把今天的宴會，化戾氣爲祥和，棄干戈爲仁義，爲後世江湖開太平。」

一綫天哈哈一笑道：「好說！好說！這杯酒老夫自是該飲，只是在飲這杯酒之前，老夫問你施帮主一句話，不知施帮主可願當着羣雄之間坦誠見告。」

丐帮帮主施一平含笑點頭道：「老花子事無不可對人言，趙兄有什麼話，我老花子言必由衷，字字可誓天日。」今天施帮主的態度，出人意料之外的好。

一綫天揚聲道：「據小弟調查所知，就離此不遠之處，有一座山洞，洞中隱伏着無數江湖好手和黑道巨擘，不知此事是否當眞？」

丐帮帮主施一平坦然直認，點頭道：「趙兄的調查不錯，是有那麼個地點。」

一綫天想不到丐帮帮主施一平竟然一口承認了下來，凝目望了丐帮帮主施一平一陣，大感意外的道：「不知那些人與帮主有無關係？」

丐帮帮主施一平又點頭道：「那些人不但與小弟有關係，老實說，正是小弟準備與趙兄你意氣相爭的援兵。」

一綫天忽然仰天一陣震天大笑，笑聲穿雲裂石，萬物皆顫，久久不絕。

虎眉一揚，斂住笑聲，正要開口說話時，丐帮帮主施一平微微一笑，搶口道：「不過小弟現在不準備與你趙兄作那意氣之爭了。」

一綫天一怔道：「你想明白了。」

丐帮帮主施一平道：「小弟早就想明白了，只是沒早告訴你趙兄而已，今日請趙兄來，正是要向你趙兄說個明白。」

一綫天舉目向「七星會」席上少林武當等掌門人臉上望去，只見他們也向他望來，目光一接，只見他們臉上盡是笑意。

一綫天暗暗忖道：「老花子的話，自是錯不了，他們相信老花子的話，也自必有因，可惜的是，只怕連老花子本人都落到朱五絕套中了。」

一綫天聽宋曉峯的消息，判斷朱五絕一定另有野心，當然，這時他無法把朱五絕的陰謀揭發出來。

如果沒有鐵一般的事實作證，一綫天就是把自己知道的說出來，除了打草驚蛇更僨事外，可說沒有半點好處。

一綫天暗笑一聲，道：「施兄請說，老夫洗耳恭聽。」

丐帮帮主施一平一口乾了杯中酒道：「請趙兄乾了這杯酒，接受小弟的道歉，當再詳細奉告，同時，也請座上各方朋友指教。」

他音調鏘鏘，朗朗而淡，雖是面對一綫天，但一字一句，無不送滿全場，到達羣雄耳中。

一綫天一仰首，乾了杯中之酒，哈哈一笑，伸出手道：「好，過去的事，我們一筆勾銷，誰也不再提了。」

丐帮帮主施一平退回自己席前，轉面向着全場羣雄，又揚聲說道：「各位想必都已發現近二十年來江湖上表面雖然平靜無波，其實隱憂重重，正有某些人士暗中圖謀不軌，近年來更爲燎原之火，一觸卽發，危機隱現，迫於眉睫。」

話聲微微一頓，停下來向全場羣雄掃視了一下，當他發現了全場之人，無不全神貫注時，大爲滿意的笑了一笑，精神陡增的接着繼續說道：「年前兄弟與一綫天趙兄，有感於江湖危險日甚，乃各派手下門人，分別打入那意欲危害江湖的集團之中……。」

這時，忽然有人打斷話聲，問道：「不知那秘密集團叫什麼名稱？」

丐帮帮主施一平道：「那秘密集團極大，因爲只在暗中活動，所以尚未正名，他們的首腦自稱山主，乃是一位名不見經傳，但他一身功力與心智堪稱高手中的高手，陰謀家中的陰謀家。」

接着，又有一人問道：「貴帮打入魔

黨之中的自是朱大俠朱五絕了，但不知一綫天門下的那位又是什麼人，江湖上好像從來沒有聽說有那樣一位年輕高手。」

丐幫幫主施一平反問那人道：「各位在江湖上，可曾聽說『紫彩玉簫』其人其事？」

此話一出，只見全場哄然，那人更是一怔，道：「『紫彩玉簫』宋大俠！」

丐幫幫主施一平點頭一笑，伸手指着宋曉峯道：「『紫彩玉簫』宋大俠，也就是目前坐在一綫天趙兄身旁的宋曉峯宋大俠，一眞一假，二而一，一而二。」

全場轟然，不知是誰想着鼓起了幾聲掌聲，那掌聲一起，接着全場响應，掀起了一片掌聲。

宋曉峯在此情此景之下，只好起座抱拳禮，相謝全場熱烈的掌聲。

一陣掌聲過後，丐幫幫主施一平高舉雙手，請大家肅靜下來，接着又道：「那山主的勢力，極爲龐大，手下尤多江湖上積年大盜，一旦舉事，江湖浩刦難免，兄弟與一綫天趙兄，都有防患於未然，先下手爲强的看法，不幸的是宋大俠的身份爲那山主所發現，因此迫得宋大俠只得中途抽身而退，那山主深心之中極是畏忌一綫天趙兄與宋大俠，因此，兄弟乃將計就計，藉故與一綫天趙兄反目成仇，訂下今日與趙兄的約宴，一面暗結那山主，請他全力相助……。」

一語未了，有些心性急躁之人，已是斷章取義，不待丐幫幫主施一平把話說完，便勃然變色，大叫道：「好呀！老花子，你敢情人面獸心，與那山主聯手一氣了……」丐幫幫主施一平啞然失笑，搖手道：「朋友，請不要性急，兄弟絕不是那種人，自有下情奉告。」

同時，有那聽話仔細的人，指摘那人道：「朋友，你聽話也不用用心，你不叫施幫主說過那是『將計就計』麼，快坐下來，不要打岔了。」

那人一想，確是自己沒把話聽清楚，漲得滿面緋紅，訕訕的默不作聲了。

丐幫幫主施一平笑了一笑，接着道：「那山主在小徒朱五絕慫恿之下，認爲有機可乘，乃率領大批手下，前來敝幫相助，現正被敝幫安置在一山洞之中。」

話聲又頓了一頓，轉頭又向一綫天笑道：「這也是趙兄你適才提起的那些人，不過目前他們已不足爲禍，統統被小徒朱五絕略施小計所制服，馬上就可將他們帶來此地，聽候大家公議發落了。」

丐幫幫主施一平話聲一落，全場立時歡聲雷動，剛才那還在想罵施幫主的漢子，抓住了這補過的機會，跳起來站在櫈子上，大聲叫道：「施幫主，手不刃血，就消弭了一場江湖大刦，眞是全江湖的救星，兄弟提議，大家爲施幫主歡呼，並共敬他一杯。」

一呼百應，大家都舉起了酒杯，場面熱烈感人到了極點，丐幫幫主施一平，端着酒杯在手，不自覺的抖得把酒都溢出杯外。

一綫天望着宋曉峯又是苦笑，又是長嘆，但在禮貌上，他還不得不舉起酒杯，向丐幫幫主施一平致敬。

驀地，忽然有人大叫一聲，道：「大家看，那邊來了很多人！」

全場突然靜寂下來，轉頭注目望去，只見上山路上，黑壓壓的來了一大陣人，已向望仙坪飛奔而來。

大家剛聽丐幫幫主施一平說起山主的人手，被他們用計困在一座山洞之中，但同時又担心那些人突圍出來，因此，一見來人如此衆多，便不由人人驚惶失措，開始騷動。

丐幫幫主施一平大喝一聲道：「各位請保持莊重嚴肅，那正是敝幫帶來請大家發落的俘虜。」

大家心神一定，眨眼間，那些人已到了近前，只見當先一人便是丐幫長老中的公孫元，隨後是一連串老老少少的各色人物，每四五人之間，必有一位丐幫弟子監視押解。

那些俘虜行動之間，脚下步履雖然甚是快速，但他們雙臂下垂，不擺不動，分明都被制住了穴道。

來人之中，上至山主郭慕陶，笑面天王曹晉，莫天倚等一些知名之士，都已在內成了俘虜。

宋曉峯見了不由啞然失笑，向一綫天傳音道：「義父，你看裏面還有笑面天王與莫天倚哩！這不是假到了底麼！」（宋曉峯適才與莫天倚爲追趙靈燕出去了一趟！再回來時，兩人已暗換回了本人身份，是以這時坐在一綫天身前的宋曉峯已是貨眞價實的宋曉峯了。）

一綫天皺了一皺眉頭道：「可是他們的人數不少，動起手來，難操勝算。」

宋曉峯一嘆，說道：「大家如果能團結一致，他們就再多一倍二倍，又何怕之有。」

一綫天道：「可是目前我們之間仍是一片散沙，而且不給他們一點苦頭吃吃，只怕他們依然深信朱五絕，執迷不悟。」

在一綫天與宋曉峯洞觸先機，憂心熾熾，但這時大家都被丐幫的成功冲昏了頭，那裏知道危機已迫在眉睫。

廣坪一旁，有一片地勢畧高的斜坡，公孫元命那些俘虜，席地坐在那斜坡之上，然後轉身向正中席位走來。

他先向丐幫幫主施一平躬身一禮，道：「弟子依計行事，幸不辱命，已將一干頭目身份以上的人犯帶到，請命定奪。」

丐幫幫主施一平笑容滿面的端起席上一杯酒，交給公孫元，道：「賢弟辛苦了，本座也慰勞你一杯。」

公孫元欠身接過酒杯，一仰而盡，朗笑一聲，道：「多謝幫主賞賜！」

丐幫幫主施一平含笑揮手道：「現在沒有你的事了，坐下來好好喝幾杯吧！」

公孫元欣然謝過，就坐在丐幫幫主右手旁第二席。

丐幫幫主施一平轉頭向朱五絕頷首示意，道：「五絕，你去把他們爲首的人，帶過來，請值年人問話發落！」

朱五絕一欠身道：「弟子遵命！」

宋曉峯與一綫天，也相視了一眼，暗通聲氣，說道：「不幸的時光，就要開始了。」

一綫天暗中一揮手，緊急訊號發了出去。

朱五絕大步走過席間，走到俘虜羣中

，手指口喝，選出了山主郭慕陶，笑面天王曹晉，莫天倚，獅王楊藩，虎霸康騰，劍魂劍魄兄弟，一共是七個人。

其中笑面天王曹晉與莫天倚分明是假的，山主郭慕陶功力已失，眞正值得提防的只有獅王楊藩，虎霸康騰和劍魂劍魄兄弟。

朱五絕帶了他們七人，穿席而過，走到正中最上少林武當掌門人席位之前，欠身一禮道：「人犯帶到，請各位老前輩問話發落。」

今年的值年人正是武當掌門人玉虛眞人，玉虛眞人當仁不讓，點頭答過朱五絕之禮後，舉目邀請丐幫幫主施一平，與一綫天道：「兩位現在是芥蔕全消，和好如初，快請過來一併入座，共同了斷這場公案。」

丐幫幫主施一平今日是當着武林羣雄之前，出盡風頭，心中高興，神情舒暢，因此也就更知禮讓，朗聲一笑，向一綫天抱拳道：「趙兄請！」

一綫天微微一笑，大家便到少林掌門人身旁落了座，丐幫幫主施一平則坐在武當掌門人玉虛眞人身旁。

冷眼間，只見朱五絕對一綫天與丐幫幫主施一平的被請併坐，暗中皺了一皺眉，分明這事出乎他安排之外。

武當掌門人玉虛眞人一揮手，叫山主郭慕陶等人走近席前七八步遠站定，掠目一掃他們七人問道：「你們都各把姓名身份報上來。」

山主郭慕陶平日是一山之主，既神秘又威風，現在是階下之囚，却是神情表現得最窩囊，兩眼無神，一臉灰敗晦氣，顫聲應道：「犯人郭慕陶，一時糊塗，妄起凶心，闖下此瀰天大禍，現在已知反悔，請掌門眞人網開一面，從輕發落，犯人今後洗心革面，重新爲人。」苦苦哀告，一點不像當過山主的人。

武當掌門人玉虛眞人，修眉微蹙，轉頭向朱五絕說道：「此人就是山主郭慕陶麼？」

朱五絕一本正經的欠身道：「不錯，他正是山主郭慕陶正身，只因此人功力最高，爲防意外，晚輩已作主將他全身功力盡廢了。」

武當掌門人一點頭，方待發話再問，忽見一股濃烟冲天而起，一綫天霍然站起身子，還未來得及開口說話，丐幫幫主施一平已對朱五絕一揮手道：「快親自去看看，出了什麼事？」

朱五絕這時心中的驚訝，不下於任何人，因爲這並不在他計劃之中，自己比丐幫幫主施一平更急，聞命之下，便急奔而去。

那濃烟就起在準備膳食的附近，相距雖然不遠，都以爲是厨房失火，大家並不放在心上。

武當掌門人玉虛眞人也不停口的一個一個問了下去。

朱五絕這時的心情却與任何人不同，他是整個陰謀的眞正首腦，瞭解最是清楚，知道厨房根本就不會起火，因此奔行之間，疾如電光閃掠，一起一落，便撲到了起火之處，目光到處，氣得頓脚大怒道：「你們是怎樣攪的？」

朱五絕又氣又急，偏偏在這緊要關頭出了事情，同時還沒有時間給他追究責任，因爲那邊武當掌門人玉虛眞人已開始問話，還是整個行動的出發點，有如拉滿了弓的箭，勢在必發。

所以，朱五絕駡過一聲之後，冷「哼！」了一聲，折身奔回丐幫幫主施一平身旁。

各位知道那是一場什麼火，惹得朱五絕如此怒惱大發雷霆？

原來，一綫天識破那送茶之人身帶不該帶的絕毒暗器之後，雖因朱五絕機警善變，應付過去，朱五絕爲防再發生同樣事件，乃暗中傳令，要他們暫時將身上所帶的那些見不得人的東西暫時放掉一邊，派有專人看管，等到要用的時候，再取回應用。

刻下，僞裝俘虜的羣魔已經來到，時機已到，所以大家紛紛去取回那些絕毒暗器。誰知，就在這時候，那些絕毒暗器，忽然着火燃燒了起來，那些絕毒暗器之中的「天毒燐火」，沾人必死，火勢一發，誰敢近前施救，事實上，起火的是「天毒燐火」就是不怕死也奈何不了。

何況，還有那放在一起的「天絕針」，被「天毒燐火」燒得卡簧鬆動，毒針如雨，四向橫飛，當場已有七八個人，猝不及防之下，死於非命。

這一悶棍打得朱五絕幾乎當場氣死，總算朱五絕這人陰狠到了家，竟然，咬破嘴唇，把一股怒火忍住了，鎭定如常的道：「掌爐厨師，不愼把油鍋燒着了火，已然及時搶救，就要熄滅了。」

丐幫幫主施一平揮手向桌旁另一位丐幫弟子道：「你不用在此伺候了，到厨下去照顧吧！」

那弟子應聲領命，急向厨下奔去。

丐幫幫主施一平是因那弟子忠誠幹練，無心中派他到厨房去照顧，却不料因此一句話送了那弟子的命。

厨房那邊的情形，朱五絕豈能讓他這種人見到，那丐幫弟子飛身而起時，朱五絕的暗號也同時發了出去，那丐幫弟子走出不及五丈，忽然悶哼一聲，倒地而斃。

丐幫幫主施一平見那弟子行至中途忽然倒地不起，霜眉一皺，揮手之下，另一位弟子已掠身過去察看。

立時，接着便聽那弟子聲音悲壯的大聲叫道：「啓禀幫主，尙師兄是被人暗算而死！」

丐幫幫主施一平一震而喝道：「把他抱過來！」

那弟子把死者抱在桌前，放在地上，就這片刻之間，那死者已是全身皆黑，分明中了極劇之毒而死。

丐幫幫主施一平一踏步就要親自去驗看那死者，四川唐門掌門人大喝一聲道：「施幫主不可造次，待兄弟來看看！」

四川唐門是天下知名的用毒行家，唐掌門人這一喝止，丐幫幫主施一平自然應聲而止，一抱拳道：「有勞唐兄了！」

四川唐門掌門人唐台步走到死者身前，探手懷中取出一根試毒針，向死者手臂之上揷了下去。當他起出試毒針，塗上一種藥粉驗看的時候，眉頭一皺，說不出話來了。

（下期續完）

脫俗俠情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神眼游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陵城七王爺府中發生血案，被害者竟是王爺寵妃，王爺大怒，限令應天府尹尅日破案緝兇，身爲總捕頭的神眼楊晉自是責無旁貸，他從丐幫弟子中得到消息，說是江湖浪子歐陽俊秘居城中，乃往訪查，結果知與血案無關，從而探知長江鏢局總鏢頭接獲坐鏢，負責保護一塊玉蟬，楊晉立往長江鏢局與總鏢頭方一舟會晤，方一舟坦將保護坐鏢之事說出，楊晉請方一舟外甥岳秀帮忙偵查王府血案，岳秀首肯，但要楊晉答應不把事情牽扯到鏢局，同時彼此要少晤面，楊晉問他如有事請教當如何——

慧眼識英雄　冷傲氣巾幗

岳秀點點頭道：「晚輩自會選擇適當時機，和大人會晤。」

楊晉道：「好！咱們一言爲定，楊某人打攪很久，我這就告辭了。」

岳秀微一欠身道：「恕晚輩不送。」

楊晉道：「不敢有勞世兄。」

方一舟却站起身子，直送到鏢局門口，抱拳道：「楊兄好走。」

楊晉笑一笑，道：「方兄，有人要打玉蟬的主意，但兄弟相信，憑方兄的威名，他們大概會知難而退。」

方一舟微微一怔道：「多承指教。」

楊晉道：「投桃報李。」轉身大步而去。

楊玉燕趕緊一步，行在爹爹身側，道：「爹，那姓岳那裏高明了，爹竟百般遷就他。」

楊晉道：「那裏高明，爹說不出來，但他是一位身負奇技的人物，決錯不了，年輕人，都難免有三分傲氣。」

楊玉燕忽然微微一笑，道：「爹，你說他眞的會帮咱們麼？」

楊晉道：「大概會吧！」

楊玉燕似是還想說什麼，口齒啓動了兩下，未說出來。

楊晉轉過了一條街，低聲說道：「妳先回去吧！」

楊玉燕道：「爹呢？」

楊晉道：「我還得回衙門瞧瞧，告訴你娘，不用等我吃飯了。」

楊玉燕道：「爹不是還要去看那位黑龍王召麼？」

楊晉道：「黑龍王召，也不敢在應天府城和爹動手，用不着妳保護爹，快回去吧！」

楊玉燕笑一笑，道：「爹小心些。」轉身自回府中。

楊晉目睹楊玉燕背影消失街口，才轉身趕往吉祥棧房。

金陵城開店賣酒的，誰不認識楊總捕頭，楊晉一脚踏進門，賬房先生已迎了上來，道：「楊大人……」

楊晉揮揮手，道：「我找人，一位姓王的黑大個子……」

不待楊晉的話說完，賬房先生已連聲接道：「在，在在，剛剛叫了四樣菜，一壺酒，正在房裏喝着，我這就叫伙計去請他——」

楊晉搖搖頭，道：「不用了，我自己去見他。」

賬房先生低聲道：「楊爺，我給你老

帶路。」

楊晉道：「告訴我是那一間房子就行了。」

賬房先生答道：「在第二進院裏的上房。」

楊晉點點頭，大步向內行去。

行到第二進院子裏上院門口，房裏已傳出王召的聲音，道：「那一位朋友來訪，請進來喝一杯如何？」

楊晉暗道：「好小子，你給我裝糊塗啊！」

輕輕的咳了一聲，道：「應天府總捕頭，楊晉造訪。」

房門忽然大開，一個身高八尺，面如鍋底的黑大漢子，當門而立，一抱拳，道：「是楊大人？」

楊晉一側身，進入房中，道：「打攪，打攪。」

這是座一房一廳的客室，廳裏一張方桌上，擺了酒菜。

黑龍王召，似乎是早有了準備，加了一副杯筷，說道：「楊大人，喝一杯怎麼樣？」

楊晉也不客氣，一上步在對方坐下。

王召坐了主位，笑一笑，道：「難得啊，什麼風，把你楊大人給吹來了吉祥樓房。」

楊晉道：「無事不登三寶殿，楊某人這次打攪，要請你王兄幫忙。」

王召道：「行！什麼事，你楊大人只管吩咐，姓王的能够辦得到，我就決不推辭？」

楊晉未說正題，一轉話把兒，道：「楊某人一向對待江湖朋友們如何？」

王召道：「很够意思。」

楊晉暗中留神，打量王召，看他言來自自然然，似乎是還不知道王府血案一事，當下說道：「那麼楊某請教王兄了。」

王召神色凝重，道：「大人太客氣，王召在洗耳恭聽。」

楊晉道：「王兄，你很久未到金陵來了？」

王召笑一笑，道：「三四年了。」

楊晉道：「這番來此，不知有什麼打算？」

王召道：「不敢欺瞞大人，王老二奉命來此，是想收購一物。」

楊晉道：「一個玉蟬。」

王召呆了一呆，大笑道：「楊大人，你好靈的耳目，我王某自信這一次來的很隱密，但却被你楊大人一下子摸到了下處，連我王某人，來此的用心，竟也打聽的清清楚楚，大人神眼之名，果非虛傳。」

楊晉冷漠的笑笑道：「誇獎了……」

重重的咳了一聲，接道：「王兄，這一次來的很不巧。」

王召道：「大人，王召踏入金陵地面，一直是謹愼從事，未敢稍有逾越……」

探手從懷中，摸出了一把銀票，接道：「兄弟這次來，帶了五萬兩銀子，準備正正當當做票買賣，銀票在此，大人查過，如是這銀票有什麼來歷不明之處，兄弟是甘願隨楊兄到衙門認罪。」

楊晉皺了皺眉頭道：「看起來，王兄的確不知，金陵城中發生了大案子。」

王召道：「什麼案子？」

楊晉道：「七王爺府中發生血案。」

王召呆了呆道：「果然是大案子。」

楊晉取過桌上的銀票，瞧了瞧，又交回王召道：「兄弟受了命，限期破案。」

王召道：「有些頭緒沒有。」

楊晉輕輕咳了一聲，道：「不知道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對我楊晉有所不滿，來了這一下大手筆，破不了這件案子，我楊某人勢必被滿門收監，候審待罪，說不定一家人，都得問個斬字。」

王召啊了一聲道：「這樣嚴重麼？」

楊晉道：「殺的是七王爺寵妃……」

王召接道：「可惡，這簡直是誠心和楊兄過不去麼？」

楊晉道：「誰說不是呢！所以，兄弟不得不勞動江湖上的朋友們，給我帮帮忙了。」

王召道：「但不知我兄弟，有沒有可効勞的地方。」

楊晉道：「以你王兄在江湖的身份，聲譽，如肯揷手賜助，楊某受惠不淺。」

王召抓抓頭皮，道：「說眞的，楊兄，動刀子拚命，姓王的決不含糊，但這查案追兇的事，兄弟却是全無經驗……」

楊晉接道：「只要王兄肯予相助，瑣事繁節，倒是不敢有勞。」

王召道：「楊兄要兄弟如何？只管吩咐當面。」

楊晉道：「不瞞王兄說，目下這金陵城中，已然滿佈了衙役，捕快，王兄身份不同，活動不便，因此，暫時不敢勞動大駕。」

王召道：「楊兄的意思是……」

楊晉道：「王兄先請守在客棧之中，兄弟一有頭緒，立刻來請王兄相助。」

王召道：「那是說要我王某人，守在這客棧之中，不能擅自行動了。」

楊晉道：「王兄最好是忍耐一些，這件案子的牽扯太大，縱然嶺南雙龍的盛名煊赫，但也是逃避的好，兄弟告辭了。」

一抱拳，轉身向外行去。

王召急急說道：「楊大人留步。」

楊晉停下脚步，緩緩說道：「王兄還有什麼吩咐？」

王召道：「你不能老把我軟禁在吉祥客棧中，總該有個限期啊？」

楊晉笑一笑，道：「三天，三天之內，兄弟如不能親來探望，亦必派人來知會王兄一聲。」

王召冷冷的說道：「楊大人，希望你能信守諾言，三日後，不論你是否有通知來，我王某人可要自行離開此地了。」

楊晉道：「兄弟還要借重，也許一兩天內，兄弟就會親來拜訪。」

王召道：「但願你心口如一。」

穩住了黑龍王召，楊晉心中輕鬆了不少，看樣子，江湖浪子歐陽俊，和黑龍王召，都非兇手，而且，在自己利害威迫之下，也確有相助之心。

再加那位莫測高深的岳秀相助，事情進行的還算順利。

大半天的奔走，楊晉自覺着有了不少收穫。

但距離案情還遠，丐帮的仗義相助，使他得到了很大的助力。

離開吉祥棧房，楊晉立時折回府衙。

五花刀王勝正來回在廳中踱步。一眼看到楊晉，如遇救星似的，大步奔了過來，道：「總捕頭，屬下已到府上去過……」

楊晉揮揮手，沉聲道：「慢慢說，什麼事？」

楊晉臉色一變，接口道：「出了什麼事？」

王勝道：「張副總捕頭……」

王勝道：「受了傷。」

楊晉雙眉聳揚，道：「傷在何處？要不要緊？」

王勝道：「傷的很邪門，全身不見傷口，脈搏氣息如常，就是暈迷不醒。」

楊晉道：「是不是被人點了穴道。」

王勝道：「屬下試行在他身上幾處要穴推拏，但却不見任何效用？」

楊晉道：「人在何處？」

王勝道：「在左廂密室，屬下派了兩個人在守着。」

楊晉道：「這件事張揚出去沒有？」

王勝道：「沒有，屬下吩咐他們，總捕頭未回來前，任何人不得說出去。」

楊晉道：「那很好。」

一面舉步直奔左廂密室。

這座跨院，本是應天府中捕房，自王府血案發生之後，府中捕快，除了派出公幹之外，大都集中在捕房裏待命，幸好這座跨院很大，正廳之外，還有十幾間廂房，六七十號人，並不見擁擠。

左廂密室，本是楊晉和捕快領頭商討案情之處，尋常的捕快輕易不准入內。密室右側，一座雅房，兩個帶刀捕快，守在門口。

這本是楊晉公暇休息的地方，佈置很雅潔，一榻之外，還有一張木桌和兩張木椅。

兩個捕快一欠身，退向兩側，楊晉急步近榻前。

雪白的床單上，仰臥着夜鷹張晃。

旁側的木桌上，放着張晃的兵刃判官筆。

楊晉伸手按在張晃的額角上，未見發燒，鼻息也很均勻，一切都如王勝所言，全身不見傷痕，但却緊閉着雙目。

好像是被人點了穴道。

楊晉暗中運氣，施展推宮過穴的手法，連推拏張晃一十二處大穴。

但張晃却是目不睜，身不動，不見一點反應。

楊晉皺皺眉頭，又仔細查看張晃全身上下，仍是找不出一點蛛絲馬跡。

這位江南名捕，原來心中有幾分把握，覺着張晃是被人點了穴道，只要用推宮過穴手法，定可使張晃甦醒。

但一陣推拏之後，不見反應，頓然感覺到事態嚴重。

王勝低聲說道：「總捕頭，是不是中了毒？」

楊晉翻開張晃的眼皮子瞧了一陣，道：「不像是中毒的樣子。」

王勝道：「那是……」

楊晉苦笑一下，道：「一種特殊的點穴功夫，制住了他半身經脈，可惜，咱們沒有法子解開他的穴道。」

王勝道：「總捕頭高明……」

楊晉冷哼一聲，接道：「我如高明怎會解不開他的穴道。」

王勝呆一呆道：「這個……」

楊晉揮揮手，道：「你們先退出去，我要仔細的想想看，應該如何處置。」

王勝一欠身，退了出去。

楊晉掩上房門，落了木栓，挽了袖子，默運功力，眞氣凝聚雙手，又開始在張晃的身上推拏起來。

這次，他非常的細心，凡是張晃全身上的各處要穴，都用眞力推到。

全身的穴道推拏完峻，楊晉已累的滿頭大汗。

但仰臥在木榻上的張晃，却是全無動靜。

楊晉停下雙手，拭一下頭上的汗水，望着木榻上的張晃出神。

這一次，他眞的感覺到計窮力竭了，呆呆的望着張晃出神。

足足過了半個時辰之久，才如夢初醒一般，轉身打開室門。

王勝一直守候在室外，立時一欠身，道：「總捕頭……」

楊晉揮揮手，制住王勝說下去，接道：「找兩個精幹的痡頭，把張副捕頭，抬到我家裏去。」

王勝應了一聲，轉身欲去。

楊晉低聲接道：「記着，這消息不能漏出去，府裏府外，都要保護着機密，抬人出去，也想法子給僞裝一下，別要人瞧出來是抬着一個人。」

王勝一欠身，道：「屬下明白了。」

楊晉當先舉步而行，一面說道：「我先回去準備一下。」

回到了府中，立時把後園一間大花廳給收拾乾淨。

爲了保守機密，楊晉是親自動手，玉燕姑娘在一旁協助。

兩人也就不過剛剛整理完畢，王勝已背着張晃進來。

楊晉吩咐把張晃放在木榻上，回頭對玉燕姑娘說道：「燕兒，你先出去。」

楊玉燕望望仰臥床上的張晃，答非所問的說道：「爹，張叔父可是被人點了穴道。」

楊晉嗯了一聲，道：「不是一般的點穴手法，爲父的已經試過了，他身上幾處穴道，都無法使他甦醒過來，那是很奇怪的點穴手法，咱們無能解得。」

王勝道：「總捕頭，可要請個大夫來瞧瞧？」

楊晉道：「他是被人傷了經脈，請大夫有什麼用？」

王勝啊了一聲，不敢再言。

楊玉燕道：「爹，現在咱們該要怎麼辦？」

楊晉雖然不喜女兒參與公事，但他又有着一種孤立的感覺，對手太强了，一般捕快，似乎是已經無法揷手。

因此，他並未嚴詞叱責女兒，沉吟了一陣，道：「這件事只有找到那位岳秀，看他能不能認出張晃是什麼手法所傷？」

楊玉燕道：「到長江鏢局子去？」

王勝道：「我去。」

楊晉搖搖頭，道：「我得自己去一趟，你們好好的守在這裏。」

轉身大步而去。

楊玉燕望着父親的背影，消失了之後，才緩緩說道：「王叔父，張叔父怎麼會受了傷？」

王勝道：「好像是中了人的暗算？」

楊玉燕道：「在什麼地方？」

王勝道：「他是被兩個捕快抬回來的，聽說是鐘鼓樓下。」

楊玉燕點點頭，道：「王叔父沒有試解他穴道麼？」

王勝道：「總捕頭試了很久。」

楊玉燕微微一笑，道：「你坐坐，我去給你沖壺茶去。」

王勝道：「有勞姪女了。」

楊玉燕嫣然一笑，舉步而出。

王勝伸手拉過一把木椅子，坐在張晃的木榻前面，望着張晃出神。

只見他神色如常，氣息均勻，怎麼看也不像一個受傷的人。

不大工夫，楊姑娘捧着一壺茶，蓮步姍姍的行進來，一欠身，笑道：「王叔叔，你喝茶。」

王勝站起身子一哈腰，道：「賢姪女，不敢當。」

楊玉燕捧着香茗遞過去，道：「叔叔你坐啊！」

王勝道：「坐，坐……」接着茶杯坐下去。

楊玉燕低聲道：「叔叔，姪兒有件事，想向叔叔請教，不知叔叔肯否見告。」

王勝道：「賢姪女儘管請講，只要我知道的，無不奉告。」

楊玉燕道：「王叔叔，你瞧襲擊張叔父的是不是王府血案的兇手？」

王勝道：「這個，就很難說了，不過，總捕頭盛名卓著，號稱江南第一名捕，一般江湖道上朋友，都對咱們總捕頭十分敬重，無緣無故的，誰也不願和咱們衙門中人作對，這麼一想，那就很可能是王府血案中的兇手了。」

楊玉燕道：「王叔叔，你跟我爹多年了吧？」

王勝道：「十五六年啦，承蒙總捕頭多方提拔，才有這副總捕頭的地位。」

楊玉燕道：「有沒襲擊捕頭的事？」

王勝沉吟了一陣，道：「六年前吧！長江巨盜水裏蛟率衆拒捕，有過一場惡鬥，那一次，搏殺激烈，我和老張都掛了彩，府中捕頭，傷了十幾個，還死了五個人，多虧總捕頭一手金錢鏢，傷了他們大部份高手，才擒住水裏蛟，正了國法，那一次之後，咱們總捕頭的盛名更大了。」

楊玉燕道：「除了那一次之外，府中捕頭，再沒有受過傷害麼？」

王勝道：「不錯，那一次之後，咱們府中捕頭，就沒有受過傷害。」

楊玉燕未再多問，笑一笑，道：「叔叔坐坐，燕兒去要他們準備酒飯。」

王勝道：「隨便塡飽肚子就行了，這時刻，誰還有心情喝酒。」

楊玉燕欠欠身悄然退出，轉入房中，暗帶了一把七首和暗箭，巡視府中一週。

她已感覺到處境的險惡，那人敢襲擊副總捕頭張晃，無疑是一種警告，那就很可能對付自己一家人。思慮愼密的玉燕姑娘，立刻警覺到處境的危險。

她担心家中遭變，也担心爹爹的處境，幸好是楊晉很快的平安歸來。

楊玉燕迎上去，低聲說道：「爹爹見着人了麼？」

楊晉看女兒穿着短衫長褲，脚下也換鹿皮劍靴，雖未佩劍，但隱隱可以瞧出她帶着暗器短刀，心中忽然覺着這一顆掌上明珠，確已有了爲自己分憂的智慧。

但他又不願女兒捲入這場漩渦，皺皺眉頭道：「岳秀已搬出長江鏢局，方總鏢頭也答應了派人找他，要他盡快趕來。」

楊玉燕道：「爹和方總鏢頭，談過張叔叔的事麼？」

神眼楊晉一面舉步而行，一面說道：「方老兒的武功，比爹强不了多少，所以，我沒有告訴他。」

楊玉燕道：「爹又怎麼知道那岳秀能夠解得張叔叔身受之傷呢？」

楊晉道：「這個麼，爲父也不能斷言他一定能夠，我只是覺着他似乎是有這等能力。」

楊玉燕道：「爹看他會不會來？」

只聽身後一個清朗的口音接道：「一定會來。」

楊晉心中一震，霍然轉頭看去，只見岳秀站在身後五尺左右處。

門口有門房，竟然沒有人瞧到他如何進來。

以楊晉父女的武功，竟不知人到了身後數尺，如非岳秀接上一句話，只怕，楊晉還不知人已經到了身後。

這時，岳秀已換去了一身白衣，穿着一身青衫，頭戴氈帽。

他衣着很平凡，但却無法掩住那一股英俊挺秀之氣。

楊晉呆了一陣，才抱拳說道：「岳世兄。」

岳秀冷漠的說道：「楊大人找在下有何見教？」

楊玉燕一揚柳眉兒，道：「你吃了耗子藥啦，怎麼說話這樣衝。」

岳秀目光一掠楊玉燕，沉聲道：「妳是，……」

楊玉燕接道：「楊玉燕，怎麼樣？」

楊晉急喝道：「燕兒，不得無禮。」

一抱拳，接道：「岳世兄，小女不懂事，世兄，不要和她一般見識。」

岳秀却對楊玉燕一拱手，道：「如若在下沒有看錯，咱們早已見過了。」

楊玉燕微微一呆，暗道：「原來，他那天就瞧出我的身份了。」

但聞楊晉道：「因爲發生了一件緊急事故，在下不得不早些請岳世兄來。」

岳秀道：「什麼事？」

楊晉道：「請岳世兄後面坐，在下當奉告詳情。」

一面舉步帶路。

岳秀緊隨着楊晉身後，行入了後面的花廳之中。

目光一掠木榻上躺着的張晃，岳秀立時行近木榻。

楊晉緊行一步，站在岳秀的身側，低聲說道：「他是楊晉手下一位副總捕頭，身受暗算，暈迷不醒。」

岳秀兩道目光，在張晃身上瞧了一陣，道：「總捕頭試過了解穴手法麼？」

楊晉道：「楊晉已然盡力，但却無法使他甦醒過來。」

岳秀伸出雙手，分握張晃的雙腕，閉上雙目。

楊玉燕悄步行來，站在門口處，不敢進入室中。

片刻之後，岳秀緩緩睜開雙目，道：「他被人用截脈手，傷了三處經脈。」

楊晉低聲道：「有救麼？岳世兄？」

岳秀點點頭，道：「可以解救，不過要費點工夫，打通他受傷的經脈。」

楊晉輕輕咳了一聲，道：「那就偏勞岳世兄救他之命了。」

岳秀道：「扶他起來，坐好。」

王勝對這位年輕人的冷傲，心中本無好感，但一聽他說能救張晃，立刻心生敬佩，伸手扶起了張晃，坐好身子。

岳秀舉步登上木榻，盤膝在張晃的身後坐了下去。

伸出雙掌，抵在張晃背心的「命門穴」上。

岳秀緩緩閉上雙目，頭頂上立刻起了蒸蒸熱氣。

熱氣籠罩了頂門，有如一層白茫茫的雲氣一般，凝聚不散。

五花刀王勝，眼看岳秀內功如此深厚，心中連連暗叫慚愧，幸好那天秦淮河畔沒有動手，如是不幸動了手，必有一番苦頭好吃。

又過了片刻，忽聽張晃長吐一口氣，睜開了雙目。

岳秀收回按在張晃背心上的雙掌，頭頂上的白氣也忽然消散，化作了一串汗珠兒。

顯然，岳秀這一番爲張晃打通受傷經脈，費了不少的內力。

張晃目光轉動，回顧了一眼，躍下木榻，道：「總捕頭，屬下無能？——」

一面屈膝跪了下去。

楊晉伸手挽住了張晃的身軀，道：「快謝過這位岳少俠。」

張晃轉身對岳秀一抱拳，道：「多謝少俠相救。」

岳秀道：「不敢當。」

楊晉輕輕咳了一聲，道：「岳世兄，前面廳中備有酒菜，岳世兄屈駕飲杯水酒如何？」

秀岳搖搖頭，道：「不用了，在下不便在此多留，這就告辭。」

楊晉低聲道：「世兄，張晃承蒙救命，我楊某感同身受，世兄答允拔刀臂助，楊晉更是感激，岳世兄能留頓酒飯，也好使在下多領一點教益。」

岳秀道：「我岳秀答應了楊大人助你破案，君子一言，決無反悔，但我也說過了，除你楊大人之外，不再和令門中人接觸，希望你楊大人也能遵照這個約定。」

楊晉道：「楊某人就是有此顧慮，所以，才把張晃移入私第。」

岳秀淡淡一笑，道：「因此，在下才幫助你楊大人打通貴屬下的經脈，他受傷的經脈已通，在下先行告退了。」

也不再等楊晉答話，轉身大步而去。

楊晉還待勸阻，但話到口邊，又嚥了下去。

岳秀似是去意甚堅，楊晉只好打消留客的念頭。

三個人，六隻眼睛，望着岳秀的背影逐漸遠去。

大家似乎是都未留意，站在房門口處的玉燕姑娘，不知何時走的沒了影兒。

岳秀行過後園，準備穿廳而去，忽見人影兒一閃，閃出來楊玉燕攔住了去路。

不能硬往前面闖，岳秀只好停下了脚步，道：「姑娘攔住了在下去路，不知有何見教？」

楊玉燕緊繃着小臉蛋，冷冷的說道：「你這人好沒來由，我爹爹對你是禮讓有加，你怎麼對我爹全然不假詞色。」

岳秀說道：「在下，一不吃皇粮，二不拿令俸，要我協助破案，自然是心中不悅。」

楊玉燕道：「那麼你爲什麼不拒絕協辦。」

岳秀道：「令尊是應天府中總捕頭，官不算大，權勢却是很大……」

楊玉燕接道：「你害怕？」

岳秀冷笑一聲道：「在下倒不怕。」

楊玉燕道：「不怕，那你爲什麼要答應？」

岳秀道：「那是爲了我舅父。」

楊玉燕道：「你既然答應了，那就該和顏悅色，好好的合作，我爹會感激你，我們都會敬重你。」

岳秀哦了一聲！

楊玉燕道：「但你這樣對我爹，帮了我們忙，我們也不感激你。」

岳秀道：「在下帮忙，並不要人家感激。」

楊玉燕淡淡一笑道：「但你答應了帮忙，那就應該全心全力的帮我們。」

岳秀道：「那是自然。」

楊玉燕道：「那你爲什麼不聽聽張晃的話，我覺着，他受傷的經過，對案情，可能是十分重要。」

岳秀笑一笑，道：「只怕張晃，沒有法子，說明他受傷的經過。」

楊玉燕道：「爲什麼？」

岳秀道：「因爲，他根本就沒有看到什麼人傷了他。」

楊玉燕道：「你怎能這樣肯定呢？」

岳秀道：「姑娘如若不相信在下之言，那就不妨去聽聽看。」

楊玉燕道：「你答應帮我爹的忙，還算不算。」

岳秀道：「在下答應的話，那就永無更改。」

楊玉燕道：「希望你能守信約。」

岳秀淡淡一笑，道：「在下自然是會守信約。」

楊玉燕道：「你既然決定帮忙了，爲什麼不能多留一會。」

岳秀道：「在下留此無益，只怕未必能帮得上忙。」

楊玉燕道：「你一定要走？」

岳秀笑一笑，道：「是！」

楊玉燕偏着頭想了一會，道：「我們如何找你？」

岳秀道：「不用找我，該來的時候，在下自會來見楊大人。」

楊玉燕欠身，讓到一側，說道：「你請吧！」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創作

蕭逸·文
培新·圖

鳳暖春冰（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鳳陽武林世家江府，主人江壯爲去世兩年，仇人徐子明請老到前輩高人姓蘇的老頭子，一同前來尋仇，問知江壯爲已經去世，乃轉尋其子小孟嘗江秋，說是父債子還，要江秋兄妹將江家在鳳陽的家當全數送予給他，了此夙仇，否則以慘厲手段對付，江秋雖自知不敵，但又怎能將祖傳家業拱手讓人，自是不肯答應，並撤出兵刄，寧死不屈，正欲動手拚搏之際，江府食客曹冰，沉聲喝阻，說要代替江秋接戰。徐子明持一對五行輪向曹當頭砸落，劈了個空，正欲騰身掠開，可是曹冰已容他不得——

徒具千秋義　空懷効死心

弧形劍上，閃出青蛇般的一道寒光，快若奔電，「颼」一聲落了下來。

徐子明口中「哦！」了一聲。身子一個猛滾，用右手的輪子，向外一迎，「嗆！」一聲，擋開了對方的劍身，看上去真是險到了家。

曹冰成竹在胸，這一招「滾光劍」是絲毫也不留情，一劍不逞，第二劍，第三劍，第四劍……

一劍接着一劍，一劍緊似一劍！

徐子明轉動的身子，就像是一個滾動的大球一般，他在曹冰的滾光劍下，根本就站不起身子。

「嗆！嗆！啷……」

兵刄一連串的交接着，火花四射……。

忽然，曹冰捷若飛鳥般的騰開了身子，隨着他抬起的劍，揚起了一片血水！

徐子明啞聲叫着，踉蹌而退！

他一連退了五六步，手上雙輪「嗆啷！」一聲抛在了地上，整個人抖成了一片，口中道：「你……」

驀地，倒了下來，血水把衣裳都染紅了。

曹冰身子再落，目射精光地望着江秋道：「大哥……我已爲你去此大仇，我去了……」

說罷，實實地向着江秋一拜而起！

江秋一把拉住道：「兄弟，你這是幹什麼？怎說要走？」

曹冰面色蒼白地道：「大哥有所不知，堂室內那個老兒如果醒轉，小弟就走不脫了——」

倒在地上的徐子明，忽然坐了起來，說道：「姓曹的……你不要走……」

曹冰冷冷一笑，說道：「徐當家的，殺你師徒的，乃是我曹冰一人所爲，你可以告訴你公公，叫他找我去，與我大哥絲毫無關！」

徐子明咬牙切齒道：「你跑不了的，你……」

江秋這才明白曹冰所以要走的原因，一來是他自身安危，再者却也是爲了保全自己。

因爲那堂屋內蘇姓老人，必是一個身手超異的高人，徐子明既是他的孫女婿，焉能不爲他復仇，可是眞兇不在，他也不能對自己如何。

當時心中一動，生怕曹冰爲徐子明的話呆住，打消去意，忙道：「兄弟，你去吧，這裏都有我呢！」

曹冰上前一步，緊握江秋手臂道：「大哥……此事過後，小弟如倖能不死，必定來找尋大哥……」

江秋匆匆由身上摸出幾張銀票道：「這是愚兄新收來的，你身上無錢，怎便行走，快快拿去了吧！」

曹冰抖着手接過，不禁落下淚來。

他自小伶仃孤苦，那曾有人如此待過他，一時竟木然呆住。

江秋拍拍他道：「兄弟，快走吧，客廳內的老怪物要來了，你可能走不脫了！」

一言驚醒了曹冰，他跺了一下足道：「大哥，再見了。」

話聲方落，一抬頭，不由大吃一驚了！

原來不知何時，堂屋內那個姓蘇的老人，已立在凉棚之上，一雙深邃的眸子，閃閃發着寒光。

曹冰呆了一呆，後退一步道：「很好，你老人家醒了！」

江秋一抬頭，一時也呆住了！

這時倒在地上的徐子明，却掙扎而起道：「公公……公公……」

姓蘇的老人眼睛瞇成了一道縫，冷冷一笑，飄身而下。

他那枯瘦的身子，襯以他胖大的衣衫，飄飄然就像是一隻大蝴蝶，落在地上，一點聲音都沒有。

徐子明又掙扎而起，嘶啞的道：「公公……救我……」

說完這一句，他身子又倒了下去，這一次倒下去，再也不動了，一雙無力的眸子，癡望着老人。

姓蘇的老人望着他冷冷的笑道：「子明，休怪公公我不來救你，這只能說是你自作自受……」

言罷，用袖角在眼睛上揉了揉，又道：「你不死，怎麼辦呢……傻孩子……」

他聲音枯澀，聽在耳中，撼人心弦。

徐子明全身震動了一下，訥訥道：「公公……你都看見了，但是你却不來救我……我？」

姓蘇的老人點點頭。

徐子明忽然顫抖了一下，嘶聲道：「為什……麼？」

說完這句話，他就死了。

姓蘇的老人發了一會呆，才抬頭向曹冰道：「你的武功是傳自武當派是吧？」

曹冰吃了一驚，默默點了點頭。

老人一手摸着下巴道：「武當的大鷗，黃野，與老夫都有私交，你可是他二人之一的門下。」

曹冰心中一驚，因為此二人，乃是武當前二代的掌門人，早已先後作古，此人在世時，可能自己尚未出世！

想了想，他鎮定的搖了搖頭。

老人鼻中哼了一聲，點頭道：「這就是了，我見你武功雖似武當一脈，但招式迤邐，含蓄着幾分自然，你師承何人，快快說來！」

曹冰冷冷一笑道：「你又何必多問，如有什麼手段，儘管施展出來就是！」

老人又哼了一聲，一雙銳利的眸子，在一邊的江秋身上轉了一眼，道：「我今日來，只是為了見識一下江壯為的本事，既然江老已死，老夫也不屑出手，可是如今情形，又當別論了！」

江秋上前一步，道：「在下是此地主人，你老有什麼事，只管問在下就是！」

姓蘇的老人搖搖頭，嘿嘿笑道：「這件事，只怕你不能作主！」

曹冰也挺身而前道：「人是我殺的，有什麼事都由我負責，與我大哥無關！」

老人桀桀一笑，聲震雲霄。

江曹二人俱都大吃一驚，絕沒想到，這聲音竟會是由如此瘦軀之內發出來的。

瘦老人笑聲一斂，和氣的道：「少年人，不要爭，這樣吧！」

他伸出一根手指，在頭上抓了一下。

江曹二人都目光炯炯的視着他，等待他的下文。

老人在天棚內來回的走了幾個方步，脚步站定，面色微寒道：「我老頭子，生平動手，從不佔後生小輩的便宜，對你二人自然也不例外！」

江秋哼了一聲道：「你老就劃出道兒來吧！」

瘦老人看了他一眼，道：「你的武功較差，我們等會再說！」

江秋臉色一紅，驀地狂笑道：「江某武功雖差，却絕非怕死貪生之輩，嘿嘿，來吧！」

他上前一步，一挺胸，只聽得「拍！拍！」兩聲，前襟上兩粒銅扣應聲而落，氣冲斗牛，倒也不可輕視！

老人呆了呆，點頭道：「少年人氣魄畢竟不同，令人讚佩！」

江秋這時已被激怒，只求速戰速決，並未想到其他，他冷冷一笑道：「曹兄弟乃是在下好友，任何人要是為難與他，得先先勝過我這一口寶劍！」

「嗆！」一聲，寶劍出鞘！

曹冰大吃了一驚，他沒有想到江秋竟然如此大胆，姓蘇的老人，雖不知究竟是何來歷，但觀其氣派可知絕非易與之輩。

他唯恐江秋這句話激怒了對方，忙上前道：「老前輩，暫息怒，我這位恩兄乃是直爽人！」

姓蘇的老人，一副慢不經心的樣子。

他好像根本沒有把眼前兩人看在眼中，只笑了笑，繼續說他的話。

他說：「我這個孫女婿，原是該死的，只是老夫是他尊長，不為他出頭只怕對不起我那個孫女！」

曹冰冷笑道：「你老預備怎麼辦？」

瘦老人蒼白的臉上，帶出了一片怒容，道：「老夫生平從不向後輩動手，動手過招，必有讓步，小子，你說吧，你要我怎麼個讓法？」

曹冰冷笑道：「那個要你讓一招半式，曹冰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老頭兒，你亮傢伙吧！」

瘦老人目射兇光道：「你雖有求死之心，但老人却不便為你壞了規矩！」

身子一轉，哼道：「姓江的，煩你一件事！」

江秋冷笑一聲，道：「無理之事，恕我不為！」

瘦老人哼道：「對令友有利，莫非你也不為？」

江秋點頭道：「這倒可以考慮的！」

瘦老人獰笑道：「你可擅『二指燈』的內功？」

江秋點點頭，說道：「發自心，提自踵，虛按之間，聚真力於二指之間！」

瘦老人微笑道：「看不出你還懂點東西。」

江秋冷笑道：「如何効勞。」

瘦老人道：「拿我雙琵琶大筋，錯開左面骨環，退開一邊就沒你的事了……」

江秋漠漠道：「你莫非要這樣和我曹兄弟動手？」

老人點頭道：「正是！」

曹冰驀地轉過身來道：「恩兄也請你為我如法泡製！」

江秋一呆道：「兄弟，你這是何苦，他自視超人，你又何必如此？」

曹冰凌笑道：「小弟生平，不願受人輕視，他倚老賣老，我却絕不領情！」

老人一呆忖：「好個倔强的小子！」

心中想着，那雙三角眼，上下打量了曹冰幾眼。

曹冰頻頻冷笑，面罩秋霜。

老人摸了摸頭，嘻嘻一笑道：「有意思……想不到世上還有這種人，你大概活得不耐煩了吧！」

曹冰看了他一眼道：「差不多！」

老人皺了皺眉頭道：「也罷，老夫讓你十招之後，老夫僅出手三招，三招之內如不能勝你，我就算落敗了如何？」

曹冰一翻眼睛道：「我讓你二十招，二十招之後也只出三招，如不取勝，甘願落敗如何？」

老人又是一楞，注目道：「你瘋了不成？」

曹冰從容一笑道：「人敬我一分，我必以兩分報之！」

瘦老人全身一震，舉手如鷹爪，正要抓出，忽然長嘆一聲道：「我老人家生平對後輩小子，從來沒有先動過手，更沒有單打獨鬥過！」

退後一步，面色蒼白地道：「你快快發招！」

曹冰漠漠的道：「我方才已經說過了，人敬我，我敬人，你先發招過來，不必客氣！」

老人又復一呆，面色如土。

他一連退後了幾步，奇怪的凝望着曹冰，說道：「你以為這樣，我就可以放過你了？」

曹冰哼道：「不是你放過我，而是我放過了你！」

瘦老人身子一抖，霍地仰天狂笑道：「好，好，算你小子聰明，冲着這點聰明，老夫就破格讓你多活幾天！」

江秋忍不住問道：「多活幾天，甚麼意思？」

瘦老人冷聲道：「十天後，老夫在壽縣『八公山』上候你，還有你！」

用手一指江秋，接道：「午時不到，休怪老夫手下無情，那時將你這鳳陽莊踏為平地，老夫是言出必行！」

說到此，右手一翻，只聽「轟！」一聲，有如當空响了一個焦雷一般！

烟塵起處，但見院內八角石亭，竟然已變成了一堆石塊。

老人立身處，少說距離石亭也在三丈開外，他竟然翻掌之間，隔空將之擊碎，這等功力，怎能不駭人欲絕。

江秋呆了一呆，冷笑道：「前輩吩咐，怎敢不遵，只是閣下大名，我等尚不得知，豈非荒唐！」

老人已將去，聞言鼻中發出一聲悶哼，冷笑道：「多少年前，江湖上曾有五個怪人，那首歌，你可知道？」

江秋想了想，正要搖頭，曹冰已開口道：「鐵翅燕南飛，花明水石秀！」

老人哼了一聲道：「不錯，小子，你可知道這兩句詩歌是誰說的？」

曹冰冷冷一笑道：「這個你考不住我，『鐵翅燕南飛』乃是指的鐵翅公孫羽，和『矮仙人』尚南飛。」

瘦老人點點頭，道：「不錯！」

曹冰又接下去道：「後一句『花明水石秀』，乃是指的『病書生』花明和『凍水』石秀郎！」

瘦老人仰天長嘆了一聲，眸子微閤，像有無窮感慨，曹冰反問道：「此四人和你又有什麼關係？」

老人哼了一聲道：「所謂五大怪人，你只說了四個，還有一個，雖不在歌詞之內，可是武功却十分了得，你可知道又是誰？」

曹冰腦中迅快想了想，却一時答不出話來了！

瘦老人森森一笑道：「難得你也有不知道的……」

冷冷一笑，接着道：「那剩下的一個，也就是龜山上的雲海山房主人，雲海老和尚……」

江秋不由心中不解，暗想他說這些又是為了什麼？

心裏想着，並未開口發問，奇怪的是老人拉雜的說出了這些人物，却是與他本身無關！

可是這個問題，瘦老人已在陸續加以說明。

他那一雙三角怪眼，向二人一望，似有無限怨恨，凌笑了一聲道：「我告訴你，武林中除此五人之外，還有幾個高人，因為本身武功高絕，而又不露鋒芒，是以並不為外界所知！」

曹冰點一點頭，說道：「請說幾個來聽聽！」

老人不理他，喃喃接下去道：「可是這些人，在武林中知名敏感的人士說來，却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譬如說，黃樹嶺的『雷火道人』，南無山的『啞俠』，以及南『王』，北『女』，這幾個人……那一個也不是好惹的，他們武功雖然有的不如方才那五個怪人，可是却也有相與伯仲，甚至於過之的！」

曹冰及江秋都聽得呆住了。

瘦老人叙述開這段武林秘聞，有些情不自禁，一開其因自不能不述其果。

他那瘦削的臉上，刻劃出深沉的皺紋：「江湖上所謂『南王北女』，那南王，指的是『虎皮王一叟』，北女却指的是『粉魔百里香』，這兩個人物你們不會不知道吧！」

他嘿嘿一笑，一隻手摸着下巴，森森接道：「小禪山一會之後，南王，北女都出盡了風頭，可是他二人正欲聯袂下江南，向天下武林挑戰時，在黃花蕩，却為一個怪客，以『十八石人陣』困了達一月之久，這個故事，諒你們是不曾聽說過！」

曹冰看了江秋一眼，二人如墜五里霧中，各自搖了搖頭。

老人一根細長的手指，指着自己前胸，凌笑了一聲，揚眉道：「那個怪客就正是我！」

二人互看了一眼，江秋冷冷一笑道：「閣下大名是——？」

老人說了半天，像是由睡夢中醒轉過來。

他微吁了一聲，又接道：「這些話跟你們說也是白說，總之，十日之後，我在八公山鷄冠嶺上候你二人就是，你們也可以約集幫手，只是約的多，死的多，那就太不划算了。」

言罷，瘦手當空一招！

罩在樹尖之上的那領披風，「呼！」地在空中打了一個旋轉，冉冉而下，最後

又落在了他的手中。

老人雙臂一張，那披風已披好在瘦乾的軀體之上。

曹冰冷冷的笑道：「說了半天，還是不知道尊駕大名，豈非是廢話一篇！」

瘦老人一聲尖笑道：「蘇半癲！」

「嗖！」飛身而起！

二人只覺得眼前一花，根本就沒有看清老人是怎麼走的，老人那瘦弱的軀體，早已竄出了十丈，輕輕再復騰起，轉眼不見。

耳邊剛聽得一陣馬嘶之聲，旋卽就有人跑來高聲道：「不好，那老頭兒駕着車跑了，護院的張老師和馬老師幾個人上去攔阻，不知怎麼都動不了啦，大相公，你老快去看看吧！」

江秋一拉曹冰，說道：「糟糕，快去看看！」

匆匆來至前院，果見花徑間，四人畢直的立着，狀若木偶，四周圍着不少人，七嘴八舌，亂成了一片。

江秋同着曹冰，分開衆人，來至四人身邊，見四人眸子發直，如痴如醉，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

江秋伸手在其中一人肩上一拍，曹冰見狀急叫道：「大哥，不可！」

話聲出口，却似已慢了一步，但見那人爲江秋輕輕一拍之下，竟像一個麵人一般的，慢慢地癱瘓了下來！

曹冰一步搶前道：「糟了！」

這時，那人口中却發出「嗤嗤！」有如打噴嚏的聲音，須臾之間，已軟成一堆爛泥一般。

江秋大吃一驚道：「這是怎麼回事？……兄弟，他怎麼了？」

曹冰急忙說道：「快取鹽水一壺來，快！快！」

立時有人飛跑而去，可是那癱倒在地之人，早已聲盡力竭，七竅流血而亡。下餘三人，這時身子也搖搖欲倒。

四周衆人見了莫不駭然，尤其是江秋簡直是呆住了。

他吶吶地說道：「這……這是什麼功夫？……」

說着，泫然落下淚來。

原來那身死之人，姓左名昆明，武功雖然稀鬆平常，却是一個重義之人，江秋那能不傷心？

眼看着另外三人，身子慢慢縮下去……這時已有一人飛跑過來，手中提着一個大銅壺，大聲道：「曹爺，鹽水來了！」

曹冰接過了鹽水，急急上前，在將倒的三人每人口中注入了一些。

說也奇怪，那三人，本已在性命交關的當兒，飲下了鹽水之後，竟然平靜了下來。

每人身上，都像開了鍋的蒸籠般，騰騰的冒着熱氣，汗珠子一粒粒順頰流下。

曹冰見狀，長吁了一聲道：「這三個總算是保住命了，好厲害！」

江秋瞠目道：「這是什麼功夫，兄弟你可知道？」

曹冰未答，向衆人道：「麻煩幾位，速速把三位老兄抬回去用厚被蓋好，不可見風！」

衆人領命把三人抬去，江秋又命人小心把左昆明的屍體抬開，從優發葬，一眼見左臂刀李天行立在一邊，就問：「你看見是怎麼回事？」

李天行苦笑道：「那老頭兒，我看他大概是會法術，左昆明他們哥兒四個還沒有撲上去，僅爲他袖風一掃，竟然都變成了這個樣子，怪不怪？」

江秋回頭又問曹冰道：「兄弟既知解救之法，當知這是甚麼功夫了！」

曹冰眉頭微皺，點點頭道：「小弟所知並不詳盡，只知這是武林中失傳已久的『紅拂袖』！」

「甚麼叫做紅拂袖？」江秋十分驚訝問！

曹冰冷笑一聲道：「家師昔日曾說過，這是一種極爲難練功夫，因練時取法殘酷，甚爲正道所不齒！」

他頓了頓，接下去道：「據說練時需食思春少女丁香肉若干，詳細情形我却是不知，一待成功後，力傳衣袖，可於揮拂之間，使人神智喪失，身軟如棉！……最絕的是，凡一經受襲，頓茶工夫後，便咳嗽噴嚏不止，七竅流血而亡！」

江秋不禁咬牙切齒地說道：「好邪毒的功夫……」

曹冰目注當空，道：「武林中確實怪人極多，就拿今日這個蘇半癲來說，我們以前竟然不知，見聞也實在太淺薄了！」

江秋冷笑道：「兄弟，你也不必多想了，十日之後，我們該如何去對付這個老兒，才是大問題呢。」

話聲方落，一個小厮飛跑而來道：「稟相公，小姐回來了！」

話聲方落，一個亭亭玉立，鬢揷海棠的長髮少女，匆匆走來——

來人也就是江家千金——江鳳儀，有個外號人稱「美芙蓉」，在鳳陽城裏城外，一提起「美芙蓉」江鳳儀，簡直是無人不知，她人生得模樣兒好，武藝又高，人品家世樣樣都好，是以在鳳陽地方姐妹列裏，她是最頂尖兒，最最傑出的一個了。

家裏發生了事情，她好像才知道似的，帶着滿臉的驚惶和迷惑，看着她哥哥江秋道：「哥——這是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江秋沒好氣的看了她一眼，道：「這倒好，家裏都鬧翻天了，妳還不知道！」

江鳳儀左右的看了一眼，益加的不解了！

江秋冷冷一笑，說道：「如非是這位曹冰兄弟在場，我這條命，只怕早已經賠上了！」

江鳳儀目光一注曹冰，說道：「是眞的麼？」

曹冰道：「在下只是畧盡職責而已，敵人實在太厲害了，如非他暫寬時日，在下與少主皆遭不測，姑娘回來了正好，大家想個法子才是！」

江鳳儀秀眉一挑，凌聲道：「什麼人這樣厲害？」

曹冰道：「這人姓蘇，叫半癲，雖是一個不見經傳的人物，可是武技超人，在下生平僅見！」

江鳳儀杏目向着曹冰臉上微微一掃，微微帶着不屑之色——

雖然在門下衆多食客中，曹冰算是相

貌出衆的一個，可是就她所知，這些人實在是沒有什麼眞功夫的，對于曹冰這個人，她尤其恨，說不出的有多麼恨他！

當時冷冷一笑道：「曹冰你來到我們家多久了？」

曹冰抱拳道：「稟姑娘，在下在府上濫竽已三載！」

「美芙蓉」江鳳儀點頭一笑道：「濫竽是什麼意思？」

曹冰沒想到她會說出這樣話來，一時頗爲尷尬，笑了一下，退後一步！

這番情景看在江秋眼中，大爲不滿，他怎麼也不會想到，妹妹居然對曹冰如此說話，一時怒聲叱道：「鳳儀——」

曹冰微微苦笑道：「大哥不必動怒，姑娘既如此動問，必有可疑之處！」

江鳳儀點點頭，冷笑道：「不錯，我是有可疑之處！」

江秋驚怒的道：「妳這是怎麼了？怎可對曹兄失禮？」

江鳳儀一笑道：「啊——？剛才的情形我是沒有看見，不然，那個姓蘇的在這裏鬧了一陣，殺了好幾個人，何以會對他破格留情？寬限時日？這其中……」

江秋猛一瞪眼道：「妳愈來愈胡說八道了。」

江鳳儀充耳不聞，她冷冷一笑，看着垂首的曹冰，說道：「你怎麼不說話了？說呀！」

曹冰猝然抬頭，道：「姑娘要我說些什麼？」

江鳳儀道：「你和那姓蘇的可是一條路上的？是不是那姓蘇的有意要你來臥底的？」

此言一出，非但曹冰愕然，就連江秋，以及在場的各人，無不大吃一驚！

江秋上前一步，用力抓住了妹妹的手，厲聲道：「妳胡說！快給我進去！」

江鳳儀一下子掙開，向着曹冰面前撲去，大聲道：「你怎麼不說話？說呀！把這件事的眞像，說給大家聽聽！」

曹冰一時爲之瞠然，左右看了一眼，才發覺對每一個人的眸子，都注視着自己，他原本不擅言詞，此刻衆目之下，益加的說不出話來！

每個人的眼睛，都凝視着他……好像是小姐的話，已經使得大家夥多少起了些疑心！

有人的目光裏，已經帶出了猜忌，多疑……

須知此類食客，多屬無能之輩，平素邀功，善妒，曹冰何許人也，以一個平日不動聲色的毛頭小夥子，居然蒙主人青眼相加，兄弟相稱，大家的內心，多已不服，這時再聽小姐這麼一說，自然難免動了疑心……

偏偏，曹冰生就的正直個性，不擅分辯。

在衆人審賊的目光裏，他變得更木訥……當下頗爲傷感的道：「在下蒙少主江恩兄青眼相待，但求忠貞事主，雖粉身碎骨，不以爲報，姑娘……」

說到這裏，長嘆一聲，閉目不言，但內心熱血沸騰，一時頗爲不能自已！

「美芙蓉」江鳳儀那裏體會得出對方的一番悲憤之情，見狀只當他心存愧疚，無言以對，益加的證明自己猜測不錯！

她冷笑一聲，道：「好個爲主忠貞，看來我江家這番基業，勢將落入外人之手了……想不到我哥哥會瞎了眼……」

一旁的江秋厲叱一聲道：「鳳儀，妳住口——」

江鳳儀嬌笑一聲道：「哥哥你受這姓曹的騙了，以我之見，你們所說的那個姓蘇的人，必是與他一夥，不信你就當面問他看看！」

江秋不禁爲之一怔，曹冰見狀苦笑了一下，固然是寒冷到了極點，却也不便與之辯駁！

他長嘆了一聲，轉身而去！

不意才走了幾步，却爲江鳳儀一聲嬌叱道：「站住！」

四下衆食客，早已一擁而上，把他圍在了正中，羣情急躁，頗有一發不可收拾之狀！

江秋見狀，分開衆人，走近曹冰，嘆息一聲道：「爲息衆人疑怒，曹兄弟，你就交待一句明白的話吧！愚兄總是相信你的！」

曹冰聞言呆了一下，却想不到對自己情義並重的恩兄，竟然也會說出如此話來……聞言後，百感交集，幾乎爲之泫然而淚下！

他空嚥了一下喉結，苦笑道：「我還有什麼好說的……」

江秋爲之一呆，轉看其妹。

江鳳儀一笑道：「如何，哥哥你該相信我了。」

四週一時嘩然——

「好個吃裏扒外的小子——」

「打——」

「打！」

「打殺這狗娘養的！」

拳脚之下，曹冰一時衣衫盡裂，面目全非，他却也並不還手，在地上翻滾一陣，踉跟站起，衆人再欲擁上，江秋上前大聲道：「住手——」

却見曹冰目含痛淚的轉過身去——

江秋大聲道：「站住！」

曹冰回轉過身來，目注恩兄，欲言又止！

江秋心眼兒不禁有些活動的，前進了幾步，口中訥訥說道：「我妹妹所說是眞的麼？……」

曹冰目光視向他，無限悲哀凄慘的笑了一下，却又垂下了頭，世上最大的悲哀，莫過於斯，倒不如效金人三緘其口，他什麼話也沒說！

一旁江鳳儀冷笑道：「還有什麼好說的，這人既有一身好功夫，何以平日不曾現出？却在今日此時現出來？姓蘇的又爲什麼對他留情？分明他們是一夥的，圖謀我江家的基業！」

江秋面容微微一變，冷笑道：「妳休得多嘴，我要他自己說才算！」

曹冰擦了一下臉上的血，苦笑了一下，道：「士爲知己者死，我什麼也不欲多說！」

江秋上前一把揪抓住了他的胸衣，大聲說道：「兄弟，你明明不是這種人，怎地不說？」

說到此，鬆開手，微微冷笑的看向其

妹，道：「如照妳所說曹冰是敵人一夥，那麼方才他却親手殺了敵方的徐子明，又是何故？」

江鳳儀微微一笑，道：「這就叫高明了，非如此不足以取信于人，只可惜，却瞞我不住！」

江秋一怔道：「這話怎麼說？」

江鳳儀爲人冰雪聰明，這番誣陷，顯係別具用心！

只見她那雙明銳的眼睛，在曹冰身上一轉，嘴角翹了一下道：「哥哥請想，他果眞要是殺了敵方的人，那姓蘇的更應當不放過他才是，何以那姓蘇的反倒對他手下留情，這其中道理，哥哥請想，也就明白了！」

「小孟嘗」江秋頓時爲之一怔，轉臉看向曹冰，一時之間，頗難斷定，目光轉瞬的當兒，一張臉，却隱隱現出了怒容！

這時四下裏一干食客，鬨聽江鳳儀這番分析，俱不禁羣聲鼓噪，叫喊着又要向曹冰身邊擁近！

江秋見狀冷冷一笑，道：「你們且不必鬧，舍妹之言，未必是眞的，江某生平赤胆待人，抱定寧人負我，我不負人決心，果眞這位曹兄弟如舍妹所言，也只能怪我有目無珠，你們也不必爲難他，且容他自定去留就是了！」

言罷冷冷一笑，拂袖自去！

曹冰見狀叫了一聲：「江恩兄——」

江秋充耳不聞，頭也不回的走了。

曹冰只覺得一股冷氣，冷到了脚心，頓時像冰人兒似的怔在了當塲！

現塲各人倒也不再難爲他，帶着譏笑紛紛離開，轉眼之間走散一空，只留下曹冰一人孤立當塲！

誰也不再理他，不看他——

曹冰仍然站立在那裏！

時間已由黃昏變成了初夜！

陣陣的晚風吹過來，地面上的枯葉隨風打着轉兒，樹枝兒在秋夜的晚風裏，微微顫抖着，曹冰也微微的顫抖着！

他身上那襲破爛的衣裳，一絲絲的被風吹起來，粘滿血污的臉，彷彿已經痲木了，其實他的心早已經凍結了。

偌大的江府，誰也不曾注意到他的存在！

一盞盞的燈光，透出每一扇紙窗點着了。

廚房裏似乎像往常一樣的熱鬧，每天這個時候，這些食客們，都聚集在後院的大廚房裏，談吃論喝，等候着江府的廚師以豐盛的食物來打發他們的離開。

這些人似乎認爲生存的目的，只有一個「吃」字！

「江」家的威嚴，聲勢，又似乎賴以這批吃客來襯托，好像沒有這批無賴的拱托，就顯不出他們顯赫一方的聲勢似的！

江家的聲勢，就快要完了！

曹冰由內心昇出一陣莫名的悲哀！

江家已經使他不再依戀了，但是江秋加諸於他本人的恩惠，却使得他永銘心中，這番情誼並不能因爲江秋對他的冷漠，以至于其妹所加之的侮辱而有所改變。

對於江鳳儀這番突如其來的凌辱，曹冰在極度的冷靜思索之後，終于理出了一條較爲合理的綫索……

那是在一年以前的一件舊事了，曹冰來到江家不久，屈就在側院的一爿茅舍裏面。

那一夜——是個寒冷落雪的夜晚。

曹冰倚着木壁，面前生了一堆火，夜是那麼的長，那麼的冷，足使他一個客居，寄人籬下的遊子，倍感傷凄。

忽然之間，房門「伊呀！」的一聲，開了——

身披着一領銀斗篷的江家小姐——江鳳儀，像是月裏嫦娥般的，來到了他的床前。

曹冰驀然一驚，張惶的揭被離榻，却爲江家小姐那隻玉手按住了。

她有百般的嬌媚，呢喃的細語，春情似水，渴望着曹冰這個孤獨的陌生人的慰解。

他却拒絕了她，並不是他不解風情，亦非不爲江鳳儀的美色所動。

他只是覺得不應該這麼做，怕對不起救他于水火中的江秋！

江鳳儀失望的離開了，帶着一腔羞辱和憤恨……

她是那麼的孤獨，爹娘早死，二十來歲的大姑娘了，成天的在男人堆裏混，能夠保持着一份少女的貞操，已是多麼的不容易了。

多少慕名者的追求！多少俠士浪子的糾纏，她都擺脫了，悄悄的，不動聲色的，她獨獨會選上了——曹冰……

今夜，她抱着天大的胆子，壓制着一個少女的羞恥，主動的來會見她選中的意中人，可是出乎她意外的，受到了這番羞辱……

只憑着這一點，曹冰就該死！百死莫贖其罪！

你也許不曾知道，一個女人的恨，能有多麼深？

你更不知道，一個初戀少女失戀的滋味，「愛」和「恨」在某一方面來說，其間的距離簡直比紙還薄，抽出了這層紙，把兩者混在一處，那麼深深的壓制在內心深處，在人們都久久淡無之後，這番感受仍然歷久猶新；它像是一根細長的鋼針，在江鳳儀每回思索裏，都能深深血淋淋的刺入到她內心的極深之處……

最要强的人，也禁不住哭了。

就是從那一天開始，曹冰根深蒂固的留在了她的心裏……

每當午夜夢迴之時，江鳳儀都會敏感的想起這件事，每一回她都會流不少的淚，每一回，她也無不把曹冰這個名字詛咒上千百遍，把他咬碎了，再搓圓了，然後嚥到內心深處！

可笑曹冰却始終蒙在鼓裏！

對於江小姐的那番眷愛，他也並非純不知情，只是每當他回憶當年，與師妹毛小微私奔的一節，以及憧憬着毛小微臨死血淋淋的那番景像，他不能不痛心欲泣，而深深的有所警惕！

三年來，他忘不了昔日的戀人毛小微，也忘不了今日的恩人「小孟嘗」江秋！

因爲如此，他只得辜負江小姐的一番情誼了！

他本來以爲江鳳儀必有報復，誰知事情竟是出乎意外的平靜，一年！兩年，就

這樣的過去了！

隨着時間的消逝，昔日的那件事，曹冰早已淡忘了，平日就算是面對江鳳儀，他也不會感到絲毫尷尬不安，在他來說，就像根本不曾發生過那件事，可是那裏會想到有心的江鳳儀，却早早的把那件事鎖在內心，儘管是歲月悠悠，她却無日無時不把那番屈辱，壓制在內心深處，也無時不在伺機報復……

現在，曹冰已經飽嘗到了報復的滋味，在一番冷靜的分析之後，他開始明白了一切，却禁不住由內心潛生出一陣驚悸與戰抖！

「她的心未免也太毒了！」

曹冰微微的閉上了眸子，似乎又看見江鳳儀那張嬌笑的臉！

女人與男人最大的區別，應該是一個爲公，一個爲私，男人每行一事，都可能攷慮到周圍的每一個人，而女人所顧慮到的，只有一個自我！

曹冰微微發出了一聲嘆息，內心浮上了說不出的悲哀，他想到了去找江秋，可是見了面又能說什麼？

當然他不能把江鳳儀昔日的那件事抖出來，那樣作，未必就能夠洗清了江秋對自己的誤解，就算是江秋相信了自己的話，江鳳儀將何以自處？

這個念頭，曹冰轉了一下，很快的就打消了個乾淨。

他悄悄的離開了江家！

看門童子小霍，早已得到了江秋的囑咐，當他目送曹冰離開之後，很快的就來到了內院。

在江秋的書房門上輕輕敲了一下道：「相公在麼？」

江秋猛的拉開了門，小霍差一點栽了個跟斗，站定之後却見江秋一雙眼赤紅，並有淚痕，他好像哭過了。

小霍怔了一下道：「咦，大相公你怎麼了？」

江秋怒聲說道：「不要你管，有什麼事？」

小霍說道：「你曾經關照我，來通報的。」

江秋黯然的點點頭道：「不錯，曹冰他走了麼？」

小霍道：「走了，剛走的！」

江秋呆了一下，道：「他說些什麼來着？」

「沒說什麼！」

「什麼也沒說？」

「沒有！」小霍說：「在院子裏他足足站了有兩個多時辰，沒人理他！」

江秋冷冷一笑，道：「這麼看起來，倒也沒有寃枉他！」

小霍訥訥道：「大相公，他還會回來麼？」

江秋搖搖頭，却也不禁興出了一種傷感，低低的嘆息了一聲。

小霍也嘆了一口氣，道：「大相公，曹師父不是武功頂好，又爲我們殺退了仇人，幹嘛……」

江秋心煩的揮着手道：「去！去！你知道什麼。」

說罷轉身步入，小霍碰了個釘子，老大不高興的悻悻轉回！

江秋回到書房，原本就激動的心情，一時更不能平靜下來，勉强坐下來翻了回書，腦子裏却是出乎尋常的亂。

曹冰走了，問題並未解決，十天後，壽縣八公山與蘇半癲的那項約會，將何以自處？

一想到這裏，江秋禁不住從脊樑骨興出了一絲寒意，那裏還捺得住？

他十分氣餒的扔下了書本，推門步出，自入內舍——「五花樓」！

江鳳儀就住在這裏，是一處挺大的花園樓房！

江鳳儀素日最愛花，所以這裏種植着各種花卉，時値深秋「五花樓」更形美艷，人行其內，眞有步入畫圖中之感！

江秋一路步入閣樓，在樓廊上立一刻，目瞰着園中的一片香光，內心不無凄凉之感——

這位祖宗留下的大好基業，已經岌岌可危，眼看不保，自己爲一家之主，年當英少，居然連家宅也保不住，心中怎不惻然——

家運如此，交友亦不利，一片肝胆照人，却落得變生肘腋，自己空負孟嘗之名，却有目無珠，以致引狼入室，好一番傷感！好一番碎心櫪肝的傷感！

懷着滿腔的悲壯傷感，進入到鳳儀的閨房，但是——

湘簾低垂，燭影搖紅——

却有一片女子飲泣之聲，隱隱傳出，滲合着流離婆娑的燭光，倍覺凄凉。

江秋頓時一驚，止步，再聽，泣聲中止！

却是妹妹鳳儀的聲音，問道：「外面是誰？」

紗簾子「刷啦！」一聲拉了開來，江鳳儀當門而立，兄妹兩個畢竟有相同之處，都哭過了！

江鳳儀見來人是哥哥，一時顯得很不是滋味，趕忙的回過身子，揉擦了一下眼睛。

江秋一怔道：「妳怎麼啦？」

江鳳儀回過頭，無所遁形的苦笑了一下，道：「沒什麼……這麼晚了，你有事麼？」

江秋嘆了口氣，步入房內。

「我心煩！想找妳聊聊！」

「聊什麼？」江鳳儀一面坐下來，臉上作出一片笑靨，信手拈了一枚蜜棗，輕輕的咬了一口來。

「曹冰走了！」江秋像是很傷感的說道。

「噹！」一聲把棗核扔進痰盂裏，她的眼圈可又禁不住有點紅了！

江秋冷笑一聲，道：「他臨走一句話也沒有交待，甚至於連看我一下也沒有，交朋友交到如此地步，眞令人寒心！」

鳳儀道：「他又能跟你談些什麼呢！」閉上了眼睛，輕輕一嘆，道：「走了也好！」

江秋道：「我本來還有些不大相信，現在我才完全相信妳的話不假，如果不是妳一言點破，我還一直幪在鼓裏，說起來還應該謝謝妳呢。」

「這倒用不着！」

江鳳儀好像不大開心似的，畧似怯怯

的睇視着哥哥，吶吶道：「我心裏並不舒暢！」

「我知道——」

「你知道？」鳳儀心裏一驚，道：「你知道什麼？」

「我知道妳不舒服！」江秋冷笑着道：「其實爲這種人大可不必！」

鳳儀默默垂下了頭，抬了起來，她淚光瑩瑩，幾番欲言又止，到底是碍難出口的。

江秋道：「曹冰的事不提也吧，我找妳，是想跟妳商量一下，十天後壽縣八公山的事情！」

鳳儀道：「什麼八公山？」

江秋於是把蘇半癲、徐子明上門之事，細說了一遍，直到了蘇半癲臨走定約爲止。

鳳儀聽完一時默默無言！

江秋長嘆一聲道：「那蘇半癲武功竟是如此之高，你我何以能當？看來祖上在鳳陽這些基業，是難以保全了！」

江鳳儀冷笑道：「哥哥也別這麼說，事在人爲，好在距離八公山約會還有十天的時間，咱們還可以想想法子！」

「難！」江秋面現苦笑的道：「妳是沒有見過那蘇半癲的武功，照我看來，只怕無人可當！」

江鳳儀聞言倒是怔了一下，忽然拍了一下椅子道：「有了！」

江秋道：「妳有什麼主意？」

鳳儀道：「我師父一心師太，剛來鳳陽，今天我才見過她，這件事不如祈求她老人家帮個忙才好！」

江秋聞言，面色微微一喜，點頭說道：「這倒是個辦法，一心大師現在住在那裏？」

鳳儀道：「在我心如師姐那裏！」

江秋點頭道：「好，我這就換衣裳，跟妳去見見她！」

鳳儀站起來伸了個懶腰，說道：「好吧！」

才說到這裏，簾子外的丫環「慧兒」却跑來道：「小姐，相公……」

江秋道：「有什麼事，這麼慌慌張張的？」

慧兒伸了一下舌頭，紅着臉，說道：「門外來了個怪模怪樣的女人，像是個要飯的！」

鳳儀沒好氣的道：「別這麼大驚小怪的好不好！要飯的沒見過是不是？」

慧兒道：「我話還沒說完呢，這個要飯的女人好沒來由，在門口磨着要錢，不給不行，我沒見過！」

鳳儀嗔道：「這點屁事也值得妳這樣？關照小霍給她幾個錢，打發她走不結了嗎！」

慧兒的頭搖得不楞鼓兒似的，一面道：「唉！可不是這麼回事……這個女人非要一百兩銀子不可，不給不行！」

一旁的江秋聞聽冷笑道：「豈有這種事，這那叫要錢，簡直是上門欺人！」

慧兒鼓着腮帮子道：「誰說不是，還有氣人的事呢！小霍還挨了打呢！」

「挨了誰的打？」鳳儀透着了希罕的問。

慧兒睜大了眼道：「當然是那個女人打！老大的一個大耳括子，小霍臉都給打腫了！」

鳳儀冷笑道：「小霍難道連個要飯的女人都制不了麼！」

慧兒道：「這個婆娘厲害得很呢！」

江秋恨聲道：「眞是家門不幸，連番的生事，我去看看去！」

江鳳儀一把拉住他，道：「還是我去吧，你一個大男人那能對付這種女人！」

遂向慧兒道：「走，我們走！」

慧兒嗔道：「小姐妳可要好好揍她一頓，要不然小霍這口氣可是出不來！」

鳳儀道：「妳少嚕嗦，我們走！」

言罷二人匆匆向外面趕去——

這時候大門口可熱鬧極了！

在一片吵雜聲裏，鳳儀跟着慧兒，一到了大門口，却見門外裏外三層的擁滿了路人，像是爭看耍猴戲兒似的熱鬧。

慧兒這回因爲有了靠山，一面分着人，一面高聲嚷道：「讓開讓開，我們小姐可是來啦！」

江家小姐的大名，那一個不知道？當時就閃開了一條路！

江鳳儀在慧兒的開道之下，一直走到了圈子裏，却見燈光之下，一個長髮、瘦削高顴，面塗脂粉的婦人，正自橫躺在石階上。

那副樣子看上去，眞令人發噱！

這婦人年歲大概在四十左右，身上穿着一襲粉紅色的長裝，腰肢上緊緊繫着一根紅絲，倒也纖腰欵欵，而且膚色白嫩，五官看上去也甚爲淸秀，如非她故意的塗上駭人的脂粉，應該不是一個難看的女人，只是，她這麼一打扮做作，看上去簡直是不敢恭維；說不出的一種肉麻兮兮的感覺！

這番景像，使得江鳳儀嚇了一跳！

石階另一邊，小霍衣衫襤褸，臉上紅一塊，紫一塊，好像正在流鼻血的樣子，把一顆頭抬得高高的，一眼看見了鳳儀，趕忙上前請了個安。

他像是挺委屈的道：「小姐你給奴才做主，奴才這個差事可當不下去了！」

那婦人見狀坐直了身子，却把兩隻手橫抱在胸前，只是頻頻冷笑不語！

江鳳儀看得心裏有氣，向着小霍嗔道：「是怎麼回事！看看你那份德性！」

小霍大聲喘着氣，齊孔裏呼嚕呼嚕直響，不時的向後面仰着頭，大聲道：「反了……反了……大小姐妳來的正好，這個女人可不是什麼眞的要飯的，說不定她就許是白天那個姓蘇的老頭是一夥子的，咱們江家這幾天風水不好，活該犯小人！」

才說到這裏，却被地上那個女人一下子撲了過來，小霍嘴裏「哇呀！」一聲叫喚，已吃這個對方自下而上，托起雙足摔了出去！

小霍的苦子可大了，摔了個唏哩嘩啦！賴在地上唉唷！唉唷一個勁的直叫喚，可就爬不起了。

江鳳儀秀眉一挑，上前指着那個長髮女人道：「喂！妳是幹什麼的？」

長髮瘦削婦人，上下打量着江鳳儀道：「妳就是江家的大小姐麼？」

鳳儀道：「不錯，怎麼樣？」

婦人嘻嘻一笑，道：「怎麼樣？我久

聞江家在鳳陽地面上是頭一號人物，仗義疏財，結交四方的朋友……我一時手上不便，上門求助幾文，想不到，這個奴才狗仗人勢的也敢欺人……我眞恨不能要他的命！」

說時霍地站起，作勢要向着小霍撲去，嚇得小霍殺猪般的大叫了起來。

江鳳儀橫身而阻，冷笑一聲，道：「我看欺人的不是他，倒像是妳，妳也欺人太甚了！」

婦人聞言，把一雙細長的眉毛，挑得老高的說道：「嗳！有這種奴才，才會有這種主人，我倒要問問，我什麼地方欺人了！」

江鳳儀嗔道：「少給我裝瘋賣傻！你就老實的說吧，來到我們江家，你想幹什麼？」

婦人原本似怒的臉，突地平和下來，展顏一笑，道：「我不是說過了嗎！這幾天有些不方便，想討幾個錢用用！」

鳳儀這時迎着婦人，愈覺其面色娟秀，並且在其兩鬢，各插着一朶鮮艷的海棠花，除了過於消瘦以外，應該說得上是個具有相當姿色的女子，只是她何以作出這份打扮？瘋瘋癲癲是何道理？

江湖風塵之中，每多奇人異士之說，這類人又每多放浪形骸，不拘形式，突梯滑稽遊戲人間！

心中暗忖道：「莫非這女人，竟是異人一路的麼？」

心裏這麼想着，目光下睇，却看見了婦人的一雙欺霜賽雪的白足，其上不染纖塵還不說，可奇的是在她的一雙足踝之處，竟然緊緊束着一對白色的骨環，上面好像還刻有花紋之類。

婦人這番裝扮太奇怪了。

「美芙蓉」江鳳儀陡地心中一動，腦子彷彿憶及師父好似提過這樣的一個人，只是怎地就是想不起……

既然有了一番見識，江鳳儀態度就溫和了下來。

偏偏那羣看熱鬧的路人，却在一旁瞎起哄，這羣人想係忿恨婦人的無理欺人，紛紛出言辱罵起來！

那個妖冶的婦人四下看了一眼，頻頻聳肩道：「不得了不得了！看起來我是引起公憤了——」

眼睛一瞟江鳳儀道：「我可是好心好意上門要錢來的，妳不給可就怨不得我了，到時候有用得着我的時候，只怕跪下來給我磕頭，我也不管，我走了！」

說完轉過身來就預備走，江鳳儀道：「慢着！」

婦人回頭一笑道：「怎麼着，想明白了？」

江鳳儀眼角四下一掃，覺得眼前不適於多談，當下笑了一下，道：「要錢是小事，只是妳打傷了我們的人，却要你來醫好，妳可答應？」

婦人笑了一聲，手指向小霍道：「妳說的是他麼？」

江鳳儀道：「下人無知，妳又何必與他們一般見識，怎麼樣？」

婦人點點頭道：「這倒還像兩句人話，好吧！這人的一點皮肉之傷包在我的身上了！」

言罷就向小霍身邊走去，小霍嚇得節節後退！

婦人嘻嘻笑道：「你這小子是被打怕了，以後別再狗眼看人低了，來！我瞧瞧你的傷！」

江鳳儀上前一步，伸手拉住了她，道：「到裏面去看吧！」

婦人點頭一笑，道：「好！好！正要瞻仰！」

說完，手舞足蹈的，向着大門之內邁進！

隨同鳳儀而來的丫頭慧兒，見狀老大不開心的道：「小姐，妳這是幹嘛呀！把個花子領進門幹什麼？」

鳳儀忙以目示意，那前行的婦人，却已聽在耳中，放聲笑道：「無知的丫頭，只憑妳這一句話，就該吃一記耳光，看妳主子破財消災的份上，先饒過了妳這一次吧！」

說話時，已經進入大門！

看熱鬧的人哄然的跟着偎了上來，江家的兩扇大門，却關上了。

鳳儀，慧兒，小霍，以及江家的幾個下人，隨後跟着進來，却見那個婦人獨自前行，一逕的步入大廳！

慧兒道：「太不像話了，我去對付她去！」

江鳳儀道：「算了吧妳，這人不是常人，妳快招呼着小霍去瞧瞧傷去，我一個人去！」

慧兒聽小姐這麼說，也就不敢輕舉妄動，當下陪同着小霍去看傷——

江鳳儀懷着一番好奇的心情，來到了大廳，只見那個女花子半躺的坐在太師椅上，見鳳儀進來，連眼皮也不撩一下。

江鳳儀心內已有八分的認定了這婦人絕非常人，來必有因，是以不便冒失。

她上前一步，向着婦人深深揖了一下，道：「方才人多，不便直言，尚未請教前輩芳名怎麼稱呼！來到舍下又有什麼指教？」

那婦人陰沉沉的笑了一下道：「好端端的妳跟我說這些幹嘛？」

江鳳儀道：「方才觀諸前輩一切言行，分明是江湖異人，後輩雖年輕識淺，相信還不會認錯了人！」

婦人坐正了身子，臉上微微帶出了一些笑意，道：「小妮子嘴巴倒挺會說話，那麼妳且說我又是那個呢！」

江鳳儀道：「後輩孤陋寡聞，正要請教！」

婦人笑道：「我看妳是劍俠小說看多了，天底下那裏會有什麼異人！」

鳳儀正容說道：「前輩不要取笑了，尚請吐明來意，如有所需，後輩定量力而爲的！」

「我剛才不是說過了麼！」那婦人冷冷的道：「這次皖來，缺少川資，老實說是上門要兩個錢來的！」

鳳儀一笑道：「前輩如需錢用，雖千金亦不爲多，後輩當如數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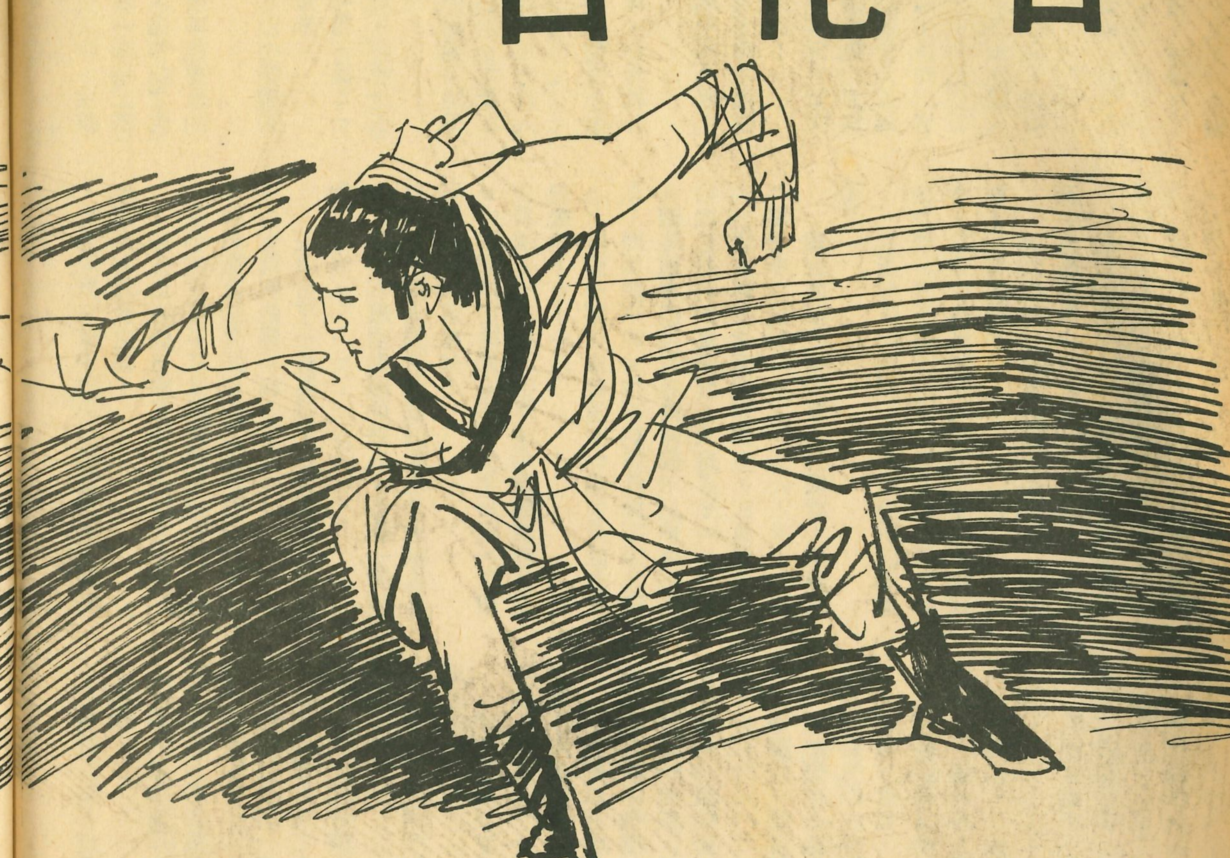
長髮婦人聞言臉上帶出一片笑容，道：「那裏需要如此之多，我只要一百兩紋銀，就足够開銷了！」

江鳳儀來時在身上早預備了兩張銀票，當時探手入懷正想摸出。　（未完）

珍珠令續篇

東方玉・文
董培新・圖

百花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百花帮主得到凌君毅研究出化解毒汁的解藥後，決心遠征黑龍會，下令召集全帮護花使者競技，勝者昇爲護法，在選出八名護法後，又下令競選總護花使者，職位等同副帮主，報名候選者須接受挑戰，直至戰勝每一挑戰者後，方能入選，立有左右護法冷朝宗、蔡良二人報名，帮主牡丹親自提名凌君毅競選，這一來，激起冷朝宗與蔡良的妒念，兩人均欲予凌君毅以沉重打擊，首由冷朝宗向凌君毅挑戰，搏鬥數合，冷朝宗施出殺手，公證芍藥大聲喝止聲中，驀見鬥場中一人影飛摔丈外——

拳風如虎嘯　劍芒賽閃光

照說，九指判官施展「鬼箭鎖喉」，中人倒地，也不可能摔飛出去。

芍藥「停」字出口，急急定睛瞧去！凌君毅不是好好的站在原處，依然青衫飄忽，神態還是那麼瀟洒，只是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不見了！

飛出去的會是九指判官冷朝宗？

這下，直把芍藥瞧的又驚又喜，俏眼之中，神采一亮，關切的問道：「你沒事吧？」

這話不像是公証人說的！

那是因爲她太關心他了！

兩邊觀戰的人這回也看清楚了，大家不由的紛紛鼓起掌來！

掌聲當然是花女們鼓的最起勁。

九指判官冷朝宗連自己也弄不清如何會被人家摔出來的？因爲這一下實在太快了，直到背脊碰上石板，他才發覺自已已經倒在地上。

而且摔的頭昏眼花，背上隱隱作痛，若非他內功精湛，光是這一下，可就把他老骨頭摔斷！

冷朝宗究是成名多年的高手，腳跟一點，一個人就飛躍而起，最使他惱火的就是掌聲。「老子摔上一交，妳們都高興了！」

他惱羞成怒，雙目厲芒飛閃，戟指着凌君毅喝道：「好小子，冷某和你拚了！」

喝聲出口，人已雙手箕張，縱身撲起。

芍藥一雙星目，隱射殺氣，叱道：「冷朝宗你給我站住！」

冷朝宗撲起的人，硬行刹住，躬身道：「副帮主，咱們勝負未分……」

「住口！」芍藥聲音冷得像冰，叱道：「你被凌公子摔飛出去，還不認輸麼？」

冷朝宗道：「副帮主明鑑，動手過招，摔上一交，也是常有之事，豈可遽然斷爲落敗？」

芍藥氣極，冷叱道：「冷朝宗，本座判你落敗，你可是不服麼？」

冷朝宗躬身道：「屬下不敢。」

芍藥道：「那你退下去。」

冷朝宗不敢再說，只得悻悻退下。

花女們又紛紛鼓起掌來，這是表示副帮主判得公正，同時也表示她們擁護凌君毅之意。

芍藥等掌聲一停，說道：「第一場，凌君毅獲勝，現在還有誰繼續挑戰？」

三眼神蔡良雙拳一抱，應聲道：「屬下要向凌公子討教。」

此人中等身材，年齡和冷朝宗差不多，也在五旬左右，生得濃眉扁臉，蠟黃的臉頰上，滿是橫肉，加上眉心一道刀疤，只要看他生相，就不是善類。

凌君毅暗暗皺了下眉，忖道：「這樣一個接一個的打下去，自已縱能獲勝，只怕也要累得筋疲力盡。」

芍藥問道：「你們這一場，要使兵刃還是拳掌？」

三眼神蔡良道：「屬下想跟凌公子請教幾招拳腳。」

他擅長「無形神拳」，自然要比拳試腳了。

芍藥回頭朝凌君毅問道：「你同意不同意？」

凌君毅道：「蔡兄既然要在拳腳上賜教，兄弟自當奉陪。」

芍藥道：「好，你們可以開始了。」

說完，向後退下了兩步。

三眼神蔡良已經在前面一場，見識過凌君毅的身手，自是不

敢輕敵，跟着後退一步，拱手道：「兄弟請凌公子賜教了。」

凌君毅慌忙還禮道：「不敢，還要蔡兄多多指教。」

三眼神蔡良左脚倏地跨出半步，左手撩天，右拳下沉，亮出長白派的起手式，目注凌君毅，說道：「凌公子請。」

他口中說「請」，右手已然振臂發拳，呼的一聲，直擊過來。

凌君毅還未答話，拳風已到胸前，但覺他擊來拳勢，力道甚是強猛，心中大感怒惱，一面朗笑道：「蔡兄何須客氣？」人已向旁一側，避開一拳。

但就在他身形一側之際，突覺一股暗勁，擊中自己左肩！

這一拳來的無聲無息，既無破空之聲，亦無激蕩潛力，但撞在肩頭之上，勢道沉猛已極，震得全身血氣浮動，上身不由自主的晃動了一下。

這自然是「無影神拳」了！

心頭不禁暗吃一驚，忖道：「長白『無影神拳』，果然厲害，自己幾乎站立不穩！」

他吃了一記暗虧，趕忙運氣護身，口中朗笑一聲道：「蔡兄『無影神拳』，果然名不虛傳！」

三眼神蔡良明明看到一拳擊中對方肩頭，在他想來，自己這一拳，凌君毅縱不傷在拳下，至少也得當場被震退三四步。

那知凌君毅只不過上身晃動了下，便自硬接了下去，心頭也暗暗驚凜，忖道：「這小子倒是硬朗的很。」

口中呵呵一笑道：「好說，好說！」人已直撲而上，揮拳攻來。

凌君毅方才吃過他的暗虧，同時也試出他「無影神拳」，無聲無息，令人防不勝防，心中有了戒心。

這和暗器一樣，唯一對付他的辦法，就是不讓他有機會發「無影神拳」。

那就只有和他出手搶攻。

兩人這一動上手，拳掌齊施，倒是打得十分熱鬧。

凌君毅使的是少林「伏虎掌」，這套掌法，當年雖是少林鎮山之學，因它純走剛猛一路，出手全是攻敵招數，只要是少林弟子，誰都會使。

因此，武林中人，也對它十分熟悉，本已算不得秘技。

但凌君毅乃反手如來的傳人，這套掌法，從他手上施展出來，就和少林路數完全相反，惟其掌勢相反，就變得怪招迭出，變化奇奧！

本來大家熟悉的手法，此時竟然一變而為神奇莫測，凌厲無方！

三眼神蔡良在拳上造詣極深，雙拳開闔之間，虎虎生風，長白派的掌法，剛中寓柔，勁透拳外，尤其是在三四招之中，就有一記「掃雪腿」，或上或下，飛掃而出。

據說長白派的武功，創自參客，要知到長白山採參的參客，多半精通武功，他們之中，自然會有各門各派的人，因此，長白拳術之中，也容納了各門各派的手法了。

長白山到處都是積雪，雙方動手，一面搶攻，一面還要提防被積雪滑倒，必須隨時把積雪掃開，因此長白派的拳術中，幾乎有三分之一使用腿法，踢出各種不同的「掃雪腿」。

三眼神蔡良這一陣搶攻，拳脚齊施，功力精純，委實非同小可！

但凌君毅這套反手「伏虎掌」，使的更是神妙，不論蔡良雙拳攻勢，如何沉猛，均被他以攻還攻，逼着對方非中途變招不可。

片刻工夫，兩人已相搏了二十餘合，兀是未分勝負。

站在兩人中間的公証人芍藥，目不轉睛的望着三眼神和凌君毅動手相搏的情形，此時忽然眼神一動，施展「傳音入密」說道：「凌大哥小心了！」

原來三眼神蔡良久戰無功，心頭漸感不耐，掌法突變凌厲，左掌右拳，交相擊出，加以「掃雪腿」，縱橫盤旋的飛踢，攻勢猛惡絕倫。

凌君毅在三眼神拳掌交攻之下，掌法也隨着一變，使出奇奧的招數，忽拂忽斬，極盡奇詭。

激戰中，三眼神蔡良一聲沉喝，左掌右拳齊出，分擊凌君毅前胸小腹，同時右脚也跟着掃踢出去。

凌君毅待他雙拳近身，兩手疾出，朝對方臂彎輕輕一推，身子微向旁側一閃，避開腿勢，右脚絆出，在蔡良左足踝上輕輕一勾。

這幾下動作，當眞是行動如電！

三眼神蔡良拳掌和踢出的右足，一齊落空，再經凌君毅雙手一推，脚下一勾，那還站立得住，身子往後一仰，一交朝地上跌去。

就在他身子將要傾跌下去之時，忽覺右臂被人一把扶住，一股大力，傳了過來，穩住了他下跌之勢。

三眼神蔡良站定身子，舉目看去，只見凌君毅臉含微笑，站在一丈來遠。

原來凌君毅在他傾跌之際，以極快手法，扶住他臂胳，在他身子站穩之後，立時又向後躍退。

這一下雙方一閃而過，凌君毅動作奇快，連公証人芍藥都沒看得清楚，並未喊「停」。

只聽端坐在階上的太上低說道：「徒兒勝負已分，怎不叫他們住手？」

芍藥聽的不禁一怔，慌忙舉手說道：「停。」

兩旁觀戰的人，同樣不知道究竟是誰勝了？一時也忘了鼓掌。

三眼神蔡良呆得一呆，眉心一道刀疤，驟然紅了起來！

那是他動了殺機，但聽到太上親自開口，可就不敢再行出手，雙拳一抱，勉强笑了笑，道：「凌公子手下留情，兄弟認輸了。」

凌君毅慌忙還了一禮，說道：「蔡兄好說。」

花女們聽到這一場又是凌君毅獲勝，大家又紛紛鼓起掌來，而且這回的掌聲，居然鼓得特別响亮。

芍藥目光之中，也流露出喜悅之色，雙手朝外連揚，等掌聲平靜，才嬌聲宣佈道：「第二場比賽結束，仍是凌君毅獲勝，現在大家稍事休息，再繼續比　。」

凌君毅剛一退下，玉蘭已經欵步迎了過來，含笑道：「恭喜凌公子，連勝兩場，看來，總護花使者一職，已非公子莫屬了。」

凌君毅連連謙謝道：「總管誇獎，冷蔡二位，功力精湛，在下只能說是勝得僥倖。」

說話之間，只見辛夷端着一盅茶，俏生生的走上，欠欠身，嬌脆說道：「凌公子，連勝兩場，小婢給你道喜來了，這是總管吩咐小婢給公子準備的茶水，凌公子快請喝吧！」

凌君毅伸手接過，含笑道：「辛夷，多謝妳了。」

辛夷紅紅臉，說道：「準備茶水，是小婢份內之事，公子這麼說，可眞折煞小婢了。」

凌君毅舉起茶碗，喝了一口，但覺一股清香，滿口生津！

原來碗裏竟是燉得極濃的參湯，只要從入口生津，香留齒頰，分明還是野山參中的上上之品！

不用說，這是玉蘭怕自己精力不支，才吩咐辛夷準備的了。

心中一陣感激，忍不住抬目朝玉蘭望去。

但見玉蘭一雙星眸，也正好脈脈的望着自己，淡淡一笑道：「第三場挑戰，就要開始了，凌公子喝好茶，還好稍事休息，賤妾不打擾了。」

轉身緩緩走去。

她說的雖是冷淡，但她那雙眼睛，却是含着無限情意！

凌君毅現在接觸的女孩子多了，經驗告訴他，女孩子若是用這種眼光瞧着你的時候，就是表示她一縷芳心，已經全在你身上了。

凌君毅望着她白衣欵擺的後影，心頭不覺暗暗一震。

只聽辛夷嗤的一聲輕笑，在身旁催道：「凌公子，茶要涼了，你快喝呀！」

凌君毅微微一驚，口中啊了一聲，把一碗參湯喝了下去，辛夷接過空碗，便自退下。

這碗參湯，顯然不是普通的人參，凌君毅但覺精神為之一振，心中對玉蘭這份情意，除了感激之外，更增加了幾分愧疚了！

最難報答美人恩，自己拿什麼去報答人家？

經過一陣休息之後，芍藥已經盈盈站起，走到階前，宣佈道：「現在第三場開始，有那一位挑戰的？」

這回，八位新任護法中，應聲走出的共有三個，一齊說道：「屬下討教凌公子高招。」

這三人是使「天狼劍」的公孫相，使鐵骨摺扇的丁嶠，和那使淬毒雙戟的葉開先。

另外還有兩人，是使「衡山劍法」的張南强，和練成「寒絲掌」的秦得廣，只是他們慢了一步，眼看公孫相等三人，已經搶到前面，便自退下。

凌君毅看的暗暗皺了下眉，這就是說，自己要想奪得總護花使者的寶座，至少還得連闖五關。

這五個人的武功，自己都已見過，如論功力，他們縱然不及九指判官冷朝宗，三眼神蔡良的深厚，但每一個人都有一身獨特的武功，要想勝過他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何況像這樣的輪流挑戰，自己以久戰之身，來應付車輪大戰，就是鐵打的身子，也會吃不消！

他想到這裏，立時決定了一個原則，那就是以後這幾場，必須速戰速決，不能再和他們纏鬥。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際，芍藥目光掠過三人，問道：「總護花使者候選人，必須接受每一個人的挑戰，你們誰先誰後，自己去商量好了再來。」

三人退後一步，協議的結果，公孫相，葉開先都退了下去。

剩下丁嶠，手執鐵骨摺扇，朝階上拱了拱手，道：「屬下丁嶠，先向凌公子領教了。」

芍藥問道：「你使摺扇？」

丁嶠應了聲「是。」

芍藥轉臉朝凌君毅問道：「你使什麼兵刄？」

凌君毅道：「屬下很少使用兵刄，想以徒手討教丁兄高招。」

反手如來一生不使兵刄，他的門人，很少使用兵刄，也是沒錯。

但這話，聽到丁嶠耳裏，不禁臉色一變，冷笑道：「凌公子口氣托大，可是瞧不起兄弟麼？」

凌君毅拱手道：「丁兄幸勿誤會，兄弟平日很少使用兵刄，再說咱們比賽之前，副幫主一再宣佈，雙方點到為止，使用兵刄與否，也是一樣的了。」

丁嶠冷冷一哼，說道：「兵刄無眼，凌公子既要徒手和兄弟相搏，自然悉聽尊便了。」

兩人各自說了聲「請」，相偕走到天井中間，對面站定。

芍藥跟着走下石級，站在兩人中間，舉手道：「你們預備好了，那就可以開始了。」

丁嶠鐵骨摺扇一抱，抬目道：「凌公子請。」

口中說請，摺扇起處，一點寒星，倏化為二，分向凌君毅胸前左右「將台穴」襲來。

他一出手，就使殺着，展開三十六式連環打穴，鐵骨摺扇挾着一片尖風，記記都指向凌君毅身前的要害大穴。

凌君毅接連後退了三步，但神態依然從容瀟洒，連連閃避，沒有還手。

丁嶠一柄摺扇，越使越快，眨眼工夫，已經連續攻出九招。

兩旁觀戰的人，幾乎只見從他手上飛洒出點點寒星，密集如雨！

凌君毅似是已無還手之力，禁不住暗暗替他担心，認為這回可能要敗在丁嶠扇下！

這一點，就是連丁嶠都有此想法。

就在第十招上，但聽有人一聲驚呼，兩條人影，倏地分散。

適時，也聽到芍藥的聲音喊了聲：「停。」

觀戰的花女們，一個個都替凌君毅可

惜！

空着雙手和丁嶠的鐵骨摺扇動手，吃虧的自然是他……

但等大家定睛瞧去，丁嶠本來還算清俊的瘦削臉上，一片蒼白，站在那裏，呆若木鷄。

凌君毅的左手不知何時，却多了一柄鐵骨摺扇，此時臉含微笑，走上一步，拱拱手道：「丁兄請恕兄弟冒犯了。」說完，把手中摺扇，遞了過去。

花女們這下聽清楚了，原來丁嶠的鐵骨摺扇，已被凌君毅奪了過去，一時又紛紛替他鼓起掌來。

丁嶠臉色鐵青，一手接過摺扇，倏地後退一步，目中厲芒陡射，冷笑道：「姓凌的，你再接我一招！」

鐵骨摺扇，刷的一聲，打將開來。

芍藥嬌聲叱道：「丁嶠，不准再動手了。」

丁嶠並未向凌君毅出手搶攻，只是摺扇打開之際，手腕一抖，一蓬細如牛毛的藍芒，電射而出，已經罩住了凌君毅前身心腹！

芍藥看的心頭暴寒，柳眉倒豎，「鏘」的一聲，抬腕拔出長劍，嬌叱道：「丁嶠，你敢施放暗器！」

凌君毅也被他這一手淬毒飛針激怒，冷笑道：「閣下好生歹毒！」

左手衣袖一揮，迎着藍芒捲去。

他這一記，使的正是反手如來昔年在雁蕩絕頂，以一雙破袖，接下雁蕩七友名震江湖的「七雁陣」，每人四十九支子午釘，七人合計三百四十三支之多，一時被江湖上譽為「乾坤袖」的手法。

這一蓬藍芒，因雙方相距極近，來勢快逾閃電，但在揚起之時，說也奇怪，就像凌君毅袖中預先藏了吸鐵石一般，嘶的一聲，一下便被兜住，悉數捲了起來，再輕輕一抖，一齊落到石板之上。

這一手功夫，又贏得采聲四起。

丁嶠在打出飛針之後，人已一個觔斗，翻出去一丈開外。

芍藥戴着面具，雖然看不到她臉色，但一雙鳳目之中，却射出懾人殺氣，怒喝道：「丁嶠，你破壞比賽規矩，就是違反本帮帮規，本座以刑堂堂主身份，罰你自斷一臂，你那一隻手施放暗器，當着大家，就把那隻手砍下來。」

右手一抖，手中長劍，脫手飛出，「奪」的一聲，落到丁嶠面前，揷在石板之上。

凌君毅拱手道：「副帮主息怒，丁兄出於一時氣憤，好在並未傷人，屬下斗胆，請副……」

芍藥跺着小蠻靴，沒等他說下去，哼道：「你還替他說情，他違反比賽規矩，我要他自斷一臂，還是輕的。」

凌君毅又道：「副帮主垂鑑，丁兄雖然是違反比賽規矩，但總究不是違反本帮帮規，再說一個練武之人，若是斷去了一條右臂，一生也就完了，還望副帮主開恩了。」

芍藥還是不依，沉聲說道：「這可不成，立法如山，我不能讓他破壞了本帮威信。」

太上輕咳一聲，緩緩說道：「芍藥，凌護法說的也是不錯，一個練武的人，斷了一條右臂，也就葬送了他一生，老身姑念他平日盡忠職守，這次違反規矩，就罰他繳出護法金牌，降為護花使者，以觀後效，護法一職，可由冉遇春遞補。」

她是因丁嶠的師父，也不好招惹，不願因此結怨。

芍藥躬身道：「弟子敬遵法旨。」轉過身，喝道：「丁嶠，你聽到了，這是太上特別矜全，你這條右臂，暫且寄存，還不把護法金牌繳上來。」

丁嶠朝上躬身一禮，說道：「多謝太上開恩。」伸手取出金牌，雙手送到芍藥面前。

但他臉上，顯有不服之色，退下之時，還惡狠狠的盯了凌君毅一眼。

這時早有芍藥身邊使女，迅快走出，拔起寶劍，送還芍藥。

芍藥返劍入鞘，一面叫道：「太上金命，着冉遇春遞補護法名額，冉遇春上來領取金牌。」

只見從護花使者行列中，走出一個濃眉細目的尖臉漢子，神色恭敬，朝太上和百花帮主施了一禮。

然後由芍藥把護法金牌送到太上面前，再由太上親手頒給了冉遇春。

凌君毅一眼認出這冉遇春，正是使「血影指」的那人。

這就証明太上眼力不錯，這姓冉的一身功力，確實不在使「寒絲功」的秦得廣之下，上午那場比賽中，他之所以落敗，是因為秦得廣把「寒絲功」夾雜在掌風中使出，一時大意，致為寒毒所乘。

一場糾紛，至此結束。

丁嶠雖然保全了右臂，但却降了一級，由護法貶為護花使者，同時也便宜了冉遇春，由護花使者擢升為護法。

現在，芍藥又走到階前，在高聲宣佈了：「第四場開始，有誰出來挑戰？」

只見葉開先一閃而出，說道：「這場該輪到屬下了。」

芍藥欵步走下石階，凌君毅，葉開先走入場中，相對站定。

葉開先拱拱手道：「兄弟使用雙戟，凌兄還是徒手麼？」

凌君毅含笑說道：「兄弟很少使用兵刄。」

葉開先又道：「只是兄弟要提醒凌兄一聲，兄弟戟上，淬過劇毒，凌兄徒手相搏，可得小心。」

凌君毅抱拳道：「多謝葉兄指點，兄弟會留神的。」

芍藥俏目瞟了凌君毅一眼，轉臉朝葉開先問道：「你戟上淬毒，可有解藥？」

葉開先道：「這戟上淬毒，是寒門秘傳，自然有解藥的了。」

芍藥螓首一點，道：「好，你們可以開始了。」

葉開先脫下披在身上的長衫，雙手輕輕一翻，從腰間取下一雙短戟，再從戟上取下皮套。

雙戟藍光奪目，看去十分鋒利。

葉開先雙戟一轉，戟靠肘後，兩支鐵柄，朝凌君毅一拱手，抬目說道：「凌兄請。」

他這手花式，耍得快捷俐落，十分漂

亮。

凌君毅拱手道：「葉兄請先。」

葉開先說了聲：「有僭。」

兩支鐵棒使了一招「雙龍出水」，一上一下，斜點過去。

他這一招，出勢不快，顯然存有禮讓之意。

凌君毅報以微笑，左足前跨半步，雙手輕分，從合擊雙棒中，欺身封出，並未還擊。

葉開先身形一挫，口中喝道：「凌兄小心了。」

藍光乍閃，兩柄淬毒戟快如閃電，從肘後翻起，正好截削向凌君毅雙腕。

這一下變招神速，手法之奇，使全場為之一驚！

凌君毅喝了聲：「好！」

不見他有如何動作，只是輕輕一閃，看似避敵，其實他在一閃之際，反手一拂，左手手背，已經拂上葉開先右肘「曲池穴」。

葉開先經過兩招交手，已知凌君毅果非易與，無怪前面的三人，連番折在他手下。

一時那敢輕敵，雙戟當胸，繞着凌君毅飛快的盤旋起來！

凌君毅徒手鬥他雙戟，而且對方戟上又淬過毒，倒也不敢大意，脚尖轉動，緩緩的隨着他轉了一圈。

猛聽葉開先輕喝一聲，雙戟突然一翻，左挑右戮，瞬息之間，朝凌君毅接連刺出十餘戟之多。

他這次出手，不但招數迅快，而且快中帶穩，吞，吐，劈，刺，着着搶攻，其中花招迭出，忽戟忽棒，（戟柄當作短棒）可虛可實！

兩道藍光，飛閃如電，看得人眼花繚亂。

因為他繞着凌君毅身外發招，因此看來就像凌君毅陷身在葉開先的重重戟影之中。

凌君毅身形疾轉，施展出少林絕學廻龍十二式。

只見他掌指伸屈如龍，一個人青衫飄風，在葉開先忽戟忽棒，花招百出的雙戟之中，閃來閃去，避招還招，變化奇奧，專以拿扣對方大穴關節。

葉開先一雙淬毒戟，縱然尋隙抵暇，藍光如電，不但始終攻不進去，而且，還不時的被凌君毅掌指逼迫之下，連連的變招。

片刻工夫後，兩人已相搏了二十餘合了。

葉開先的攻勢，雖然受到扣拿關節的影響，不得不中途變招，但他肘後戟，本是精於短打，變招極快，攻勢迄未稍戢，大致上還是僵持之局。

凌君毅以徒手對他淬毒雙戟，心理上難免不無顧忌，在這二十招之中，遇上了兩次險招，差點就被戟鋒劃上肩頭！

二十招一過，凌君毅已是不耐，心中暗暗忖道：「和他這樣纏鬥下去，如何了結？」

一念及此，不由的精神一振，冒險進招，雙手一分，五指舒展，閃身投入葉開先雙戟之中。

葉開先一個失神，但覺雙肘一緊，已被凌君毅拿住關節。

耳中但聽凌君毅的聲音說道：「葉兄承讓了。」

這原是快得如同電光石火一般，凌君毅話聲出口，雙手一鬆，人已飄然疾退出去。

兩旁觀戰的人，只看到葉開先的戟影藍光，忽然一停，人影倏地分開。

葉開先臉上一紅，雙戟已經收回肘後，朝凌君毅拱手為禮，說道：「凌兄手下留情，兄弟認輸。」

說完，披起長衫，退了下去。

花女們聽說這一場又是凌君毅勝了，掌聲鼓得更是起勁。

其中最高興的自然是假冒玫瑰的溫婉君了，但她臉上戴着面具，不敢絲毫流露出來，大家鼓掌，她也跟着鼓掌。

芍藥自然也是暗暗高興的幾個人之一，她星眸傳情，流露出喜悅之色，迅快的回到階上。

只見端坐在階上的太上，一雙電光般的眼神，透過黑紗，直注在凌君毅身上，也流露出關切之色，徐徐說道：「勝得好險，這是年輕人求功心切，原也無可厚非，但你只要穩紮穩打，五十招之內，定可穩佔勝算，若想在二十招左右得勝，那是勉強取勝，只要有對敵經驗的人，决不會險中求勝，以後不可如此躁進。」

這話，大家都聽得出來，凌君毅連勝四場，太上已動了惜才之念。

凌君毅聽得俊臉一紅，慌忙躬身道：「太上教訓的極是，屬下自當謹記。」

太上微微頷首，表示喜許，接着回過頭去，朝芍藥低低吩咐了幾句。

大家自然沒聽到她和副帮主說的什麼？但在凌君毅連勝四場之際，太上忽然對芍藥吩咐了話，這就引起大家心裏暗暗猜測。

芍藥走到階前，朝凌君毅柔聲問道：「你要不要休息？」

這口氣，有些像妻子在問丈夫。

百花帮大家都知道副帮主對人一向冷傲，從未有過這般溫柔！

花女們的心中不期而然都起了異樣感覺！

護法，護花使者們，雖然誰也不敢對這位女殺星存有非份之想，但男人嘛，嫉妒之心，人皆有之，飛醋，誰都會吃，心頭自然也同樣感到有些異樣。

凌君毅聽她當着大家，對自己說的這般親切，臉上也訕訕的，拱拱手道：「多謝副帮主，屬下不用休息。」

芍藥點點頭：「你既然不需要休息，那就繼續下去好了。」

接着目光一抬，問道：「現在第五場開始，還有誰挑戰的麼？」

「屬下公孫相。」

「屬下張南强。」

兩人都應聲而出。

公孫相回身朝張南强拱手笑道：「張兄原諒，兄弟是第三場，和丁兄，葉兄同時出場的，副帮主要咱們三人，商量誰先誰後，兄弟輪到這一場，張兄下一場再上如何？」

張南强聽他這麼說了，只好拱拱手而

退。

公孫相走上幾步，朝凌君毅抱拳笑道：「兄弟不才，討教凌兄高招。」

凌君毅還未開口，芍藥目注凌君毅，接着說道：「太上要看看你的劍上造詣如何？這一場，你們最好用劍比試，但這是競技，也是總護花使者爭奪之戰，各人都有選擇兵刄之權，因此太上並無勉强之意，要你自己考慮決定。」

「太上要看看自己劍法！」凌君毅心頭不禁「冬」的一跳，暗想：「這和自己競選總護花使者的目標，不是很接近了麼？」

他臉上微微一紅，慌忙躬身道：「屬下敬領法旨。」

芍藥看他回答的很快，不由得星眸深注，望着他，露出關切之色，說道：「你不妨考慮一下。」

暗中却以「傳音入密」道：「你若是沒有把握勝他，不用劍也不要緊的。」她聽師傅說過，反手如來從不使用兵刄，不免替他暗暗担心。

凌君毅當着大家，不敢和她目光接觸，只是暗暗點了一下頭，一面神色恭敬的回答道：「屬下受太上深恩，自當盡力而爲。」

芍藥看他朝自己點了頭，只得宣佈道：「也好，那麼這一場，你們就用劍比試了，不過，雙方都須嚴守比賽規則，點到爲止，不得蓄意傷人。」

這話她還是有些不放心凌君毅。

凌君毅，公孫相，同時躬身應了聲「是」。

芍藥話聲一落，回身招了招手。早有一名使女，捧着一柄長劍，送到凌君毅面前。

凌君毅伸手接過，含笑道：「多謝姑娘。」

那使女給他這一笑，驟然飛紅雙頰，急急低垂粉頸，疾快的退了下來。

公孫相和凌君毅並肩走入場中，輕笑道：「凌兄眞不愧是風流人物。」

凌君毅道：「公孫兄休得取笑。」

兩人對面站定，芍藥跟着下場，說道：「你們準備了。」

凌君毅緩緩抽出長劍，劍尖豎天，左手單掌當胸，肅然凝立。

要看他起手式，便已知他使的只是少林「達摩劍」了。

公孫相同時「鏘」的一聲，掣劍在手，但他却是斜抱長劍，使出了「天狼劍法」的起手式。

兩旁觀戰的人，因凌君毅接連四場，都以徒手取勝，這一場，雙方均使長劍，自然特別注目，全場肅靜的聽不到一絲聲音。

芍藥眼看兩人已經擺好門戶，靜待自己發令，當下左手朝中間一揮，喝道：「開始。」

喝聲才出口，右手却忍不住握住了劍柄。

她知道公孫相精擅「天狼劍法」，出劍狠毒，凌君毅一再說他很少使用兵刄，這次爲了太上要看看他的劍法，才勉强使劍，不知是不是公孫相的對手？

她右手緊搭在劍柄之上，顯然是放不下心，只要凌君毅一遇險招，立可出劍，把兩人架開。

「請。」

「請。」

場中兩人在芍藥口令一出，同時說了聲「請」，便自展開身法。

公孫相上身一撲，左足倏地前跨一步，他身形如狼，這一步足足跨出去六尺有奇，說他跨，還是說他竄來得妥切，一下就閃到了凌君毅的右側，回頭發劍，劍光一閃，橫刺而出。

他身形雖快，但劍勢却並不快，在回頭發劍之際，還朝凌君毅微微一笑，算是招呼。

凌君毅站在那裏，青衫飄忽，身形並未閃動，直等公孫相欺到右側，才把當胸右掌，向外揚起，右手長劍，朝下封出。

他出手雖極簡單，但在場的人，大半都是使劍的高手，自可看得出來。

這一劍上，輕靈飄逸，揮洒自如，就可看他劍上造詣，同樣不弱。

公孫相沒待雙劍交擊，左足一拖之勢，已然轉過身來，劍尖一昂，化作三點寒星，疾向凌君毅咽喉點來。

凌君毅淡淡一笑，長劍一抬，朝前點出。

但聽「叮」的一聲輕響，兩支劍尖，撞在一起，各自後退了一步。

這一招，兩旁觀戰的人，並不覺得如何？但坐在階上的太上，雙目之間，却飛快的閃過一絲異采！

要知公孫相這第二招上，已不再謙讓，飛出的三點寒星，可說一閃而至，何等快速？

凌君毅若是舉劍橫架，那就毫無奇處，但他竟然和對方一樣，同樣舉劍點出。

飛來的三點寒星，當然有兩點是幻影，只有其中一點，才是眞正的劍尖。

凌君毅要在閃電之間，辨認出其中一點劍尖，已經不是易事。

再要把他劍尖，點中對方尖細如同毫芒的劍尖之上，把對方震退，這就非眼明手快，出劍精確到毫髮不差，決難辦到。

不信，你去試試看，只怕比上半天，也點不中呢！

這一點，公孫相自然想不到，他在兩人身形一分之際，口中輕喝一聲：「凌兄小心了！」

手中長劍突然一緊，「天狼劍法」源源出手。

他身如狼竄，忽左忽右，來去如風，一柄長劍，隨着寒芒流動，刺出縷縷精練，當眞快速絕倫，凌厲無匹。

使到急處，但見他全身劍光繚繞，只是在凌君毅左右前後，穿來撲去，活像一頭兇牙巉巉的大野狼！

凌君毅使的是少林「達魔劍法」，原是以靜制動的劍法，身法步法，施展開來，也只在數尺方圓，出劍自然也並不如何快速。

劍勢如行雲流水，悠然而往，變化不多，却含蘊着無上禪機！

公孫相的攻勢縱然凌厲，但凌君毅依然一派瀟洒，揮手之間，從容化解。

而且他揮出的劍光，寒鋒逼人，足有

丈長一道，任你公孫相左右流竄，攻到那裏，都被他劍光接住。

就因爲他劍勢不快，如何能迎接得住公孫相快如閃電的攻勢？

這一疑問，使得大家都不覺屏息凝目，全神貫注的朝凌君毅劍上看去。

到底他有什麼秘訣？

這一細看，大家才看清楚，他劃出的那一道丈餘長的劍光，能够左右逢源，迎接對方搶攻，原來他一柄長劍，由左右雙手，交換使用。

譬如公孫相攻向右首，他便右手使劍封解，但等到公孫相竄到左首發劍，他右手長劍迅快交到左手，由左手使劍和對方搶攻。

外人若不細看，只看到他一道匹練般的劍光，矯若神龍，一下自左而右，一下自右而左，來去悠然，使的並不太快。

實則他一支劍左手交到右手，右手交到左手，快速何殊掣電？

而且每一劍都搶在對方前面發招，逼的公孫相每感落後半步，攻出的劍勢，也只好一發卽收，中途變招。

因此，兩人儘管出手極快，兵不交刄，聽不到一絲劍劍激撞之聲。

這兩手交換發劍，當眞是見所未見的了！

就像九指判官冷朝宗，三眼神蔡良等，對凌君毅存着極大敵意的人，也不禁暗暗點頭，自嘆勿如。

兩旁觀戰的人，看到這裏，不由自主的紛紛鼓起掌來。

這掌聲，自然是替凌君毅鼓的。

凌君毅眞也不負衆望，就在掌聲中，但聽鏘的一聲，金鐵交鳴！

凌君毅，公孫相兩人，打了不下二十來招，雙劍交擊，還是第一次，鼓掌的人，刹那之間，全都停了下來。

原來，凌君毅在雙劍乍接之際，忽然側身一閃，左手已經搭上公孫相執劍的右腕了。

鼓掌聲一停，劍光人影，也同時停止了。

凌君毅五指一鬆，放開了公孫相的右腕。

公孫相一張清俊的臉上，隱見汗水，迅快的返劍入鞘，面有愧色，拱拱手道：「凌兄身懷絕藝，兄弟甘拜下風。」

凌君毅同時收劍，含笑道：「公孫兄好說，說來慚愧，兄弟實在是險中取勝，僥倖的很。」

這一場又是凌君毅勝了。

剛才停下來的掌聲，又紛紛的鼓將起來。

凌君毅連勝五場，藝壓羣雄，全場之人，無不感到震驚。

副帮主芍藥睜大一雙妙目，一瞬不瞬的盯在凌君毅的身上，芳心洋溢着喜悅，握劍右手，自然也放了下來。

直到掌聲停歇，才嬌聲宣佈道：「第五場，仍由凌君毅獲勝，現在繼續接受挑戰，還有那一位護法出來挑戰？」

八位新任護法，連敗三陣，大家都已看出凌君毅藝出反手如來，武功高出自己等人甚多，出去挑戰，也徒自落敗。

因此芍藥話聲一落，這回却不見有人應聲而出。

芍藥等了半晌，不覺目光朝站在左首階前其他六名護法掠來，再次問道：「你們還有誰出來挑戰？」

六名護法，依然沒有人挺身而出。

芍藥巴不得沒有人出來挑戰，「總護花使者」的榮銜，就好落到她新認的「大哥」頭上。

但話可不得不問，這就目光一轉之際，落到了衡山門下的張南强身上，說道：「張南强，你方才不是和公孫相一起出場的麼？怎麼輪到你的時候，反而又不出來了？」

張南强臉上一紅，躬身道：「屬下絕非凌公子的對手，還是藏拙的好。」

芍藥道：「這是公開競技，勝固可喜，就是落敗，也並不丟人，有什麼好藏拙的？」

張南强道：「屬下有自知之明，這點微末之技，何敢再向凌公子挑戰？」

這個放棄了！

芍藥目光再轉，朝其他五人問道：「你們呢？有沒有人出來挑戰？」

宋德生（使「亂披風劍法」的）、秦得廣（使「寒絲掌」的）、杜乾麟（使判官筆）、羅耕雲（使吳鈎劍）四人都沒有作聲。

冉遇春（使「血影指」的），是遞補丁嶠之缺，升任護法的，前面四人都沒有出去，他自然也不好出去挑戰。

這五個人，都沒有出聲，等於也放棄了。

芍藥眼看沒人出來挑戰，接着說道：「你們如果不再繼續挑戰，那就作放棄競賽了。」

階前六名護法，依然沒有作聲。

芍藥轉過身去，面向太上，恭敬的道：「啓稟太上，尚有六名護法，業已放棄競賽。」

太上頷首道：「那就宣佈凌君毅獲勝，當選本帮總護花使者。」

芍藥躬身應「是」，轉身向外，提高聲音說道：「太上有命，總護花使者競賽結束，由護法凌君毅膺選。」

階下兩旁同响起熱烈的掌聲。

花女們一開始，就是擁護凌君毅的，此時聽到凌君毅果然當選總護花使者，一時個個把玉掌鼓的如痴如狂，歷久不絕。

芍藥喜孜孜的朝凌君毅招招手，嬌聲說道：「恭喜凌公子，你先請回座。」

凌君毅拱手一禮，回到百花帮主下首落座。

百花帮主嫣然一笑，低聲道：「凌公子連勝五場，榮膺總護花使者之職，可喜可賀。」

凌君毅慌忙欠身道：「今後還要帮主多多指教。」

芍藥又在階上宣佈道：「現在開始競選左右護法，有誰參加報名？」

九指判官冷朝宗道：「屬下。」

三眼神蔡良也應聲道：「屬下。」

芍藥問道：「還有什麼人參加競選左右護法的麼？」

八名護法都沒有作聲。

芍藥又道：「好，那麼有沒有人出來挑戰？」

（未完待續）

精選新派俠義奇情長篇故事



孤劍盟

武陵子‧文
培新‧圖

從師習絕藝　四海覓仇踪

乾隆中葉，武林中出現了一個怪傑，既未知其出身來歷，又未知其武功宗何門派，只知其武功精絕，行事異於尋常，來無影，去無踪，飄忽莫定，華山芙蓉峯犖雄大會，正邪各派數十名高手被他戮殺殆盡，此後，即不復見其人，神龍見首不見尾，數十百年後，江湖人士尙樂於稱道，傳誦不絕，耆老玩叟，藉作談資，茶餘飯後，口沫橫飛，描聲繪影，形容一番。是眞是假，作者姑妄言之，觀衆毋謂作者空穴來風。

且說，在江西興國縣西南五十里亂山中，有一大叢林，名喚「寶華古刹」，這座叢林，雖然僻處亂山荒嶺中，但遐邇聞名，相傳是五胡亂華時代所建造，唐初馬祖仙人在此得道。

這寺依山而建，迤邐直達峯巔，金碧輝煌，軒敞宏偉。

寺中第三進靈骨殿前（按：歷代僧衆歸西後火化骨灰，安厝於內）廣場下端，階石兩側植有兩株參天古柏，蒼勁揷雲。

高二三十丈，圍可四人合抱，據說是馬祖未得道時所手植，樹齡已達千數百年（按：作者並非虛構，曾於民廿七八年親身見之），俗云「老柏成檀」，寺僧將幼柯砍下，熏於香爐中，清香撲鼻。

住持明亮大師，年逾古稀，老和尚少年時爲一不策秀才，文章憎命，屢試不中，灰心之餘，寄情山水，遍歷名山大川，在北天山遇一得道高僧，指示迷津，爲其削髮受戒，剃度出家。

老和尚滿腹經綸，琴棋詩畫，無一不精，金石之學，更具心得，就是沒人知他是否會武，即在寺多年僧侶也無從知悉。

休看老和尚今年七十多了，長年身着一襲灰白色布質僧袍，行起路來，腰幹挺直，健步如飛，頷下銀鬚飄拂，直似三四十歲中年人，一點都不顯龍鍾老態。

一日早晨，霧氣正濃，朝曦未上，細雨紛紛，從寶華山對面彌勒峯上，下來一個白衫少年，身形如飛，足不點地向寶華寺左「迎雲」側門，穿過一條由下而上傍山而建的通廊，逕奔第三進大殿老和尚雲房而去。

這少年好俊的像貌，玉面朱唇，猿背蜂腰，只是雙眉重鎖，滿臉焦急之色，撞見寺內僧衆，微微點首道好，身形並未稍留，僧侶雖心內奇怪，但亦不便訊問。

明亮大師早課初罷，正在雲房閉目靜坐，聞得戶外匆促脚步聲，睜眼一看，少年已掀簾入內，滿臉充滿憂惶之色。

老和尚一瞧，即知來意，不由微皺眉頭，臉上還是和顏悅色地問道：「雲岳，這麼一大早就來了，看你臉色，莫非你爹舊疾復發了不成？」

少年忙躬身答道：「正是，家父今晨子正時分，舊疾又發了，不過這次與前不同，喉頭不時咳血，家父說只覺氣湧血騰，眞氣不能調勻，方才剛服下你老人家留下來的靈藥，現在比較舒適一點，家父說這次只怕……」說此一頓，星目泛紅，跟着又說：「所以命弟子請你老人家佛駕一臨。」

老和尚嘆了一口氣，說道：「雲岳，這件事遲早都要發生，你又不是不知道，千萬不要在你爹面前現出顏色，讓他難受，這三兩天內大概不會發生問題，你先回去，老衲隨後就來。」

少年躬身答應一聲，走出雲房離了山門，穿過阡陌田野，到達彌勒峯下，身形稍一停留，四顧無人，猛吸一口丹田眞氣施展上乘輕功，望上直撲，但見猿躍鶴縱，片刻，即達峯巔，少年長吁了一口氣，

又向後山奔去。

後山俱是不毛之地，牛山濯濯。只見少年在山脊處飛馳，不一會，停身在後山支峯盡端，俯瞰下面盡是懸岩峭壁，只在少年停身處峭壁之上多出一亘岩，高可十數丈，靠頂端微露一罅縫，只見少年兩手往下虛空一按，肩頭微晃，人颼地已拔起七八丈高，身形在空中一頓，剛要望下落時，兩足交互一踹，陡地復又拔起五六丈高，突然兩臂一張，一個盤旋，人已輕悄悄的落在罅縫出口處一塊山石上，這一份「梯雲縱」，「七禽身法」，絕頂輕功，不沾一絲火氣，甚是罕見。

那罅縫還不及一人高，少年俯腰進入洞內，但聞一蒼老軟弱之聲在問：「雲兒，老師父來了沒有？」

少年答道：「老師父說他隨後就來，稍遲也就快到了。」

「嗯，」那應聲是那麼微弱，蒼涼，比往常份外不同，少年聽在耳內不由一陣心酸。

洞內燃着一盞茶油燈檠，火舌冒起二寸高，少年身形動處，火舌一陣搖晃，帶起一股濃烟迷漫，那氣味觸鼻，可令人有點不好受。

洞內是接連兩間石室，經人工將岩腹鑿空做成，後面一間擺設一些爐，桌，碗，瓢等用具，一角零亂堆置了數十本綫裝書。

進門一間只有兩張竹榻，東西相向，靠西的榻上縮臥着一個老人，兩臉枯癟，不停地喘息，鬚髮却長得很亂，似是久未梳洗，其實只是一晚的事，少年一進來，兩隻無神的眼珠，一直就沒有離開少年身上。

少年側着身子坐在老人身邊，叫了一聲：「爹，胸口現在好些沒有？」說着，伸手解開老人上衣，兩手不住地在胸前揉按。

老人似是胸口輕鬆了許多，長嘆了一口氣，說道：「雲兒，這麼多年來，多虧了你，也實在苦了你，有許多事你尚不知，爲父隱藏於心，一直都沒敢告訴你，是怕你分了習藝之心，如今爲父自知油盡燈枯，離開人世已是指顧間之事，這一段血海深仇，全靠你了，內中一切因果及爲父出身來歷，明亮大師均知，稍時老師父來，可由其轉告，好得你已成年，爲父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只是未能見你成家立業，眞引以爲憾！」

少年聽後，雙目噙淚，忙說道：「爹，何必盡說這些喪氣話，老師父說你……」話猶未完，驀見洞口人影一晃，微風過處，明亮大師已飄身入內。

少年起身施禮，老人掙扎欲待坐起，老和尚趕忙用手阻住，微笑道：「文兄，躺着好一點，你現在不能妄自動彈。」說着伸手遞過一顆藥丸，老人接過吞下，苦笑一聲道：「那麼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接着乾咳了一聲，又道：「大師何必這樣費事，徒然糟塌一粒『長春丹』，小弟今晨也曾細按自己脈象，只覺六脈散亂，已是回天乏之力，縱有靈丹妙藥，也不過延續兩三天壽命，與其苟延殘喘受苦，何如早日撒手。只爲心念未了，所以命雲兒請大師來此，託付一下，雲兒多年來承大師不時在旁指點，但從未盡弟子之禮，從今日起命雲兒拜在大師門下，望大師嚴加訓誨，半年後將愚弟所得之『軒轅眞經』傳授與他，學成後命他下山，覓尋仇踪，結仇經過，也請代爲轉告，臨終之求，大師不致於吝允吧？」

老和尚微笑道：「以後的事，自有老衲處置，你現在不可多開口費神，睡一會吧。」說着伸指點了他的睡穴，他神智一昏，便沉沉睡去。

老和尚沉吟思索一會，喚聲：「雲岳，你過來。」

少年本立在自己睡榻前，不住流淚，聞喚來在大師身邊，老和尚嘆息一聲：「雲岳，你也不要難過，人生百年終難免一死，你父能得如此善終，江湖中人能有幾個。」說着一頓，又道：「你父幾次三番求老衲將你收歸門下，是老衲執意不肯，並非是老衲故意矯情，其中自有深意，寺內僧侶並無一人知悉老衲會內家武功，最多猜測粗識拳技，持之强身而已，一經拜師，稱呼必改，且你父仇家甚多，萬一百密一疏，不但會引來你父深仇大敵，亦將爲寶華寺帶來無邊苦厄，故堅持不允，這麼些年來，你已盡得你父所學，惟火候畧差，老衲見你人品根骨無一不好，早已心許，不過未到時機，不肯輕允罷了，從今日起老衲收你在門下，到時老衲自會來此傳授，不可輕往寺內，惹人耳目。」

少年此時悲喜交集，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拜，喚了一聲「恩師」，老和尚含笑命起。

三年前，少年卽聽其父說起明亮大師武功超神入化，現今武林中恐無人能及，據說大師所學傳自北天山揷雲崖無爲上人，無爲上人二百年前卽許爲第一奇人，其後不知其行踪，他父又說，只要得到明亮大師所學十之一二，卽一生受用不盡，如今能拜在大師門下，倘非是老父病危，那還不狂喜雀躍呢。

明亮大師見他喜顏方展，又對其老父病危憂容於色，暗想：「此子身世端的可憐，憑老衲所學，怕不造就他爲武林奇材，惟今後江湖中滾滾殺孽亦由其掀起，造成無邊浩刧，說不得只好由我以佛門中廣大慈悲之力，替他化解！」想罷，隨又向少年說：「雲岳，你六歲隨你父來彌勒峯，許多事都不甚了了，你父謝文本爲名聞關洛大俠，武功自成一家，你父對其師門諱莫如深，江湖人士亦不知其出身來歷，未滿卅歲卽威震關洛，武林中替他安上『追魂判』尊號，緣爲其生性剛介，嫉惡如仇，黑道人物犯在你父手上，卽行戮殺，絲毫不留餘地，這還不說，就是武林正派人士門下，偶有過犯，撞在手中，也都劓耳斷鼻，甚至廢除一身武功，才行放走，處置手法，極爲毒辣，久而久之，招惹正邪各派之怒，羣欲制你父死命，但你父行踪飄忽，居無定所，偶或遇上，又因人手單薄，不敢動手，這樣一晃又是數年，你父尚是依然故態，那年老衲在嘉陵江畔烏尤寺掛單，遇你父時常來寺遊玩，日久結成方外之交，老衲知他性情，時加勸告，這才稍稍斂跡，第二年你父與你母完婚，卜居嘉陵江畔一小漁村，杜門不出，不問江湖是非，第三年才生下了你，照理來說

，你父暗中封劍收手，就此能頤養天年，殊不知因果牽纏，一絲均不能勉强，在你三歲時隨你父來寺過訪老衲，留連三日，老衲見你父面有晦紋，促他返去，不料一抵家中，卽發現你母已陳屍榻前，後胸七指掌印黑影宛然，顯爲重手法致死，你父含淚葬殮你母，毀家尋仇，老衲也曾勸告，當以忍辱負重撫養你成人後再走不晚，怎奈他執意不聽，只得任他，其時老衲得本門師兄之薦來此住持，留下地址，忽忽道別，可憐你父背負着你，天涯尋仇，風餐露宿，年復一年，仍未查出你母是何人所害，此後你父在華山斷岩處得了一本『軒轅經』，內中滿是甲骨文，一字莫能辨解，你父憶起老衲稍通甲骨文字，卽兼程來贛，大概途中形跡稍露，爲仇家躡踪，合十數高手俱用玄帕蒙面，在三湘洞庭湖畔，黑夜中羣起襲擊，你父縱有絕世武功，也敵不過十數名正邪各派內家高手，何況又揹着你，混戰多時，前胸已受了多處內傷，又被人點了三處重穴，所幸你父依照老衲所授金剛禪功護住心胸要害，才未致命，可是受傷極重，自知這樣拚鬥下去，兩條性命就要白白送在當地，才拚死奪出重圍，一路上晝伏夜行，逃抵老衲處，老衲將你父子兩人安頓在彌勒峯後山，這裏羣山均是不毛之地，任何人也不會猜疑你父藏在此處，但你父元氣受損過重，雖服下老衲『長春丹』，也不過得延十數年壽命，還不能與人動手，每到春夏之前，定然傷發酸疼，你父自知無力再出覓訪仇家，這才一心一意將他獨門武功傳給你，希望你能繼承他的心願。」說完，又是一聲慨嘆！

謝雲岳這時，已是淚流滿面，哽咽不止。

老和尚說：「徒兒，不必如此悲苦，你父兩個時辰後定會醒來，爲師這就走了，到了時候爲師自然會來。」說完，起身走出洞外，謝雲岳相送出洞，只見老和尚凌空騰起，往懸崖下飛落，像一條灰鶴般瀉下，落足後復又騰身，幾個起落，卽無踪影。

謝雲岳暗想：「我若及得恩師一半功夫，他年定必揚名武林，誓將殺害父母之人連根除去，只要沾着一點關係之人亦必殺却。」這一心念，已蘊藏着日後無邊之殺孽，這是後話暫且不題。

五日後，謝文卽已撒手人寰，謝雲岳呼天搶地，十數年來，父子相依爲命，遽爾永別，其疼可知。

明亮老和尚臨終時也在身邊，好不容易阻住了謝雲岳的悲哭，在後山覓了一塊吉地，將謝文屍體安葬。此後，每當謝雲岳感懷身世之時，定必去墳前慟哭，一束香花，杜鵑啼血，此情此景，天人同淚。

一日，老和尚來在彌勒峯山後岩洞，把謝雲岳喚至面前，神色莊嚴地道：「雲岳，今日爲師開始授你本門歸元基本吐納坐功須持以恆，不可一日間斷，對你以後學習『彌勒神功』大有裨益，此外，你父生前所授之七十二式『追雲摘月』劍法及九十七式『飛龍掌』，須時加複習，熟能生巧，此一劍一掌爲當今武林一絕，你父生前也仗此成名。」說着，將吐納口訣傳授了，才起身離去。

此後，謝雲岳一早一晚，盤膝靜坐，勤習吐納功力，但覺晨起行之，便神清氣爽，晚間睡前行之，一日疲勞盡失，每日又將一劍一掌複習，一日較一日猛進，劍發出去一收卽行吸回，知爲吐納之功，不禁大喜，一天之內往往靜坐行功十數次。

晃眼又是一月，老和尚再度來到岩洞，見他神光內蘊，知他精進不少，也代他心喜，便又開始授他「彌勒神功」口訣，又將神功內十二種招式，一招一式，不厭煩地從頭到尾講解兩三遍，隨又自己演解給他看，謝雲岳秉賦聰明，又有武功基礎，一點卽透。

老和尚道：「這『彌勒神功』與玄門罡氣同爲武林二種奇絕氣功，但玄門罡氣似嫌霸道，過於剛猛，易發難收，彌勒神功沒有這缺點，輕重可隨人之意念而動，練到透頂時，幾可傷人於無形，自身亦堅如金鋼，任何重手法都不能傷你，前傳你吐納口訣，與這『彌勒神功』，均爲性命雙修的內家無上功夫，希望你刻苦自勵，勤習所學，一月後，爲師當再來。」說罷離去。

謝雲岳每日天尚沒亮，星斗滿天之際，就爬起來在絕岩處，學習那「彌勒神功」，初尚未見它好處，半月後，只覺一股陽和氣流，遍及全身，五官百竅莫不舒泰已極，凝氣吐掌，碗大的樹枝隨之而折，暗驚：「恩師所授的『彌勒神功』十二式，竟有這麼大的威力。」

自是不斷的練習，果然意念所至，山石橫飛。

老和尚按時到來，命謝雲岳將「彌勒神功」十二式演給他看，老和尚看後微笑道：「難得你天資聰頴，學到此地步也算不錯了，這山野無人之地，隨時都可練習。」隨又將卅六式「金剛伏虎」掌及八十一招「玄天七星」劍法傳授了。

此後，老和尚三天五天一來，不時傳些內外功夫，及掌劍暗器與絕技。

謝雲岳武功一日千里，不分晴雨寒暑，從未間斷，每當月明之夜，獨個兒跑去他父親墳前痛哭道：「爹，你放心，我定要爲你報仇。」

晃眼又是半年，一次和尚來了取出一本羊皮紙的册子，正色道：「這是你父所得之『軒轅眞經』，內面載的是人身穴道眞詮，照此勤練，可凌空拂穴，又可解穴，生死由之，還有金針灸穴的祕傳醫法，此書又名『軒轅十八解』，爲師每日與你講解一段，內容你自己參解，以你之秉賦，並非難事。」

謝雲岳此後每天搬出那本册子背誦，甲骨文字發音勿輪格磔，甚爲難讀，好在他有恆心，不怕艱難，努力研鑽，語云：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不知老和尚在那裏找了一具皮人，繪明人身穴道，命謝雲岳凌空點穴，這可把謝雲岳練苦了，初練時眼花撩亂，錯誤百出，久而久之才比較純熟，三月後飛花摘葉亦可傷人。

自後老和尚命他上半日習武，下半日習文，又將醫學及上乘輕功凌空步虛身法傳授。

一年後，謝雲岳已是十八九歲少年了，長得俊美如玉，只是沉默寡言，城府甚

深，老和尚也不時爲他這性格担憂。這也難怪，他自幼到此荒山中，又未與人羣多接觸，度過漫長的十三年，慢慢冶練成這種性格。

一日老和尚來至山洞，與謝雲岳說：「爲師一身所學盡傳給你，所差僅是火候而已，你也可下山爲你父母報仇了，不過望你善體天心，不可妄殺無辜，擇友愼交，不要固執己見，還有千萬不可說出爲師名字，同時非在不得已時，不准輕用『彌勒神功』十二式。」

老和尚行脚遍天下，江湖人物，派別，武功特長，及爲人處世，一應行當規矩，莫不熟知能詳，一一分述，謝雲岳緊記於胸，隨又取出二百兩銀子，及一柄烏金軟劍，命他第二日下山，無庸來寺叩別。

謝雲岳熱淚盈眶，自是不捨，老和尚也爲之神情黯然，硬着心腸，頓頓脚也就走了。

謝雲岳雖是不捨，但想起親仇，又恨不得揷翅離去，便自進洞收拾一番，晚上又到其父墳前奠別。

翌日一早，謝雲岳整理行囊，把烏金軟劍拴圍在腰上，書册早半月便被師父携去暫存了，丟下一些鍋盆碗盞，別無他物，只是十數年山居岩洞，不無留戀，惆悵移時扭首走出洞外，向那寶華寺方向拜了四拜，跟着一咬牙，足尖提氣一點，飛身疾下，昂頭馳去。

從今後，武林中殺孽紛起，只爲身負親仇，挑動江湖恩怨。

且說謝雲岳一肩行囊，下得彌勒峯後，回首瞭望，想起這一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返此十三年故居，心中幽幽一嘆，掉首僕僕上道。

從彌勒峯往南卅里，便是龍口墟，龍口傍河下溯自贛州，不過一百六十里路水程。

謝雲岳到龍口後，這日恰巧爲龍口三六九趕集日期，附近村鎭的鄉民蜂擁而來，一條短短三四百尺麻石街道，平空聚集了四五千人，那還不擠得水洩不通。

好不容易謝雲岳擠進街內，找到一家酒飯館，胡亂叫了一些東西吃，背靠着牆心內在思索！

「今後行止該有個決定了，何不乘搭船隻直放省城，省城南昌府人文薈萃，龍蛇雜處，就恩師說，要探聽江湖人物行踪莫如鏢行或幇會，到達後，憑自己一身武學，擠身鏢局當不成問題，不然，往西入川，掃祭母親廬墓，找找當年綫索。」

想定，遂喚過堂倌，問他有否便船可搭，那堂倌笑嘻嘻地回說：「相公，你想搭船還不容易，小人有一遠房叔叔，正有條八百石大船，今午就要起錨直放省城，相公你問得正是時候，小人便命人伴你前往。」

堂倌在店門首喚來一個鄉民，囑咐幾句，隨同伴往，謝雲岳算好飯錢，又另外給了些散碎銀子作爲小賬，起身離座，那堂倌千恩萬謝相送出店。

江邊上黑壓壓的一片，停了不少大小船舶，雖說不上軸轤千里，風帆無際，但少說也有三兩百條，謝雲岳隨着那鄉民來在江岸上，鄉民高聲喊嚷，只見停泊在河中一艘巨舟中走出一人，向自己這邊招呼，鄉民遂帶領謝雲岳踏舟而過，走過十數條大小船隻才登上巨舟。

船主人姓張，倒是一老實生意人，滿面厚道之容，聽說來意，忙道：「歡迎之至，從這裏至省城雖說有千多里水程，但順風順水，廿來天就可安抵了。」

接着引謝岳雲入艙，謝雲岳匆匆謝過鄉民，步入艙中，原來這巨舟共分八個艙位，前四後四，居中一個是燒飯用膳的公艙，其實可叫做九艙，但通俗稱之還是將中間一節不算，後四艙除最後一節供船伕住宿外，其餘俱都滿堆着皮革，烟草等土產，運赴省城銷售，前四艙頭二節供船主家小住宿外，尚剩兩空艙，謝雲岳選定第四艙，進出比較方便。

謝雲岳進得艙後，見此艙窗明板淨，寬敞異常，不禁滿心歡喜，與船主講定船資後，又再三稱謝，船主隨又客套幾句，方始別過走回前艙。

船開行後，謝雲岳常立在船首艙板上眺望江景，但覺山明水秀，波光粼粼，漁歌唱晚，江鷺四飛，令人神怡氣爽。

在船上日久，他學會了很多船家功夫和切語，偶然也撑撑篙，扶扶舵。

這不過是他與之所至無事時與船伕閒聊所得，除此之外，便足不出艙，將窗門緊閉，勤習他那「歸元坐功」與「彌勒神功」，船一攏岸落錨，他即單身上岸往那人跡不到之處，演練掌劍功夫，然後才緩緩踱回船上，從不與人結伴同逛鎭街。

日久，船上諸人對他那獨特的性格，透着奇怪，只覺這少年人待人雖是和煦可親，但有點沉默寡言，和不喜合羣，似乎是違悖人情常規，這念頭可藏在諸人心中沒敢說出來，因各人均有各人的自由，他又沒冒犯自己，故不便出口詢問。

從興國經贛州到廬陵府六百多里水程，船走了有半月之久，却碰上逆風，其時正當歲暮臘初，西北風大作，每天最多駛個三二十里，有時風力過大，寸步難移，全船船伕盡都上岸拉牽，好得謝雲岳並無急事，也就泰然處之。

一過廬陵府，船隻已結幇而行，首尾啣接不下廿餘艘，每當攏岸時，船隻圍攏，炊烟四起，人聲喧嘩，加上小孩在船首船板跳躍叫囂聲，形成了一個水上村落，好不熱鬧。

謝雲岳自幼孤處山中，形單影隻，此刻見小孩跳躍玩耍，不禁觸發了他童心大發，自動參加了小孩集團，捉迷藏，瞎子摸賊。

隣舟上搭乘了一個鏢師李大明，四十上下年紀，面團團的，對人笑口常開，見了謝雲岳總是咧着一張嘴打個招呼，三兩天就熟絡了，時常過舟找謝雲岳閒談，也不時邀請謝雲岳到他艙裏，酒食談心，謝雲岳除武功一字不露外，天上地下無所不談。

謝雲岳聞他是鏢行鏢師，瞧他一身虬筋栗肉，雙掌粗糙，好像外五門功練得有六七成火候，並非虛語，正好藉機結納，由其身上可探聽其父往事，再不然也可因友及友，找出一點端倪。

李大明是南昌振泰鏢局二三流鏢師，這次携家小去贛州奔岳父之喪，事完回省城，爲免旱路車馬之苦，故改包了一條船

，直放省城。

李大明厮混江湖慣了，養成豪爽好客的習氣，見謝雲岳豐采逸朗，文質彬彬，心存好感，這一熟絡了，每日彼此過舟盤桓，互相地北天南，講些武林典故文人逸事，高興起來，李大明就炫其保鏢所遇，眉飛色舞，謝雲岳只頷首微笑，偶而也揷上兩句嘴，無非是推崇讚揚這一類話詞，謝雲岳知道這時要從他身上套問出其父生前事蹟，爲時尚早，他如不知，反而引起他疑心。

謝雲岳現時武學差不多已屆爐火純青，因從未與人交手，自己仍是不知而已，常人內功練到火候精湛，太陽穴都高高隆起，他却沒有這異樣，因「歸元坐功」將精氣神全部內歛，除雙眼可瞧出一點目蘊神光外，其餘都與常人無兩樣，以李大明在鏢行混飯吃的人，江湖閱人多矣，怎麼均沒發覺與自己過從的少年人，是個蘊藏不露身懷絕學的人。

一日，李大明突然問謝雲岳道：「賢弟，你這次去省城是探友訪戚呢？還是準備入闈呢？」

謝雲岳哈哈一笑道：「李兄，那有歲尾寒天，還去入闈應考的，這不有點取笑小弟嗎？」

李大明漲得滿面通紅，訕訕地說：「賢弟，你別誤會愚兄話意，往常來省城應試舉子，一年半年前，在省城租定一間房屋，日事苦讀，直到入闈後，才紛紛歸去，我以爲，你賢弟也與他們一樣，並非取笑。」

謝雲岳「哦」了一聲，心想自己初出江湖，很多事情均一竅不通，以後說話，可要多留意點咧！

李大明前時也曾提起過這種問詢，自己只推說去省城一覽文物之勝，李大明聽後意似不信，故今天又提出，隨笑說：「李兄，小弟不過說笑而已，請勿見怪，小弟自幼秉承家訓，不准作官，這次先父去世，遺命前往省城覓一餬飯位置，別無他念。」

李大明猛拍大腿一下，「哈」的一聲道：「賢弟，你何不早說，不是我李大明自吹，與我交往的人很多，替你介紹一口餬飯位置，絕不成問題。」他略一沉思，又道：「我記起一事了，三月前敝鏢局賬房先生因病去世，我離開時尚懸着未補，不知現在換人也未，如果尚未補人，我替你在敝店東前關說，大約包可成功。」

謝雲岳趕忙起身抱拳一拱道：「那麼，小弟在此先謝謝了。」

李大明笑道：「我們弟兄，那有這麼多虛套，來，賢弟我敬你一杯酒。」說罷，互相擧起酒杯對飲。

船一過樟樹鎭，氣候愈形惡劣，朔風比前更大了，一陣一陣地狂吹不停，天上鵝毛般瑞雪繽紛落下，在江岸兩旁，峯巒，房屋，草木，田野，却鋪上一層白雪，一片白茫茫地，耀眼刺目，四野均不見人踪，分外蕭條，這雪景自與贛南四季如春，草木長綠的景色格外異樣，謝雲岳情不自禁探首出艙觀賞，口中吟哦唐人賞雪的試句。

李大明見了暗想：「到底是書呆子，這種雪景有什麼好瞧的。」

船中非一日，好容易在臘月二十六日才達省城，謝雲岳隨李大明家小上岸，他只一肩行囊，說走就走。

振泰鏢局設在楊家廠，八字門牆，門前一對石獅子，氣派非常，這地點正是商塵輻輳，人烟稠密處，雖是大雪寒凍，但年關將近，人們還是此來彼往，川流不息地購辦年貨。

謝雲岳寓在鏢局對面一家嘉賓客棧跨院裏就着，雖然鏢局內賬房先生空缺依然懸着，李大明因爲轉眼就是大年，未便與總鏢頭啓齒，想過了開春伺機進說，不過李大明不時均去客棧裏找他出來，去隔壁一家老字號松鶴園菜館，點兩三個菜，也不時邀他去鏢局裏玩，李大明的妻室倒十分賢慧，對這少年人與自己子侄一般，他來了總是那麼殷勤，謝雲岳心下十分感動，存下了一份報德之心。

謝雲岳幾天來，把南昌城名勝古蹟走遍了，如藤王閣，百花洲，萬壽宮，無一處不是留戀半日，憑欄微吟，人們總是好奇，覺這少年人，數九寒天，那有這麼多閒情逸緻，其實他們那知道謝雲岳不這麼着，叫他如何排遣空餘之時間咧。

振泰鏢局總鏢頭複姓夏侯，單名鑫，人稱多臂神猿，今年六十開外了，是武當俗家弟子，輕功提縱術捷如猿猱，臂腕間裝置有兩排廿四支鳳凰弩，手臂緊綳，弩即如芒雨般射出，百不失一，端的厲害，但夏侯鑫不遇棘手强敵，輕易不予施展，多臂神猿就是這麼掙得來的，還有三十九式「太極手」六十四招「龍虎斷魂刀」，也是仗以成名之武學。

夏侯老鏢頭膝下一子一女，子年方十一，女兒夏侯婉珍今年才九歲，老鏢頭對這一子一女，愛如拱璧，武功已替他們紮好根基，無事時，就將平生所學傳授給子女，只是老鏢頭腹中墨水不多，總想尋一西席先生，教他子女的文課，使其子女日後文武並資，出人頭地。

謝雲岳與李大明不時來鏢局盤桓，跟老鏢頭也見過一兩面，老鏢頭見這少年溫文儒雅，就存下這份念頭，但不知道人家肯不肯屈就，一時又不好出口，只好藏在腹內。

元宵一過，李大明去見總鏢頭，將謝雲岳之事試探試探老鏢頭口氣，老鏢頭說道：「李鏢頭，這謝先生年紀輕輕怎好請他做賬房，天天與市儈爲伍，這樣吧，老朽到有意請他做西席先生，代教一子一女文課，不知謝先生能否屈就？」

李大明咧着大口，連說：「總鏢頭如此好意，當然應允，這還有什麼話說。」轉身邁步衝出鏢局跑進客棧，喜匆匆地拉着謝雲岳說出此事，謝雲岳當然是滿口稱謝，一同過鏢局來見老鏢頭，不免又客套一番，老鏢頭喚出一子一女，拜見老師，擺酒歡宴。

當晚，謝雲岳就搬進鏢局後院書房，天天教一點幼學瓊林，增廣賢文，千家詩這類文課。

鏢局內上上下下鏢師，鏢夥，趟子手均與謝雲岳攪熟了，他們都覺得這西席先生和煦近人，但兩目神光有令人不可逼視之威。

有時，謝雲岳也到練武場中，看老鏢

頭教授子女武學，老鏢頭總是問他自己教得如何，謝雲岳笑笑推說武功外行。

老鏢頭夫婦對他十分敬重，見他衣衫太少，一口氣替他做了十幾件，他心想：「這份恩情，叫我如何答報。」

匆匆又是兩月，一日，老鏢頭忽憂形於色，坐在大廳上與局內鏢師商議，不知道說些什麼，他耳目聰靈，二三丈內可聽見落葉飛花之聲，只是為避嫌疑，就跑開了。

用晚飯後，走在李大明住院，拉着李大明背人一問，李大明說道：「去年三月，鏢局護了一批暗鏢去至湘西，途經零陵金鳳嶺下，號稱湘東三惡的九尾鵰艾化，飛天蜈蚣程宣，黑羅漢悟明下山截鏢，一言不合，雙方動手，黑羅漢悟明死在老鏢頭凰鳳弩下，不想悟明竟是川南大悲寺笑面無常弘一大師門下，那弘一賊禿是西南有名魔星，正邪各派都讓他三分，一手透骨陰風掌，中人必死，毒辣異常，風聞他已西來尋仇，老鏢頭焉得不憂，正派人邀請能手來此相助。」

謝雲岳聽了，微笑道：「總鏢頭待人厚道，定能逢凶化吉，我看弘一和尚也不至於似你說得這麼厲害。」

李大明皺了皺眉頭道：「賢弟，你是讀書人，那知道江湖中奇人異士邪魔外道多的是咧，如我李大明這般兩三下莊稼把式，車載斗量，眞不可計數。」

謝雲岳笑笑，也不再說，別過走出，心內盤算如何相機助手。

數天後過午，鏢局來了兩個高手，一是乾坤手雷嘯天，另外一位是兩儀劍客徐東平。

雷嘯天是五十年前名震大河南北，秦嶺逸叟的獨傳弟子，武學驚人，三十六式乾坤手，少遇强手，生性詼諧，江湖中有名難惹人物，年才四十不到，瘦削身材，五官端正，雙目炯炯有神。

兩儀劍客徐東平為衡山派門下首傳高弟，為未來之掌門人，號稱江南四劍之一，貌似中年秀士，頷下三綹長鬚，神采動人，年方五十。背上斜搭一柄形式蒼古的寶劍。

這兩人，除兩儀劍客是快馬相邀助拳外，雷嘯天是不請自來，雷嘯天萍踪無定，正好他在兩儀劍客家中作客，所以伴隨徐東平來了。

老鏢頭一見兩人，即哈哈大笑出迎，並道：「雷老弟，你來了，老哥哥可高枕無憂咧。」

雷嘯天冷起一張臉孔道：「老猴兒，別捧得我太高，只怕摔下來折壞了腰，你這鏢局可養我不起。」

老鏢頭知他說笑，忙請兩人入內。

當晚，盛宴擺下，謝雲岳叨在西席，也請他出來相陪，席間，雷嘯天可對這少年人留了神啦，他依稀面熟，幾曾見過，沉思之下，憶出這少年人姓謝，莫非與昔年江湖中盛傳死去的「追魂判」謝文有何關係？

「追魂判」謝文與其師秦嶺逸叟過往莫逆，每年中定有一次去秦嶺訪晤其師，雷嘯天其時尚未出師，相侍在側，那謝文當時也不過三十出頭，其面目輪廓神似謝雲岳，出道江湖後，又遇謝文多次，在謝文手中得了不少好處，故而留心之下，直認謝雲岳就是謝文第二化身，只是江湖中傳言當年謝文被十數名正邪高手圍襲後，雖然被他逸去，但十數高手依然不肯放手，一路追蹤搜索，發現在武功山中有一老一小屍骨，肉體無存，只剩兩具枯骨，十數高才放手歸去，認係追魂判已死，倘若是實，這少年就非謝文幼子，滿腹疑團，百思難解，怎奈越看他越神似當年謝文。

謝雲岳見雷嘯天不時瞧他，帶着異樣神情，他對雷嘯天頷首微笑，心內可狐疑得緊，暗道：「這雷嘯天可眞怪，老是用目光瞧着自己，莫非自己有破綻被他瞧出麼？」心中這麼想，表面依然是意閒神定，勸酒陪飲。

夏侯老鏢頭見雷嘯天不住地打量這謝西席，則撫髯微笑道：「雷老弟，別瞧謝先生年少，到是才高多學，老哥哥鏢局內一應書扎文件，均是出自其手，詞章博雅瑰麗，尤其一手好褚字，銀鉤鐵劃，實在難得。」

雷嘯天忙哈哈大笑道：「我也正瞧出謝先生，神采奪人，温文儒雅，未免多瞧了兩眼。」這幾句話掩飾得天衣無縫。

宴畢，謝雲岳先道乏回房去了。

雷嘯天就對徐東平夏侯鑫二人說：「小弟看那謝先生，是個蘊藏不露，身懷絕學的人，怎麼夏侯兄這麼久竟未瞧出一點端倪，看起來你這老猴兒這次也算走了眼啦！」

夏侯鑫說：「人家讀書人，有什麼可疑的，眞如你所說，身懷絕學，何必在鏢局內屈就西席，難道是避仇而來，就是避仇，何處不可藏匿，偏偏要在鏢局明目昭彰地進進出出，不怕人發現麼？」

徐東平也說道：「此人確如雷老弟所言，有點可疑，身懷武學造詣深淺，從眼中所蘊神光，一瞧就知，謝先生雙目神光令人不可逼視，別的並無異樣，若說他年未二十，就能傳到武家上乘心法，把英華精氣，一齊內斂，甚難置信，姑不論是否，不過此人一臉正氣，不必多慮，他就身懷絕學，也自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雷嘯天瞇着一雙眼笑道：「這次弘一賊禿西來尋仇，雖然厲害，但區區一個他，未必能把我雷嘯天怎樣，就怕賊禿身旁尚有能人，先前一路行來倒還有點隱憂，此刻見了謝西席後，滿天陰霾盡掃，他定會暗中出手相助，老猴子你走了運啦，不信，我們打個賭。」

夏侯鑫聽了，似疑似信。

休看雷嘯天詼諧成性，說話似眞似假，可沒將追魂判謝文之事說出，他知道謝雲岳如眞是追魂判後人蘊藏不露的原因，就是要探出當年追殺其父的人，他若一說出，勢將江湖中引起軒然大波，自己也惹上不少的煩惱，萬一謝雲岳恨上了自己，那怎麼辦呢，這是他機靈處。

徐東平說道：「明日起，見了謝先生可要與往常一樣，不可露出異樣神情，免得他起疑。」

雷嘯天笑笑不語。

一連數日，乾坤手均去書房找謝雲岳聊天，談得十分投緣。

秦嶺逸叟在武林中本有才子之稱，在秦嶺隱居之處，另建一室，四壁滿置圖書

，每日以讀書為樂，雷嘯天是他獨傳弟子，受師薰陶，可說是學有淵源，吐屬自是不凡，無論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無不通曉，立論高湛，加以詼諧成性，吐屬之間，增添幽默詞句，令謝雲岳捧腹不止。

謝雲岳慢慢覺出雷嘯天文武兩途殊為精湛，又和易可親，漸成莫逆之交，每日只談些文林逸話，武功一字不提，夏侯兩小撞見他來書房，必拉着雷叔叔教他一點獨門手法，雷嘯天有時應允，偶露一手，半為覘探謝雲岳究會武功也不。

但見謝雲岳睜着星眼滿露驚異之容，連說：「今日得開眼界，可見五湖四海之內，無奇不有，古人所說，誠不我欺。」或是：「魯駑所學，見所未見，誠為虬髯空空之流，以之仗義江湖，鋤奸除惡，用心確為萬家生佛」等頌揚之語。

雷嘯天只覺此人裝龍肖龍，裝虎似虎，含蓄之深，人所難能。

一日，雷嘯天又至書房與謝雲岳促膝談心，正是談笑風生，雷嘯天有意無意之間，伸腕捋袖腿至臂間，支首笑語，謝雲岳倏見他左肘腕處，有一斜抹長約五寸紫紅色刀疤，不覺驚問。

雷嘯天長嘆一聲道：「謝賢弟，你要問這傷痕來歷麼，這大約是廿年前往事，雷某剛出江湖不久，路經霸陵，為抱不平，與陝南四義結下樑子，苦鬥半日，有道雙拳難敵四手，雷某終被毒刃劃破左手，當時血流如注，劇毒浸膚，危機一髮間，幸為雷某誼叔謝文及時所救，謝誼叔江湖魯號『追魂判』，武學絕世，不憤四義聯手，不合江湖交手規矩，以四對一，怒出殺手，轉瞬三死一傷，不想四義為邛峽派第三代弟子，傷者逃回，挑動是非，從此邛峽派恨謝文誼叔入骨，誓必除之，乘間邀刼，幸未得手，謝誼叔為恩師好友，雷某從他身上得了甚多好處，此後，還見過數面，十數年前風聞他在三湘，身負幼子，被正邪各派高手暗中圍襲，傷重身死，想他老人家面冷心熱，古道熱腸，堪稱君子，只是秉性剛介，嫉惡如仇，不意為此亡身，可見江湖恩怨是非，不易判明，如今人天相隔，對此傷痕，緬懷往昔，不勝感慨。」言下唏噓不至，又不住偷睹謝雲岳面色。

謝雲岳一聽雷嘯天說出其父往事，不禁面有異容，但只是霎眼一瞬，刹那即平復如初。雷嘯天是何等機靈人物，一瞧即有個五六分份量，了然於胸，但武功山中一老一小屍骨，又作何解，當下也不點破，時機一至，不難解破。

隨聽謝雲岳淡淡說道：「此類江湖恩怨刼殺之事，非謝某一介書生所能了解，但雷兄既係俠義人物，又是謝文晚輩，自應替他報仇，怎可令其寃沉大海，含恨深山呢？」

雷嘯天不禁動容，嘆息一聲道：「賢弟，你責之甚是，怎奈風聞二字難作徵信，且參加暗襲等人，守口如瓶，隻字不提，甚難查出人名，雷某迄至如今，猶難信我那謝誼叔就此白白死去，說不定尚留在人世，十數年來形踪半天下，為的就是尋找綫索。」

謝雲岳星目一亮，微笑道：「這樣說來，雷兄到是有心人了。」

雷嘯天揚聲大笑，說道：「賢弟，你尚未與我雷某深交，以後終可看出雷某為人。」

謝雲岳臉露愧色，忙道：「雷兄，謝雲岳並無取笑之意，此次為夏侯老鏢頭的事，不請自來，似這等義薄雲天，比之羊左不為過，即此一端，可見一斑，謝某敬尚不及，何敢……」

話猶未了，雷嘯天即攔着說：「賢弟，雷某方才言語稍重一點，你無需這樣捧我，再說眞使汗顏無地了！」

這樣兩人也不再說，只談不着邊際之事，雷嘯天即告辭離去。

謝雲岳端坐書房暗想：「雷嘯天說話，似可相信，又與我父頗有淵源，將來在他身上，定可找出很多綫索，怎奈身負血海寃仇，不可輕洩，這事，還是慢慢再說吧。」

這一晚，謝雲岳心神煩躁，夢寐難安，終於給他想到一個辦法，覺得他以讀書人混在江湖朋友中，反令他們敬而遠之，不如抖露一下，令他們知道有我這一號人物，但不可示出身來歷，也不可顯露亡父獨門武功，幸自己所學精而且博，任誰都沒法猜出，心志一定，也就甜然睡去。

第二天，日上三竿，陽光由窗隙射入，謝雲岳一覺醒來，不禁失笑，暗想：「平昔睡時，絲毫聲响，便自驚覺，怎麼昨晚這麼沉迷好睡，看起來，練武人心煩意亂，最為大忌。」

往時，夏侯兩小，文課已畢，今天，來探過三次，見先生高臥甜睡不醒，不敢驚動，回報其父，老鏢頭說：「不要吵醒謝老師，今天我就代表老師，放你們的假吧。」

兩小聞言，歡喜連天，跳躍出外去玩了，雷嘯天聽說謝雲岳，尚未睡醒，雙眉一聳，又料到一二分，衆人也未在意雷嘯天神色。

謝雲岳盥洗已畢，見文課時間已過，自己也樂得偷閒，不如去至郊外，觀賞春景。

謝雲岳獨自一人，踱出鏢局，逕往順化門外緩緩走去。

只見柳色新綠，桃綻枝頭，秧苗翻風，百物呈甦，使人神氣一清。

他一人正在怡然自得時，驀由路旁岔道衝出一匹快馬，因為馬上人在岔道小徑是放緩腳程而行，倏見大路已到，突然轡頭一緊，放開腳程就衝出來，兩下裏均沒留神，這一撞上了，雙方定有一傷，謝雲岳眼明手快，倏地錯肩讓過馬頭，單手望上，往馬脖子裏一托，那匹神駿高大的蒙古駿馬，被他一托，前足高舉，勢子一不穩，連馬上人全翻往路旁水田中，那馬倒翻在水田中，希聿聿一聲長鳴，四足一踹，又復挺立，搖首濺去水珠躍上大路。

馬上人在馬匹翻倒之際，單手一按馬鬃，身形陡地上拔五六尺，斜斜閃落大路中，便怒叱道：「何方小子，竟攔住你艾大爺去路，你是想找死不成。」

謝雲岳細瞧來人，一身玄黑勁裝，兩道斷眉，塌鼻子，紅絲雙眼，襯着血盆大口，分外顯得獰惡無比，謝雲岳聞言不由氣憤，自己奔馬瞎闖，換在別人，豈不立斃馬下，遂劍眉一揚，冷笑答道：「朋友

，你不生眼睛的嗎，竟敢在大路中奔馬，撞死人豈不要償命，我看，你是急着去奔喪。」

那人一翻紅絲眼，血盆大口「哈」的一聲，大喝道：「小子，你敢出言頂撞我九尾鵰艾大爺，這是你死期到了，小子照打。」

「打」字出口，人已疾身踏洪門進招，右掌就往謝雲岳胸前擊到。

謝雲岳一聽來人報名九尾鵰艾化，正是李大明說起的湘東三惡，卽知是弘一賊禿來了。

一見艾化向中宮進招，不由暗怒，若不稍爲懲治此人一下，看他往後還會目中無人，輕笑一聲，不閃不避，待艾化掌到，疾伸右手，宛若電光石火，扣住艾化脈門，一抖，一抛，艾化人已甩翻五丈開外，仰在地上，捧着右臂雙目只是怔着。

謝雲岳緩步上前，嘴上說着：「艾大爺，你怎麼了？」

艾化被他扣緊脈門，只覺半臂酸疼難挨，心知不妙，却被一抖一甩，整個身形竟被丟翻出去，已是摔得發昏，驚懼不止，暗想，自己眞背時，連一個不見經傳的少年，一招不到，便自不敵，傳出去，湘東三惡還有什麼顏面在江湖立足，此刻又聽謝雲岳出言譏笑，一個「鯉魚打挺」立了起來，高聲喝罵：「小子，艾大爺跟你拚了。」兩手一招，將背上揷着兩柄赤銅點穴鐝抽在手中，身形一個箭步搶出，點穴鐝一上一下直往謝雲岳「幽門」，「氣海」兩處重穴點到。

謝雲岳輕笑連聲左足一點，身形斜閃，右手向前一掠，艾化只覺眼前一花，兩手虎口微痳，手中不由自主地一鬆，兩柄點穴鐝已然被謝雲岳輕輕奪去，不由大驚失色，正想縱出，謝雲岳左掌一招，已然點中「中府」穴，「哎喲」一聲，便自翻到塵埃，只見謝雲岳微笑向自己道：「艾大爺，少在我面前獻醜，憑你這兩下子，回去重練個十年八年也是枉然，你被我點中穴道已然廢除全身武功，三年之內，還不能動武，否則準死不活，我看這兩柄撈什子留着也無用，不如我代你毀了吧！」說着，兩手輕輕一圈，粗可二寸的赤銅點穴鐝，被他圈成雙環，隨手一撩，抛在水田中，又說：「艾化，你來南昌有何急事，莫非那弘一賊禿已來，命你去到振泰鏢局約門，如是這樣，也用不着你這樣急馳趕死。」

艾化被他點中「中府」穴後，已是四肢乏力，冷汗直淌，心中暗罵自己另有要事，何苦逞强，誤了弘一大師之事，回去準有苦頭吃，繼被對面少年一言點破自己任務，知是振泰夏侯老鬼約來能手，看此人身手之高甚爲驚人，弘一大師與同來兩位好手未必就討了好，遂低聲下氣道：「少俠，艾化正是弘一大師命去至振泰鏢局約夏侯鑫的，被人差遣，無知冒犯，望少俠高抬貴手把艾化穴道解去，從今以後，收手改過，不再犯惡。」說罷雙目露出乞憐眼光。

謝雲岳聽說，心想此賊如何這樣沒有骨氣，顯得平時太以欺善怕惡，遂冷笑道：「姓艾的，以你自稱湘東三惡的匪號，可見平時卽是怙惡不悛，欺壓良善之徒，原諒你初犯在我手中，爲你點上重穴，已是萬分客氣，換在別人，早經戮殺，要想解穴，你死了這念頭吧，約門之事，自有我一份，你也不用去，把那拜帖給我，你自滾回賊禿那兒回報，說是我們準時必到便是。」

九尾鵰艾化見他不允解穴，自知報仇無望，伸手入懷掏出一張紅紙遞過，不由恨聲說道：「尊駕何人，請報個萬兒來，只要姓艾的不死，他年總有答報。」

謝雲岳怒叱道：「賊徒，憑你還能問我的名號，你準是想死。」說着，單掌一晃，艾化見了不禁嚇得亡魂皆冒，抱頭鼠竄而去，連那匹蒙古駿馬也不要了。

謝雲岳見他逃去，不由微微一笑，此賊端的虎頭蛇尾，怎麼連馬都不要了，便牽過那馬，翻身上鞍，揚騎奔回鏢局去，一路上暗暗尋思，怎麼此賊恁地稀鬆，尚敢自稱三惡，他怎知自己剛才出手已蘊涵「軒轅十八解」招數，那艾化有多大的道行，敢與這武林絕學相比。

他忽然在馬背上「啊」的輕叫一聲，不知可想起何事，轡頭一勒，那馬翻飛四蹄，登時放緩，原來他從艾化手中接過拜帖，卽揣入懷中，一直未看，回鏢局後見了衆人問起得帖經過，怎樣得以自圓其說，不禁在馬上楞住。

他伸手取出大紅紙帖，抽開一瞧，僅寥寥數語，大意謂明晨日出時在西山梅嶺峯頂候教，下欵川南大悲寺主持弘一及瀾滄雙煞大力鬼王朱百沛催命郞君龔慶拜啓，他暗道：「好啊，明晨定有一場龍爭虎門好看，瀾滄雙煞不知是何厲害人物，這朱百沛號稱大力鬼王，必對掌上功夫擅長，母親之死，受陰毒重手致死，不知道與這人有關係否，回去且聽聽他們的議論，問起拜帖上說艾化託轉，其他的隨機應付就是。」

他將那拜帖叠好揣在懷中，一抖韁繩，那馬又脚程放快往順化門疾馳而去，眞是人是玉樹馬如龍，路人不免駐足而觀，紛紛讚道：「不知道誰家兒郞，的是俊美不凡。」

回得鏢局後，翻身下騎，將馬交與鏢夥牽往用料，那鏢夥一雙眼睛睜得銅鈴樣大，心想：「看這西席先生不出，手無縛鷄之力，却能騎這追風神駿，眞是邪門，如被摔死那眞寃咧！」心裏這麼咕嚕着，嘴皮上可沒敢說出來，依然面帶春風，牽過馬匹料理去了。

謝雲岳輕咳一聲，一搖三擺，步履安詳，踱進大廳，老鏢頭正與兩儀劍客徐東平乾坤手雷嘯天，還有一不知名的矮小乾枯老頭等四人縱聲談笑，一見他進來，老鏢頭含笑立起向謝雲岳道：「謝先生，老朽與你引見一位奇人。」說時，用手指向老頭說：「這位是泰山一奇，矮伽藍崔戩，雖說是文武不同道，還得親近親近。」隨又將謝雲岳引過，謝雲岳抱拳連稱幸會不止。

矮伽藍一雙精光小眼不住打量這位少年，在謝雲岳未來之前，互相談起這位西席先生是個身懷絕學，蘊藏不露之人，是以如此張望着，却也沒有看出有何異樣，崔戩心想：「方才他們三人談起，自己曾誇下海口，一試就知，我何不試試。」便

大笑道：「聽夏侯兄說起，說謝先生良金美玉，豐采不羣，老朽就急欲瞻仰，此刻一見，果是人中龍鳳，老朽山野之人，愚魯不文，信如夏侯兄所說，我們還多得親近親近。」說罷，抱拳一拱，手底暗含兩成眞力推出。

謝雲岳見他抱拳，指端透勁，就知有此存心，忙道：「豈敢，崔老前輩謬獎了。」足下墊勁，搶出兩步，此一身形移動，同常人一般，並無異樣，取出紅紙帖遞在老鏢頭手中。

崔戩見他輕輕避開自己眞力，似是無意，但做得天衣無縫，恰到好處，心內暗讚道：「此子如此機靈，眞個還是少見呢。」

雷嘯天望着崔戩眨了眨眼，意思說不怕你老練，這回也碰上了吧。

夏侯老鏢頭接過拜帖一看，面色微變道：「雷老弟，果如你所言，弘一賊禿同來還有瀾滄雙煞，約我等明晨日出時在西山梅嶺相見，想這三人無一不是心狠手辣，此事相當棘手。」

雷嘯天一聲狂笑道：「老猴兒，怎的如此怕事，雙煞縱然武功絕世，雷某也要門一門。」

一向沉默寡言的兩儀劍客徐東平，這回發話了，說：「放眼當今之世，能够頡頏雙煞的高手，實在寥寥可數，風聞瀾滄雙煞昔年除敗在峨嵋派掌敎太玄眞人及追魂判謝文二次外，未嘗敗績過，我等明晨之行，雖未必落敗，也難有致勝把握，雷兄實不可輕視。」

謝雲岳聽徐東平說出其父名號，心中一動。

矮伽藍崔戩閑言甚是不服，一翻雙眼道：「哼，我老頭子廿年來未履川滇，不然那會容他猖狂至今，如今天假其便，我老頭子就將伸量伸量他。」

雷嘯天一看情形，知崔戩倔强好鬥，再說就要鬧僵，倏然地起身離座，笑道：「無論如何，我們明晨必去，廢話則甚，喂，謝老弟，我們下盤棋去。」說着，同謝雲岳別過他們三人，走出很遠，卽微聞兩儀劍客徐東平笑道：「那謝老師爲何與雷老弟這般熟絡呢，難道是眞如雷老弟所說。」

謝雲岳心中一動，偸瞥雷嘯天面色，見他好似未聞，神色依然，忽然雷嘯天問道：「謝老弟，這張拜帖湊巧送在你手中眞是怪事。」

謝雲岳暗罵道：「你這陰損鬼，老是與我過不去。」嘴上却回答：「小弟回來，離鏢局不遠處，卽有一人自稱艾化，把拜帖交在小弟手中，託小弟轉交，雷兄，可有什麼不對嗎？」

雷嘯天鼻子一動一掀，笑道：「哦，這樣嗎？」似信似不信。

兩人來在書房設局凝神落子，不料雷嘯天一着疑神，竟被吃去一大片，遂撥亂棋局大笑道：「賢弟落子有如神助，雷某荒疎太久，再着下去，便不成局了。」

謝雲岳爲之一笑，雷嘯天忽幽幽輕嘆了一聲道：「賢弟，你休瞞我，觀方才賢弟在大廳內，輕巧避開崔戩內家眞力，不落痕跡就將他那眞力卸之無形，此種身法近乎內家上乘潛踪迷影心法，賢弟，你寄身鏢局，莫非另有難言隱衷麼？」

謝雲岳微微一笑，望了雷嘯天一眼說道：「雷兄，你到是觀察入微，小弟之事，待過了明日後，一一告知，以後還得雷兄相助咧。」

雷嘯天大笑道：「從第一次見面，我卽疑賢弟身懷絕學，果不出我所料。」

謝雲岳笑道：「那兒來的絕學，小弟知道這麼些日來，雷兄設詞偵弟可算得費盡心機，自知所學較之雷兄等相差太遠，與其獻醜，不如藏拙，只是小弟負有血海深仇，牽涉仇家過多，萬一打草驚蛇，心機白費，小弟也得抱憾終天了！」

乾坤手雷嘯天正色道：「雷某對江湖正邪各派人物，瞭若指掌，於賢弟復仇之事不無小助，你若有困惑之處，雷某大小總可替你拿個主意，賢弟，你知道雷某是個直爽心急的人，那裏等得過了明天，賢弟，你就說出來，雷某永不向人洩露就是了。」

謝雲岳聽他說得如此誠懇且如此猴急，不禁笑道：「既是如此，我們不如去松鶴園點上兩三個菜，作竟夕之談吧！」

雷嘯天猛拍大腿，笑道：「好，這就去，雷某作東。」

兩人走出鏢局，進得松鶴園去，那店夥見是鏢局熟人，趕緊陪笑引至雅廳落座，這時依舊春寒料峭，厚重的棉門帘尚未撤去，室內溫暖異常，雷嘯天叫了三斤花雕，及餡兒餅拾個，紅燒甲魚，干絲肉圓湯，油炆鷄幾味菜。

雷嘯天執壺爲謝雲岳滿斟了一杯，再與自己斟了，擎杯微笑道：「老弟，雷嘯天能認識你這朋友，是我生平最快意之事，究竟老弟與我誼叔追魂判謝文有否淵源，能見告麼？」

謝雲岳雙目一紅，慨然道：「謝雲岳就是謝文後人。」

雷嘯天跳起，把着謝雲岳雙肩，驚喜道：「皇天有眼，果不出雷某所料，以我謝誼叔一身絕學，怎會被宵小之輩輕易加害，老弟，謝誼叔現在何處？」

謝雲岳搖首嘆息道：「先父兩年前亡故了。」

雷嘯天長嘆一聲，神情黯然道：「謝誼叔天不假年，一朝千古，眞是世事一場春夢，令人慨嘆，賢弟此次是否奉遺命尋訪仇家？」

謝雲岳沉着聲音說道：「小弟就是爲着此事煩心，本想在鏢局中混一年半載，把武林中各門各派中人物，摸個淸楚，再從中查探何人與先父結下仇隙，然後登門逐個問罪，近日尋思，覺此策有點不着邊際，費時太久，又孤掌難鳴，徬徨終日，無一是處，究竟如何是好，雷兄可否示一良策。」

雷嘯天眨了眨眼笑道：「賢弟，你寄身鏢局，不是善策，還需闖蕩江湖，名聲一振，還怕沒人找上來，如你有所忌諱，那麼把出身來歷均用謊言搪塞，令人無從懷疑你是謝文後人，那就好辦了，只是謝誼叔獨門武功別人不會，你一顯露就知你不是他後人，就是他門下，甚是可慮。」

謝雲岳忽笑道：「那倒不容憂慮，先父獨門武功雖高，尚難及我恩師一半，小弟決不露先父所授就是。」（未完）

精選武俠奇情長篇

天龍爪

王復古・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禍水三姬爲呼啦法王制服，正欲予以凌辱之際，藍繼烈突然來到，呼啦誠恐牯老也已循踪追來，乃命鐵木落備車挾美而逃。葛品揚本擬往追踪，但担心藍繼烈身困重圍，乃急現身，共殲番禿，解圍後，葛品揚與藍繼烈相繼追踪，但已失呼啦踪跡，此時，牯老與龍門師徒，龍女，令鳳等也相繼來到，據牯老分析呼啦狡性，絕不可能逃返西域，後據藍繼烈來告，白髮魔女已知呼啦進襲天龍堡，彼已追將下去，藍繼烈要各人立即追踪，牯老以藍繼烈性躁急，有意折其銳，乃特意留難，龍女等忙跪求說項——

天龍驚噩夢 令鳳走天涯

「龍女」只好拭淚起身。趙冠與三鷹也站起身來。「牯老」徐徐地道：「繼烈，並非老夫跟你過不去，現在，面臨大刦，正是考驗你們這一代的時候，老夫去日不遠，你爹亦垂垂老矣，英雄歲月最怕白頭，老夫不得不教訓你……」

怪！此老剛才怒若雷霆。這時，却語氣沉重，透出悲涼，使人屏息，心動。

藍繼烈啞聲道：「繼烈聽着！」

「牯老」沉聲道：「你抬起頭來！」

藍繼烈應聲仰面，目中孕淚，極力張大眼睛，不讓淚水掉下。

「龍女」一低螓首，陪着流淚。

「牯老」慈祥地伸出右手，按在藍繼烈鐵肩上，緩緩地道：「孩子，未來武林幾十年的道義，需要你們這一代承担，任重道遠，就必須有苦心孤詣的精神，高瞻遠矚的胸襟，謀定後動才足以成大事。」

頓了一下，道：「你，生長化外，受環境影響，雖未入魔，心性暴躁，如任性孤行，小則走入岐途，大則害人害己，皆因少讀書……多讀書才能變化氣質，你爹親，能享盛名，爲武林共仰，並非全靠他的武功，尚有才智與德望，必須智勇兼備，才能使人信服，你，將是下一代的『天龍堡主』，應當珍視家聲，即不能雛鳳清于老鳳聲，也要不負你爹一世威名，立意表率羣倫，爲人楷範，以你一身武學，在小一輩中已足稱傑出，最重要一點，務必在才與德二方面下功夫，放下驕狂之氣，學會謙卑對人，懂了麼？」

此老語重心長，使大家默然體會——一個老輩對小輩的期望，是何等眞摯？做人太難，做有名的人的後代更是不易，必須以兢兢業業，如臨如履的心情。

藍繼烈啞聲道：「繼烈聽着——」

一陣愧悔，一陣難受，一陣感動，使他眼淚奪眶而出。

「牯老」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很感慨，很蒼凉。伸出手，慈祥地：「孩子，站起來，頂天立地，能受一時委屈的人，才能出人頭地。」

藍繼烈應聲起立，道：「謝過您老教誨。」

垂手肅立。使大家在感覺上，他，好



像突然判若兩人。

因爲，他那慓悍的氣質一斂，躁急的心性一收，當然像脫胎換骨一樣。

聞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人，都有是非善惡之心，懂得好，歹、邪、正，惡性再重大的人，也有天良發現，恢復人性之時，何況，藍繼烈本性不壞，一受訓導啓示，有所自惕，也就不以爲辱。

葛品揚更有深刻體會，他想到，張良納履圯橋才得黃石眞傳，韓信受胯下之辱，才得封侯拜將，此皆能忍辱始能負重之例。

「牯老」沉聲道：「現在，該決定大策了，不止於對付『呼啦』，消弭大刦，還要由『呼啦』身上，弄清楚昔年一段舊案呢。」

「舊案」！只有葛品揚與「龍門」師徒瞭解得最深切……當然是「斷腸花」的那段事。

藍繼烈切身之事當然也反應得最快。

「牯老」眯着眼，看着「令鳳」道：「我老人家願再聽聽妳的意見，先說當前對付『呼啦』的辦法。」

她想了一下，道：「婢子拙見，也只能舉其大概，而無萬全之策。」

「牯老」嗯一聲道：「說！」

她道：「兵法有云：『主動被動，在於明暗之勢，得其勢，則勝劵在握。以暗攻明，勝算在我，以明攻暗，勝之算在彼，以暗攻暗，莫知其勝，以明攻明，莫知其負。所以……」

「牯老」點頭道：「妳的意思，是說我們這次應採『以暗攻明』？」

她道：「他們的目標很『明顯』，不論指向何處，不難一見即知。」

葛品揚忍不住道：「別忘了，『呼啦』十分狡猾，他們也會改容，化裝。」

「龍女」道：「改來改去，還不是野和尚。」

「牯老」咳了一聲：「這是另外一回事，黃丫頭，再說下去！」

「令鳳」應道：「魏禧說過：『出奇之道，貴能分合；勝敵之方，貴能圍殲。』婢子雖有這個構想，却難以說出具體辦法，要請您老人家指示了。」

「龍女」噢了一聲：「我眞聽不懂了，什麼魏禧的？分合？圍……」

葛品揚忙低聲道：「魏禧是名將，說的是兵法心訣。」

「龍女」只好住口。

「牯老」背着手，踱來踱去，口中叨念着「分合」、「圍殲」，猛然一頓脚，唔了一聲：「有了，就這麼辦！……」

一面取下烟管，慢條斯理地又裝起烟絲。

怎麼辦呢？

大家都屏氣等待吩咐。

「牯老」兩個指頭一擦，一按，鼻中就裊裊出烟。

「龍女」好奇地輕「呀」了一聲。

「牯老」旱烟管一指「令鳳」，道：「妳帶了信鴿沒有？」

她一怔道：「信鴿在鷹士們身邊，他們在城裏（洛陽）待命，隨時可聯絡。」

「牯老」吸了一口烟，道：「聽着，第一點：要樂老花子火速傳令各地分舵，注意番禿們行踪，要飯的別的不濟，人多，腿快，通風報信要靠他們。第二點：要首鳳以下，連夜趕來聽令，快辦！」

「令鳳」恭聲應着：「是。」

正容轉向「青鷹」一頷首，道：「速去照辦！」

「青鷹」應聲向洛陽城飛掠而去。

「龍女」突然憂慮地道：「老爺子，幫裏很空虛……」

「牯老」哼了一聲：「鳳丫頭別嚕嗦，『王屋』機關密佈，妳爹和娘安全無慮，妳爹一復原，也會參與西征！……」

「龍女」惑然道：「西征！」

「牯老」點頭沉聲道：「西征就是西征！」

大家都有點莫明其妙，如非此老「語無倫次」，顚三倒四，就是另有玄機，不可測度。

「龍門棋士」忍不住道：「您老高見是否……」

「牯老」咳了一聲，瞪着眼道：「怎麼你也越老越糊塗了？」

糊塗？恐怕是「夫子自道」吧？剛才還明明這樣，那樣，煞有介事，並向「令鳳」不恥下問。

一下子，又牛頭變馬嘴，扯到「西征」去了。

可是，誰也不便再自討沒趣……只有默然等待下文……也即等此老發號施令。

「牯老」敲落烟灰，道：「這是由黃丫頭剛才的幾句話，使我老人家觸動靈感，腦筋突然轉過來了，也即是說，據正確推斷，『呼啦』本人一定遁回老巢去！」

根據什麼理由呢？

連「令鳳」有點不解，在低頭思索。

「牯老」一捅烟管，道：「道理很簡單，『呼啦』先向南遁，目標好像是指向『天龍堡』，可是，既被白髮老婆子發覺而追截，以『呼啦』的狡詐性格，加上又帶着『禍水三姬』，必然臨時變卦也卽黃丫頭所說的『分』『合』……」

「令鳳」目中一亮，「呀」了一聲：「婢子有點明白了，您老是說『呼啦』如中途變卦，爲了擺脫白髮姥姥，又爲了『分散』目標，一定會命手下分爲數路，而他自己則因顧忌您老，會匆促回竄，逃返老巢，是嗎？」

「牯老」哼一聲：「不錯，據老夫分析，十九如此，確該實行『圍殲』了。」

葛品揚忍不住道：「他們既會分兵，那些番僧個個不弱，我們也應該……」

「牯老」哈哈一笑：「你小子還是不放心『天龍堡』！說得也對，那麼，就派你和繼烈鳳丫頭三人連夜趕回馳援，就此動身，記住！不管『天龍堡』如何，你們三個回堡一趟後，立卽轉而西向，另有差遣，出關後，自有人與你等聯絡！去！」

藍繼烈和「龍女」都巴不得有這一聲，行禮招呼後，立卽動身。

葛品揚心中雖然很急，但知「牯老」必有深算，隱約中，好像有所暗示……包括讓藍繼烈「回家」看看，及與「妹妹」多多接近，才會這樣安排……也有追上「白髮魔母」一行，以便互相會合之意。

行出十散步，只聽「牯老」在一迭連聲的吩咐着：「你去『少林』一趟，順便通知『百了』一聲……」

「小子，你去『黃山』一行。」

「丫頭，妳到『終南』去，最好不要把『弄月』老兒的事告訴白丫頭（指凌波仙子白素華）……」

「古老兒，你親自去趟『武當』，我老人家在『潼關』擺好棋局等你！」

又聽「小聖手」嘿一聲：「您老大可高坐臨潼，一面喝酒，一面打譜！……」

葛品揚暗暗一笑，眼見人都四散，忙也加緊脚步，趕上已經遠去一箭之外的藍繼烈與「龍女」向南疾進——

× ×

曙色曦微中，官道上已經漸有早行人，車轔轔，馬簫簫。

葛品揚等三人不得不放緩脚步，趕早市，買了三匹健馬，代步啓程。

在葛品揚沿途與「丐幫」弟子連絡下，一連三天，竟未得到「呼啦」等一行及「白髮魔母」等的消息。

葛品揚立時感覺兆頭不對，很反常。

依理推斷——以「丐幫」消息之靈通，傳訊之快，不論「呼啦」與「白髮魔母」兩方是否已經交手或在那裏經過，一定逃不過「丐幫」耳目。

既然毫無消息，必是走岔了路，南轅北轍……雖然同是向南，而竟道不同，或者「呼啦」等早已經過易容化裝。

藍繼烈沒有什麼「着急表示」，大約他已「受敎」啦。

「龍女」可急在心內，形之詞色。

葛品揚只好這樣措詞了：「不論他們坐車，坐船，逃不過『丐幫』耳目的，總會有發現，看來，我們是『回家』去玩兒啦。」

「龍女」聽了這話，總算畧安。

三人渡過「伊川」、「臨汝」、「寶豐」，爲了搶先趕到「武功山」，專抄捷徑，第四天的黃昏，抵達豫，鄂邊界的「平靖關」。

這兒，是所謂「三關鼎足」之一足。

因爲「平靖關」北面是「九里關」。

它的南面還有「武勝關」。

葛品揚因早上經過「桐柏」時，當地「丐幫」弟子也只表示已經收到「洛陽」發下的緊急通知，却沒有什麼發現，便懷疑一定有了變化。

三人經過日夜奔馳，葛品揚主張在此歇憩一宵，順便換馬。

他是體恤「龍女」之疲勞，女孩子體力有限，何況身心交疲。

又知藍繼烈身受內傷，尚未完全復原，只爲個性太强，又是馳援老家大事，沒有顯露出來，越是這樣，越是可慮，才如此提議。

「龍女」先就嚷了起來道：「那怎麼行？……」

藍繼烈道：「我們不能躭擱時間！」

葛品揚只好道：「那麼我們打了晚尖再……說。」

三人進了一間「大昌棧」。

葛品揚吩咐伙計代換牲口，給了一隻元寶，另賞了一錠碎銀。

「龍女」雖然換了男裝，又經葛品揚給她易了容，成了一個面色黝黑的小伙子，可是開口說話，仍是嬌細女音，所以她一進門。立時就有人注意上了。

藍繼烈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入座便低頭吃喝。

葛品揚的心事最多，除了忖度「呼啦」等可能的變化外，尤其使他担心的，還是「五大門派」的可能遭遇。

「少林」，「百了禪師」以下，高手不少，以它立派悠久的聲威，門下弟子之衆，或許可保安然無事。

「武當」，自「三子」毀在「五鳳幫」之後，「謝塵」道長雖說「一元指」傷已告復原，實力仍不及「少林」，如遭番僧突襲，可能不有所損折。

「黃山」白石先生人少力薄，最是堪慮。

至於「王屋派」，「八指駝叟」師徒可能尚在「天龍堡」，「斗老宮」既付一炬，又密邇「五鳳幫」，「呼啦」大約不會也不敢侵犯。

最最使他提心吊胆的是「終南」了。

嫻淑多情的白素華，「先天太極玄功」已練成，溫柔如水的巫雲絹大約早已回「一品宮」了，她們會預防到突襲麼？假定番僧們入侵，後果實在不堪想像！

因爲她們都是女流，而番僧……他不敢再想下去，他希望任何事都不會發生，但無形的壓力，却始終使他心情沉重，人，都難免有點私心的。

他本想出去走走，找當地「丐幫」弟子問問，又想到他一離開，「龍女」必然跟着，而「平靖關」只是一個關卡，「丐幫」沒有分舵，於是也就作罷了。

目光一轉間，「龍女」正瞅着他哩。

同時，還轉動着筷子……唔，這丫頭搗什麼鬼？

他漫不在意的抓起酒壺，給藍繼烈和「龍女」分別斟了酒，眼角餘光，已飛快地掃了週遭一眼。

注意力着重「龍女」筷子轉動方向。

咦！竟是「醉奴」！面如蝦公，很岔眼，難怪引得「龍女」注意了。

另外，還有二個漢子與「醉奴」坐在一個座頭上。

因爲一個是背向這邊，另一個側身而坐，似乎陌生，葛品揚雖一下子弄不清是誰，但知既然和「醉奴」在一起，十分是「四方敎」中人。

既然和「醉奴」同起同坐的，也不會是什麼高明角色，兩粒胡椒，廝不倒人。

只是，他們爲何會來到這裏？

「醉魔」曾在丐幫洛陽分舵與「三煞」中的「鎖喉絕手」吳良，拚得兩敗俱傷，難道「醉奴」是爲乃師求藥而來？或者是……

只見「醉奴」已快成醉貓了。

突然，翻着眼，咕嚕了幾句，虎地站了起來，搖晃着，往外走。

兩個同伴也站起身來，一個丟下一錠銀子，相率大步走出。

三人匆匆扳鞍上馬。

葛品揚反而楞住了。

他不認識那兩個漢子，那兩個漢子也似乎根本沒有注意他，只聽一陣蹄聲響，三騎已經向南馳去。

馬上跟下去？或加以阻截盤詰？

葛品揚剛站起身子，「龍女」向他投來詢問的眼光。

他低聲告訴一句，說道：「我們追下去！……」

一旋身間，却瞥見一個中年叫化，正在門外目光亂轉。

葛品揚見對方是「二結」身份，不禁一怔……「二結」的丐幫弟子親自出來，可見不平常。

忙忙走上去，一打手式，對方立時面現喜色，掉頭轉向左面小巷。

葛品揚會意，隨後跟去。

「二結」丐目匆匆行過禮，道：「在下『信陽支舵』丁一方……」

葛品揚笑道：「原來是丁舵主，多多辛苦了。」

丁一方肅聲道：「剛接本幫『棗陽支舵』急訊，昨夜便發現對方可疑行踪……一路指向『武當』，一路向南！」

葛品揚心神一緊，沉聲說道：「兩路……人數如何？」

丁一方道：「據敝支舵弟子報稱，據指向『武當』的是七人，向南方的却有九人之衆，爲首的戴着黃色面罩……」

葛品揚雙目一亮，不禁脫口道：「冷必威？」

丁一方道：「正是，因有人參與過他與『五鳳幫』什麼黃衣首婢的文定大禮，故認識他。」

葛品揚心中一陣刺痛，丁一方又道：「在下所知者僅止如此，他們去向，尚未獲得續報，請葛少俠卓裁，一路可能隨時有本幫兄弟與少俠連絡。」

葛品揚回過神來，道：「謝謝丁兄關照，容後致意。」

丁一方連稱道：「不敢理所應當。」

拱手別去。

葛品揚心中好生作難……

敵踪既有眉目，「武當」岌岌可危。

「黃鷹」冷必威居然不避耳目，公然現身，這……

是先援「武當」？抑是卽刻趕回「武功山」？權衡之下，「武當」方面固然義不容辭，但「牯老」既有安排，「天龍堡」又干係師門，更是重要，何況「龍女」與藍繼烈也決不肯中途先援「武當」的，一頓脚，猛聽「龍女」柔聲問道：「怎麼樣？」

原來，她已經走了過來。藍繼烈也佇立店門外，伙計已換好牲口，控轡而待。

葛品揚一舉手：「我們比較一下騎術吧。」他這麼故作輕鬆，也不過是免「龍女」懸心着急而已。

× ×

「武功山」。朝陽一抹，照映在「天龍堡」堡樓頂上。

堡門緊閉。如在平時，一到辰時，堡門早開。近半年來，却成門雖設而常關。

武林人物，都已知道「天龍堡」與「五鳳幫」間的恩恩怨怨，藍公烈既已離堡北上，誰還願來嘗「主人外出」的謝客味道？

因此，「天龍堡」已由昔日的車馬如龍，高朋滿座，形成繁華去後，一片冷落了。

這天，急驟的蹄聲，劃破了清晨的岑寂。

—共九匹健馬，直馳堡前。

當頭一騎上，正是黃鷹冷必威。

隨後八騎，是八個一式黃巾包頭，黃色勁裝的「鷹士」想必是「黃鷹」的屬下了？堡中當然已經聞聲驚動了。

在「堡樓」輪值的，是「天龍八將」中的「二將」和「八將」。

由於「首將」上次傳信巫山，沒有回堡，其他五將又被「龍門棋士」派往「少林」等方面傳信，要各派分別挑除境中附近「四方敎」分支單位，迄未返回，「二將」和「八將」就負起了全堡巡察責任。

當「黃鷹」冷必威等一行抵達時，「二將」居高臨下，早已看出「五鳳幫」的人馬。

「二將」和「八將」因堡主人「天龍堡主」已經北上，與「五鳳幫」間的結果如何？尚不清楚，當然以敵人看待，立時傳令堡衆，一面作緊急應變準備，一面由「二將」揚聲發話：「來人可是『五鳳幫』黃鷹主？」

「黃鷹」冷必威勒住絲韁，大聲道：「正是！」

「二將」沉聲道：「黃鷹主率衆駕臨敝堡有何使命？」

他以爲必是前「堡主夫人」……「五鳳帮」的「太上」帮主差遣而來，所以開門見山，查問來意，以便分清敵友，更關心堡主的消息。

「黃鷹」揚聲道：「本座奉敝帮『太上』之命，有急事面見『黑白夫人』，請卽通報。」

「二將」噢了一聲：「如此……請閣

下稍待。」又轉頭大聲吩咐：「八弟速即通報二位夫人，轉達黃鷹主之來意。」

一面丟眼色，「八將」當然省得。

「二將」又目注堡外，但見那八個黃衣「鷹士」正在低聲咕嚕，却一句不懂。心中不由起疑，迅忖道：「這些『鷹士』，爲何在他們『鷹主』身邊，如此隨便！」

因他不淸楚番僧入寇的消息，當然未疑心到番僧身上。

「黃鷹」意似不耐，催馬上前，面紗輕晃，掠目四望。

「二將」心中一動，他雖不知「黃鷹」底細，對他白天也戴着面紗，未免好奇，既爲「五鷹」之首，身手當然可觀，於是無話找話，揚聲問道：「貴帮『太上』可好？」

「黃鷹」一震，顯然猝起感觸……他從小由「冷面仙子」撫養，調教，未嘗不知恩大如天，只爲一念不釋，挺而走險，爲了報復葛品揚，遷怒「天龍堡」，滿懷惡念而來，做賊本就心虛，深沉也自多疑，一恐堡中有備，二恐後有追兵，所以失神，隨口應道：「托福！」

「二將」聽出口氣冷漠，毫無感情，便知此人不好應付，又問：「敝堡主有無拜訪貴帮？」

這，本不應當出口的，「二將」還是問了。

「黃鷹」點頭說道：「貴堡主現在敝帮。」

「二將」既驚，亦喜。

驚的是「天龍堡主」已上「王屋」，十九干戈難免，既在「五鳳帮」，眞實情況怎樣？

喜的是堡主總算有了消息。

剛要砌詞探問，猛聽一個黃衣「鷹士」向「黃鷹」低叱了幾句。

「黃鷹」一仰面，沉聲道：「二位夫人在堡中麼？」

這一問，太沒由來，也有失禮貌。

「二將」當然不瞭解「黃鷹」心情焦急，已沉不住氣。

因同行的番僧早就主張硬闖，一到卽動手殺人放火。

「藍鷹」因一則不知堡中虛實，二則想以計誘「黑白雙嬌」，兵不血刄，作爲挾制工具，三則怵於動手後的後果，他城府深沉，準備不到非動手時不動手。何況連日兼程趕來，抵達「武功山」時已經天明，動手也有顧慮。

這一躭延，番僧們就不耐煩了，加以催促。

「黃鷹」知道自己現在仍是俎上之肉，寄人籬下，不敢觸怒番僧。

所以，他也捺不住了。

堡樓中的「二將」剛起怒意，「八將」匆匆奔回，揚聲道：「黃鷹主，敝堡二位夫人有話請教。」

香風到，果然是「黑白雙嬌」上了堡樓。

「黑夫人」章曼華叫了一聲：「黃鷹主！」

「黃鷹」冷必威只好飄身下馬，向堡樓拱拱手道：「本座奉令前來拜候二位夫人。」

「黑夫人」道：「貴『太上』有何吩咐？」

「黃鷹」揚聲道：「請二位夫人同往『王屋』一行，『天龍堡主』刻下亦在本帮！」

「黑夫人」向「白夫人」投去詢問的眼光。

「白夫人」低聲道：「堡主北上時，曾吩咐過，我們只須督管『堡內』的事，不得過問『外事』，目下情況不明，還是愼重的好。」

「黑夫人」於是向堡外道：「知道了，請黃鷹主回報貴『太上』，我們摒擋一下堡內的事，尅日北上聽命。」

「白夫人」接口道：「請代致候貴『太上』藍堡主有無甚麼話要托轉交代？」

「黃鷹」原以爲「黑白雙嬌」好矇弄的，上次在「王屋」曾見她倆向「冷面仙子」唯命是從的表現，認定她倆一聽「太上」有請，必然大開堡門，客氣招待。

不料，完全出乎預料之外，連請入堡中欵待的禮數，也吝於一盡，不由心中發狠，迅忖道：「軟的不行，看來非硬上不可！」

身後八個番僧自一聽「黑夫人」開口，就直向堡樓瞪眼死看，那份德性，使人噁心。

所謂江山好改，本性難移，番僧的習性大都如此。

不但使「黑白雙嬌」立時加深警惕，芳心大恚，「二將」和「八將」更是怒由心起，恨不得挖掉了這些「鷹士」賊眼。

「黃鷹」剛陰沉地笑了一聲：「好，那麼我們告辭了。想不到鼎鼎有名的『天龍堡』，竟連白天也緊閉大門，眞是可笑，禮貌也太周到了……」

八個番僧却忍不住了，爲首的一個怪笑一聲：「小子！眞沒用！早聽佛爺的話多好？……」

話聲中，好像八隻巨鷹，齊向堡樓飛撲。

「黃鷹」一拍馬股，馬兒負痛，驚嘶狂奔，其他牲口受驚，掉頭飛竄，這是「黃鷹」因牲口太近堡門，恐爲堡衆所傷，而牲口是白天所必須，故先把牠們驚散。

人已一聲不響，翻身掠上堡樓。

堡中猝然驚變，「二將」一聲怒叱，埋伏在堡樓箭道中的堡衆紛紛現身，勁矢齊發。

「天龍堡」享有赫赫之名，除了藍公烈的威望外，强將手下無弱兵，堡中不乏好手，訓練有素，驚而不亂。

可是，强弩勁矢，阻擋不了一身橫練，武功詭異的番僧，在番僧鐵掌輕揮之下怒箭紛紛四散。

「二將」疾喝：「二位夫人且退，此間有我和八弟應付……」

喝聲未落，已和「八將」向番僧出手截擊。

番僧一發凶性，猛不可當，八人聯手一擊之下，「二將」和「八將」就被震得鮮血狂噴，仆身堡樓。

「黑白夫人」同聲淸叱，翻掌應敵。

堡衆一見形勢危急，紛紛搶出衛主。

八個番僧，幾乎同時集中撲向二位夫人。

堡中人數再多，也當者披靡，濺血橫屍，但仍是前仆後繼。

混亂間，猛聽「黃鷹」喝道：「天龍武學，不過如此，二位夫人，請速束手，免多殺傷！」

手起處，就是「天龍爪」，把兩個堡衆傷在當場。

堡衆駭呼聲中，又有十數人折在八個番僧掌下。

「黑白夫人」正要拚死出手，「黃鷹」大叫：「拿活的！」

爲首的番僧怪笑道：「美人兒當然要活的，給佛爺乖乖躺下……」

人已向「白夫人」柳文姬撲到。

就在這時——一聲大吼，如打焦雷：「氣煞老夫！水雲老兒，快點！」

話聲中，狂飈捲到，勁氣四溢。硬生生把爲首番僧逼得中途翻落。

兩條人影半空廻翔，一同墮地。

震落番僧的是「八指駝叟」聶克威。另一個灰袍灰髯，手托旱烟筒的老者，正是太湖「水雲叟」。

奇怪！二老好像是由堡外趕回，剛好抵達。

跟着現身的是「鐵算盤」陳平與「大力金剛」胡九齡。

「八指駝叟」神威凛凛，「水雲叟」擧止從容，陳、胡二人怒目橫眉，頓使八個番僧爲之一挫。

堡衆見大援已到，精神陡振，又自緊迫圍上。

「水雲叟」向「黑白夫人」低聲道：「二位嫂夫人請退，這裏有老夫聶老兒料理。」

「黑白夫人」知是關切好意，由於身爲主人，却不便就此撤身。

「八指駝叟」轉向衆敵，吼道：「藍老兒把看家重担託付給老夫，有種的，衝着老夫來。」

「黃鷹」忙招呼番僧們，道：「這老頭子就是『王屋派』『八指駝叟』……」

他大約不認識「水雲叟」，故未提及，沉聲道：「各位小心了！」

人已盯定「駝叟」，凝聚「一元指」力——

「八指駝叟」吼了一聲，道：「原來是你這個小子？哼哼，以『一元指』傷了武當……」

「黃鷹」嘿了一聲：「不錯，正是本座，該輪到你這老匹夫嚐一下了……」

一元指一發！

堡衆爲之失色駭呼！

「八指駝叟」大怒，翻腕，側身，探掌，幾乎同時動作。

「黑白夫人」同時疾閃身形，嬌呼：「聶老小心！」

裂帛響處——

「黃鷹」身形一窒，連退三步。

「一元指」力打空，他自己左肩反被「八指駝叟」連衣抓裂，赫然三個血紅如桃花的指痕。

「三指禪」！這是「八指駝叟」右手失去二指後，苦心練成的絕藝。

發無不中，若抓中經脈穴，能破掉眞氣。

「黃鷹」應變得不謂不快，雖然避過正面力道，仍是被餘勢抓中。

「黃鷹」怒極，他，自從一指毀傷武當「謝塵道長」後，沾沾自負，以爲當今「五大門派」的掌門人也不過如此易與，有心在「天龍堡」炫露一下，也好讓那些番僧刮目相看。

不料，反而吃癟！

「八指駝叟」出名性烈如火，一發怒，比「天龍老人」藍公烈還要火爆嚇人。

「五鳳帮」所加給他師徒的，一把火，「斗老宮」全燬，使他有家歸不得，愛徒「小旋風」喬龍之死，幾乎使他要找藍公烈拚命，毀去多年友情，「謝塵」道長之傷，使他對「黃鷹」冷必威有深刻惡感，現在，「黃鷹」率人來犯「天龍堡」，且敢對他動手，無一不使此老不殺機狂湧，故才不惜以看家殺手，冒以老凌小之譏，存心立斃「黃鷹」於掌下。

「黃鷹」一聲不響，面紗一晃，又閃電出指。

「八指駝叟」鬚眉皆戟，怒眼圓睜，怒哼：「小子敢爾！」

左掌一翻，右手三指又復抓出。

「藍鷹」由於已吃過苦頭，本能地戒備，閃避極快，雙方同時落空。

「黃鷹」叫道：「各位大師，還不快上，更待何時？」

八個番僧聞言同聲怪笑，一起齊動，各出雙掌，十六道車輪般的狂飈捲處，堡衆非死卽傷。

「水雲叟」向「黑白夫人」沉聲正色道：「二位……請退！」

「黑白夫人」蹙眉相視。

「白夫人」凝聲道：「多謝伯伯盛意，今日之事，卽使玉石俱焚，愚姊妹也不能弱了堡主威望。」

「水雲叟」激聲道：「正是要二位嫂夫人爲公烈兄一生令名珍重，還要老朽多說麼？」

她倆怵然一怔，同聲道：「那麼多勞伯伯了。」

同時撤身退去。

「水雲叟」水袖一展，脚下行雲流水，旱烟筒往腰間一挿，雙袖齊揮，「流雲三叠袖」，勁風如刀，呼嘯而出。

一面喝道：「汝等退下！」

八個番僧在堡衆重重圍困之下，如虎入羊羣，正殺得性起，「水雲叟」一到，立卽分出二人向他攻來。

爲首的番僧凶睛一眨間，大吼：「美人兒那裏去了——」

當先向內院撲去。

另一邊「八指駝叟」一聲大吼：「拐來！」

「大力金剛」胡九齡立卽脫手飛出獅頭拐。

「八指駝叟」一拐入手，如虎添翼，一式盤打，風起數丈，順把冷必威逼出五丈之外。

又大吼一聲，揮拐橫截那向內院撲去的番僧。

「水雲叟」以一對二，被兩個番僧纏住，竟無法脫身。

另外五個番僧揮掌震退「陰陽算盤」陳平與「大力金剛」胡九齡，呼嘯着，一齊向內院撲去。冷必威一聲不響，也隨卽

跟入。

堡衆死亡過半，欲阻無力。

陳胡二人嘴角溢血，頓脚咬牙，正要追向內院——

猛聽蹄聲急驟，瞬即臨近堡門。

剛聽得一聲促聲嬌叱：「不好！他們先到了！……」

一條人影已由堡樓之上，日影曄曄如蒼鷹下攫。

尙未看清形貌，來人空中翻身，頭上脚下，半空蹬脚，脚尖至處，血光崩現！

夾擊「水雲叟」的兩個番僧中的一個連轉身都來不及，像滾冬瓜，滾出丈許之外。

整個腦袋，成了稀爛。

嗚——地破風聲疾，來人身剛落地，右臂一圈，又連吐三掌。

另一個番僧驚魂失神，狂吼連聲，蹬蹬退出數步，噴出大口鮮血。

來人一聲不響，駢指一點，番僧應指倒地。

瞇眼間，連了二僧，眞所謂「舉手投足」之間，乾淨俐落。

「水雲叟」訝然注目，說不出話來。

陳，胡二人喜出望外，驚出意外，上前拱手道：「尊駕是……」

他倆當然不認識藍繼烈。却聽嬌呼接口道：「是我哥哥……」

一條人影，由堡樓上飄進堡來。

來的當然是「龍女」，由於她是男裝，使陳，胡等人爲之一怔，「龍女」急聲道：「我是家鳳呀！怎麼……死了這多人，還不趕快！……」

不及說完，向內院彈身掠去。藍繼烈身如旋風，反而搶到她的前面。

陳、胡二人回過神來，「呀」了一聲：「是她！」

「水雲叟」沉聲道：「等下再說！」人已掉頭轉向，向後院疾掠。

陳、胡二人本是訝異「龍女」怎會有哥哥？不知如何措詞，猛然想到現在是什麼時候？忙也向內院掠去。

這時，整個「天龍堡」中一片混亂。

六個番僧，尙不知二個同伴已死，他們幾乎一致目標，是在找「黑白雙嬌」。更忘不了見人就殺。

穿堂入戶，不見「雙嬌」踪跡，却被「八指駝叟」等人拚死纏住。

爲首番僧，立時分出二人對付「駝叟」，其他四個，分爲四路窮搜。

在內院深處，「黑白夫人」十分鎮靜而從容地取出毒鼠用的「信石」，含入舌底，準備萬一不免時，吞下以全清白。

突然一聲冷笑道：「給本座躺下！」

猝然間，她倆剛要應變，無如來人是先出手再開口，措手不及下，雙雙被點了暈穴。

黃影一閃，閃電似的竄入一人，一手一個，挾住「雙嬌」，騰身而出，上了屋頂。

外院中，「八指駝叟」正被兩個番僧困住，空自急怒，狂吼聲中，獅頭拐被一個番僧抓住。

另一個番僧獰笑一聲，一揚巨靈之掌，擊向「八指駝叟」背心。

匐地一聲，如倒了一堵墻。倒下的却是下殺手的番僧。

人影乍分，「八指駝叟」猛奮神功，奪杖旋身，另一個番僧剛一失神，背後一聲冷笑：「該你了！」

番僧應聲仆倒。「八指駝叟」看出是一個紫衣少年突然現身，方自一怔，隨後掠到的「龍女」已嬌聲高呼：「聶伯伯，他是鳳兒的哥哥。」

「水雲叟」也適時趕到，疾聲道：「兩位夫人呢？」

「龍女」高呼：「白姨！黑姨！」沒有回應。

「龍女」彈身向內院撲入。

突然「吼」的一聲牛吼，起自堡外。

接着，有人大呼：「牯老，牯老，千萬別放走一個！」

「龍女」匆匆折出，頓脚叫道：「兩位姨姨不見了！」

大家面面相覷。

猛聽屋頂上一聲疾喝：「被人刼走，正向後面馳去，快追！」

「龍女」剛剛才叫出了一聲：「三師哥！……」

「八指駝叟」一頓獅頭拐，吼道：「好個臭小子，八成是那姓冷小賊！……」人已飛身上屋。「水雲叟」等相繼跟上屋面。只見葛品揚正向後山飛掠。

更看到百十丈外，四個扮成紅衣「鷹士」的番僧正向左面山路如箭飛射。

後山遠處，一條黃影，左右各挾一人，已快遠出視線之外。

還用說麼？「八指駝叟」大吼一聲：「分兩路追趕！那小子逃不上天去，有老夫就够收拾他了！」與「水雲叟」分向左右兩邊掠去。

藍繼烈和「龍女」却緊隨「八指駝叟」之後。

葛品揚一口氣追下五里許，畢竟「黃鷹」先起步，雖然挾着兩人，一時仍追之不上。

翻過後山，更連「黃鷹」的影子也不見了。

葛品揚眞急了，一頭大汗，停步四望，竭力平靜自己。

突然，他聽到右首百十丈外，目力不及處傳來「黃鷹」獰厲聲音：「妳……敢動，我先毀了她們！」

葛品揚心中狂躍，吸息輕聲，循聲掠去。

入目之下，說不出難言心情。

天下有這種想不到的巧事。

只見「黃鷹」冷必威叉手傲立，「黑白夫人」平放在他面前，昏迷如睡。

在他面前丈許處，俏生生地站着的，竟是「令鳳」。

她，一聲不響，平靜得出奇，如同泥塑木雕。

只有一雙清澈的星眸，靜靜地凝視着「黃鷹」。

那種眼光，有霜刄樣的嚴厲，也有使人心抖的柔和。

葛品揚覺得有無形的力量，壓逼得喘不過氣來。

黃元姐怎會來此？又恰好由後山而來，碰着「黃鷹」？這不是他深究問題。

現在他所想到的是眼前要做的事——

是只要「黃鷹」對她一翻臉，或對二位夫人有所不利，立即拚命相搏。

「黃鷹」面紗抖動了一下，狠聲道：「妳！再不讓開，我就也斃了妳！」

她平靜地道：「很好，趁此無人，正好滅口，反正『太上』只把『一元指』傳給你，我，不過一個……」

聲哽而止。

「黃鷹」身形震顫了一下，截口喝道：「妳，快去找那小子去吧！」

她，眼皮一垂道：「你說什麼？」

「黃鷹」怒叫道：「找那姓葛的！」

「令鳳」慘然說道：「必威，你不可這麼說……」

「去！」

「你，……何忍……」

「妳不是對……他有意嗎？在我面前還假惺惺作甚？」

「必威！你不瞭解我……」

「難道妳……」

「名份是『太上』當着天下武林同道定的……」

「哼！那是『太上』的手段！」

「那是你不相信他老人家？」

「至少妳是勉强的，心裏……」

「必威！你殺了我吧！」聲音滿含酸楚，使人心碎。

葛品揚心潮洶湧，說不出的是怒？是悲？是酸？是苦？

他幾次想奮身撲出，一種意念却使他忍住了，心在滴血，牙齒緊緊地，陷入下唇，也忘了痛，只有痲木的感覺……

「黃鷹」面紗抖動，聲音發顫：「妳，不嫌我……」

「人貴知心，不關醜妍！」

「那麼，跟我走！」

「好！到那兒去？」

「天涯，海角，何處不容身。」

「不！」

「妳……」

「必威，回去！」

「不行！」

「『太上』很看重你……」

「不！不！我不能回去，也無面目回去！」

「回頭是岸，並不算遲！……」

他頓脚怒叫：「妳……存心逼我？」

她凄然道：「好，必威我隨你……」

他感極而泣，雙手掩面，低下頭去。

她，目中淚光閃爍，向葛品揚停身之處凄楚幽怨地看了一眼，雙目一閉，淚水涔涔而下。

葛品揚如雷打鴨子般，只感到一陣心酸，腸斷，眼睜不開，一片迷濛，熱淚盈眶……

這，大概是人性的最高發揮吧？

她，舉手拭去淚痕，欵欵地走向「黃鷹」，柔聲道：「走吧！」

「黃鷹」如鬥敗公鷄，茫然地，踉蹌着向前狂奔。

她，一仰面，又低下頭，緊隨身後掠去……

葛品揚感到全身乏力，茫然如有所失，又爽然如有所得？

猛聽「八指駝叟」大聲吼着：「可恨！可恨！那小子跑到那兒去了？」

大約「駝叟」追岔了路，氣得叫罵。

又聽「龍女」不住喊着：「三師哥，三師哥……」

葛品揚一挺身，先掠到黑白兩夫人身邊，解了暈穴，才大聲應道：「我在這裏！兩位師母也在這裏！」

只聽「龍女」呀了一聲，三條人影轉眼飛掠而來。

「八指駝叟」發怔道：「好小子，有你的，那小子呢？」

「黑白夫人」已甦醒過來，赧然起立，相視默然。

葛品揚說道：「我們快回去料理善後吧……」

「龍女」叫道：「白姨，黑姨，這是鳳兒的哥哥！」

藍繼烈紫面漲紅，一拱手，叫了一聲：「姨姨！」

「雙嬌」訝然答禮。葛品揚遂扼要地說明藍繼烈「歸宗」的經過，「雙嬌」欣然改容，加之大難過後，喜極而泣……

「八指駝叟」一掌拍在藍繼烈鐵肩上，叫道：「小子好樣的，公烈有子，公烈有，哈哈……」

葛品揚又爲藍繼烈引見了「八指駝叟」，行過禮，一行匆匆趕回「天龍堡」。

× ×

回到堡中，「水雲叟」亦却好空手而回，追之不及，讓四個番僧溜了。

只有葛品揚心中有數，四個番僧之所以拚命逃走，還是模仿牯老所發那特有的一聲牛吼……

這次大刼，「天龍堡」男女所屬，死了三十多人，傷了二十多個，「二將」與「八將」內傷極重，臥床不起。

藍繼烈拜過藍氏祖宗牌位後，和堡中男女一一見過，葛品揚掛念「武當」等派的安危，畧爲進食，隨即與藍繼烈兄妹束裝就道……

「水雲叟」表示擬往「黃山」一行，順道返回「太湖」。

「八指駝叟」則因陳平，胡九齡二人負傷，仍然留守照顧……

× ×

第三天的黃昏。

葛品揚和藍繼烈，「龍女」三騎上了武當。「解劍巖」前下馬，兩個道人匆匆由山上迎了下來。

葛品揚察容觀色，心先放下一半。

兩個道人向葛品揚稽首行禮，一個沉聲道：「多謝葛少俠關注……」

目光一轉，看了藍繼烈與「龍女」一眼。

葛品揚少不得引見一下，說明身份，兩個道人感激之情，溢於眉宇。

藍繼烈沉不住氣，問道：「那些番僧來過了？」

道人答道：「是的，來過了。」

葛品揚道：「貴派高手如雲，且喜安然無恙。」捧得好。

道人道：「幸得龍門古大俠及時趕到，本派總算未遭多大損折。」

藍繼烈惑然地看着葛品揚。

葛品揚心中有數……憑「龍門棋士」的名頭及一身所學，決不能一木支大厦，力挽「武當」之難，一定是……

另一個道人已赧然接口道：「是龍門前輩扮成一位上代高人模樣，番僧受驚遁走。」

藍繼烈嗯了一聲，尚未開口！

葛品揚忙道：「如此，請二位道長代為致候貴掌門人，我們告辭了。」

兩個道人同聲道：「二位遠來，敝掌門吩咐有請。」

葛品揚拱手道：「彼此不是外人，我等有事在身，就此別過。」

兩個道人滿面歉容，殷殷不置。

三騎下了「武當」。

「龍女」道：「謝塵牛鼻子好大的架子！」

葛品揚道：「鳳妹，妳又發……」

「龍女」揚起馬鞭道：「你敢——」

藍繼烈悶聲道：「別是他們掌門人不在觀中吧？」

葛品揚正色道：「謝塵道長不可能此時離山。」

「龍女」哼了一聲：「倒是我們乾替人着急呢。」

葛品揚嘔了一口氣道：「鳳妹，對人要厚道些……」

「龍女」大聲叫道：「你是說我不厚道？……」

葛品揚搖頭道：「妳也不想想，憑我們和『武當』的交情，謝塵道長會吝於親自出迎麼？」

藍繼烈不解道：「那麼為何——？」

葛品揚道：「揆諸情理，必是謝塵道長受了傷，不能行動，人家名列『五大派』，這種有損面子的事，自然不會輕易啓口，我們何必多所計較。」

「龍女」哼道：「就是你懂得人情世故。」猛加一鞭，當先馳去。

藍繼烈側面問：「到那兒去？」

葛品揚頓了一下，尚未開口，「龍女」突然扭身回頭，笑了一聲：「當然是『終南』呀！」

葛品揚面上一熱，作聲不得。是嘛，最關情處，被人搔到了。白大姐和巫雲絹的倩影，立卽湧現腦際。一想到可能發生的情況，不禁心如油煎。忍不住也加了一鞭，縱馬飛馳……

他這時，恨不得飛到「一品宮」前！

× ×

在「穀城」打尖。毫不費事的找到一個「丐帮」弟子，一問，竟是消息不明。

那包括「少林」、「黃山」、「終南」在內。葛品揚心神不定地，只好草草用過酒食，上馬繼續趕路。

過「老河口」，經「風陵渡」，走山陽古道，再過柞水，終南在望。

越近終南，葛品揚的心情越緊張，大有「近鄉情更怯」的況味。

剛策馬上山，忽見一個樵夫裝束的漢子挑了一担木柴由山坡上下來。

葛品揚等毫不為意，策馬交錯而過。

猛聽那樵夫咳了一聲，沙啞地道：「三位最好不要上去。」

一面已歇下柴担。

葛品揚一怔，回頭驚問道：「這位大哥，什麼意思？」

樵夫啞聲道：「山上有强盜！」

「龍女」差點掩口。

葛品揚卻更形緊張起來，忙道：「什麼？」

樵夫道：「約在十天前吧？來了一伙强盜，殺人，放火……」

葛品揚心頭咚地一聲，張大了眼，幾乎栽下馬來。

藍繼烈也呆了。「龍女」詫道：「眞的？」

樵夫發怔道：「那有假的……」

葛品揚心中一陣嚙痛，說不出的是憤怒，還是悲哀，撥馬便向上衝。

「龍女」反而扭轉馬頭，哼了一聲：「你怎麼知道？」

樵夫脫口道：「我也在場，咳咳……」話未竟，一低頭俯腰，挑起柴担要走。

「龍女」縱馬向下，狠狠地揮起馬鞭，喝道：「站住。」

馬鞭已經嗚……的銳嘯，掃到樵夫面前。

藍繼烈一勒馬，楞了。

曾見樵夫左肩一動，柴担平空彈起，人却一弓身，竄出丈外。

「吧」的一聲，「龍女」收勢不及，一鞭掃在柴薪上，氣得由馬背上飛身而起，一面向樵夫撲去，一面罵：「可惡的死東西！」

已馳上山坡十數丈的葛品揚聞聲不禁扭身回顧。

只見那樵夫身形連晃！十九「星羅迷踪步」讓過了「龍女」的馬鞭二擊，愷聲高呼：「姑奶奶，高抬貴手，小的下次不敢了！」

葛品揚本來扭緊揪住的心情一弛，飛身下馬，笑罵：「好小子，我揍死你！」

樵夫喘聲連叫：「好，好！你打，你打吧，反正是倆口子一鼻孔出氣！」

一面在「龍女」馬鞭連掣下，如猴子般亂竄。

藍繼烈傻了眼道：「怎麼一回事？」

葛品揚又氣又好笑，一指樵夫，向藍繼烈道：「繼烈兄還不知這小子是誰？他該打！」雙臂往胸前一抱，袖手旁觀。

樵夫亂叫道：「好個兒女情長的大英雄呀，若沒我『小聖手』力挽乾坤……咳咳，這年頭好人難做，打翻了醋甕子，害我挨打！」

「龍女」一咬牙，喝道：「你敢再說看看！……」

葛品揚看不過去，輕啊：「冠弟，這是什麼時候……鳳妹饒了他這一遭吧！」

藍繼烈噢了一聲：「原來是……」

趙冠笑道：「是開玩笑的時候……」

剛住手的「龍女」又要……

他忙搖手道：「是該正經的時候！」

葛品揚問道：「情況如何？」

趙冠喘了一口氣道：「不好——」又接道：「也不壞！」

葛品揚還眞把他沒辦法，在節骨眼兒上，要頑皮，葛品揚有時自認輸了一籌，只好一仰面道：「繼烈兄，我們上去。」

是嘛，到了「一品宮」，還怕不一切卽知。

趙冠剛一眨眼——「龍女」哼了一聲：「你的鬼花樣最多，不聽你的，我們找白大姐去，誰希罕你，還有……」

趙冠扮着鬼臉道：「是要告狀？」

「龍女」嗔道：「知道就好，古伯伯最聽我的。」

趙冠一正容，叫道：「不能上去！」

葛品揚瞪眼道：「你搗什麼鬼？」

趙冠冷冷地：「主人不在！」

「龍女」噢了一聲：「那兒去了？」

趙冠一本正經地：「侍奉嚴親去！」

葛品揚與「龍女」都不禁「呀」了一聲。「弄月老人」身中「九寒砂」毒，是葛品揚念念在心的事。

「龍女」眼皮一紅，大約觸動了孺子思親之情，哽聲道：「是誰告訴白大姐的？難怪她要急急趕去我娘那兒了……」

一偏臉，看着葛品揚道：「我們先回去一趟好不？」

葛品揚為之答否兩難，回「王屋」要躭擱時日，再說就此回去，拿什麼向師門交代？

如不表示同意，看樣子，師妹又會發小性子。

果然，他一沉吟，「龍女」就氣道：「你就留在這裏好了！」

趙冠笑道：「奉告姑奶奶，現在，一品宮裏，除了輪值的弟子外，已十九隨白仙子走了……」

眼光一溜葛品揚，提高聲音道：「包括那位君『相公』在內！」

「龍女」唉了一聲：「白大姐把人都帶了去，這兒她放心得下麼？」

葛品揚知道「凌波仙子」白大姐是心懸老父安危，探病侍候之外，尚有看情況把老父接回終南之意，更有萬一打算……不諱之事，怎好出口，師妹口沒遮攔，多此一問，怎好解釋。

忙轉向趙冠打岔道：「你留在這兒，是為了……」

趙冠仰面道：「恭候閣下。」

說罷向西一指：「直叩潼關！」

葛品揚道：「是『牯老』的意思？」

「然也，師父三天前也曾託『丐帮』弟子來關照過。」

「有何具體吩咐？」

「到了自知！」

葛品揚一面上坡去牽馬，一面道：「委屈你，同我合乘一騎，說說這次的經過吧！」

趙冠目光一直，叫道：「一個人要有良心，要有天理是不是？」

葛品揚一怔道：「你在搗什麼鬼？」

趙冠仰面道：「小倆口子，不能同騎麼？」

「龍女」臉一熱，一聲不响，揮起馬鞭——

趙冠一閃避開，板着臉道：「那我就不說！」

掉頭就走。

葛品揚為之啼笑皆非，大喝道：「冠弟！」

趙冠頭也不回：「我還有兩條腿。」

葛品揚牽着馬，喲喲道：「好，請上馬！」

趙冠回嗔作喜，興冲冲地折回。

上了馬。

葛品揚牽馬而行。

趙冠叫道：「喂！怎麼着？」

葛品揚道：「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趙冠噗哧笑起來：「到底還是怕！」

「你敢！」「龍女」叱着。

在一旁的藍繼烈楞楞地：「怎麼攪的？來，同我合騎。」

葛品揚一聲不响，只顧牽馬下坡。

趙冠嘆了一口氣。「行！行！還是你行！我認輸。」

葛品揚一笑上馬道：「該你說了！」

加了一鞭。「龍女」哼了一聲：「別理他，賣什麼關子？誰希罕。」

潑剌剌地先行馳去。

趙冠咋舌道：「還是姑奶奶厲害！」

葛品揚正色道：「冠弟，說正經。」

趙冠就叙說經過——

原來，「牯老」調兵遣將時，原是叫「令鳳」到「終南」的。

趙冠則是奉派去「少林」。臨時又改變了主意。叫「令鳳」立卽南下「天龍堡」，也不知此老胡蘆賣的什麼藥？

趙冠在去「少林」途中，無巧不巧，碰到了「白髮魔母」一行。

敢情，魔母一路追踪「呼啦」等，中途如風箏斷了綫。

魔母正在恨恨不已。

趙冠心中一動，福至心靈。

便告知魔母，先說明一切情況。

繼之，特別提出番僧們可能會到「終南」一品宮。

魔母一聽，反正已經追丟了「呼啦」，憤恨之餘，便掉頭上了「終南」。

趙冠趕到「少林」，「百了」禪師立卽下令戒備，結果，竟平靜無事。

他再趕到「終南」一問，「凌波仙子」告訴他——番僧已經來過，正在危急時，恰好「魔母」趕到。結果，番僧無一倖免，來了六人，死了三對，一把火，連骨燒化。

魔母把「弄月老人」身負重傷的事告訴了「凌波仙子」，父女關情，她當然立卽趕赴「王屋」探父去了。

原來如此，有驚無險，總算過了關！

潼關。夙有「金斗」之稱。

葛品揚等一行趕到這裏，很快到了「牯老」等的落脚處。

大家見面，葛品揚把經過說出。大家嗟訝之餘，都不知「黃鷹」和「令鳳」會到什麼地方去？

葛品揚見「牯老」沒有什麼表示，便信步走出來。

他想得很多，「黃元姐」的離去，使他心情恍惚，有太多的負疚，也有誠摯的諒解。

走着，走着。突然，他發現了岔眼的事。只見一輛馬車，由西向東，緩緩地停在了一家客棧前面。

是馬車，不足為奇。車伕竟是「淫魔」嚴尙性，這就使他惑異了。

他想起在「王屋」「鳳儀殿」前，曾使計把「淫魔」支走，那是遵照「牯老」的意思，告訴「淫魔」，他的元配雷音婆現在「王屋」，要找他拚命，「禍水三姬」，也在附近，如果找她們不到，可到「額布爾寺」去……

葛品揚當時只是依計而行，猜不透是何用意？

當時，「淫魔」竟乖乖聽話，匆匆走

了。

現在，想不到會在這裏碰到他。

他由西邊來，證明他已去過了關外。

他自己做車伕，車裏是誰？難道會是「禍水三姬」？

葛品揚一向機智百出，這時，却有點頭大，呆住了。

想想，是不可能的事。而，又不能說絕無可能。且暗中看看再說。只見「淫魔」搭拉着臉，正匆匆打開車門。

葛品揚直瞪着眼——却見「淫魔」探身入車，抱起一人，大步進入客棧。

葛品揚一楞，雖看出是女人，却未看出面目是誰？

那女人顯然是有病？或負了傷。必然與「淫魔」有關，當是「三姬」之一。

猛聽客棧內一陣騷亂。

接着，是「淫魔」的吼聲：「再說沒有炕位看看，老夫劈了你！」

本來嘛，招商客棧，南來北往，「客滿」是常事。

「淫魔」抱着一個不知死活的女人，直闖進棧，是難怪人家推脫的。

「淫魔」顯然發了火，說不定瘋性一發，就會殺人。

葛品揚快步走進棧去。只見伙計苦着臉，不住打躬作揖。掌櫃的也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

生意人也有生意人的忌諱！

最怕的是棧中死人！有不少客人正在看熱鬧。却無一人說話。

「淫魔」暴躁地一脚飛起，把伙計踢出一丈之外，碰在櫃枱上，轟然墮地。

騰出一手，又要向掌櫃的——

却被人一下扣住脈門。「淫魔」剛旋身應變——

腫泡眼一瞪，道：「小子，是你！」

葛品揚放了手，笑道：「恭喜你撈回了一個。」

「淫魔」嘿嘿噓了一口氣，沒話說。

葛品揚故意道：「是誰呀？」

「淫魔」沒好氣地把挾着的女人移轉了一下——

呀，竟是「閉月姬」。

葛品揚心神大震，迅忖道：「『呼啦』已從這兒過去了？怎麼會落在姓嚴的手上？」

是「呼啦」交給他？不可能？

是「淫魔」搶回的？無此力。

是……只見「閉月姬」雙目緊閉，面如黃蠟，花容月貌，幾成殭屍，真是不忍卒睹。

葛品揚忙問：「怎樣？」

「淫魔」哼道：「小子，你沒看清？——她還活着！」又罵道：「這賤人該死！統統該殺！」

掌櫃的嚇得一哆嗦。

葛品揚一仰面，向掌櫃的拱手道：「掌櫃的，快設法讓個房間。」

掌櫃的哈腰道：「實實在……沒有鋪位了。」

葛品揚幾乎脫口招呼「淫魔」到自己那邊客棧去。

但一想到「牯老」和「龍門棋士」等是否贊成？尚有最難惹的師妹，却又不敢擅自作主，强把話嚥了回去。

「淫魔」已經雙目通紅，透露凶光，

葛品揚暗叫：「不妙！」

咳了一聲，迅步上前，悄悄塞了一錠碎銀給掌櫃的，沉聲道：「一定得想個辦法。」

掌櫃的嚥了一口唾沫，呵呵道：「讓小的想想——」

眼一瞪，喝着伙計：「王八羔子的，還不快帶客人……」

摸着下巴想了一下：「把廂房騰出一間來。」

那伙計臉青鼻腫，剛掙扎起身，撫着傷處，一拐一拐地往內走去。

掌櫃的陪着笑臉，謙虛道：「請！」

「淫魔」哼了一聲：「還算識相！」往內就走。

葛品揚暗暗嘆氣：「有錢能使鬼推磨，信乎哉。」倒非問問「淫魔」的經過不可。

便隨後跟入。伙計苦着臉，戰戰兢兢的收拾着房間。

葛品揚看得不過意，一聲不響地又塞了一塊銀子給伙計。

「淫魔」把「閉月姬」往炕上一放，一屁股坐下，直翻眼。

葛品揚吩咐伙計：「準備酒菜，送進來。」

伙計應着，溜出去了。

葛品揚閒閒地問了一聲：「如何？」

這句話包涵了太多的意思。

是問「閉月姬」怎麼樣？也是問「淫魔」怎麼會碰到她的？

還有，現在準備怎麼辦？

「淫魔」回過神來，吹氣道：「這賤人死了好，可恨，可恨！」

葛品揚爲之啼笑皆非，既然如此，還有什麼說的？

「淫魔」溜了「閉月姬」一眼，挫牙道：「小子，老夫正要問你，你小子怎麼知道這賤人會跑到這裏來的？」

這什麼話？葛品揚焉能未卜先知？只好隨口答道：「我不是早就告訴你了？」

「什麼？」

「不是『呼啦』把她們帶走嗎？」

「哼！哼！」

「在什麼地方，找到她的，還有兩位呢？」

「淫魔」呼了一口氣道：「老夫找不到這三個賤人，一直跑到這裏來，却在前面沙堆裏，看到這賤人，嘿嘿，眞眞氣煞老夫。」

「沒有看到『呼啦』？」

「廢話！老夫若是碰到了，早就拚了啦。」

他話是這麼說，憑他敢碰「呼啦」？

葛品揚心中一動，道：「現在，你準備怎麼辦？還有兩個，你又準備怎樣？」

「淫魔」轉着腫泡眼，一聲不吭。

顯然，他想救「閉月姬」，苦於有心無力。

葛品揚却另有想法——「閉月姬」顯然是被「呼啦」嫌她「不中吃」，中途拋棄的。

對「禍水成性」的「閉月姬」來說，這並不值得可惜。

但，道義如山立，說來歸根究底，她

所以落得這般地步，皆由他葛品揚一時之計，才弄得如此慘。他必須設法讓她活轉來。只是，她是什麼病？傷在何處？茫無頭緒，他是不能採取行動的。

他當然不知道她是走失元陰，想算計「呼啦」，作法自斃，總算「呼啦」當時尚有「留用」之意，沒有取她性命，經過長途勞頓，也只奄奄一息了。

一非傷。二非病。只要給她補益元氣，自然能逐漸復原。這却非葛品揚能看得出來的。

「淫魔」似係越想越氣，惱怒已極，不住哼着：「統統該殺，該殺！」

葛品揚取出一粒靈丹，遞給「淫魔」。「淫魔」怔了一下，接過來，伸出大手，撥開「閉月姬」發烏的嘴唇，却把靈丹投入他自己口內。

葛品揚剛一呆——只見「淫魔」一伏身，把臉湊到她面上，竟親起嘴來。

葛品揚忙轉過臉去，暗罵：「這色魔，仍是不脫本性，這是什麼時候？……」

可是，馬上他就明白了。

「淫魔」頭也不抬，一動也不動，好像親着嘴不肯放。

却是正在一口一口地度着眞氣。

葛品揚剛轉身離去。

脚步聲響，伙計端着盤子，匆匆走進來。

目光一直，大約伙計以爲那個女的已經完了蛋？男的在撫屍大慟哩。

心中一慌，幾乎盤子落地，張口想要叫——

葛品揚輕喝一聲：「進來！放好。」

伙計定定神，把酒菜盤子放到桌上。

葛品揚又取出一粒碎銀，遞過去道：「不干你的事，不要亂開口。」

伙計喏喏退去，忽又停步道：「呀，剛才外面有人問，好像是找您客官的。」

葛品揚一怔道：「我知道了。」

伙計匆匆溜走。他也大步而出。回到客棧。

迎面碰到「小聖手」趙冠。趙冠一眼看到葛品揚，一伸舌頭道：「你溜到那兒去啦？姑奶奶出去找你了。」

葛品揚懶得答理，逕我「牯老」，此老正與「龍門棋士」在「雅人雅事」，大下臭棋。

葛品揚想開口——無如「牯老」頭也不抬，拈着子，苦苦沉吟。

還是「龍門棋士」行有餘力地看着他，哼道：「小子，看看這一局你能領悟多少？」

葛品揚强捺住笑，只好作欣賞，觀看狀。

半晌，才似「頗有心得」地道：「果然佈子謹嚴，玄機難測，畢竟是國手與高手的氣派……」

「龍門棋士」板着臉道：「你小子不妨多看看。」

葛品揚一面恭聲應着，一面目注棋局，越看越好笑，眞是慘不忍睹。

「牯老」好容易下了一子，哼了一聲：「小子，等你師父一到，就要甕中捉鱉，『呼啦』別想再溜啦。」

葛品揚暗笑：「人家早已過去了，你還有閒心下棋？却是要等師父？……」

忙道：「家師會來？」

「牯老」噢了一聲：「是他的事，他豈能置身事外？」

不錯，嚴格說來，頭緒雖多，無一不與師父「天龍老人」有關。

「天龍老人」是不能置身事外的。

那因爲——

「天龍老人」的身份在今日，仍是萬流景仰的「天龍堡主」，中原武林領袖，一身所寄，不論如何，他必須出面。

還有，師母「冷面仙子」與「斷腸花」的恩怨，也卽是「天龍老人」與「冷面仙子」的恩怨，因這一段恩怨，而致造成「鳳帮」與「龍帮」的對立，攪得武林一天星斗，他「五大門派」非死卽傷，師父與師母間的恩怨，說來又是因「斷腸花」而起。

而，「斷腸花」的死，綫索又落在「呼啦」法王身上。

因此，連帶發生的一切變故，包括「弄月老人」等受傷，歸併到一個死結，都得由「呼啦」身上解決。

那末，爲了整個武林，爲了師父與師母的分合大事，爲了友誼，一句話，必須「天龍老人」出面了斷。

難怪此老在此「按兵不動」，原來是等師父。

也只有此老才有這份沉潛的心情。

「牯老」道：「你師母也應該來！」

葛品揚一怔道：「師母，她老人家有病……」

「牯老」哼了一聲：「司徒老兒日前已經過這裏，他就是爲了你師母的病出關採藥去的。」

葛品揚大爲感動——原來「醫聖毒王」已經先出關去了，大漠風沙，何等辛苦，只是爲了採藥，救治師母的病，偉哉醫者心，應當留下「醫聖」二字，去了「毒王」二字……

「牯老」又道：「司徒老兒恁地賣力，固然是爲了和你師父的交情，說來也與你這小子有關，他說：『如果不是小葛，他已老死金陵破廟裏了，飲水思源，他不能不盡一份心意！』看來，你這小子有點出息。」

「龍門棋士」下了一子，叫道：「好棋！」

葛品揚說不出的慚愧，想起了那聾玉佛——由它而發生的許多事，對「沉魚落雁姬」湧起了無限的惆悵，也說不出所以然，不知她現在怎樣了？……

剛問：「司徒前輩有沒有提到白老前輩和幾位姑娘的事？」

「牯老」正爲棋局變化用心，嗯了一聲：「反正人沒有死就是了，倒是我老人家的棋，咳咳，小子，你看看——」

葛品揚無可奈何，只好又作注目全局狀。

這也許是「龍門棋士」唯一下得「好」的一盤棋吧？

眼前是白棋猛攻之後，黑大龍僅獲兩眼活，雖是細棋，已無挽回的餘地了。

如算一下，白棋可贏二目半。

而，執黑棋的竟是「牯老」。

這，眞可說贏得使人搖頭，輸得使人嘆氣。

在二大國手之間，葛品揚又能夠說些什麼？

他想伸手，也難回天了。

他只有不贊一辭。

這樣悶聲不響也不行！

「牯老」在「臭」不認輸之下，仍是一叠連聲地：「奇怪！奇怪！我老人家一向有『黑子無敵』稱，怎麼，怎麼……」

「龍門棋士」雖一表岸然，儼然大國手的「棋品」到家，已爐火純靑，却掩飾不了眉宇間的得意，嗯嗯着：「也許，也許是您老故意『餵招』，咳咳，爲了使後學有所啓示，不得不如此——」

眼光一掃葛品揚：「這小子和冠兒，就曾經我多方指點過，所以，後來大有進境，大有進境。」

「牯老」取下烟桿，裝着烟絲，不住點頭道：「雖然如此，該輪到你執黑子了，嗯嗯，再試試看。」

葛品揚在一旁可苦了啦。

如非緊緊吸住氣，非笑出聲來不可！

這兩位臭不可聞的國手，這種自說自話，確實够人受的。

趁二老打掃戰場，準備布子的空隙，葛品揚不住舐着嘴唇——

「龍門棋士」一瞪眼，道：「小子，有話就快說，一經佈石，就不能分神。」

葛品揚暗吸一口氣，便把在街上碰到「淫魔」嚴尙性，弄回了一個要死不活的「閉月姬」，及贈藥的經過說出。

「龍門棋士」噢了一聲：「一個淫棍，一個賤貨，理他則甚！」

又哼道：「『五台三魔』，沒有一個好東西！聽說和你師父有一段樑子偷襲『五鳳帮』事你忘了？不宰他已客氣啦。」

葛品揚正要開口——

「牯老」把手中棋子往盂內一丟，道：「小子爲何不早說？帶我老人家去！」

「龍門棋士」一楞。

「牯老」嗯了一聲：「要找『呼啦』，說不定着落在這對狗男女身上！」

人已大步而出。

葛品揚只好搶先引路。

冷眼一瞥——

不但「龍女」不在，連藍繼烈和趙冠也都不知何往？

到了那家客棧。

「淫魔」嚴尙性正在獨個兒吃喝，滿眼紅絲，十分怪相。

葛品揚還未開口——

「淫魔」已抛杯而起，翻着腫泡眼，直瞪着「牯老」。

那樣子，是又驚，又怕。

「牯老」旱烟管向「淫魔」一伸，道：「你這色鬼，你那偷漢子女人怎樣？」

葛品揚想笑不敢——

「淫魔」一楞，道：「賤人不是在睡着嘛。」

「牯老」道：「你，在什麼地方找着她的？」

「淫魔」道：「在——沙堆裏，誰知道叫什麼地方？」

「牯老」瞪眼道：「離此多少遠？」

「淫魔」呆了一下，說道：「百把里吧？」

「牯老」哼了一聲：「她和你說了些什麼？」

「淫魔」眨眼道：「老夫看到她時，她已和死人差不多了，老夫奪下一輛馬車，一直到這裏——」

「什麼時候的事？」

「昨天晌午時分。」

「牯老」眼光一掃炕上仰臥着的「閉月姬」，雖然沉睡如死，呼吸不勻，蠟黃的臉上，却有點血色了，大約是丹藥之效，加上「淫魔」度氣之功。

葛品揚這麼想着，又忖道：「折騰得這個樣子，一具臭皮囊，曾是桃花面，美在那裏？難怪佛家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說，眼前可不就是一個例子？……」

却聽「牯老」呸的一聲：「自作孽！不可活——」

旱烟桿一指「淫魔」：「你這王八羔子，對這短命病也沒辦法？」

當面罵人，只有「牯老」有此資格。

如果換了人，「淫魔」早發毛了。

在「牯老」面前，「淫魔」實在害怕到骨子裏，只有直眨腫泡眼的份兒。

「牯老」喝道：「你聾了麼？」

「淫魔」回過神來，唔了一聲：「這賤人……得躺二三天才能好些。」

「牯老」大怒道：「老夫要她現在說話！」

這，似乎不近人情，要垂死的病人說話？

葛品揚却知道此老言不輕發，如非十分必要，非要「閉月姬」說話不可，不會如此。

「淫魔」楞一下，大步向炕前走去。

他先嘶啞地叫道：「阿月，阿月，醒來，醒來！」再用手去推她。

由此，可知「淫魔」雖然兇淫成性，對女人窮兇極惡的荒淫好色，多少也尙有一份情意。

尤其是對「禍水三姬」。如說他無情，他不會發瘋也不會到處找尋「三姬」。更不會老遠地由大沙漠中把垂死的「閉月姬」載回。

當然，這其中也包涵了慾，恨，與嫉妬……

「閉月姬」並未醒來。只是，乾澀無神眼睛，無力地張動着，似乎已有知覺。

使人由衷生起一陣憐憫。「淫魔」罵了一聲：「這賤人……」

却是聲啞無力。

「牯老」喝道：「你走開！」

走近炕前，一掌按在「閉月姬」的頭頂「百會穴」上。

「淫魔」大嘴翕動，嘴角牽動着，腫泡眼內湧起大泡淚水。

葛品揚吸了一口氣，呆在一邊。

他知道只要此老一伸手，行功度力，「閉月姬」的命就十拿九穩了，眞是她的造化。也是他所未料到的。

「淫魔」更未想到，難怪深爲感動。

人性本善，在患難中才見眞情。

約一盞茶的時候，「閉月姬」面上湧起了紅暈，憔悴中又見嫵媚。

紅顏之美，在於那自然的不可缺「紅」字。她的眼睛張開了，充滿了光輝，恢復了生機，一下子，好像出現了奇跡。

（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小說
環球作品·風格超群
天毒府
東方玉著
珍珠令
東方玉著
孤劍驚虹
第二集
林非著
雲海雙英
第一集
曹若冰著
石蓮女俠
諸家著
殘梅俠影
第二集
高臯著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